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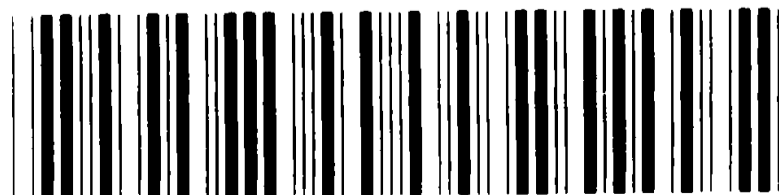
繪芳錄

第一冊



大連圖書館應社刊行

小引



北师大图 B2352749

小引

世之談長篇言情說部者，莫不知有紅樓夢一書。蓋是書以封建大家庭爲背景，歷述其盛衰興替；其間粉墨登場者，均爲吾人日常習見之人物，而運用其生花妙筆，匠心構造，卒成名著。紅樓之後，而欲求一旖旎溫柔，哀豔熨貼，足以互相媲美者，惟西泠野樵所著之繪芳錄，差足以當之。

繪芳錄共八十回，洋洋六十餘萬言；其結構之嚴密，文筆之技巧，早爲有目者所共賞。書中敘事雖繁，而層次井然；人物雖衆，而描寫不同。人每稱紅樓水滸之妙，在作者對書中某人，卽有某人之特點，卽所謂個性描寫；而本書之妙處，亦卽在此。卽如描寫紅雯之要面子，不受批評，繪影繪聲，恰到好處。觀其志得意滿而竟天也不諒，置諸死地，臨終時向洛珠托孤一節，對其紛紜複雜，糾結矛盾之心理，赤裸裸和盤托出，描寫無遺。卽此一端，餘可概見。特是書既無圈點，又多亥豕；且詞句艱深，頗多費解處。因爲之標點一過，重加整理，不敢言功，藉公同好而已。

序

余於童年，卽愛觀諸家說部，若水滸傳、紅樓夢等書，偶一展開，每不忍釋。以是遭父師之責者，不知凡幾；終不能改。年十七，逢粵寇之亂，卽廢讀，就食四方；猶東塗西抹，好作小詩詞，勾人唱和。近歲貧居無聊，思欲作小說，以自述生平抑鬱之志；得八十回，顏曰繪芳錄，越十稔而始成。其中實事實情，毫無假借。惟佐以詞采，敷以閒文，庶可貫通一氣，不致閱者之徒多滋蔓耳。時在

光緒戊寅嘉平月中旬，始寧竹秋氏，自誌於邗上梅妍軒寓樓之南軒。

標式繪芳錄目次

卷一

第一回	千里關山欺二豎	六朝金粉擅雙珠	一
第二回	偕友尋芳桃葉渡	論詩共醉菊花天	五
第三回	樂春遊曲詞聽麗口	行酒令笑罵出深心	一一
第四回	捏虛詞密現喪心計	痛遠別合譜斷腸詩	一九
第五回	報前仇風波起邗水	賦佳句月夜宴平山	三〇
第六回	嬉春閣雙美彈棋	捷春闈三元及第	四一
第七回	遊舊蹟萋菲遇衆惡	宴新令花月集羣芳	五〇
第八回	拔窮途路逢美二郎	平海寇羽報連三捷	六〇
第九回	鬧圍場害人反害己	護名葩全始復全終	七〇
第十回	狐假虎威狐謀終遜	石出水落石性常堅	八一
第十一回	慶壽筵醉縮同心結	鬧喜酒爭補洞房詩	九二
第十二回	陳大令判聯碧玉環	祝詞林訪舊紅文巷	一〇一
第十三回	序壽文老眼無花	論星數揮毫起草	一一一
第十四回	廿老術妙著青囊	馮郎金盡遭白眼	一一九

第十五回	智以給貧猶煩撮合	散而復聚頓解相思	一三〇
第十六回	見彼美陡起不良心	借世交巧作進身計	一四一
第十七回	糊塗蟲受賊枉斷	陳鐵面執法雪冤	一五三
第十八回	沐皇恩雙開孔雀屏	聯夜讌小試鴛鴦令	一六五
第十九回	看新娘衆公子解囊	憎秃婦兩親母爭鋒	一七四
第二十回	衆家宴闊別敘離情	半山亭珍重拋悽淚	一八四

卷二

第二十一回	鬧家庭偏傷愛日情	浪聞闖其恥中風毒	一
第二十二回	盜財帛奴僕齊心	施火劫天公有眼	一一
第二十三回	朝南海悔過禪關	遊西湖宣淫佛寺	二一
第二十四回	設機局騙人還自害	歎報應憐舊復多情	三三
第二十五回	斷休咎論相定終身	恨迂客聞門爭問氣	四四
第二十六回	賞花燈隱春遇豔	題畫扇雅諳評歌	五三
第二十七回	美蘭姑屈身酬知己	老甘誓抵掌快論文	六二
第二十八回	箇中人悽吟憶昔詞	局外友識透鍾情意	七〇
第二十九回	莽公子大鬧隱春園	俏優伶避投江相府	七七
第三十回	柳五官借勢脫樊籠	王學政藏嬌納金屋	八四

第三十一回	衆學士爭詠合歡詞	醋夫人尋鬧新姨宅	九三
第三十二回	鎖空房金蟬脫壳	明大義寶鏡重圓	一〇六
第三十三回	告終養一權返金陵	放封疆衆官辭玉闕	一一四
第三十四回	將無作有炫術惑愚	認假成真貪財中計	一二二
第三十五回	嚴公子入手作遠颺	劉御史痛心得奇疾	一三〇
第三十六回	附罵羅韓娃得所	拘禮法祝老却婚	一四一
第三十七回	聽密語傷心驚惡夢	悟往事矢念得真經	一五一
第三十八回	破癡情譬言解惑念	尋舊友避雨遇狂且	一六一
第三十九回	報前讎魯知縣枉法	破詭計馮太守行權	一七〇
第四十回	責負心冤魂尋宿恨	喜同志美少結新盟	一七七

卷二

第四十一回	自解囊深宵助困	被跖篋客邸追賊	一
第四十二回	少年得志奉旨完姻	俠士酬恩奮身却盜	一三
第四十三回	詐陰私設謀等蜂螫	得貴子佳兆叶熊熊	二三
第四十四回	囑遺言畹秀了塵緣	聞凶信洛珠悲老母	三二
第四十五回	慕淑媛一語結朱陳	答知己雙徵聯棣萼	四三
第四十六回	特薦賢解官因薦友	樂同志退隱約同儕	五一

第四十七回	題紅刻翠萬卉爭妍	醉月飛觴羣芳雅會	六〇
第四十八回	爲月老伶鬢相匹配	述風流鶯燕互喧噴	七〇
第四十九回	執觴政令主首當權	嚴酒律王郎偏受罰	八二
第五十回	補衛官家丁欣出仕	訪明妓措大鬧爭風	九二
第五十一回	彼嗔此怪雨晴風盲	忍泣吞聲珠沉玉碎	一〇四
第五十二回	畢世豐敍詞奪情理	賈子誠納賄了官司	一一七
第五十三回	章三保得財甘息訟	畢訟師受謝樂調妻	一二六
第五十四回	送殯宮士官破官箴	激義忿老儒寄柬帖	一三七
第五十五回	雲在田執法如山	王起榮因嫌撤任	一四四
第五十六回	江相國返仙歸地府	雲制軍治水論河源	一五四
第五十七回	鬪尖叉羣聯芍藥詩	紹箕裘再兆芙蓉鏡	一六四
第五十八回	叢桂莊披圖評十美	紅香院添頰仿三毫	一七四
第五十九回	江漢槎滿喪朝北闕	陳寶焜初任治南昌	一八三
第六十回	懲教匪德庇閭閻	縱罪囚賄通獄吏	一九一

卷四

第六十一回	左袒劉江臬司密訪	善說項陳縣令訴冤	一
第六十二回	飛彈章賢制軍奏事	得私書新御史劾奸	一一

第六十三回	黠奸相朝野同歡	放外官叔姪返里	二二三
第六十四回	唱驪歌繪芳園餞別	催羯鼓留春館猜花	三二二
第六十五回	抱衾裯俏婢擅專房	論家事私心先固寵	四一
第六十六回	爭鼠牙雀角起微嫌	解鶴綬貂蟬歸故里	五五
第六十七回	俏細君遇舊說風情	癡丫頭有心窺露破	七〇
第六十八回	戒春懷小施夏楚	驚秋令大放冬華	八三
第六十九回	對月傷懷無心訴苦	因人成事有意聯歡	九四
第七十回	巧華榮移花接木	小書癡入泮采芹	一〇三
第七十一回	鬧新聞兼理舊案	寬重法姑置輕刑	一一一
第七十二回	俏細君深幸產麟兒	薄命妾增光空鳳諧	一一七
第七十三回	紅雯示夢託孤兒	洛珠婉言求幼女	一二五
第七十四回	小琴官獨占花魁	美玉兒細談根底	一三一
第七十五回	雲制軍奉命再巡工	馮太守貪功重黜職	一三八
第七十六回	祝伯青典試赴洪都	江子騫陳情歸白下	一四七
第七十七回	雲在田復任兩江	徐齡官標名六豔	一五五
第七十八回	兩翻軒一座聽清歌	半村亭諸伶求妙句	一六四
第七十九回	沈蘭姑訓子成名	陳寶書童年登第	一七六
第八十回	演梨園繡閣慶生辰	開家宴留春獻祥瑞	一八七

繪
芳
錄
目
次



新式繪芳錄卷一

第一回 千里關山欺一豎 六朝金粉擅雙珠

暇日無事，徧閱諸家說部，如西廂還魂長生琵琶等書，寫得淋漓盡致，無非發揮一個情字。言言合理，洞中人心。古今來多少英雄，總不能於情脫略。卽人生五倫之樂，皆可言情。出身事君，魚水之情；居家事親，色笑之情；昆弟聯襟，尊之情；夫婦篤燕好之情；朋友有投贈之情，推之於日月四時，蟲魚花鳥，目見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皆足怡我性，悅我情。吁！此得乎情之正者也。或不然，秦樓楚館，隨時狹邪；白首爭盟，黃金買笑，間或得一知己，兩兩情濃，生死不易；若者雖非情之正，亦情之鍾也。其餘如朝暮陽台，沉酣雲雨，則謂之淫。所謂情者，非人人共喻之情，惟爾我獨得之情，宜諸口而不能，蘊於心而不泯，刻骨相思，切身痛癢者，斯謂之情。然而非什百庸衆之流，所能夢及何也？緣情以文生，文以情副。故才人魁首，始識情真；仕女班頭，方臻情妙。或以余言爲誑者，盍觀昔之薛濤工詠，琴操通禪，憐人小小，湖前墓石猶存；不語真真，畫裏音容宛在；何莫非心似珠圓，身同玉潔者哉！寄語多情，可信余言之不謬矣。閑話休提，單言正傳。却說我朝鼎盛之時，金陵出了兩個名妓，慧珠洛珠，本係同胞所生，原籍蘇州人氏。却也是個好出身。他父親姓聶名泰森，娶妻王氏，單生了慧珠姊妹二人。泰森在蘇州開引藥鋪，生意十分茂盛。到了中年，身邊大大餘積了幾文，一時官興頓生，收了藥鋪，攜貲赴部，捐了個巡檢。不到半年，銓發了廣東河泊所，是第一個好缺。泰森歡喜非常，急急趕回蘇州，帶了妻女赴任去了。不料喜極悲生，一則泰森年過半百，不經勞苦；二則廣東近於煙瘴，到任未交一年，忽然得了個奇疾，一命嗚呼。可憐王氏舉目無親，雖然有點積蓄，泰森一味要好，冀圖拉攏，在日時全數結交人了；只得勉強摒擋，盤了丈夫棺柩，帶了兩個幼女，悲悲切切，一路歸家。不至一日，已到蘇

州。要知世上人，多半是勢利的；秦森赴任時候，他等都十分熱鬧；今日棺柩回家，連弔慰的都少了。王氏擇日將夫安葬已畢，想起自己終是個女流，又無自己親戚可靠，何能眼睜睜的坐吃山空？只得央人將本身住屋，與幾畝薄田賣去，帶了女兒，來投同胞弟王仁。只王仁在金陵開了個果鋪，到也過得去。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秦森到廣東時，王仁已經病故。王仁又無家小，所以無人送信。王氏到了金陵，偏又落空，急得要死，却也沒法，只得賃了一間房子，在秦淮河邊，暫且住下。終日悲苦，想著丈夫，又想着兄弟，所喜兩個女兒，業已成人，生得十分跳脫，心性又靈巧，尋了些針黹，貼補過活。一日，王氏坐在房內，看着慧珠替人家刺繡，洛珠站在旁邊，一對兒如粉妝玉琢，容光互映。王氏忽然低頭，嘆了口氣，想道：「如此兩個女兒，偏偏他父親早死，將來逐高就低，不知許配個甚麼人家？若此時還在廣東，怕沒有大家子弟，前來爭聘？」又轉想道：「丈夫辛苦半生，未能安享，大不該捐只個窮官去做，把性命都做掉了。到金陵來，指望靠着弟兄，那裏想道兄弟又死了？三個無腳蟹女流，落魄異鄉，將來不知如何結局！」想到此處，不由得撲簌簌落下淚來。洛珠一眼看見，忙忙走過，用手伏在王氏肩頭，笑道：「母親好端端的爲何又尋起苦惱來？你看大姐姐，綉的個交頸鴛鴦，比翼雙棲，同活的一般！」慧珠聽得妹子說話，抬起頭來，看見王氏淚痕滿面，又聽妹子說「交頸鴛鴦如活的一般」，不覺觸動自己心思，眼圈兒一紅，也流下淚來。洛珠見姐姐又哭了，怔怔的不知何故，自己心裏覺得一酸，也哭起來了。王氏正在悲傷之際，又見兩個女兒如此，欲要勸勸他們，無奈喉間悲咽，不能說話，心中愈急，那眼淚愈來得湧，索性放聲大哭。母女三人，正哭得難解難分，却驚動了隔壁鄰舍宋二娘，走了過來。只宋二娘是個寡婦，專靠做穿媒說事打合過日子，生得伶牙俐齒，女眷們多喜歡他。外面送他個綽號，叫做說不煞的宋家。又叫做寡婦嘴。那日聽得王氏家中，哭得驚天動地，怕甚麼事了，忙忙的走過來。一抬頭，見他母女三人相對而哭，笑道：「咦！奇怪得很！人家無事，說了頑，笑了頑，也有鬧了頑，却沒有見過你娘兒們，坐在家裏，哭了頑！如果歡喜哭，現在三山街上劉大人家老太太死了，前日找了多少人去舉哀，我把你們舉荐了

去，還可以將眼淚換錢用，強如在家白白的把哭多踏踢掉了！」王氏聽了，忍不住撲嗤的笑了一聲。二珠也笑了起來。一面讓宋二娘坐下。二娘道：「姑奶奶！我與你做了幾個月鄰居，不是聽見嘆氣，就聽見哭泣，你們的景況，我也稍知；縱然日夜愁煩，於事何濟？都要想個一定主意。況你家兩個姐兒，要算數一數二的人材，沒事望望，也是歡喜的。」王氏嘆了聲道：「二娘！你不問我，我也不說。終日愁苦，就是爲的他兩個寶貝。我今年半百外了，死亦死得，值只般日子，也無甚貧戀處。所慮他姊妹兩個，又未曾許配人家，不怕你笑高門大族，是不要我們家女兒的過於不成個人家，我又不忍草草了結他們終身。」二珠聽見說到他們身上，託故進房去了。二娘點點頭，把王氏看了一眼，迷迷笑道：「我到有個從權的法兒，只怕你老人家不愿意。」王氏道：「說也何妨？大家商量商量。」二娘把自己座頭挪了一挪，靠着王氏肩下，低低的笑着說道：「若論只句話，我也不該說。承你老人家意思，一定問我，好比粉牌上寫字，抹掉了重來。」王氏笑道：「正文一句沒有說，到囉囉嚇嚇的，講了一起的閑話，真真不愧了那個混名兒！」二娘道：「好歹你要我說的，說錯了，你不能怪我。我走過多少大家小戶，好的醜的，都比不上你家兩位姐兒。以現在時勢而論，你不要怪，舊家是不愿與你結親；若是將就些，不獨你不肯，就是我也可惜。你兩位姐兒的人品，只些話，還是後文。目下的日子，我見你們很不容易支持，單靠做針黹，一日到晚，不過那幾個錢，終非長久之計。你家姐兒，既生成只樣好相貌，不如從個先生學學彈唱，一二年中，傳說開去，引動了一班大老官，要一千是一千，要一萬是一萬，好在陪人談談唱唱，又不做那些沒行止的事。南京城裏，是只般邪氣，越是如此，聲名越重；或者碰着了合式的王孫公子，郎才女貌，一樣做個平頭親兒，將你接了去，後半世不愁了。你家姐兒，將來做太太做夫人，多料不定。況且你們是異鄉人，沒得人知道底子的，後來衣錦還鄉，一床錦被，蓋得密密的，那裏有人曉得？還有句說話，你老人家可曉得？如今世上的人，是笑窮不笑賤的；只是我一團好意，不要認做唐突你老人家。」王氏搖頭道：「我雖非名門大族，也是個清白人家；亡夫在日，也做過小官，豈不被人說我們窮的志氣都失了？到不如

餓死了，還算乾乾淨淨的。」二娘聽了，冷笑一聲道：「我說你不愿意，又逼着我說，到教我沒趣！」說着，訕訕的走了出去。王氏只說聲：「好走！」將門關上。母女三人，吃了晚飯，收拾已畢，忽聽得窗外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王氏點了燈去看門戶，見灶上柴一根也沒得，再看看米，也只夠一日吃，心中好不煩惱。偏生天又落起雨來，進房對二珠道：「前日那針荷上錢，可有沒付過的？」慧珠道：「連下月的都付完了。」王氏道：「這便怎處？柴米兩樣，一時俱沒了，又無處挪借，就是只幾件衣服，已近深秋，天氣一日冷似一日，萬萬脫不下來。只個日子，怎麼挨得下去？適纔宋家裏的話，未嘗無理。想一想，我們如今，除了只着，也沒有別的路走。最難是面光光的，怎樣轉得過來？我做娘的，斷不能逼你們幹只件事。」說罷，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掉了幾點淚來。慧珠道：「宋二娘的話，我也聽着的；雖然不近情理，却是爲我們的話。女兒們不懂得甚麼，母親是有年紀的人，且將二娘的話，斟酌斟酌，可行則行，不可行就罷。難道母親還給苦女兒們吃麼？」王氏聽女兒話已活動，心中歡喜。次日，到宋二娘家，不好陡然開口，只得先託他借貸。二娘却說了多少難字。王氏明知道他不行，隨後慢慢引到昨日話上來，託他找個先生，却暫時沒得束脩送地，并允定二娘日後重重酬謝。二娘拍手道：「我說你老人家鄉下人吃橄欖，回了味了！只件事，却容易。斜對門，有位郭先生，他名字叫個郭桓，是你們蘇州人，先前到是個大嫖客，如今頑完了，教幾個女孩子，很過得去。人是極好的，他本是個大處出身，只要學生合式，不講究錢鈔的。而且一肚子好筆墨，本地人都不肯把他當教師看待。明日我去說聲就是了。他有幾個女學生，都是我說進去的。」王氏謝了又謝，方回家來，果然二娘對郭先生一說，即行，次日將二珠帶去，見了先生。郭桓看他姊妹，大有出息，十分愿意，連束脩都不要。言定日後一起酬師。王氏格外歡喜。從此每日二珠早去晚回，間有缺乏，二娘反到肯代王氏挪借點兒。一則二珠心地靈巧，加以郭桓盡力教導，不到半年，二珠聲名，大半城皆知。兼之二娘逢人說項，稱贊得天上人間，有一無二。有幾個慕名來的，先走了二娘的路，方許見面。二娘又把二珠聲價，說得重重的，只些人見了面，果然名不虛傳，到也情愿。竟以一見爲榮。王氏

身邊年來很聚了若干在桃葉渡口，買了一所大大房子，門前有一片空地，連一娘多接過來同住。煩他各事幫辦，到也相安。慧珠今年長成十九歲了，生得面豔芙蓉，腰柔楊柳，兼之琴棋書畫，件件皆精，說不出那一種秀潔的丰神，令人見之可愛可敬。却性喜簡默，不輕易與人一言。洛珠比慧珠小一歲，生得肌豐似玉，骨重如金，於筆墨上却不甚留意，音律絃索，獨步金陵。又藹然春風，令人喜悅。每到與酬時，隨口談諧，總成妙謔。他們同學時，有兩個女孩子，一名蔣小鳳，本地人；一名趙小憐，蘇州人，皆是色藝絕佳，與二珠甚爲契合。小鳳到揚州去了，小憐回蘇州去了。外面有一句口號道：「要看美人圖，金陵看二珠；要看真活寶，世上有二小。」一時公子王孫，騷人詞客，或接心交，或聯密友，車馬填門，無時得暇。只二珠的聲名，越傳越廣，却引動了一位多情義的才子，做出了許多絕頂的事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偕友尋芳桃葉渡

論詩共醉菊花天

却說金陵城內，有一位致仕的鄉宦，姓祝，名封，字頌三。本是巨族，由科第出身，做過一任山東按察使。因與上司不合，告病回家。夫人江氏，是現任兵部尚書江丙謙的胞妹。膝前一子一女，公子十九歲，取名登雲，字伯青；小姐十八歲，名瓊珍，小字瑤君，皆生得如花解語，比玉生香。伯青十七歲上，已入泮宮，是一名飽學秀才，合城盡知。因爲祝公有此佳兒，必謀佳婦，不肯草草結姻，所以伯青青年已弱冠，尙未有室。生成是一個豪邁任性的人，全不以仕進爲念，一味看山玩水，嘯月吟風。嘗說道：「人生百年，如駒光過隙，最難者是少年時候。譬如人過到一百歲，是爲上壽；十歲以內，孩提無知，不能算的；十歲以外，至二十以外，正是少年，至多不過二十年。除此則中年，占去二三十年；晚年，又占去二三十年；合之，百歲光陰，最妙者是少年，而最長者，亦是少年。古人云：『人生難得是青春，』語真不謬。何況天生我輩，稍有才貌，更不可忽此少年，以負天公獨厚之意。若說到功名二字，三十而外，謀之未爲晚也。」祝

公亦偶有所聞，心中却不願意無如兒子天性若此，更兼膝前只有一子，却也無可如何。又知道兒子胸襟，是曠達的，平時識見迴不猶人，斷不肯糟蹋自己。好在已入了學，也不算白衣人了。想他都該有一定成見，牢不可破，索性裝點癡聾，隨他去了。所以伯青格外瀟灑自如，由得自己。他却克盡爲子之道，凡事稟明而行。祝公夫婦，無有不依的。平生有兩個好友，一個姓陳名眉壽字小儒，浙江人，他父親做過江寧知府，現在寓寄金陵，是前兩科的舉人。比伯青長三歲，娶妻方氏。一個姓王名蘭字者香，與伯青同學，小一歲，聘的是現任通政司洪鼎才的女兒，尙未過門。都是才高北斗，學富西園，兼之放蕩不羈，全沒有半點純袴氣習，更與伯青臭味相投。祝府住在廣藝街，陳府住在三山街，王者香住在武定橋，相去不甚過遠。不是你來，就是我往，日日相聚。一日，伯青起身，吃過早點，閑步庭前。此時正是深秋天氣，菊花大開，庭內庭外，擺列了百餘種名菊，高高下下，五色繽紛，覺得秋天一片高爽之氣，令人神清體暢。細細的賞玩了一回，高興起來，着服侍的小僮連兒，吩咐廚房預備幾樣精緻的肴品，意在約陳王二人過來，持螯賞菊。連兒還未轉身，只見管門的祝安進來，說道：「王少爺過來了！」伯青抬頭看時，王蘭已至庭前。伯青忙起身相迎，王蘭笑道：「伯青兄！有此好菊花，却躲在家裏，一人賞玩，連朋友都不招呼一聲！還要我作不速之客，論理該罰不該罰？」伯青笑道：「你這油嘴，其實可惡！見了面，無論是非曲直，都要硬派人個不是。你幾時見我背着，你作過樂的麼？我剛要打發人來請你，你等不及，自己撞上門來，反說我不好，可有此情理？」連兒在旁插嘴道：「王少爺！不要錯怪了！我家少爺已經吩咐廚房備菜，還要去請陳少爺哩！」王蘭搖着頭道：「我不信，你們主僕是彼此迴護的。」伯青道：「就算我不好，如今請你，可以沒事了。」王蘭對着連兒說：「可去知會廚子，把頂肥大的螃蟹，買他一担，好好的煮來，不然我吃得不得暢快，還要不依你家主人！」伯青笑道：「我倒不惜一担蟹，只怕你吃傷了，要去買使君子，那就不妙！」連兒笑嘻嘻的走了。伯青又着祝安去請陳小儒。兩人說說笑笑，少頃，小儒亦到，連兒將桌椅在菊花旁邊排開，主賓三人，歡呼暢飲。王蘭道：「伯青！你可知我今日來尋你們何故？」伯青道：「

不過來撞白食罷了。」小儒道：「者香只白食出了名，將來只怕是條官銜！」王蘭道：「小儒兄！你不要幫着他，一味刻薄我。只恐我這句話說出來，你就樂的受不得，那時求着我，我也不保你。」伯青道：「且慢誇口，如果說出來，配我們求你，說不得我同小儒就求你一求；若是不配，罰你跪在菊花前，做十首菊花詩，纔饒你！」王蘭道：「這也使得。」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飲而盡，向小儒道：「你常在外面走動，可知如今南京城內，出了兩名色藝兼優的名妓麼？」小儒道：「頭一句話，就錯了！若論如今妓女，要論貌，還可；若論到才，不過記得幾句唐詩，胡亂寫幾個東倒西歪的字，就闖動一方，說是個名妓。者香却也不俗，何以也以耳代目，真真令我不解！」王蘭聽了，把雙手一揚，在桌上拍了一下道：「何如！我常說風流倜儻這四個字，是不能與俗子說的！」小儒道：「我到不俗，真真你俗入骨隨了！」伯青道：「你們且慢鬥口。」者香說完了，大家評一評，還有一說，好在說的是本城，我們去考試他一回，真偽即分。」王蘭道：「伯青兄還算是解人。」小儒道：「你說罷，我等得不耐煩了！」王蘭道：「日前我同一個學中朋友，閑步湖上，那朋友偶說道：『如今有兩個名妓，叫做聶慧珠、聶洛珠，你可瞻仰過麼？』我耳內也聽見有人說過，一時高興，同了這朋友去。起初我也同你們意思一樣，不過稍通文墨，那裏當得起名妓二字？不料會見二珠，談了片刻，不是我自墮志氣的話，我王者香平時也算個小有名的人，到了他姊妹面前，覺得自形齷齪，非獨內才兼具，而且外貌雙優，令人可敬可愛。偏生此等人，淪落風塵，又覺可惜。一時心中敬愛惜三字，顛倒上下，反一句話說不出來，到被那洛珠嘲笑一句，說我像個息夫人。我坐了片時，只得走了出來。因想如此名花，豈能獨賞？故來奉邀二位同去，始信小弟之賞識非虛。不料你們反不相信，未免辜負了我的來意！」伯青聽了，不禁站起來道：「者香你的話是真的？」王蘭將頭扭過一旁道：「我哄你那一樣？」伯青哈哈大笑道：「真是我們辜負你了！罰我先敬一盃！」忙自己斟盃酒，恭恭敬敬送過來道：「明日即去一遊，我在寒舍奉候二位。」小儒道：「我到底不教他騙了去！等明日去過了，我再陪禮不遲。」三人又說笑一回，見日已將暮，進點飲食，各人自散。次日一早，王蘭約陳眉壽

同至伯青家，三人吃過午飯，吩咐備馬伺候。命連兒隨着，向桃葉渡來。忽見王蘭指着那邊道：「伯青兄！前面就是霸家了。」祝登雲隨着他的指處一望，見遠遠一帶短籬，斜倚着數株疎柳，內中高下，各色名菊，開得正好。隱約見兩扇朱扉，半開半合。伯青敲着腳鐙道：「果然不俗，吾見其居，如見其人矣！」小儒也點頭歎賞。說着，到了籬邊，早有伺候的人過來接了馬，向裏面道：「有貴客來了！」見門內走出個中年婦人來，就是宋二娘。因王氏不大認識本地人，請二娘一手經理，接得的纔接，接不得的就回他去了，免得纏擾。二娘見了，滿面堆下笑來道：「原來是祝少老爺，今日是那一陣風兒，送到我們這個小地方來？怪不得喜鵲清早叫到這會兒！」王蘭笑道：「原來是你這個寡嘴家！我昨日到沒有見着你！」二娘笑了笑，讓三人進了朱扉。祝陳二人是初到，細細打諒一番。見門內大大院落，上面一順五間，明窗淨几，院內堆了些怪石，也栽了些菊花。旁邊一條夾道，走過了，又是一個小院落，其中曲折折的，却有好幾間房子。二娘請三人正間坐下，有人送上茶來。伯青四下觀看，盡挂的是名人字畫，無半點塵氛。只覺得一陣香風過處，環珮聲來，見裏面走出兩個人來。慧珠在前，洛珠在後。伯青一眼看見，前一個神清似水，步軟無塵，那一種秀色可餐的態度，令人觀之心暢神馳；後一個比之稍豐，却生得膚凝玉潔，體弱花嬌，露出一團和藹之氣，令人可親。三人一齊站了起來。二珠並立中堂，盈盈下拜道：「今夕何夕，得見風雅愚姊妹三生之幸也。」伯青聽他們出言不俗，尤爲心賞。一面回禮道：「久慕芳名，恨相見之晚，請坐了！」二珠在下首並坐。二娘至外邊張羅去了。王蘭指着慧珠道：「只是慧娘，那是他令妹洛娘。」伯青道：「久仰，敢問二卿是何雅字？」慧珠道：「小字晚秀，妹子叫柔雲。」小儒道：「不愧不愧！」二珠也問了祝陳二人姓字。見祝登雲骨肉停勻，眉宇開朗，身上穿了幾件素雅衣裳，越顯得亭亭玉立，壓倒羣流。再看陳眉壽，比他們魁梧些，生得朗若朝霞，燦如雲日，自有一種大方大雅的體度。王蘭是見過的，與他們較起來，身材窈窕，體態翩翩，是個清高的氣象。二珠暗暗贊道：「若三人，真絕世佳公子也！」慧珠道：「諸位請內房坐罷。」大衆起身，隨了慧珠，到他自己臥室內，見是三間房子，一隔兩半，一

間起坐，陳設整潔，窗前一張小楠木桌子，排列文房四寶。又到內間坐下，直覺蘭麝薰心，不飲自醉。伯青與慧珠說到詩詞，慧珠知道伯青是個有名之士，越發說得辭明義暢，舉止不凡。伯青惟有點頭痛贊而已。慧珠又轉請教伯青也暢論了一番，彼此格外心許。那邊陳小儒王蘭同着洛珠說笑，忽見宋二娘走進來，笑着道：「天色不早了，諸位少爺，可能賞個臉兒，在只裏便晚飯罷。但是沒有適口東西，不嫌簡褻就是了。」伯青道：「初次到此，那有破費你家的？」王蘭道：「那到不要緊，他家不是俗惡路兒。」二娘道：「好呀！還是王少爺曉得！」說著，上來了數名垂髻小婢，抬開桌椅，兩個老媽媽，在外間一樣一樣，將酒肴傳進裏面。衆人讓小儒上坐，伯青在左，王蘭在右，二珠下面坐了。二娘道：「諸位少爺，隨意多用一鍾，我家姑娘們，是不會勸酒的。」王蘭道：「理會得，不用你照應，你也吃一鍾兒去！」二娘笑嘻嘻的退了出去。衆人暢飲深談，無非說些你愛我慕的話。少頃筵終，散坐品茗。見院外一派燈光，各府家人，已掌燈在外伺候。小儒掀起外褂，看了看表道：「快交子初了！我們散罷。」伯青在懷內取出一扎票子，約有十數張，見二娘站在旁邊，交與他手裏道：「不成個意思，再補你罷！」二娘道：「阿呀！原是誠心敬意，請三位少爺的，怎領起賞來？若說不收，又道是我們不承抬舉，改日再請來坐坐罷！」灣灣腰道了聲謝，方退出去。二珠亦道了謝，衆人起身。慧珠低低向伯青說：「暇時尙祈過我談談！」伯青點頭，彼此橫波一笑。二珠直送到朱屏外始回。三人走過短籬，上了騎，家人掌燈前行。伯青一路猶嘖嘖稱贊慧珠不已。到了分路各散。此後，或伯青約陳王二人同去，或自己獨去。有時坐坐即行，還有時徹夜清談，皆是正正經經，坐懷不亂，連戲言都少的，竟與慧珠成了莫逆。王蘭也與洛珠結了知己。王氏同二娘見女兒與伯青合式，又曉得他是個貴公子，脾氣又好，又肯用錢。陳小儒是不在賬的。王蘭也算是個闊手兒。所以連王氏二娘，都把他三人當着衣食父母尊敬。時光迅速，轉眼盡春回。此等正是二月天氣，花明柳媚，春色怡人。伯青動了遊湖之興，帶了連兒，一逕向桃葉渡來。到了籬前下騎，伯青是來慣的，不用通報，走進朱扉，早有小婢看見道：「祝少爺來了！」打起門帘，伯青方走到外間，慧珠笑盈盈的

迎了出來，邀至裏間道：「今日因何不同他們來？」伯青道：「一時乘興過訪，不及去約他們。晚秀近日可有慧作麼？」慧珠笑道：「前日湖上有近作一首，原等你來改正，再錄到稿本上去。」轉身到外間桌上，取了一張小花箋進來，遞與伯青，接着看道：

湖上春遊二月天，湖光如練柳如眠；有人打槳湖邊去，衝破湖中一抹煙。

伯青看完大贊道：「真似唐宋名家風韻，佩服佩服！」看到湖上詩，正提起我的話來了。如此春光，不可辜負，我今日特來約你游湖，說個日子，約定了，再去知會陳王二人。那一天我們大可在湖上樂一日。」慧珠也高興道：「就是後日清明罷！」正說着，洛珠走了進來道：「好呀！瞞着我，約日子游湖，到臨時，我會自去的！」伯青笑道：「可能瞞你，我們既約者香，能不約你麼？若當真你自己走了去，者香更歡喜，他難道送上門的買賣反不情愿？」洛珠臉一紅，笑着碎了口道：「你今日到晚，姐姐只裏來，也是自家送上門的！」慧珠笑道：「你們只管說，不要扯上我！我是說不過你，只張嘴的。」洛珠捧着手道：「罷喲！還沒有怎樣，倒打折膀臂朝懷裏變！」三人說笑了一回，伯青在慧珠處吃了飯，方回家去，寫了兩個帖兒，着連兒去請小儒者香，清明攜二珠湖上一遊。二人皆允，定臨時到伯青處會齊。伯青先一日，即分付廚房，預備了一席精致的肴饌，又吩咐連兒，將茶鐺竹爐，臨時多要帶去。此日吃了晚飯，在祝公夫婦房內，略坐了一坐，又與瓊珍小姐說了幾句話，纔回書房安歇。次日起身，不多一刻，陳王二人已至。小儒道：「昨蒙見召，我原想不來，恐又拂了賢弟雅意，想我們游湖的日子甚多，不拘那一天皆可，何必定在清明時候，今日湖上遊人必多，反不雅靜，不如平時到清閑自在。」伯青未及回答，王蘭道：「罷罷罷！這些迂腐老儒的話，我却不要聽。一年只有一個清明，逢場作戲，正是我輩尋樂之處。伯青兄如無此約，我也來約的，你如果怕事，就請不要去。」小儒笑道：「者香的話，不問人受得住受不住，我又不曾說不去，果然不愿去，又來做甚麼呢？我不過防備的話，到引出你的兜搭來了！」只見連兒來道：「馬已備好了。」三人出門上騎，一路揚鞭奔桃葉渡，將到

籬邊連兒回明：先去湖上看定游船，把酒席送上去，再來請少爺們。伯青點點頭，連兒去了。三人下騎，緩步走進門來，未知去與不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樂春遊曲詞聽麗口

行酒令笑罵出深心

却說慧珠洛珠，因伯青約他們清明遊湖，此日清早起身，梳洗已畢，見伯青等走了進來，二珠笑臉相迎道：「你們好早呀！」王蘭道：「我們雖早，你們也不遲。」衆人坐了，小婢送上茶來。伯青見慧珠穿了件三鑲藕色珍珠皮外褂，內著葱綠小毛襯衫，繫條淡紅百褶銀鼠裙，微露綠綾，窄窄弓鞋，頭上梳個家鄉新式髻子，穿插着幾枝碧桃，戴着月白素嵌棉女帽，愈顯得淡雅如凌波仙子，迴出塵凡。再見洛珠穿件桃紅嵌雲小毛外褂，內著素綾襯衫，下繫松綠百褶灰鼠裙，白絹高底鞋兒，頭上戴着玄色雜嵌女帽，當門插了一排紅桃花，襯着幾片鮮柳葉兒，覺得膚裏玉映潤若朝霞。少頃擺上早點，伯青三人也吃了些。這見連兒進來道：「船已看定一隻涼篷子，離此一箭多路，泊在馬頭上。」王蘭道：「我們先走了去罷，幾步路可不用騎牲口，讓他們乘輿去罷。」伯青說：「也好。」向慧珠道：「我們先下船去，你們收拾收拾，隨後同來。」王蘭道：「別的也不用收拾，女眷們第一要緊是小解，像我們是極便當的。」洛珠碎了一口道：「偏你婆婆媽媽的事，照應得清楚，拚着一日不喝茶，我們也是便的。你到底不在行！」說得衆人大笑起來。伯青等先去了，二珠帶了四名小婢，到了河邊下轎。見伯青三人站在船頭等候。早有水手搭起扶篙，緩緩走過跳板，同進船中坐下。水手搖開船頭，奔西水關來。衆人見河中游船，往來甚衆，皆是篷窗大開，男女雜坐，急管繁絃，甚爲熱鬧。連兒將竹爐升起火來，船頭煮茶。少停送上幾碗茶來，大家品着茗。再看兩岸河樓上，倚着無數婦女，老幼不等，有用扇子遮臉，露半面望人的；有手托着腮，凝眸不語的；有兩三人交頭接耳，談心的。走過處，那婦女們多俯首嘻嘻的，望他們笑，還有岸上遊人，三個一堆，五個一叢，跟他們只隻船走，口中唧唧噥噥。

噫，不知議論些甚麼。最怪是一起迎面進城的船，忽然扳過梢來，隨着他們而行。聽得連兒在船頭罵道：「只些雜種，多望着我，想是要招我做女婿，我還不知你家女兒可麻不麻，可禿不禿呢！」引得衆人笑了。伯青忍笑喝住道：「不許多講，我們走得，他們也走得，安知不是同路的？」偏你好多嘴！忽見洛珠向王蘭道：「不好，我覺得臉上有點麻木，像是腫了，你看可是不是？」王蘭道：「只是甚麼話，好好的臉，怎樣腫起來？」洛珠道：「怕是毒呀！」伯青小儒大爲詫異，連慧珠都不解，齊說道：「奇，你那裏有毒？」洛珠道：「是眼毒呢！」衆人回味一想，大笑起來。不多時，船出了西水關，只見濃陰密翳，山隱煙嵐，有多少人立在土崗上，放起紙鳶，高高下下，到也好看，令人心地一暢。命連兒將酒擺在船中，大衆慢慢的小飲，暫且勿提。單言一人，其人係此書中一個要緊的人物，不得不細說一遍。此人姓劉名蘊，字仁香，住於城內三山街。他父親劉先達，現任吏部尚書，協理體仁閣事務。先做過外任八省封疆，積聚了宦囊百萬有餘。南京要推他首富。劉蘊今年廿六歲，人品却也生得清秀，與陳眉壽同科舉，賴着他老子力，進京會試，點了翰林，不到二年，升了山西道監察御史。外貌雖佳，內才却平平，尤喜侈張己富，勢壓鄉隣。娶妻曹氏，是做戶部侍郎曹大生的小姐，到也縹緲，惟性悍戾異常。劉蘊十分畏懼他。在京中買了三個姨娘回來，曹小姐大爲不樂，禁住劉蘊，不許靠一靠兒。他只得背着妻子，在外面挾妓取樂。前年祖母病故，隨着劉先達丁艱回來。如今先達服闋，進京供職。劉蘊不愿同去，又告假一年。當初他老子在家，尙不敢公然爲虐。此時只要瞞了妻子，在外面除了挾妓之外，一味穿插衙門，替人討情說事，做那些賺錢的買賣，偏又不肯用錢，雖然是一個富豪公子，比窮人的算盤還打算得精。外邊送他個美名，叫做「狗屙陰的」。劉御史今日，亦因清明，雇了隻船，同他府中一個蜜騙田文海，帶了些二等妓女，出城遊湖。他坐在窗前，東張西望的，看人家婦女，却說伯青等人，飲了一回酒，船搖到莫愁湖中。日已當午，在柳陰下小泊。一羣水手，登岸坐在樹根下吃飯。小儒道：「我們只啞酒，也無味。久聞柔雲的清歌，是南京第一，何妨請教。况城外的遊人，也少了些。」王蘭拍手道：「好得很！我吹他唱。」在窗前取支笛子，和

了和柔雲，却不過衆人，只得頓開歌喉，唱了一套遊園，頓挫抑揚，字字中節，覺得流水行雲，一時遏住，連那樹上的鳥，吱吱啾啾的也亂鳴起來。唱罷，衆人痛贊了一回。伯青斟了杯酒，送到洛珠面前道：「柔雲辛苦了，請乾此杯！」洛珠起身，也回敬伯青。剛剛送到面前，見上流一隻快船，三支槳，蕩得飛快，轉身不及，一頭碰着涼篷子的尾梢，船身幌了兩幌，豁喇喇一聲，船中器皿，碰折了多少。洛珠未曾立穩，一踉幾乎翻下水去。多虧篷窗擋住，洛珠嚇得面如土色，坐在艙板上，說不出話來。衆人大驚，圍攏來爭問若何。岸上一羣水手，齊跳上船頭，用篙將來船鉤住，罵道：「你只個棺材，寬河大水，却碰到人家船上來，損壞的東西，是要賠的！」來船水手不肯認錯，兩邊喧嚷不已。洛珠喘口氣道：「我只心尙跳上跳下的，方纔若不是窗子擋住，好歹要吃幾口水的。只來船實在冒失得很！」王蘭笑道：「你起初想便當茶都不肯吃，只會兒到要吃水，却不值得！」洛珠瞅了一眼道：「我嚇得要死，你反來取笑人，天有眼睛的！停一會，把你弄下水去，也讓我說笑！」王蘭道：「我歡喜吃茶，不用吃水，不比你不肯吃茶的。」引得衆人盡笑起來。將要發作來船，只見艙中走出一個華服少年來，後面立着數名家丁。那人滿口京腔道：「別要鬧，碰掉了東西，值得甚嗎？賠給你們就是了！我船上水手，原不小心，你這船橫躺在河裏，也很不懂事！」又吆喝兩邊水手，不許亂罵涼篷子上水手，見來人甚闊，不敢開口了。陳小儒起初背着身子，聽得有人說話，掉過臉來，那人拍著手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陳年兄！自家人，更鬧得討人笑話！」小儒見是劉蘊，也祇得起身招呼。劉蘊趁勢跨過船來，走進艙中，向衆人作揖。伯青、王蘭回了禮，讓來人上坐。二珠躲避不及，上前請叫了聲。劉蘊笑嘻嘻的，望他們點點頭，回身與祝王二人，彼此通了姓名。伯青纔知道是劉蘊，聞得人說他不是個好人，心中不大愿意，因與小儒認識，勉強同他寒暄了幾句。小儒亦不滿意，見他已經走了過來，自己平時是個有涵養的，不便當面冷落他。何以劉蘊也走到這條路上來？先在城內時，看見他們同兩個縹緞妓女，坐在一處，問明田文海，方知道是聶氏雙珠，他耳中早已聞名，也去過兩次。二娘曉得他不是用錢的人，脾氣又不好，不會招他，用好言支掉了。他今日見了二珠，骨

軟筋酥，垂涎不已。出了城，又聽得洛珠唱曲，分外神馳。雖然認得小儒，不好冒冒失失的走過去；想定了主意，囑付本船水手，趕上他的船，碰他一下，勢必爭鬧，他却趁機排解，走了過來。吩咐他家人取了一吊大錢，給水手道：「碰壞你們的東西，我想一吊錢也夠了，給你們自家去買罷。」衆水手歡喜，謝了賞。小儒暗暗稱奇道：「劉蘊平時一錢如命的人，今日爲何闊起來？而且心氣和平，真真難得！」劉蘊向小儒道：「你們今日樂得很，又帶了南京城裏數一數二的紅人兒，小弟無心遇著，這好機會，可不算三生有幸！若不見棄，小弟奉陪談談，否則我卽告辭。」口裏說著，身子却不動。小儒不好回答他，望著祝王二人。伯青道：「我們已是杯盤狼藉之時，怎好有屈仁香兄，改日奉請的爲是。」劉蘊忙道：「只却何妨？陳年兄是至好，二公雖是初見，然久仰大名，一晤如故的。兄等不見外，小弟擇日還要奉屈諸君，到鷄鳴埭雨花臺各處逛逛，暢遊他一天。我們聚在一處，是難得的。」說罷，哈哈大笑。吩咐他家人道：「你等過船去，將上等酒肴，搬幾樣過來，再請田師爺同來坐坐。你說這邊船上，都是我的至好，不要緊的，再開一桌飯，與那些女相公們吃，打發他們先回去罷。明日到府中領開發。」家人答應著去了。劉蘊對衆人道：「小弟也帶了幾個人，此時見著二珠姊妹，視他們如糞土，所以不叫他們過船給諸位請安，倒還遞著點醜。」小儒道：「劉年兄賞識，是不錯的，未免太謙了。」少頃，他家人搬過幾色菜來，將桌上殘肴撤去，重新整頓，送上酒來，衆人見他涎著臉，不肯走，也不好十分拒絕他，只得讓他上坐。劉蘊執意不行，在小儒對面坐了。忽見一人，走進艙來，年約四十上下，生得獐頭鼠目，八字微鬚，穿著一身新豔衣服，裝出斯斯文文的樣子。與衆人見了禮，劉蘊教他在肩下坐了。對衆人道：「只是小弟友人田文海兄，人是極有趣的。」又與他說了衆人姓名，田文海鞠躬道：「滿座皆是貴公子，文海何人，得附驥尾，與我大有榮施。」衆人見他出言俗惡，尤覺可厭，多在鼻子裏哼了聲，似應非應的。二珠一肚子不願意，因劉蘊勢燄熏天，不能得罪的，勉強起身，敬了劉蘊的酒。劉蘊大爲快樂，眯著一雙眼，逗他們說話。慧珠本來不喜多話，洛珠是極口快的，心中却厭煩他，也冷冷的。劉蘊見滿座不歡，要想個主意樂樂，對小儒

道：「小弟有個新鮮令兒，大家何不一行較啞酒熱鬧些。」小儒道：「也好，倒要請教，是何新令？」劉蘊滿滿的吃了一鍾酒道：「是個拆字令。要說一個字，加一小豎成個字，加大豎，又成個字。撇掉了，再加二豎，改成一字，要前後說得聯絡有趣，又要叶韻。不會說的，以及說錯了，罰酒三杯。說笑話一個，就從我說起。」想了想，向衆人道：「小弟有僭了！」說道：

「一個二字，寫中間加一小豎，便成土；加大豎，便成干；不是有二分土氣，就有二分沒相干；不如加上二豎，却是個蛙；在井中把天觀！」

衆人只得說聲好！此令倒也新鮮。劉蘊洋洋得意，斟杯酒送在伯青面前道：「輪到伯青兄說了！」伯青接酒，沒奈何說：「我也是個二字，却從仁香兄前令上脫胎來的，不免抄襲。」道：

「一個二字，寫當中加大豎，便是土；加一小豎，便是工；我看不用二分土，也不用二分工，不如加上兩豎，把口門兒封！」

劉蘊明知說的自己，也只得隨著衆人道聲好。伯青之下，該慧珠說了，慧珠道：「我不會說，吃酒罷。」一連吃了兩杯。伯青搶著代了一杯。劉蘊道：「有個笑話呢！」慧珠道：「我更不善說，還是三杯酒代了罷。」劉蘊道：「酒令嚴如軍令，那却不能！」洛珠接口道：「我代說罷！」劉蘊笑道：「也好！人不笑是不算的。」洛珠也不理他道：

「秋日桂花大開，一班士子們，聞得有一古寺內，桂樹又大，花又開得多，遠近遊人往來不絕。只些士子們，高興同去賞玩，果然樹可參天，花香撲鼻。內中有一個士子，揀那低處折了一枝聞香，不料和尚大爲發話道：『先生們只許看，不許動手；若你也折，我也折，一日到晚，上萬的人，小寺這幾株樹，早經都折完了！』士子們聽了，動起氣來，把和尚臭罵一頓。氣猶未平，見旁邊一個尿桶，提起來澆了一樹，恨恨的道：『你只禿子，不過留與那些大老官們聞香，好騙他的錢，我與你踏踢掉了，偏不叫你劉仁香，却叫你留人臭呢！』」

說得大家狂笑起來。劉蘊好生不悅，反忍下去笑道：「賤名出自美人之口，雖臭猶香，只怕我不配。」却挨到陳小儒說了，小儒接口道：

「一個曰字，寫得圓，添一大豎，便成由；添一小豎，便成田。我看也不曰由自己，也不曰樂園田，不如添上兩豎，是非曲直在人言。」

衆人齊贊了聲好。輪到田文海說了，文海道：「晚生才疎學淺，不能說，也吃三杯酒，說個笑話罷。」一口氣喫了兩杯，第三杯酒，送到劉蘊面前，捻著鼻子道：「請大老爺代一杯，難道他人有情有義的，代一杯兒，我料你也不好意思！」扭扭捻捻的，福了一福，引得衆人笑得忍不住。劉蘊笑道：「別肉麻，我帶了你這案頭相公，可不討人家笑話！」頭一仰，將酒吃了。慧珠聽田文海打趣，他兩頰一紅，沉下臉來，轉過身子，伏在篷窗上看湖景去了。又聽田文海說笑話道：

「正月十五，大放花燈，一起鄉下人，進城遊玩。見各處的燈，飛禽、走獸、人物、多彩色鮮明；又像活的一般。鄉下人當成真的道：『世上那裏有這些活寶貝，奇怪奇怪！却肚皮亮亮的，能點燈。』又問值多少錢？旁人與他開心道：『十吊大錢一張。』鄉下人吐著舌頭道：『好貴好貴！』正看得高興，忽然一陣大雨，各家措手不及，將燈全行打壞，多露出架子來。鄉下人道：『呸！我當是活的，原來是篾片做的！可憐我們鄉下人，一年苦到頭，種田養雞鴨，都沒有這樣大的利息。』」

田文海說到此處，却一口氣說了下去道：

「真正鄉下的雞鴨，篾片不如了！」

衆人聽了，哄然大笑，洛珠笑得把酒噴了一桌，忍不住眼淚都掉了下來，前仰後合的，却如帶雨梨花，經風楊柳，愈顯得姣媚。劉蘊道：「不要笑壞了！」又高高的念了兩句道：「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洛珠正低著頭，抹身上的

酒，接口道：「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小儒笑道：「柔雲這張嘴，比刀還快，我等真要退避三舍。」令又挨到王蘭，也微想了一想道：

「寫一個三字適相當，加一大豎便爲主，加一小豎便爲王；我看你也做不得三分主，也做不得三齊王，不如加上兩豎，人說曰做不長。」

衆人笑了一笑，却派到洛珠道：「我說的不大好，諸位包荒些。」剛要說，又笑了起來，勉強忍住笑道：

「寫一個王字，君知否？添一小豎便成五，添一大豎便成丑。我看你全不像王老五，也不像王老丑，不如添上兩豎，到像個田老九！」

伯青道：「妙極了！却又說得自然。」田文海道：「洛姑娘怎麼明罵起我來了？」洛珠道：「真正奇了！我是湊著字說的，天下那裏只有你一個姓田的？況也不是行九！既然我說錯的，罰我吃鍾酒，說個笑話何如？」劉蘊道：「很好！你的笑話，是不壞的！」洛珠道：

「有個人窮的沒有法子，心裏想道：『不如到京裏做太監去。又尊貴，又好弄錢。』到了京中，拜在老太監門下，求他各事照應。老太監將他派在大內裏執事。一日，內裏傳旨進膳，這人道：『萬歲要吃中飯。』老太監喝道：『不要亂道，萬歲要用御膳。』一日，又傳旨大宴諸官，這人又道：『萬歲要擺宴呢！』老太監又道：『說錯了，萬歲要擺御宴。』嗣後你要記著，譬如大內裏花園，叫御花園；護衛的兵丁，叫御林軍。』這人方纔明白道：『怪不得皇帝面前東西，都要叫御字的。從今，我也是個老手了！』有一次從御花園門首經過，踏了一腳屎，想要罵他幾句，又怕皇帝病的，只得道：『若不看你是御史，我就要罵你了！』」

衆人哈哈大笑。慧珠瞅著洛珠道：「你太覺高興了！」洛珠只圖說得暢快，那裏還顧忌旁人。伯青等明知刻薄太甚，也不好阻他，而且實在好笑，大家希圖一笑，將此話掩了過去。誰知劉蘊聽了，怒從心起，臉都氣白了。欲要尋

鬧，又轉想道：「他們一起的人太多，必不容我發作；又礙著小儒的面子；再者我是自己來的，並非他們請我。」回頭見田文海閉著眼，搖著頭道：「豈有此理！言之太甚了！」暗地將田文海袖子一扯，站起來，假作笑容道：「有趣！有趣！本當多坐一會兒，還要盡興樂一樂。無如小弟尙要進城有事，改日再奉陪罷。」他的家人進艙，將殘肴收去。劉蘊遂與衆人作辭。衆人見他神色不妙，不便深留，大衆送到船頭，一拱而散。復回船來，齊埋怨洛珠道：「劉蘊原不是個好人，他既涎著臉入席，索性敷衍他半日，他沒趣，會自走的。你偏要刻薄他，這種人是要記仇的。竊恐從此要起風波。」小儒道：「本說清明不可游湖，偏生遇著他，真教人無味。」洛珠冷笑道：「拚死無大災，是我得罪他，不過他倚官仗勢，設法收拾我，不累及別人，不勞諸位與我擔憂。」王蘭接口道：「柔雲這話很是。如果劉蘊收拾你，我王者香也不依他。」衆人見他二人如此說法，不好再說，反將別的話支開去了。伯青道：「我們也餓了，命連兒擺上飯來。」一面吩咐水手返棹進城。飯罷，衆人談談說說，船已到了原處，開發了船價，大衆登岸，取路各散。單說劉蘊回到自己船內，氣的說受不得。田文海笑道：「小老爺何苦因此小事，氣傷貴體？難道收拾幾個婊子，還費事不成？若說礙著他們，到也不難。」就在劉蘊耳旁，低低說了幾句道：「只要如此如此，教他死而無怨。」劉蘊聽了，回噴作喜道：「在理，你這話很使得，合城的人都奉承我，反被這兩個騷貨取笑，豈不是可笑嗎？我起初也罷了，他們越說越不成樣兒，若說礙他們面子，這話更扯淡。小儒我是不怪他，那祝伯青與王者香，冷冷的樣子，好像有他媽十七八品，我還巴結他麼？況且我背地裏瞧慧珠是姓祝的人，洛珠是姓王的人，小儒沒相干的。」說著，船已抵岸。劉蘊與田文海回到府內，在曹氏跟前，一字不提。暗中叫幾名家丁，囑付他們照樣去辦，不許走漏消息。要緊再說那伯青回來，心中終覺不快，想道：「劉蘊今日受了洛珠的罵，他不是個好惹的人，必然不肯干休。只怕這幾日內，他家定要出事。果真出了事，教我怎樣出頭去庇護他？」又恐慧珠吃苦，思前慮後，一連數天，懶得出來。這日，王蘭約了小儒，又來約伯青去訪二珠。伯青也記挂慧珠，一同乘馬，到了籬邊，聽得裏面高高的喉嚨，有兩三人說

話，却不甚明白。纔進了門，只見二娘在那邊招手。衆人會意，隨著他們，由正面五間旁邊個小門穿過去，是洛珠的臥室。不知二娘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捏虛詞密現喪心計 痛遠別合譜斷腸詩

却說小儒伯青王蘭三人，來訪二珠，見宋二娘望着他們招手，隨了二娘，到洛珠只邊來。原來洛珠的臥室，是一順五間，後面一個小院落，栽了些花草，上首大大的曲折形式三間，一間起坐，旁邊兩間，是洛球臥房，裝潢得十分齊整。衆人進了房，見慧珠姊妹二人，倉皇失措的，坐在床沿上，呆呆的望着外面。見了三人，也不起身。伯青詫異道：「你屋裏出了甚麼大事，驚慌得這個樣兒？外面那些人，是那裏來的？聽他聲音，像似要淘氣的！」二娘拍手道：「祝少爺再不要提了！今早忽然來了兩三個人，却多不認識他。走進門，就問他姊妹，恰好他兩人在裏面，我見他神色不善，回他被人家接去了。來人不等我說完，拍着桌子罵道：『好大模樣的紅姑娘，躲在家裏不出來招呼，難道我們不給錢的麼？就是真出去了，我們在這裏等一天，都要守着他們，見一見紅人兒，明日好成仙去。若是躲着，我們知道了，是不依的！』我也沒法，只得請他們坐了，小心陪着他們，無奈七嘴八言的，令人難受。」伯青蹙着眉道：「這怕是回頭見！洛珠臉上一紅一白，望着伯青，更形慚愧。伯青自悔多言，即改口道：『這怕是你家無心得罪人了！』二娘道：『我的少老爺，做這樣買賣，還敢得罪人？這愁趨奉不及，就是不招接的人，也是好言好語，回覆他。還要留茶留飯。我前後仔細想，實在沒有得罪人的處。』小儒道：『那些人如果來尋樂的，斷不會淘氣，大抵有因而來。你再去試探他，這要騙出門，即沒事了。』正說着，猛聽得外廂天崩地裂一聲，好似桌子推翻，連板壁都打倒了。二娘急急跑了出去，少停，見一個小婢，喘吁吁的奔進來道：『不好了！來人把桌椅全行打壞，大姑娘房內春得希爛，現在抓住宋二奶奶，打了幾下，還要他交出姑娘們來，纔肯干休。口口聲聲的，要打進來說看見三個人走進

去，分明將姑娘藏在內裏，騙着我們。一嚇得二珠哭了起來。慧珠分外害怕，找繩子要自盡。伯青王蘭，多惱起來。一起勸慰二珠，自己心中也想走出去。小儒却有點主見，道：「不要亂，甚麼大事，他還敢糟蹋我們麼？倒是晚秀柔雲被他等看見，却不便。你家可有後門？」洛珠顫顫的道：「我我這屋後，有有個後門。」小儒道：「那就好了，我們三人陪着妳姊妹，由後門走出去，悄悄的到我家裏住幾天，避一避風頭，就沒有事了。」王蘭道：「很用得！」也不由二珠作主，逼着他們，將隨身要物帶了幾件。洛珠起身，將帳子掀開，露出兩扇小小的門。原來這門在裏面是個暗門，以備不虞的。衆人走出了後門，正是秦淮河邊，却好見連兒同着馬夫，在空地上放馬。伯青喚了他過來道：「你去叫兩頂轎子，不要耽誤，快些去。」連兒見主人與二珠立在空地上，神色倉皇，不知何故，也不敢問，急急的轉身去了。伯青又將二名馬夫，叫在身旁，猶防來人尋至相鬧。不多時，連兒押着兩乘轎子來了。小儒道：「抬到我宅裏去，重重有賞。」二珠坐轎，三人乘騎，一路如飛奔三山街而來。到了府前，衆人下馬，轎子一直抬至火巷內，纔住。小儒領着二珠，同衆人由火巷一個小門進去。轉了好幾處灣灣曲曲的迴廊，見一排五間亭子，兩邊向水，一面倚着假山，題曰「春吟小榭」。亭外牡丹盛開，綠欄低護。走過迎面一座紅欄小石橋，卽至亭中。是小儒平時讀書的所在。亭中頗爲幽雅，內裏一間，用楠木落地罩隔開，倚壁一榻，衾枕華好。小儒讓衆人坐了，伺候的小奴雙福送上茶來。慧珠道：「我這會心中纔定，尙覺有點突突的。那些人進門就鬧起來，決非無故而至。慢慢的訪問，都要明白。想我們這種人，是極無味的；吞聲下氣的去奉承人，稍有不到，人人得欺，若是個良家女兒，正眼也不敢覷一覷。」說著，流下淚來。洛珠提起心事，又想到適纔光景，不由得一陣心酸。小儒王蘭一旁嘆息，伯青悽然道：「晚秀之言，足見心地。我見那些行戶人家，樂此不捲，以是爲榮者，不可勝數。想他等另具一副肝腸，何況古今來多少才人，亦會落落風塵，只要出淤泥而不染，後日都有好好結局。」晚秀柔雲有何患焉！二珠聽了，皆點頭稱是。拭了淚痕，慧珠起身向小儒道：「我們理應去謁見夫人，煩你引道。」小儒道：「那倒可以不必，我代你說聲罷。」洛珠道：「甚麼

話禮節不可缺的。」觀王亦云：「謁見爲是。」小儒不再推托，囑雙福着廚房內，在例菜內添兩色油炸鴨子，清燉鱒魚，再加樣麻菇筍絲素湯兒，開一壺好老酒，就擺在這亭子上。王蘭道：「我們是要回去的。」小儒笑道：「者香忽然客氣起來！我是代晚秀柔雲壓驚，借此聚聚，你縱然要去，難道也阻我請人麼？」王蘭道：「既如此說法，我做陪客，不走了。」小儒道：「我料你也捨不得走！」大衆都笑了。小儒領着二珠來見他妻子方夫人。若說這方夫人，是極賢淑的，而且才貌雙佳，與小儒同庚，生了二子一女。小儒深得內助之力，夫婦又極伉儷。只日正坐在窗前，調引兒女頑笑，抬頭見小儒進來，起身相迎。又見小儒背後隨着兩個閨娃，容光煥映，清若芙蕖，問道：「此係何人？」小儒笑道：「就是我平時極口稱贊的聶家姊妹。今日特地領來見你，可信我言不謬贊。」二珠上前叩見，夫人忙用手挽起道：「名不虛傳，不愧國色二字！」又叫他倆坐了，問道：「今日因甚事兒到我府裏來？」小儒將前後情節細說一遍。方夫人嘆道：「世有名花，當知愛惜；若輩殺風景，可知其俗入骨髓，不足計較。我府中屋甚大，就在只裏多住幾日，外人也不敢奈何你們。晚間在我房裏歇，與我談談，倒不寂寞。」二珠道了謝，齊說道：「蒙夫人錯愛，不鄙賤質，又許時聆訓誨，真萬幸也。」方夫人聽他們出言彬彬，尤爲歡喜。坐了坐，小儒同他們出來。王蘭道：「你們見過小儒兄的嫂夫人了？還是被打出來的？還是被攆出來的？多分小儒也挨了一頓罵，不然何以都怔怔的？」洛珠笑道：「你可是活見鬼？見那個怔怔的夫人極寬厚，見了很疼我們，還叫我們晚間到上房去宿陪夫人閒話。娶了只位夫人，真是前世修來的！」王蘭笑道：「晚間到上房陪夫人，是極好的事，豈不要把小儒攆出來讓你們先問聲小儒可愿意不愿意？」小儒笑道：「放屁！你慣會說瞎話！我平時一個月，就有二十餘天，宿在書房；只怕你日後娶了弟媳，有事攆你都不肯走的，好歹你不過仗著一付涎臉兒。」大家說笑多時，見雙福擺上酒來，他們常聚的，不謙讓，挨次而坐。慧珠終覺放心不下他母親，不知道那些人可去沒有去，央着雙福去探個信兒。小儒道：「我也想到此處，你可速去，訪明白了來回話。」雙福答應着去了。單說二娘，從後面走出來，見桌椅全打損，來人

跳來跳去的罵。二娘忍氣陪笑道：「爺們不要動氣，姑娘今日真不在家，已經打發人接去了，請爺們稍守片刻。如果躲在屋裏，不見人，只又何苦呢？難道打壞多少東西，不肉痛的麼？就見一見爺們，也不把他們吞了下去；爺們是知情達理，可知我只話是不欺人的。」二娘正在分辯，內中一人，身材高大，貌極惡陋，睜着眼道：「放你娘的屁！我親眼見三個人走進去，不是你家孤老是誰？那三個人，衣服華美，人又少年，你巴結他，將這些巧話來搪塞我們！」說著，把二娘一掌。二娘立穩不穩，一踉幾乎跌翻，不覺紅漲了臉道：「只是甚麼話？姑娘既不在家，暫時變也變不出，爺們把東西打壞了，不算數，還要打罵我爺們，也是些正經人，動手動脚的，都不成說話。我又是個老年婦人，難道還與人打降不成？真是沒有見過的事！」冷笑了聲，轉身即走。這人聽了，跳起來搶步上前，把二娘推倒，不分皂白，拳打脚踢。二娘打得在地上亂滾，喚叫地方救命。嚇得衆人勸又不是，幫又不是，多噤住了。來人又奔進慧珠房內，索性打個罄盡出來，指着二娘道：「你只老虔婆！倒會撒潑！停一會，教你看手段！你們只些烏龜家，還了得！」忿忿而去。小婢等人將二娘扶起，椅子上坐了。二娘頓足捶胸，既哭且罵。王氏起先躲在自己房內，此時聽得人去了，方敢出來。見二娘衣裙破損，頭面打傷，臉上紅一塊，白一塊，額角上幾個老大跖，心中著實不忍。攙他進房，用水洗了頭面，整頓衣髮，婉婉的寬解，又勸他吃些飲食。二娘嘆口氣道：「聶奶奶！只盃牢飯，我也懶得吃了！陪盡無數小心，費盡無數唇舌，一日到晚，刻刻提心在口，還要受人糟蹋！我長到四十多歲，只樣真是頭一遭！明日正把牢門關起來，人還能吃我訛頭麼？有紫金子賺，我都不愿了！」又指着外面罵道：「只一起瘟雜種，打了你家老娘，明日要挨千刀，剮萬刀，剮呢！」說了罵，罵了說，好半會方住。回頭問小婢道：「姑娘們呢？人去了，可以出來了？難道我打成只個樣子，他們不知道麼？還要商酌個主見，尋個地方避一避再說。怕只些瘟雜種，要重來的！我吃苦也罷了。他們大風多吹不起，還能經只樣大浪麼？神天保佑，方纔是沒有鬧進去，果真看見他們，還不肯干休呢！」又嘆口氣道：「聶奶奶！不是我說，你家兩位千金，性情實在古怪，接不得的人，不說接得的人，若不與他們合式，想同他說句

話兒好像登天，大姑娘是冷冷的，令人難耐；二姑娘那一張鼻嘴薄唇，說出幾句刻薄話兒，益發令人存身不住。難免暗地裏不得罪人！全仗着我敷衍人，也敷衍不了許多。天下能有幾個像祝少爺那班人，又肯用錢，又順着他們脾氣。我親見他姊妹不高興，無數的釘子，給祝少爺碰祝少爺反笑嘻嘻的，七答八答，逗着他們說。陳少爺王少爺，也是只樣。你想想，只種有錢有勢的貴公子，反來恭維他們，難得不難得？所以把們姊妹脾氣讓壞了！以為世上人，多是只樣的。」王氏點頭道：「二奶奶真說得不錯。就是我家只幾年，也很虧他提拔，實在他的錢用得不少。最難是連戲言都不與說一句，只樣脾氣，我家慧珠纔合式。常想託出人來說，把慧姑給了祝少爺，洛姑給了王少爺，後半世，你我日子也靠得住。他們不是薄情的人。」二娘搖首道：「暫時不得成功，可知道祝王二人，正室還沒有娶；他們讀書明理的人，斷不肯先納妾的。將來我看你家兩個姐兒，都是他們的人，此時却不好提。」只見小婢走來道：「那些人鬧的時候，兩位姑娘出了後門，隨陳少爺回府去了。說過幾日纔回來。」二娘道：「好極了！我正想送他們出去避幾天，在陳少爺府裏，是放心的。」大家正說着，忽見兩個人似公差打扮，一老一少，昂昂的走進來，問道：「可是聶家麼？」王氏應了聲，老年的道：「你可是聶王氏？只位可是宋氏？」二娘見問得蹊蹺，忙起身讓坐道：「二位下問，有何見諭？我正是宋氏，人人皆知，瞞不起的。請問二位上姓？」老年的道：「我叫劉亮，」指着少年道：「他叫周明，敝衙門是上元縣，無事也不能驚動，有件公事在只裏，望一望，就明白了。」在襪筒內摸出一張紙來，遞與宋二娘。王氏識得幾個字，走過來，看道：

特授江寧府上元縣正堂毛，為恃勢行兇，乞正風化事。本月初九日，據文生柴士圖包友禮文童聞南金民人王義等稟稱：「生等向住桃葉渡地方，忽然前歲搬來聶王氏母女三人，本籍蘇州，買民人王義之宅居住，與生等近在四鄰，并聲稱投親來此。居未數月，即延請曲師，教伊二女彈唱，又密結著名女棍宋氏，聯為心腹，勾引遊人，并有當地無恥縉紳子弟，時為往來，以作靠背。生等忝列膠庠，知關風化，即着王義辭房，囑伊另遷。」

而聶王氏等陽奉陰違，廷宥不去。近日更無忌憚，甚至喝雉呼盧，徹夜不已。盜火堪虞，千人一見。生等萬難坐視，時慮禍延。乃約王義同往，婉為啓導，冀彼有所感悔，而能知止。詎料聶王氏等遷怒多事，侈口謾罵，稍與爭辯，即喝令家奴數十名，將生等摔地痛打，反栽無故誣良。嗣為旁觀勸解，始釋。伏思禁城之內，胆敢橫行，其意不過有所倚恃。不知誘引子弟，法無可逃；毆辱斯文，更無可道。若不嚴逐根究，將來之行爲，非生等所敢擬議。云云。爲此，即仰該差飛提聶王氏、宋氏及聶氏兒女，一併到案，訊明重辦，毋得稍有徇庇，致干未便。切切！

年 月 日本縣行

王氏看完，嚇得面如土色，滿身發抖起來。幸虧二娘還有主意，走進房內，好半會，取出兩個梅紅紙包，遞與來差道：「一些須菲敬，請收了，買杯酒吃。俗說道：『千差萬差，來人不差。』至於這件事，是非曲直，自有公論，躲不了的。只求二位頭翁稍停一半日，容我們稍爲料理。况兩個姐兒亦是在案要緊人證，今日被祝大人叫去，也要接回來，一同赴審。最好笑，是原告一個多認不得，就是房主人王義，連魂靈都沒有來一遭，這種無影無形的事，從那裏說起？」兩個差人見二娘很懂事務，說話又明亮，將銀包握一握，約有十兩光景，頗爲歡喜。劉亮把扇子在桌上拍了一下道：「宋奶奶！我看你是個明白人，又會辦事。蒙你的情，看得起我們，有一句話，不得不告訴一聲。可知道這件事，當真是這一起人告你的麼？你說連認都認不得，我也曉得。你認不得，你家暗中得罪個人，這人却不好說，所以化出這些人來出首的。」周明側著頭道：「劉老爺！你不要說罷，緊防說出牽搭來，我是不管的。」劉亮道：「兄弟！宋奶奶是個懂事的，縱有牽搭，我也要說的。賣貨要賣於識者。」二娘叫人擺酒飯請他。劉亮一面喫著飯，說道：「宋奶奶！你道是那個？就是那三山街上的劉御史。昨日面會本官，談明白了，今早約這班人，連名具稟，即刻批出來，點了堂簽。你想，可快不快？宋奶奶！我夥計們有個主見，你們商議著，我們說你家姑姑，未曾提到，可以捺得一時半刻，多却不能。因爲原告的脚力太大，最好你也去尋條路，內裏說聲，那就緩下來了。事過亦要到別處讓讓風頭，這

些話，要曉得是我們報効你的。」二娘聽了，千恩萬謝。又封出幾兩銀子，打發來差去了。二娘跌足道：「那日游湖回來，聽得說得罪了劉御史，我就知道不妙。果然，弄出事來，是自家去尋的晦氣。」只見雙福來問信。二娘一五一十對他說了，并囑慧珠求求諸位少爺，設個法兒。雙福回來，細細對衆人說了一遍。慧珠洛珠聽了，如萬箭攢心，忍著一包眼淚，起身向小儒福了福道：「我姊妹二人，蒙諸君等契合，不以卑賤見棄，今不幸老母遭此橫禍，要求你代母親二娘解脫，我們至死不忘大德。伯青是有父母在堂，不便爲此事出頭，所以不去央他。」說著，哭了起來。意欲彎腰下拜。小儒忙扶住，慨然道：「晚秀柔雲，但請放心。交友原共患難的。你我雖隔以形骸，究竟此心不隔。況這毛縣令是先父的門生，我去說個情兒，想他也不好十分推却。你們切不可傷心，自己保重要緊。此事交在我陳小儒身上就是了。」二珠聞言，感激不盡，謝了又謝。伯青王蘭也作揖道謝。慧珠又催小儒就去，恐仍有變動。小儒吩咐雙福傳話備轎，拜縣裏去。小儒到後面，穿了公服。方夫人也說去的爲是。少頃，伺候已齊。小儒辭別衆人，乘轎直向縣裏。來到了衙前，先去投了帖，他們是通家世交，即刻請見。兩人見禮，彼此問好。毛知縣道：「許久不晤世弟了。」小儒起身道：「屢欲趨階請安，無如俗事繁多，不能如願。小弟今日之行，因有事懇求世兄，未免冒昧。」遂將聶家如何受屈之處，從頭細說。又說到：「二珠已爲祝王二人賞識，不久即備位小星，尙祈破格體恤，以全祝王二人面目。他們屬在治下，不便來謁，轉委小弟緩頰。」說畢，又深深打了一躬。毛知縣哈哈大笑，手捋長髯道：「世弟過於鍾情了！苦論祝頌三的公子，與王茂才，愚兄也素仰其才。既然聶家姊妹，做了他的側室，世弟又來討情，我斷不能難爲他。今早劉仁香太史來囑託我，切實究治，并暗暗傷著諸位。此時說穿了，只好含糊了事。但是這聶家世弟，須知會他，往別處去走走；不然，劉太史未必就肯干休。那時鬧到別處去，我就不能庇護了。而且也不好看像。」小儒道：「蒙世兄格外施恩，小弟也知感激。若說暫避，不用世兄費心，小弟却理會得，何能使世兄作難？」又說了一回閒話，起身告辭。毛知縣直送到暖閣外始回。小儒到了自己府內，先將知縣准情開脫的話，告訴他們。二珠聽了，

轉悲爲喜，感謝不已。伯青王蘭，也十分歡喜。小儒換了便服，重新入座，大家方纔暢飲。只見雙福進來道：「聶奶奶同宋二娘在外求見。」小儒說：「叫他裏面來。」不多一會，雙福領了他們，到亭子上。二人搶步上前，叩謝了衆人。小儒叫他們坐了道：「你們的事，已經吹散了，可以放心罷。」二娘道：「若不是諸位少爺大力，我們是沖定了家將，纔差人來取了一張改過切結去，并限三日內，搬回原籍。我想南京城裏，是無人不知的，就是官府不押逐，我們也難住了。已與聶奶奶議定，暫回蘇州，不到一年半載，仍是要來的。劉蘊這雜種，進了京，就沒有對頭了。我們一則過來叩謝，二則還求少爺格外成全我們，城裏尙有點首尾，非八九個日子，不能清楚，意欲暫在少爺府裏，小住幾天，料理各事。外面是萬不能住的。再有點風波，就牽搭了總之蒙少老爺天高地厚之恩，碎身難報，惟有禱告少老爺連中三元，位極人臣。」小儒道：「這事不難。你們今日收拾收拾，就搬到我府裏來。況你家姑娘，也不放心你在外面住呢！」二娘起身，重道了謝，又往後堂見了方夫人。二珠見其事已結，喜出望外，心中萬分感激小儒。又聞得要回蘇州，又樂去悲來，難得遇著伯青一個知己，想此番一別，地北天南，不知日後可能相聚，不由得撲簌簌掉下淚來。洛珠也是一樣心事。王蘭背著臉，長吁短歎。伯青起初也難過，落後一想，反釋然道：「俗云：『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自古有離有合。况他們回蘇州，亦是正理。離此不過數日程途，音問可以常通。他日仍聚在一處，也未可定。縱然日夜悲思，試問可能將他們留下？若再悽悽惶惶的，他們分外悲苦。晚秀又是個鍾情的人，倒反要生出別的事來。」想定主意，扯了慧珠，坐在亭外石欄上，委委婉婉的開導他。慧珠聽了，點頭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不過叫我打開心腸，將你我情節看淡了，日後都要相會的。躑躅了自己身子，你倒不放心。」伯青道：「聞卿之言，愁思頓解，不負你我兩心相印一番。」那邊洛珠王蘭，也聚在一處私語。顰眉淚眼，難捨難分。小儒道：「我已備了一席，爲晚秀柔雲餞行，大家須盡興痛飲。此一別，至速也要一年半載。」見雙福進來，將四壁紗燈點齊，擺上酒肴。一主四賓，序齒入座，烹治十分精潔。無如衆人各有心事，難於下咽。小儒道：「既得春回，又將夏至，適逢晚秀柔雲回里，

我們大衆，意在聯句一詩，曰送春詞，要暗合臨歧贈別之意，諸君以爲如何？」伯青王蘭道：「弟等亦有此意。卽從小儒兄起。」小儒也不推遜，叫人取過筆硯，先寫送春詞三字，復寫起句，與衆人看道：

春來春去倍傷神，

伯青贊道：「一起便合悽然遠別之意，兼之恰如題分。」便接寫道：

記得尋春又送春，滿院落紅飛似雨，

王蘭道：「接句更覺出色。」遂續著寫道：

一隄嫩綠軟成茵，最憐南浦將行客，

慧珠眼圈兒一紅道：「說到我們本意了。」接寫道：

不解東風慣蕩塵，鶯燕有心仍戀舊，

洛珠接口道：

煙雲過眼總無因，鐘聲遠寺催將斷，

慧珠聽了，落下淚來。小儒道：「柔雲音調，何其悲也！」遂續道：

鳥語空庭聽未真，應候惟知有桃李，

伯青道：「用一頓句作開合，音韻更響。」接道：

耐寒終不及松筠，樓頭少婦愁凭檻，

王蘭道：「接句可爲晚秀，柔雲作一影子，下一句又歸到本題了。」續道：

洞口漁郎漫問津，金粉當年思故蹟，

慧珠道：

林泉小隱許存身。無多別淚休輕洒，

伯青點點頭道：

「盡離情懶欲申；

小儒道：「再續兩韻，也好結了。」忙接道：

怕見峯巒橫北郭，

王蘭接着寫道：

任他蜂蝶鬧西鄰。

伯青道：「寫到本題而住最妙。」接寫道：

飄零柳絮紛紛去，

慧珠道：

冷淡梨花處處新；寄語韶華須暫駐，

洛珠道：「尾句我結了罷。」

天涯猶有未歸人！

小儒拍桌大贊道：「柔雲此句，情神并到，不脫不粘，令人讀之，黯然魂消拜服拜服！」慧珠將此句念了幾遍，更

覺傷心道：「從此天涯歸人無幾！」小儒用紙膽清，註了各人名字在下，從頭念了一遍道：「十二韻，一氣呵成，若

出自一人之口，聯句得此，真不易也！」衆人也傳看了一會。外面已交三鼓，撤席散坐。又談了半會，伯青王蘭作辭

回家。從此每日清晨即來，半夜方回。二珠有時進去陪方夫人談談，方夫人大爲憐愛。他們一連半月有餘，二娘將

外面各事理清，在馬頭上雇定了船，擇於明日起程。當晚小儒又備席與他們送行，說明了暢飲一夜，明早好送他

姊妹登舟。王蘭同洛珠，絮絮叨叨，說個不了。時哭時嘆，連酒都不吃。伯青與慧珠，坐在席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默無言，相對飲泣。小儒也覺難處，想出些話來，寬慰他們。慧珠向伯青道：「我們這一別，未卜何日，方能聚首？只怕你要再見我時，我多分要愁死了！」說着又哭。勉強又說道：「我有句話，屢欲同你說，又恐你不愿意，今日却不得不說了。老太爺老太太，只生了你一個，滿指望你揚名顯親，替父母爭光。無如你却不以功名爲念。老太太又疼愛你，不好一定強著你爲人子者，當體貼父母懷抱，纔是你具此奇才，何愁不步青雲？我勸你從此把那在外面疎財任俠性情，改一改，靜靜的用起功夫來，秋天鄉試，倘然中得一名舉人，老太爺老太太固屬歡喜；我的在蘇州，也歡喜；免得人議論你貪着花柳，悟了功名，那聲名是不好當的！你果真同我好，可我只一句話兒……」伯青聽了，淚如雨落，哽咽了半會道：「晚秀！金石之言，已銘肺腑。我非不知父母望子心切，以爲功名二字，三十而外，得之不晚。深恐此身爲微名羈絆，負了少年。今日既此說法，但放寬心，我準備秋風一戰，却有以慰我晚卿也！」小儒道：「晚秀此話，說得正大，全沒有兒女情態，不枉你們兩情相許，真要愧煞我輩鬚眉了！」那邊洛珠也勸王蘭秋天下場，不可耽誤功名。王蘭亦諾諾應許。兩邊又說了許多悲切的話，不覺天明。二娘早已起身，同着王氏收拾齊備，進來叩謝衆人。二娘道：「明年春初，可以到南京來，諸位少爺沒事，可請到蘇州逛逛去。不然，也要時常通個信息，不要忘懷了兩個姐兒。諸位少爺，想也不忍心的！」又引得二珠哭了起來。好容易被小儒勸住。二娘又同着二珠，到後堂叩辭夫人。方夫人反覺戀戀難捨，贈了他姊妹許多東西，又囑付：「早去早回，停一兩個月，就可來的。况只件事，有我家老爺住在南京，都可庇護着的。」二珠答應，辭了出來。外面輿馬業已齊備。慧珠洛珠，見勢不可留，先向小儒作謝，叮囑他沒事勸勸伯青王蘭，不要想念他們，當以功名爲念。小儒見此光景，也自傷心，惟有點頭而已。二珠轉身與祝王二人作辭，各人扯住了手，面面相覷，不發一言。好半會，一齊放聲痛哭。王氏二娘在旁，也眼淚鼻涕，鬧個不清。見天色不早，上前勸住他們，催促動身。二珠沒奈何，隨着出來。衆人相送，可憐二珠一步一回頭，恨不得由

亭子上走到大門外，有十里路長纜遂意。到了門外，二娘攙他們進轎。二娘等人各上了小轎，大家說聲珍重，如飛的去了。伯青王蘭立在門前，望不見他們一起轎子，尙呆呆的不動。小儒扯了他們進來，再四勸慰了半日，各自回家。伯青回到府內，不言不笑，好似癡的一般。又怕人知道，背地裏出了無數眼淚。王蘭在家亦然。倒是小儒閒日到兩家來走走，又將二珠臨行勸他們立志功名的話，說了幾回。二人無奈，除却與小儒盤桓，逐日用起功來。祝公夫婦大爲歡喜，難得兒子回心轉意，巴幹功名。一日，伯青正在書房納悶，見連兒進來道：「老爺請少爺後堂說話。京裏舅太爺有信來了。」不知信中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報前仇風波起邗水 賦佳句月夜宴平山

却說祝伯青連日悶坐書房，一心想着慧珠，如今該到蘇州了。不知可平安否？他也該寄封信來。只見連兒來說：「京中舅父來信，父親在後堂等着說話。」忙起身到了後面，見祝公拿著一封書信在那裏看。旁坐一少年，約有二十餘歲，翩翩鸞鳳，骨秀神清，覺眉目間一團威猛氣象，觀之令人可親可畏。身上衣履却不甚華美。心中暗暗稱異，不識何人。少年見了伯青，立起身來，彼此招呼。祝公道：「你舅父有信在此，你去看了。」伯青雙手接過，從頭細看，方知舅父升了協辦大學士，賜上書房行走。秋間舅娘帶着表弟漢槎回里鄉試，兼掃祖墓。又知這少年姓雲名從龍，字在田，河南固始縣人，是個不第秀才。去歲納監入都，秋風又罷。要論這雲從龍文武全才，爲人極有肝胆，敢作敢爲，因屢蹶文場，名心已淡。家世亦貧，孑然獨立，流落京師，賣文餬口。這日江公朝回，在轎子內看見從龍一表非凡，大爲賞識，將他請進府中盤桓了幾日，知他是個飽學，更加契重。恰恰從龍欲往金陵投親，江公修了封書，寄與他妹丈，囑他善視從龍。其人雖暫困風塵，將來必成大器。祝公見從龍人材出衆，亦爲歡喜道：「雲兄的令親，可曾探望過麼？」從龍欠身道：「晚生連年顛沛，所行輒阻，昨日抵岸，卽訪問舍親居址，已知前半月挈眷赴任去了。」

蒙江老大人盛意，囑付此行，倘不得意，命來謁見老大人，定蒙矜顧。」祝公點點頭。見伯青看完了信，道：「只位對在田兄，因投親不遇，你舅父囑我照應，毋使失所，可命祝安將雲少爺行李鋪設外書房內，無事你們互相砥礪砥礪。」又向從龍道：「暫屈寒舍，小住幾日，我自處置，恐有簡裝之處，尚祈包涵！」從龍起身道：「晚生恥困窮途，得老大人青顧，實出萬幸！老大人就是我雲從龍再生父母了。」轉身與伯青見禮。伯青將從龍邀至書房，先取出自己衣服，與他更換，便顯得瀟灑出塵。彼此說了多少仰慕的話。祝公又送出一席酒，與從龍洗塵。只見祝安取了行李來，在伯青榻旁設一小榻。兩人談談說說，終日講究些考據學問，分外投機，倒把想念慧珠的心腸，解去大半。一日，祝公見祝安拿着帖子來回說，新任鹽運司李大來拜。這位李運司，名文俊，江西人，是部選出來的。祝公是他會試的房師，今日赴省，見過鹽臺，特來謁見老師。祝公換了衣冠，出廳相見，問在京諸人的光景。李文俊一一答了，又請出世弟來見禮。祝公想起從龍道：「年兄甫經到任，幕中必乏人數，有敝友雲在田兄，人極明幹，極能辦事，的，現住在我這裏，託我謀個館地。我想在年兄那裏，倒還合式。」李文俊在京，亦聞雲從龍之名，又聽得江炳請過此人，是當今奇士，忙答道：「門生在京，即知其人，今蒙老師賞荐，好極了！但是門生還要到蘇州去謁撫憲，俟回揚州時，再打發人到老師處來請他罷。」祝公點頭稱是。請出從龍與文俊相見，留他吃了上頓飯，方去。少頃，李文俊送關書來，祝公吩咐祝安代從龍添補衣履等物，從龍心中着實感激，專候文俊信至。伯青又邀了小儒王蘭過來，彼此一見，互相傾倒。大眾陪着從龍到各處名勝地方遊玩，路過桃葉渡，見聶家舊宅已在目前。伯青坐在馬上，嘆口氣道：「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說着眼圈兒紅了。王蘭小儒各各嘆息，惟有從龍不解，細問他們，方才明白。也嘆息了數聲。伯青忽然想起慧珠，屢說他同學時有個蔣小鳳住在揚州，也是色藝兼全，難得從龍到揚州去，何妨託言送他進館，好去妨這蔣小鳳，是何如人物。想定主意，對王蘭說了。王蘭也欣然同往。伯青回家稟明父母，祝公夫婦，見他時常不樂，恐他生出病來，借此叫伯青到他世兄任上散散心，只囑咐早些回來，休誤了鄉試。伯青歡喜。

無事惟與從龍講究些詩文，不覺過了一月有餘。這日，已是六月初旬，見祝安送進一封信來，是李文俊請從龍到館的。祝公治酒與從龍餞行，從龍說了多少感激的話，彼此謙遜一番。明早，祝安在城外封了一號大船。從龍與祝公作辭，伯青帶著連兒又去約了王蘭，一齊下船開行。走了一日半，早抵揚州鈔關門碼頭。伯青恐住在文俊衙門內，不便出入，又因王蘭同來，先着連兒在城裏僻靜地方，覓定客寓。連兒去了多時，已看定柳巷內連陸客居。三人上岸，到了寓內，却也十分寬大。包定後面五間房子。店東聞得姓雲的是新運司裏的師老爺，又知伯青王蘭是兩個貴公子，格外巴結，親自進來張羅了一回。晚間又送了一席酒。次日，從龍同伯青更換衣冠，坐了轎，來拜運司，投了帖。文俊連忙請見，問了祝公好，又彼此問好。文俊道：「世弟既至揚州，因何不到衙門裏來住，難道愚兄供應不起麼？」世弟未免見外了。」伯青欠身道：「小弟若一人到此，理宜朝夕侍教，無如有敝友同來，諸多未便，尚望世兄原諒。」文俊見他執意，也就罷了。又談了半會，伯青告辭回寓。來日，文俊答拜。伯青又請了幾天酒，將雲從龍派在賬房內，運司往來書札，每年送修金二百四十兩。從龍本意只求棲身，今見李文俊如此優待，沒有不願意的。而且賓東又極相得。單說伯青一連數日，皆被文俊請去，至晚方回。這日早起無事，與王蘭吃了飯，喚過連兒道：「你去問聲店主人，可知有個蔣小鳳家住在哪裏？」王蘭笑道：「想我們到揚州來，專爲只件事的，我疑惑你忘却了。」伯青道：「怎麼會忘却，無奈被李世兄纏住了，誰耐煩天天去吃他的酒。」少頃連兒來道：「蔣小鳳就住在前面一條官巷，黑漆大門內，離此不遠。」伯青王蘭換了幾件衣服，帶着連兒來尋小鳳。到了巷口，見迎面一座大門，連兒去問了聲，果是蔣家。二人緩步走進門內，早有伺候的人，引至明間內坐下，獻上茶來。只聽得一陣笑聲刮耳，走出四五个相公來，多是粉白黛綠，妍媸不一。見祝王二人衣服華美，人物軒昂，爭着問姓問名。伯青王蘭一一答了。內中有個未曾梳頭的相公，約十四五歲，倒也生得秀媚，名叫四喜，取了支水烟袋走過來，敬伯青的烟。伯青勉強吸了幾筒，又去敬了王蘭，將烟袋放下，一轉身坐在伯青身旁，伸手接過執扇來看。伯青道：「你家小鳳可在家麼？」

「四喜睜了一眼道：『你與小鳳姐姐相好麼？』」伯青笑道：『我慕名來奉訪的，面尚未見，怎說到相好二字？』四喜扭着頭說：『我不信。』又在伯青大襟上解下表來看。旁邊一個相公名叫文燕，生得兩道彎彎的修眉，一對盈盈的水眼，肌膚倒也白皙。走過來擰了四喜一下道：『小孩子討厭，不要把人東西弄損了。』說著，將表奪過，代伯青仍扣在大襟上。四喜冷笑了聲，走了開去。伯青抬眼見他容貌倒也罷了，穿件白羅小褂，內裏透出鮮紅兜肚。胸前兩乳高高的凸了出來，裙下金蓮約有五寸以外。伯青不禁笑了一聲。文燕格外得意，抿着嘴嘻嘻的正要同伯青說話。只見裏廂走出個侍兒，風致嫣然道：『請二位少爺後面鳳相公房裏坐罷。』二人趁勢起身，衆妓掃興各散。伯青等隨着那侍兒走過穿堂，見是大大三間上首房門上挂了一條月白色帘門，兩邊高高挂起。房中圖書四壁，頗爲幽雅。小鳳早已迎至門首，讓二人入內坐下。伯青見小鳳穿了件藕色宮衫外褂，內襯白紵羅衫，下繫玉色羅裙，露出淡紅縑絲寬鑲底衣，一對蓮鈎，宛如新月。真是花貌如仙，玉容似雪。腮邊兩個微渦，不言自笑。伯青暗贊道：『不愧與二珠齊名，可謂瑜亮並生了。』乃道：『尙未請教香篆。』小鳳道：『賤字芳君。』也問了二人姓字鄉貫，笑盈盈道：『聶家兩位姐姐，想是認識的？』王蘭道：『同居一城，如何不認識？他家現在因出了件事，回蘇州去了。』小鳳道：『我也接着信的。常見他們來字提及二位，是當世的才子，不要問了你鍾情之處，我也諒知一二。』說着，又格格的笑了。伯青聽了，反不好意思起來，笑道：『聶家姊妹，常去過訪談談是有的，我倒不明白何以爲情，何以爲鍾情？』小鳳道：『情之一字，你我心印而已。一人有一人之情，非身處其境者不知。你今日問我，何以爲情，你却是你，我原非他，我亦難於譬喻。』王蘭拍手道：『芳君能領略到情妙之地，也算得個情中之魁首了。』三人正在說笑，只見那侍兒進來道：『外面有位劉老爺說是南京下來的，要見見姑娘。』小鳳道：『甚麼劉老爺？誰耐煩見人，你去回掉了他就是了。』侍兒道：『外邊早經回過，姑娘不在家，他定見不肯走，坐在那裏發話。』王蘭道：『芳君不可爲我們惱了人，你若不去見他，料想是不肯走的。』小鳳沒奈何道：『玉梅，你好好伺候着二位少爺，我』

還有話問他們呢。」說罷，飄然而去。王蘭細看玉梅，頗爲可人。問道：「你今年十幾歲了？」玉梅道：「十六歲。」王蘭道：「你可識得字麼？」玉梅道：「姑娘問教着爲我認字，無如我的記性不好，時常忘記了，倒反惹姑娘訓責。」王蘭又道：「你家姑娘平日與甚爲人來往？」玉梅道：「來往的不過詞客騷人，一班名士，若是執袴子弟，任他揮金如土，他正眼也不覷。」青伯點頭道：「果然名下無虛，頗有聶氏姊妹風味。有名的四個人，我已見着三個了。可惜趙小憐遠在蘇州，不能一見，遙想慧珠姊妹是日日相聚的。」玉梅道：「我聽得姑娘說趙姑娘春天來信，說六月中旬，要到揚州來呢。」伯青喜道：「小憐若來，可得聶家實在消息了。」說着，忽聞窗外一陣脚步声響，聽來人高高的聲音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伯青者香二位兄台，躲着不見我，幹甚麼呢？」說着，跨步進房，却見是劉蘊與田文海兩個人。小鳳也隨了進來。祝王二人無奈，起身讓坐道：「幸會！幸會！仁香兄何以也到揚州來？」劉蘊哈哈大笑道：「此言太欺人了！只種好地方，二兄來得，小弟倒來不得。我來了好幾天，早已知道二兄在此。李都轉與小弟會試同年，日前省中忽忽一晤，今日特地來答拜他。言及二兄亦在此地，今早至貴寓奉訪，說是出來了，我料定必在此地，恰恰被我尋着了。」回頭對玉梅道：「你去知照，備席酒來，我的東道。請祝王二位少老爺的。」伯青王蘭一齊站起來道：「弟等尙有點小事，不能奉陪，明日再聚罷。」劉蘊忙用手攔住道：「沒有的話，小弟不來，二兄不走，我來了，你們反要走，不是惡嫌小弟麼？縱有天大的事，那不能走的。」田文海也帶着挽留。祝王二人，不得脫身，勉強坐下。想定主見，坐一坐就走。少停，擺上酒來。劉蘊叫換了圍桌，讓伯青王蘭上坐，小鳳旁坐。劉蘊又叫了四喜文燕進來。四喜坐在劉蘊身旁，文燕坐在田文海肩下。小鳳起身敬了酒，大家談談說說。伯青又欲告辭，劉蘊作色道：「伯青兄！難道小弟不配同兄等吃酒麼？好歹都要終了席，他日再不奉屈就是了。」伯青見他動氣，不好再推託，忙道：「既是仁香兄高興，小弟不走了。」劉蘊始回噴作喜道：「好呀！我們自家兄弟，已後要通脫些纔好，不要學那拘拘泥泥的。」大衆又吃了一巡酒。劉蘊與四喜絮絮叨叨，鬧個不清。祝王二人低頭悶坐。小鳳也不願意，

掉轉身來同伯青說話。王蘭把椅子挪了挪，坐攏來聚在一處談心。劉蘊也不顧他們，握著四喜手道：「你給我做個乾女兒罷。我明日裁兩套衣料打兩樣首飾給你，算個見面禮。」四喜聽了，一頭滾在劉蘊懷裏笑嘻嘻道：「乾爺你不要哄我。」劉蘊捧著他的臉道：「乖乖！你見我騙過誰的？」又斟了鍾酒，與四喜一遞一口吃。那邊田文海把文燕摟在懷內道：「他們多認了相好，我同你也結個交情罷。」文燕暗著文海道：「我是不配。」一眼看見文海無名指上一個金戒指，取下來道：「送我罷，就算交情禮了。」在自己指頭上套了，與文海看道：「剛剛合手，比打了給我的還巧。」文海心內著實肉疼，也沒有法，只得笑道：「我送你只點東西，算個甚麼？」說著一手伸到文燕胸前摸他的兩乳，却十分飽滿。又低下頭來嗅文燕的臉，文燕用手勾住文海頸項，把嘴靠到他唇邊，對面啞嘴啞舌的頑耍。文海此時身子早經酥了半邊。玉梅站在旁邊看不下去，忿忿的走了出去。伯青見日已將暮，低低向王蘭道：「我們走罷！」二人正欲起身，只見玉梅又進來道：「外面有位姓雲的，說來找祝少爺的。」伯青知是從龍，忙道：「請雲老爺裏面來罷。」玉梅答應去了。少頃，果見從龍進來，衆人讓坐。從龍又與劉蘊通了姓字。玉梅添了副杯筯，在伯青對面，又將四圍壁燈點齊。從龍道：「我到寓裏找你閒話，說你同者香到只裏來了。因想離寓甚近，不如走過來看你。」伯青道：「原想坐坐就回去的，因劉仁香兄留弟小飲，就攔住了。」小鳳見從龍人品風流，語言爽朗，心內贊嘆不已。起身與從龍把盞。從龍亦愛小鳳秀曼，兩地暗中已成心許。劉蘊又叫玉梅開了燈，與田文海對面睡下，吸煙去了。四喜文燕也擠在榻前說笑。席上只有他們四個人，倒覺清靜。小鳳在壁上取下支玉簫，品了一曲，伯青等人擊節稱賞。忽聞外廂一片喧嚷之聲，似有無數的人，打了進來。嚇得伯青王蘭站了起來。小鳳連忙躲入內間。劉蘊文海也跟著他進去。從龍却端坐不動。只見房外走入四五個彪軀大漢，頭上高高的盤著髮辮，上身赤膊，一個個薄底快鞋，青布裹腿，貌甚兇惡。進了房，喊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只是甚麼地方，三個兩個公然聚飲。兄弟們打他一頓，送到縣裏去。」說著爲首的搶步來抓伯青王蘭。伯青幾乎嚇得哭出聲來。身子一偏，意在要

走，早被那人把袖子抓住，舉起拳頭要打下來。從龍徐徐立起，上前擋住來人的手道：「你們只班人，是甚麼意見，難道吃酒是犯法的麼？就是犯法，也要說個明白，怎好動起武來？」那人睜著眼喝道：「放你的屁，還講不犯法，白日挾妓飲酒，你可知道不知道？」捨了伯青，就來抓從龍。從龍不覺大怒道：「你們只些該死的光棍，清平世界，敢於行兇，叫你只些狗頭認認我的手段。」說著，左手接住來人膀臂，右手在來人脅下一送，那人直跌到窗前。衆人大喊道：「反了！反了！甚麼狗肉的敢打起我們大哥來！」一擁爭先來打從龍。他却心慌不忙，來一個跌一個，一口氣打翻七八個，其餘多在門外假張聲勢的亂喊，一個不敢進房。伯青王蘭從未見過這種光景，不住的抖。從龍將爲首大漢夾胸一把擒起，用兩個指頭在他肩窩上一戳，那人沒命的亂叫起來。房外衆人見從龍如此神勇，早軟了一半，齊說道：「有理說理，不可動手！」從龍哈哈大笑道：「早知有理說理，也不吃這一頓打了。」指著那人喝道：「我們與你毫無嫌隙，是誰囑託你們來的，好好的直講，饒你狗命，不然打一頓，還要送官究治。」那人哀告道：「老爺息怒，放下小的好直說，實在胸前疼的受不得了。」從龍笑道：「諒你也走不脫。」手一鬆，把那人丟下道：「快點講！」那人道：「老爺們初到此地，又是衙門內的人，而且有無仇隙，我們何苦尋這是非？只因有位劉御史，說與祝王二位老爺有仇，叫我們來糟蹋他們的，給我等三十兩銀子，說鬧出禍來，有他抵擋，老爺若不信，就是與老爺同席的那個人約定這時候先後進門的，總是小的該死，不合聽信他的話，只求老爺高手饒了我們罷。」說著，叩頭不已。從龍聽了勃然大怒，一脚跨進內間，指着劉蘊大罵道：「我與你初會，你叫人尋我事，不怕你三頭六臂，你訪問姓雲的可是好惹的人？」劉蘊在裏面聽得衆人說出實話，早急得要死。又見從龍惡狠狠的進來，他已知道從龍的手段，嚇得面上失色。支吾道：「這這是那裏說說起，我與仁兄初交，何能如此？不不不可相信這班小人的話。」田文海躺在榻上，動也不敢動。小鳳恐從龍打了劉蘊，牽累自家，忙上前解勸。伯青王蘭亦怕從龍鬧出大事，同進來攔住。那些人早已一溜烟跑掉了。從龍難屈衆人情面，恨恨的道：「劉蘊你小心些！下次若犯在我手內，」

定然打死你替萬人除害。」劉蘊羞愧滿面，忍著氣帶了田文海急急的走出，也不回寓，叫家人收拾行李，雇隻船，連夜回南京去了。這裏蔣家的人進來將殘肴收過，衆人重新入座。王蘭道：「不意劉蘊這畜生，猶記前恨，暗地叫人尋事，我們若非在田兄在座，我與伯青是吃定虧的了。」又把在南京的事對衆人講了一遍。從龍恨道：「早知如此，便宜他了。打他個半死，警戒他下次。」小鳳笑道：「你打了他，他要尋我家淘氣的。」從龍道：「有我在，怕他做甚麼？連這班光棍，以後都不敢到你家來了。」伯青早命連兒開發了一切，蔣家的人上來謝道：「姓劉的跑了，怎好領少爺的賞。」伯青道：「他雖溜走了，是因我鬧起來的，難道叫你家吃虧麼？」小鳳又叮囑他三人無事常來走走。伯青等起身回寓。從龍又在伯青寓內坐了一會，方回衙門。自是伯青閒日，一到蔣家，必先約了從龍同行。小鳳早與從龍結爲相識，亦是文字因緣，毫無苟且。那班光棍，聞得姓雲的時常與他家往來，連影兒也不敢上蔣家的門。這日，伯青正約了從龍來閑話，見玉梅外面進來，與衆人問了好。伯青叫他坐下道：「這樣烈日，熱地上走了來，不怕受暑麼？」玉梅道：「蘇州趙姑娘今早到了，聶家兩位姑娘還有信託他帶來，所以姑娘叫我親自來請少爺的。」伯青聽了，喜動顏色道：「你先回去，我片刻即來。」又叫連兒擠了碗瓜水給他喫畢，玉梅方起身去了。伯青等三人更換長衣，向蔣家而來。到了門前，早有伺候的人入內通報。伯青等走過穿堂，只見小鳳同了小憐迎至庭前，衆人見小憐年齒甚稚，生得冰肌玉骨，望之若仙，不禁贊好。小鳳道：「這就是趙家愛卿妹妹。」小憐進前拜見。小鳳將各人姓字對小憐說了，邀入房內。伯青問小憐幾時起程，小憐一一答過，微笑道：「晚秀姐姐命致意祝家姐夫。」伯青臉一紅道：「沒有的話，愛卿不要聽旁人亂說。」小鳳道：「難道你柔雲姐姐就不該問聲王家姐夫麼？不怕人家多心？」王蘭笑道：「豈有此理！你亂打趣人，倒是愛卿問聲雲家姐夫是正理。」小鳳瞅了王蘭一眼，衆人一笑而已。小憐在身旁取出慧珠的信，遞與伯青。伯青雙手接過，見了來信，早覺悽然，急忙拆開。王蘭從龍也圍了攏來同看，上面寫著在蘇州的光景，目下杜門謝客，筆墨自娛，大約今冬明春仍要到南京來。又勉勵伯

青用功，不可誤了秋闈。又附謝陳小儒日前之事，內有洛珠致王蘭的一封信，也不過是在蘇平安與勉勵的話。慧珠信後附了七律一首。伯青念道：

記得秦淮燕聚時，滿湖風月酒盈卮。人從別後書難寄，夢裏歸來路轉遲。弔影自憐千里隔，論情只許兩心知。秋風惟盼瓊枝折，先慰閨中兒女癡。

伯青念完，不禁涔涔淚下，把手中的信濕透了一半。王蘭從龍各各歎息。小鳳小憐也覺傷心，大眾靜坐，默默無言。好半會兒，伯青拭淚長歎道：「此時我心內如萬刃攢刺，也不知從那一處想起，惟有準備秋風一戰，倘能如愿，以慰我晚秀罷。」從龍點首道：「此言不錯，就是者香亦不要負了柔雲的仰望。」伯青又細問慧珠近日光景。小憐道：「他家到了蘇州，在閶門外尋了一所房子住下，因在本鄉本地，不便走動，他們不便常到我家來，無事，找了我去談談。連日他們的著作，着實不少呢。」見玉梅送進些瓜藕等物，與眾人解暑，眾人又閒話了一回。從龍道：「後日是六月十九，觀音誕日，城外士女如雲，遊船甚衆，我們也出城去逛逛。愛卿初到此地，也好見識各處景致。」眾人稱是。伯青見日已平西，起身回寓，大眾亦散。十九日清晨，從龍到連陞寓來邀伯青王蘭，又命人雇定遊船，泊在小鳳家屋後。三人到了蔣家，見小鳳小憐早已收拾完備，開了後門，眾人下船，搖向水關而來。出了關口，只覺笙歌刮耳，蘭麝薰心。各船中男女雜坐，笑語喧闐，又見兩岸遊人車馬，絡繹不絕。從龍命船戶緩緩的向平山堂開行，小鳳倚在窗前四處眺望，見樹木參差，園亭錯雜，有整齊如新的，也有雕敗不堪的，一路賞玩，船已到了虹橋。忽覺陣陣荷風，令人神爽。小鳳要到黃園去看荷花，眾人舍舟登岸，進了園門，走過春波橋，上了朝南廳，見一片白荷花，開得高高下下，十分有趣，真如凌波仙子，縞袂臨風。當中一座牌樓，上書「香海慈雲」四個大字。眾人遊賞了好半會，重又下船。經過了桃花庵，小金山尺五樓等處，已至平山泊了船。衆人上岸，早有當家和尚迎接入內，陪着各處遊玩。又汲了第五泉水烹茶，邀請伯青等在平遠樓下吃點心。時日已正午，伯青叫連兒開發香儀，與和尚作別下船。

開到一株大柳樹下泊定，擺上酒來。衆人脫了大衣，入席歡呼暢飲。見大路上男女，各持香帛往觀音山進香。有些老年婦人，手捻數珠，一路上念著佛。還有多少鄉村少婦，打扮得紅紅綠綠，也雜在人衆中行走。最可笑是一雙扁魚大脚，故意走得扭扭捏捏，見有人望着他，却又裝出無數醜態。後面又隨了一起乞丐，向進香的叫化，十分熱鬧。小憐道：「揚州繁華甲於天下，我見皆是人造而成，那裏及得山水名勝之區，怡情樂性。當年小杜的詩，有兩句道：『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又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李青蓮亦云：『烟花三月下揚州。』讀到這數句詩，觀普天之下當爲揚州首屈一指，今日始信古人著作，亦僅言其繁華而已，餘無他長。近人有句云：『我每青山也厭揚州俗，多少峯巒不過江。』誠確論也。」王蘭點首道：「極是，可知愛卿胸中獨具隻見。」從龍道：「我們這啞酒也吃得無味，猜枚行令又無甚意思，何妨大家以卽景作詩一首，懷詠廣陵舊蹟，以誌今日之樂。」伯青等稱善，命連兒設了筆硯。伯青在紙上寫了廣陵雜詠四字道：「最妙不拘體格，聽其各便，若拘一定的法則，反不能各擅所長了。」於是衆人散坐，都吟哦起來。小憐搖著執扇，伏在篷窗前，望岸上景緻，一面揣摩腹稿，停了半會，回身至桌上取筆寫成，送與衆人。伯青接過來看，是七絕二首，念道：

繞岸波光影動搖，遊人多在木蘭橈。試看廿四橋頭柳，猶是當年舊舞腰。

處處笙歌處處樓，繁華今古說揚州。遙憐小杜魂銷日，十里珠簾盡上鉤。

衆人大贊道：「此二絕俯唱遙吟，真可壓卷。」小鳳見小憐先繳了卷，連忙也寫了出來。從龍接過看，是五律一首，念道：

綠楊城郭在，今古感興亡。草木荒隋苑，園林倚蜀岡。芳春開月觀，細雨暗雷塘。獨上梅花嶺，忠魂弔夕陽。

從龍大贊道：「感慨沈着，真捷作也。」王蘭也坐在旁邊，注目凝想，見他兩人已成，自己亦寫了出來，却是七古一章，衆人看道：

東風指點揚州路，猶是當年繁華處，宮殿欹斜銷晚烟，亭臺冷落迷朝霧。五陵子弟富且豪，鶴背腰纏十萬助。可知人力勝天工，名園一旦春如故。珠簾處處隱青樓，妝成二八花應妬。爭把黃金作纏頭，那管朝朝與暮暮。一曲歌聲遏白雲，千條絳蠟開紅樹。可憐美景難久留，韶光不肯爲人住。舊時王謝今蓬蒿，紛紛興敗如飛絮。不計滄桑幾變更，但見春來與秋去。

伯青拍案叫好道：「者香此作，慷慨悲歌，有回首當年之嘆。佩服！佩服！」又見從龍也寫就了是七律一首。衆人看道：

猶傳佳話說隋家，畫舫笙歌到處誇。螢苑無人空腐草，虹橋有柳慣棲鴉。南朝古寺烟中盡，北固青山郭外遮。回首綠楊隄上望，至今遺恨玉鉤斜。

伯青痛贊道：「一唱三嘆，音悲韻遠！小弟能不倒地百拜；而況諸君珠玉在前，瓦缶敢鳴其後？只好想個巧避的法子，填詞一首，姑備一格罷。」提筆書成，送與衆人。看是一闕采桑子。小鳳接過念道：

珠簾十里春如海，人豔花嬌，聲囀鶯嬌。一曲當筵譜六么。阿儂家住荷香裏，水繞紅橋，路隔藍橋。不許東風背地瞧。

王蘭贊道：「伯青只詞調，情致纏綿，並爲芳君愛卿寫照，一意兩合，定推此作爲巨擘，我當賀一大杯。」說着，舉杯一飲而盡。衆人亦隨聲贊好，各飲了一杯。見天外夕陽已沒，船上前後點齊五色明角燈，緩緩由舊路開回。滿河燈月交輝，笙簫迭奏，倒也有趣。進了水關門，遊船漸漸稀少，仍到蔣家後門口。衆人上岸送小鳳小憐回家，又坐了一會，伯青方纔回寓。來日，伯青王蘭輪流作東，在城外一連樂了數日。六月將盡，倒是從龍催著伯青回去，因錄遺在卽。伯青王蘭亦恐家中懸望，擇定次日動身。約了從龍到蔣家來說與小鳳他們要回去的話。小鳳道：「你們早早回去是正理，我們聚的日期長呢！」又吩咐外面備酒，代伯青等餞行。伯青道：「今秋倘能如願，我定發信去接

慧珠姊妹。芳君愛卿場後也可到南京來住在一處，熱鬧些。」小憐點首道：「我離南京五六年了，常想去看看昔日的美景，你果然去接晚秀姐姐，我一定到南京來。」少頃擺上酒來，衆人在席間，又彼此叮囑了一番，依依不捨，直飲至三更以後方散。次日大早，伯青命連兒雇船，自己坐轎到李文俊處告辭回來，同王蘭下船。從龍定要送出江口，伯青力辭了數次，方回城去。在路行了兩日，已抵南京。王蘭早登岸進城，連兒先回去備馬來接伯青，自己在後押著行李。伯青到了府前，祝安過來接了馬道：「老爺正欲打發人去請少爺，京中舅太太回來了。」伯青點點頭，一逕到了上房。見祝公請安，瓊珍小姐給哥哥問了好。祝公命伯青坐在一旁，細問雲從龍在揚州的光景，伯青一一稟明。不知祝公還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嬉春閣雙美彈棋 捷秋闈三元及第

却說祝公聽得李文俊優待雲從龍，心內歡喜，好得從龍已得其所，又對伯青道：「你舅娘由都中帶着表弟表妹回來，到了好幾日了。因從前舊宅倒敗不堪，意在另尋一所房屋，現在暫住我們東宅內。今日你母親也在那邊，理該過去走走，舅娘很惦記著你呢。」伯青答應退出。由上房左首耳門走出，穿過明巷，進了園門，從假山後一座小六角門出來，即是東宅。繞過了穿堂，見江老夫人正與祝老夫人對坐閒話，旁坐着一雙兒女。原來只漢槎公子，字子騫，今年十八歲，生得溫爾如玉，腹滿經綸。因隨任在京讀書，小試不便，去歲納了監回來鄉試的。只位小姐名素馨，小字梨雲，今年十七歲，尙待字閨中，亦生得傾國傾城，如花似玉。早有管家婆見伯青進來，說道：「祝少爺進來了。」漢槎起身降階迎接，表兄弟問了好。伯青搶行幾步，見舅母叩頭請安。江老夫人命漢槎攙住伯青，又轉身見他母親請安，又與表弟表妹見禮，在下首坐了。江老夫人見外甥生得一表非凡，十分喜悅，平時覺得自己的兒子人材出衆，今日兩人比較起來，漢槎反遜伯青幾分。對祝老夫人道：「姑太太好福氣，外甥品學兼優，將來定然

飛黃騰達！祝老夫人笑道：「舅太太不要誇獎他，孩子雖然有點小聰明，無如脾氣不大好。」伯青抬眼見表妹坐在舅母肩下，如珠彩月光，風華端麗，不禁暗暗稱贊。尤可怪者那眉目之間，竟有一二分與慧珠相像。又想道：「表妹既具此外貌，不卜內才若何？果然才貌兼佳，也算世間數一數二的女子。我祝登雲有妻若此，平生之愿足矣！」不由得心內胡思亂想，癡癡的坐著不動。祝老夫人只當他在舅母面前拘束得慌，道：「你們表兄弟多年不會了，可到外邊談談去罷。」伯青起身辭坐，邀着漢槎到自己書房內。兩人皆是有名的少年才子，說得十分契合。次日，伯青同漢槎來看小儒，恰好王蘭也在他家，彼此見了禮。小儒道：「你兩人往揚州定是日尋樂境，愜意於溫柔鄉中，我悔不同你們一起去走走，也不致有向隅之嘆。」王蘭道：「你本是位道學先生，不比我輩，所以不敢邀你同往。」小儒笑道：「你們背著我作樂，我倒不怪你，你反栽我一句，該打不該打！」伯青將在揚州如何訪着蔣小鳳，隨後如何又遇見趙小憐，在平山堂如何聯吟，把衆人的詩詞從頭念與小儒聽。又將劉蘊如何與他們爲難，幸虧雲在田在座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小儒點首道：「怪不得那日劉蘊從揚州回來，我問可見着你們，他含含糊糊的答應，又說見著，又說沒有見著，過了數日，他忽然來辭行，說要進京供職，我彼時大爲詫異，想劉蘊不過借着自己是個甲榜，在家好欺壓人，他那裏一定要做官，况他老子在京，遙想不如在南京放蕩，今日你說了我纔明白。他怕你們回來見着了，下不去，又怕旁人知道要笑話，他倒不如進京去的爲是。但是只個人進了京，又不知京裏的相公那個要倒運呢？」衆人談談笑笑，日已近午。小儒留他們吃了飯去過了一日，伯青約小儒王蘭陪漢槎各處遊玩，至晚方散。臨別時，小儒道：「我們以此聚爲度，場後再會罷！你們也該抱抱佛脚纔是。」伯青道：「臨時抱抱佛脚的事，我是做不慣，中與不中，各有命在，又何用強求？」自是王蘭終日在家檢點應試物件，不能出來。小儒恐耽誤了他們的工夫，竟是杜門不出，倒把伯青拘住了。只好日間與漢槎盤桓，晚間勉強將舊日的經史溫習。已到七月中旬，伯青等人考過遺才，皆有了名次，專候下場，各自預備不提。單言祝府後園丹桂大開，伯青飯罷，同着漢槎到

園中去看桂花。甫進園門，覺得陣陣香風撲鼻透腦，二人攜手繞過假山，見半池碧水，無數遊魚，當中一座白石小橋，橋東有數十株桂樹，大可數圍，開得甚爲茂盛。過了橋，其香愈烈。叢中五間亭子，署名「秋聲館」。二人走入亭內，小憩。漢槎見亭後四五株楓樹，亭左兩畝田，大一片菊畦，皆編著紅竹短籬。籬前一叢翠竹，中間一條曲徑，竹外隱隱有人走動。伯青起身同漢槎，卽由菊畦邊繞過，走出竹徑，迎面一所屋宇，題曰「嬉春閣」。兩邊堆砌著假山，高高低下，盡是牡丹。遙想春天大放時候，如錦城一般。見服侍瓊珍的秋霞同素馨的大丫頭錦箏，坐在階沿上說笑。伯青問道：「小姐在裏面麼？」秋霞起身答應。伯青道：「此時又不是春天，緣何在只冷淡地方遊玩？」秋霞道：「小姐與江小姐下棋呢。恐秋聲館那邊有人來看花，不便久坐，不如只裏僻靜。」錦箏要進去通報，伯青搖搖手，攜著漢槎，悄悄的站在窗外，聽得棋子琅然，恰好糊的是綠紗，可以看到裏面，見上坐素馨，對坐瓊珍，兩人低頭凝想。忽聽素馨道：「姐姐！只一角是全丟了，你應只一着也沒用的。」瓊珍道：「你說沒用，我常有用的，看你不要管我，你只顧殺你的。」又下了幾着，素馨道：「呀！只一塊棋，竟被你打通了！」瓊珍格格的笑道：「你纔知道那一着沒用的棋，不注意在那一角，却注意在只一塊上，此名聲東擊西之法。」素馨也笑了起來，用手把棋子推亂道：「算我輸了，不同你下了！」伯青漢槎齊走進屋內道：「我只道你們下棋，原來在只裏磨鏡子！」素馨見是伯青，立起身來，瓊珍笑道：「哥哥！猛然在人背後說話，倒被你嚇了一跳！今日母親請舅母過來閒話，我約了妹妹，到只僻靜地方下棋，料定沒有人來。偏生哥哥同表弟找了來，反笑我們磨鏡子，哥哥也不怕表妹見惱！你們到底幾時來的？」伯青與漢槎一同坐下道：「你丟一角，他爭一塊的時候，我們早在窗外，因見你們棋興甚濃，未敢驚動。此時不妨再對着一局，待我們觀陣何如？」素馨道：「姐姐的棋，勝我十陪，再來還是我輸，不如不下的爲妙。」伯青道：「各事我皆明白一二，惟於此道不甚了了，倒要請教你們精於此道的，若何方能入彀？若何方能臻於精妙？既至精妙之地，可能如古人超鋒入勝的手段？」瓊珍未及回答，素馨笑道：「聽表兄所言，已知於棋理隔膜，並非飾詞。琴

棋書畫詩文等類，自古有之，而今人皆遠遜古人，是古人厚而今人薄。譬之於物，厚則持久，薄則易損。卽如彈琴一層，古人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泠泠移人，入於神化，可以感人之喜怒，可以動物之性情。今人不過襲得幾套腔調，於百聲之內，得似一二聲，卽自命能手。而况古人譜製久失其傳，今之所彈，乃古人極易之譜，則此一節，可知今不如古多多矣。又如書法，古諸大家，各立一幟，自始至終，不出範圍。是以右軍片紙隻字，皆作珍寶。若今人臨池數日，卽思怪異欺人，兼之漫不經心，塗鴉任意，以致有率爾操觚之誚。又如畫家，古人於不求形似之處，而得神似，猶之讀書，不求甚解而自解一般。古人於落筆之先，卽思如何下筆，如何渲染，立定意見，而後一氣揮成。於花鳥則繪色繪聲，於山水則分遠分近，自臻其妙。今則惟事塗抹，不求其似，只求其工。縱有一二名手，亦落小家支派，安得如古人尺幅千里，胸有成竹之妙？若論到作詩一道，尤判今古。古重渾厚，專精魄力；今誇纖巧，惟尙詞華。誇纖巧則對仗工穩而已，一覽無餘；重渾厚則結構出自天然，耐人尋想。如陶之恬淡，韓之磅礴，青蓮之高超，杜甫之沉著，香山之平易，小杜之風流，皆非今人所能夢見。而且古人語語率真，對景言情。今之人則不然，天涯之嘆，不過百里十日之別，動輒沾巾。未老而每語扶筇，已衰而猶言靡麗，皆由世風日下，蹈於油腔滑調之弊。又如文章詞賦，其說亦然。尤不取者，今之時文，不過謀料第計耳。世有一種酸腐之儒，斤斤以時文自命，不知縱具絕頂的手段，多至百年，少至數十年，其格又變；前次之文，卽棄而不用。文名曰時，誠不謬也！惟有棋之一道，則今勝於古，何也？古人立心忠厚，以是爲消遣之計；猶之長槍大戟，十目所見。今人則立心刻覈，正不能取於偏取之，平不能入於險入之，角勝爭奇，彼一我百，世道日衰，殺伐之機日甚。在小妹管見，各事今不及古，惟棋乃古不及今。伯青聽了，不住的點頭道：「表妹此論，言暢理明，洞切時弊，拜服拜服！」却又暗自喜道：「表妹可謂外貌內才，一時雙絕。」忽又如初見時候，胡思亂想起來，坐在椅上，低頭不語。瓊珍道：「妹妹！只一席話，把哥哥說入魔了。我猜他心內，多分又要學不如古人的事，又要學那勝於古人的事，一時拿不定主見。在我看哥哥是個聰明蓋世的人，單單棋理不精，未免缺憾。」伯青

道：「賢妹！何妨收乃兄做個門生，教導棋理，斷不致有忝門牆。」瓊珍搖手道：「不收不收！若論只樣門生，可以不
用費心，我就怕教會你這徒弟，是要打師傅的。」引得衆人大笑。只見素馨的小丫頭四兒來道：「老太太請兩位
小姐用點心呢。」瓊珍素馨起身回後，伯青同漢槎也回書房。却好小儒來答拜，漢槎二人迎請入內，談談說說，日
色偏西。伯青留住小儒小飲，又邀了王蘭過來。席間言及江老夫人，要另覓一所寬大住房。小儒道：「我現在住的
房子，也算寬大的，明年春初會試，意在攜眷入都，空下只所房子，若尋人看管，諸多不便。如子騫兄合式，賃買皆可，
我斷不計較。」漢槎聽了，大喜道：「果真小儒兄住宅，讓與小弟居住，不必請命家慈，是定見合式的。」王蘭道：「
卽此一言爲定。但是子騫明年方能進宅，不知令堂太夫人可愿意不愿意？」伯青道：「只却不妨，好在現有房子
住着，我家的東邊宅子，原是空的一時也不要，定於明年進宅就是了。」時已三鼓，小儒王蘭各作辭回家。伯青漢
槎送出他們，回轉上房，把小儒的房子話對江老夫人說了，江老夫人頗爲歡喜。光陰迅速，只日已是八月初五日，
各處士子紛紛到齊，多報名備卷。伯青等也報了名。晚間，祝公備了一席，代漢槎預賀，命伯青作陪。酒過數巡，祝公
舉杯向漢槎道：「賢姪！滿飲此杯，今科必定解元！」漢槎出席稱謝，立飲而盡道：「與大哥同喜。」祝公亦命伯青飲
了一盃道：「我年半百以外，只生汝兄妹二人，繼紹書香，光耀門庭，皆在汝一人身上。若論汝平時的道理，今科可
望無如汝一味不以功名爲念，要學那名士風流。試問古今知名之士，有幾人能從布衣得名？汝若博得一第，卽爲
汝授室，再將汝妹許了人家，我可交代兒女首尾。」伯青唯唯聽訓。席散，伯青漢槎退出。過了一日，已是初七，他表
兄弟收拾入場。三場閑話，無庸交代。單說江老夫人，見過伯青之後，大爲憐愛。想道：「這孩子氣宇非凡，將來必出
人頭地，若把素馨許了他，倒是一對好夫妻。」這日正是中秋佳節，江老夫人請祝老夫人過來賞月，談起他們今
日已經三場，明早卽可出場，只兩個孩子也辛苦了。外甥今年穩穩的是一名舉人。又道：「我有句不識進退的話，
常要對姑太太說，又不好啓齒。料想姑太太是自家人，不嫌我冒失。你我兩家，既是至戚，何妨再結門新親？意在把

素馨許配外甥，未知姑太太可肯俯允？」祝老夫人道：「我屢想當面求親，因登雲沒有出息，怕舅太太不行。既然舅太太先說了，我斷無不肯的。若依我意見，我們非獨親上加親，再做一個環門親，姪女兒既許登雲，我也把瓊珍許了內姪，一時兩家兒女，皆可了結終身。」江老夫人大爲歡喜，就在席上彼此換了杯，兩位老夫人說說笑笑，分外親密。散後，祝老夫人對祝公說了，祝公亦喜，說邀陳小儒爲媒，擇日下聘。他們倘微幸中了舉，明歲春闈後，再議迎娶。次日大早，伯青漢槎出場回家，至上房見過父母，將三場文字呈與祝公品評。祝公看畢，點首道：「你兩人文字極合時論，大可望中。兩人坐了一會辭出，到書房歇息。已知父母代他們結了婚姻，歡喜非常。伯青得了素馨，只個佳偶，尤覺心滿意足。少停，小儒同王蘭來探望他們，小儒要了他們文字看了一遍道：「今科你三人定是同年。」伯青等又謙讓一番，見祝安進來道：「老爺出來了，與陳少爺說話呢！」小儒忙起身侍立。早見祝公走入書房，小儒王蘭一同搶步上前請安。祝公問起王蘭場中文字，又贊了幾句道：「小兒小女，皆蒙江舅太太美意，許結婚姻，敢煩二位年兄，作個冰人，改日登門奉請。」小儒道：「承老伯父呼喚，小姪等理應効勞，待伯青兄大喜之期，只求許盡量吃喜酒就是了。」祝公微笑，又留二人小酌，至更鼓方散。祝公擇定九月十六日下聘，備了全東，請過陳王二人。裏面兩位小姐，已知下聘在卽，又住在一個門內，許多不便，連房門都不敢出。閑話休提，早至九月初旬，正是放榜之期，各家盼望甚殷。伯青清早起身，與漢槎悶坐書房，專候榜信。暗忖道：「中與不中，我倒不以爲意，爭奈堂上期望甚切，若得一科第，可開父母之懷抱。」又想倒王蘭的婦翁洪鼎材，是個極勢利人，他每說要王蘭中了舉，方許女兒過門，卽如漢槎，如今是至親了，他能中名舉人，父母也覺歡喜。一時百種事情，多堆上心來，背着手，在中間踱來踱去。漢槎坐在旁邊，也不言不語的亂想。漸漸日已近午，忽聽外面一棒鑼聲，人聲喧嚷，連兒忙忙的進來道：「恭喜江少爺報到了，高中十五名魁元！」漢槎歡喜非常，急忙起身入內，見母親道喜，開發報人瓊珍小姐早已得信，心中一憂一喜，喜的是自己丈夫中舉，憂的是哥哥尙無消息，最難是憂喜皆不能形於顏色。伯青見漢

槎已中，又見他忽忽向後，一團高興，連頭也不掉，竟自去了。嘆口氣，坐下道：「文章自古無憑據，惟愿朱衣暗點頭。中與不中，倒也罷了。就是只兩樣的蹊徑，令人難受。」又見祝安來說，方纔見一起報子過去，我跟你去打聽，知道王少爺已中了第二名亞元。」伯青聽了，格外難過，一腔的心事，都說不出來。叫連兒到街上訪信，本省中的人數，可曾報完了？如已報完，就沒有指望了。又想到：「慧珠姊妹盼之甚切，偏偏洛珠指望得著，慧珠又是個好勝的人，却碰見我只時運不濟的，豈不要急壞了他？稍停兩日，須要寫信去慰他纔好。」正在納悶，猛聽外邊一陣天崩地裂的聲音，似有數十面鑼，敲得甚急。伯青很嚇了一跳，見連兒飛跑而至道：「解解元是我我家的。」伯青失笑道：「怎麼解元是你家的？可不是胡說你訪的人數可報完了沒有？」連兒氣喘吁吁，不能回答。背後祝安跟了進來道：「恭喜少爺高中頭名解元，報子已到了！」伯青聞得心纔放下，也自歡喜，進內叩見父母。瓊珍在旁與哥哥道喜，祝安率領男婦人等上來叩賀。祝公手捋長髯，向祝老夫人道：「登雲竟能中元，真令人意想不到。兒婿又能同科，皆賴祖宗功德所致。」祝老夫人也十分暢意。外面合城文武官紳，都來道喜。次日，伯青同漢槎分頭去謁房師。祝公又請了幾日酒，一連忙了數日。揚州李文俊打發人過江來與老師世弟道喜，雲從龍也附稟在內。王蘭那邊無人照應，約了小儒過去料理。衆人又赴了一鹿鳴宴。早到九月十六，清早小儒王蘭二人，公服過來道賀。兩家采禮極其華美。祝府由正宅送到東宅，江府亦由東宅送過正宅，兩府家丁，皆有重賞。備了盛席，厚待陳王二位媒賓。直至更闌席散，各回府第。江老夫人命漢槎申信都中，稟明他父親，兩家專待春闈之後，再議迎娶。各事既已停妥，伯青約了小儒王蘭，過來商議發信蘇州，一則使慧珠姊妹得知喜信，二則劉蘊已去，仍接他們到南京來，以免兩地牽掛。王蘭久有此意，極力慫恿。反是小儒不愿道：「你們明春多要會試，連我也要去。他姊妹們到了南京，仍是無人照應，不如在蘇州是他的故土，人地相宜，倒可放心。只要寫封你們中舉的喜信，就罷了。」伯青倒要依允，無如王蘭執意不行道：「小儒兄各事都從謹慎裏看，然而此舉，沒有甚麼關礙之處，而且對頭劉蘊又去了，理當

接了他姊妹來。就是我們年裏只幾個月，也很有多少時作樂。倘然明春徵倖南宮，一時卽難以回家，不知到何時再聚首呢！伯青稱是小儒亦不便多說。伯青提筆懇懇切切的寫了封信囑付他們見字卽來南京。王蘭也彷彿其意寫了一信一齊封好，叫祝安雇個專差，連夜往蘇州而去。暫且不提。單說劉蘊自從在揚州受了雲從龍的嘔氣，回到南京，越想越氣。又怕伯青等回來，說開此事，惹人笑話，前後思想，只得託言進京供職，既可避避他們，還想尋點機會，好報復前仇。仍把他妻子曹氏丟在家中，服伺他母親，帶了他第二個小老婆，與數名家丁，由王營起程。在路非止一日，已抵京城，先去見了他父親劉先達，就在吏部衙門住下。次日，又見過他丈人曹大生，到部裏報了名，又往各處拜見同年，整整忙亂了數日，方得清閑。每日他應辦的公事，也不過草草塞責而已。暇時帶著兩名家丁，城裏城外的相公家，以及窩子裏，無一處不到。偏偏有個姓周的御史，上了個摺奏，說廣東粵海關務，歷年侵蝕，倍於正款；上既害國，下又病民。請派員前往清查，以杜積弊。目下交戶部議覆，并保薦委員赴彼勘理。劉蘊得了此信，去見他丈人，討此差事。請曹大生保舉他做清查委員。部屬各官，又畏劉先達的聲勢，只得聯名保奏。山西道監察御史劉蘊清廉潔己，可充此職。過了兩日，果然着劉蘊到廣東清查關務。又派戶部兩名小司員，一同前往。劉蘊好不歡喜，擇日出京。一路上儼然大欽差模樣，沿途要夫要馬，作福作威。將至廣東，管理關務的官兒，早已得信。又知是吏部尙書劉先達的公子，不敢怠慢，故備了程儀十萬兩，打發親信家丁，接出本境，送上程儀。劉蘊本是個貪得無厭的人，此次來，不過想打撈幾文頭一注，就是十萬，好不快活。對來人道：「回去上覆你本官，我姓劉的却可認交情辦事，但是你本官也不可把交情太看輕了。」來人連聲答應，退出，趕緊回去銷差。又預備了公館伺候。不日劉蘊到了關前，大小官員紛紛迎接，却多有餽送。管關的官，復又大大送了若干。劉蘊前後計算，得了百萬有餘。先暗暗的寄回京中，要商酌一個妥善章程，回京覆命。那管關的官，平白地去了這許多銀子，不過官出於民，民出於士，只得在各商賈店鋪身上開銷，添設新例，加層稅賦。廣東本來係濱海烟瘴地方，人極強戾，平時過關投稅，是

遵朝廷的法度，已經出於無奈。此時忽又加增，人心如何肯服！大衆會議，聚積了千餘人，鬧到管關官的衙門，要官飛風報知劉蘊，即派那兩個小司員，前往彈壓。誰知這兩個司員，話說硬了，激惱爲首的數人，一時興起，拔出刀來，將兩司員斫殺。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管關官也殺了，把倉庫打開，搶掠一空。關道衙門，拆得片瓦不存。這班人明知不得了局，又招集了一起亡命，當夜把廣韶二府襲開，踞住城池，聲勢頗大。各處百姓，莫不驚惶。劉蘊嚇得要死，帶著幾個家丁，換了貧民衣服，連夜逃回京城。省中督撫告變的文書，隨後亦同雪片而來。劉蘊到了京，先悄悄見他父親，告訴這一番事情。又說禍是由他而起，要求父親設法遮蓋。劉先達狠狠的罵了他一場，却也沒法，只得請了曹大生過來商議。把這個罪名，推在管關官身上，說他辦理不善，增稅苛民，以致激成戕官奪地之亂。旨下，着兩淮鹽運司李文俊，由任所招募勇丁數千，速赴廣東安撫，并代理關務。因李文俊做過廣州府，深得彼地民心，又着荊州將軍帶兵，就近赴粵，與本省督撫會勦。劉蘊只去了監察御史，仍以編修供職。他倒一點事沒得，却安享這百萬貲財。李文俊奉到廷寄，不敢停留，即刻傳示，招募勇丁。不數日，已招得三千人數，擇吉登程。又知道雲從龍是個文武兼優的人，帶了他同往。從龍亦因自己久躡文場，無心科第，如能由武功進身，倒是男兒出色之處，頗爲歡喜。先一日，到蔣小鳳家，說知此事。小鳳很不放心，又因他是出兵的事，不敢悲苦，吩咐備酒，代從龍餞行。小鳳滿斟了一杯酒，出席，雙手送到從龍面前道：「願在田此去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早早班師卸甲封侯。」說到此處，不由得目眦一紅，使勁忍住眼淚，又低低道：「沿途風霜，自家保重罷！」那聲音顫顫的，掉轉頭去，入了座。從龍也覺淒然動容，立起一飲而盡。小憐也進前敬酒。從龍回敬了小憐，又斟了一杯，送到小鳳面前道：「我雲從龍雖屬不才，却蒙芳君不以輕薄見棄，謬許知音，我有句話，今日不得不說。日前因劉蘊惹下禍根，那班人未必肯善自甘心。因我與你家往來，他也不敢怎樣。如今我遠到廣東，恐他們又要另起風波，以修前怨。好在祝伯青王者香他二人中舉，必然發信去接晚秀姊妹，你與愛卿，倒不如也搬往南京。你與晚秀，又聞是幼年相契的姊妹，住在一處，彼此可得

照應。而况祝王二人，亦是多情的人，我看你們往南京這一條路，勝在揚州十倍。」小鳳道：「我久有此意，揚州本不欲久居，如今你又去遠了，我更無甚眷戀。等你起程後，我同愛卿姊妹，定到南京，就是人地生疎，遙想伯青是要照看我們的。」從龍點首稱是。因來日黎明起程，不敢久留，更鼓後即起身作辭，與小鳳又說了多少叮囑的話，方回衙門。次早，李文俊即命從龍管帶這三千人，到了城外，升礮起行。合城文武，直送出境外。李文俊在路，自必攢趕，著衆軍前進。這裏蔣小鳳見從龍已去，與小憐料理行裝一切，又雇了一號大船，打著前任山東按察司祝府的旗牌，一路向南京進發。未知小鳳等到了南京，又做出甚麼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遊舊蹟 萋菲遇衆惡

宴新令 花月集羣芳

却說王氏與宋二娘帶着慧珠洛珠，由南京回到蘇州，在閶門外尋了一處房子住下。因蘇州是他們故鄉，有幾家親友，一時掉不轉臉來，做那買賣，詭言在他兄弟王家耽擱了數年，纔回來的。衆親友見王氏不比從前艱苦多來，與他親熱。又見他兩個女兒，生得美貌，爭來說親。王氏多用好言回覆。後來人家稍有風聞，他們在南京的故事，也不便說破了他，只不來說親了。王氏倒落得耳畔清淨。惟有慧珠姊妹，一心只記掛着祝王二人，背地裏眼淚，不知流去多少。王氏同二娘極力從中解勸，恰喜趙小憐與他家咫尺，常時接了小憐過來。小憐是蘇州有名頭的相公，時有人家接了他去，又不能常來。慧珠暇時，只得同洛珠唱和破悶。到了八月，頭場日期，他姊妹每晚焚香禱告，但願祝王二人，今科成名，也不枉結識他們一場。挨至九月中旬，叫人到書坊內買了一本題名錄，來揭開一看，第一名解元祝登雲，第二名亞元王蘭，把兩個人樂得眉采飛舞，合掌當空，答謝天地。又念了幾聲佛。王氏二娘，也各歡喜。過幾日，接到伯青來接他們的信，又說小鳳小憐，也要到南京來。又知道劉蘊這對頭，進京了。忙走過來，同他母親及二娘商議。王氏也不願意住在蘇州，因數月以來，一點生色多沒得。二娘自然格外願意，看定日期，收拾動

身。洛珠道：「我們到蘇州許久的日子，連大門邊多沒有出，實在悶得很。各處名勝，還是幼年去過的，多記不清了。不知近來若何。好在後日我們動身了，明日何妨至各處遊玩一天。下一次不知那一年到蘇州來呢！」慧珠被他說得高興，次日大早，梳洗已畢，雇了三乘轎子，請二娘陪著他們，至各處遊玩。留王氏在家料理行裝。他們所遊的，不過虎邱山獅子嶺等出名的地方，足足遊了大半日。又要到玄妙觀去，轎子直擡到觀門口下轎。兩個小女婢，扶著他姊妹二人。二娘緊隨在後。走入觀門，見兩邊買賣鋪面，十分整齊；往來遊人，滔滔不斷。此時將交冬令，各省的人，多到蘇州來販買畫片。這玄妙觀兩廊下壁間地上，鋪設得花紅柳綠，熱鬧非常。衆人進了大殿，各處瞻仰神像，又在旁廂內歇息了一會，將要起身回去。見撞進幾個人來，爲首的是個少年人，一臉的邪氣，穿著靴子，身上衣服，極其華麗；背後隨的幾個人，也打扮得齊齊整整，一排兒站在慧珠姊妹面前，嘻嘻的望著他們笑。慧珠洛珠，只羞得臉耳通紅，掉轉頭來，對二娘道：「我們回去罷！他說著，抽身欲行。恰恰的那兩扇門，被衆人攔住，走不出去。二娘發話道：「人家內眷們，坐在屋內，你們這班男子，也擠了進來，又擋住去路，是甚麼意思？」爲首的人大笑道：「好笑好笑！這玄妙觀是人人遊玩之地，女眷們來得，我輩官客也來得；若說怕生人，除非在自己屋內，不要出來。我久仰芳名，無緣一見。今日不意得觀仙容，真三生之幸。若論我也算蘇州有名的人色，不致玷辱你們。而况你們的行止，我已稍知一二。」說罷，又哈哈大笑。背後那幾個人，同聲贊好。慧珠姊妹，聞得來人這一番話，心內又忿又愧，不禁落下淚來。二娘聽他們語言不遜，又含着譏刺，大怒道：「放屁！好大胆狂生，敢對良家宅眷，胡言亂語，還不快快滾出去！若叫了地坊來，說你青天白日，戲弄良家內眷，只怕你要討不好看！」爲首的人聽了這話，氣得暴跳如雷，道：「該死的虔婆！你去訪問我少老爺，不輕易同人說話的，今日也算給你們體面，倒反挺撞起我少老爺來！可惡！可惡！」意在叫背後的人打他們。當家道士，聞得此話，連忙跑出來，跪在那人面前道：「祝少老爺，祝少大人，切不可動怒！諸事要看小道的狗面，鬧出事來，小道是吃不起的！」又央著背後的人，幫同勸解。衆人見道士如此，只得

上前做好做歹的，道：「少爺！還要成全道士爲是。若論這班騷貨，非獨要打，還要重辦！」那姓祝的，屈不過衆人與道士情面，用手扶起道士道：「便宜他們了！」猶自恨恨不絕。慧珠聽得道士稱他祝少老爺，心內分外氣苦。想這個人偏生也姓祝，何以伯青那種溫存，這人十分暴戾，可惜辱沒這個祝字了。不由得淚如雨下。二娘尙欲再說幾句，因見慧珠哽咽得滿臉緋紅，那樣子，著實可憐；又見道士畏懼來人如虎，定然是個大有勢力的公子，也不敢多說。又想到自己明日要動身的人，何必又去惹這些是非？忍了一口氣，乘勢帶着他姊妹出來上轎，一溜烟的去了。這裏道士忙泡茶擺上精緻點心，請衆人吃了，方纔散去。原來這爲首的姓祝名道生，浙江嘉興人。他丈人尤爺，現在江南鹽法道。從前做過一任蘇州二府，置下了多少田產。又無子息，所以將女婿留在蘇州，並未隨任。只尤爺是劉先達的門生，祝道生仗著他丈人勢力，今科中了名副榜，得意揚揚，格外肆行無忌。只幾個隨着他的人，都是道生的心腹，助桀爲虐，合城的人沒有一個不怕他。他也打聽得聶家姊妹是個絕色，曾央人去求過親。後來被人說破，心內時時想見他們一見，恰恰今日在玄妙觀巧遇，內有一人認得他們，所以道生訪明白了，大胆闖進來調戲他姊妹。誰知倒受了一頓搶白，心內著實生氣，要尋個事端去收拾他們。過了一日，再去打聽，知聶家已到南京，也只好罷了。且說二娘與慧珠等回到家中，將在玄妙觀裏的話，對王氏講了。王氏也替他們擔憂。幸喜無恙歸來，託天庇佑。慧珠洛珠到了後面房內，大放悲聲，都怪自己不該拋頭露面去遊玩，反惹出這場羞辱。倘或傳說到南京，豈非一世的話柄？顯見離了他們，卽生枝節。想到此處，尤覺傷心。二娘再三勸說，方收住了淚。晚飯多沒有吃，竟自睡了。次日，慧珠覺得身子不快，依王氏要耽擱一天。二娘怕那姓祝的來尋鬧，用了乘軟轎，與慧珠坐，衆人下了船，卽刻開行。沿途丹林紅葉，深秋氣象，頗爲有趣。走了四日，已抵南京。宋二娘對王氏道：「我們仍到陳少爺家暫住幾日，再覓房子。那方夫人是極仁慈的，我們臨行時，夫人還囑付他姊妹早到南京，料想此去，定不致討厭。」洛珠接口道：「使得！我與姐姐，蒙夫人厚待，如疼兒女一般，就是住在別處，也該先去請夫人的安。不如到他那裏，倒省却

多少周折。二娘央船戶叫了幾名脚子，担着行李箱籠，衆人坐轎，一逕向三山街來。到了陳府下轎，直入門內。恰好雙福在頭門口頑耍，見了衆人道：「你們又來了？」二娘笑吟吟的道：「雙二爺少爺在家麼？」雙福道：「在書房與王少爺下棋呢？」領了衆人，至春吟小榭，搶一步進去道：「舅奶奶與他家兩個姐兒到了。」小儒王蘭立起看時，見二娘同衆人進了書房，上前給兩人請了安。王蘭見洛珠丰姿如故，好不歡喜，近前執手問好。四目相視，又潸潸欲淚。小儒邀衆人坐下，雙福送上茶來。小儒道：「你們幾時起程的？爲何今日纔至？」伯青者香一日要念幾次呢。曉秀柔雲好狠心，也不怕把人望壞了！」洛珠正與王蘭依依話別，聽得陳小儒說這番話，回過頭來笑道：「小儒平時是個長厚人，今日也會說幾句巧話，真所謂三日不見，便當刮目相看！」小儒如今口辯之學，大有長進，明春定要中進士的。」小儒大笑道：「柔雲只張利口，久不領教。你道我有長進，我看你格外長進了！」慧珠與洛珠要入內叩見方夫人，小儒領他們到後堂。方夫人見了二娘，很爲歡喜，道：「好呀！這時候纔來，把我多望夠了！想你們在蘇州過的比這裏好？」慧珠道：「蒙夫人錯愛，刻骨不忘。身子雖在蘇州，只心却在夫人左右侍奉一般。」又說了多少別後的話，纔退出來。小儒吩咐備酒，與他們洗塵。又叫請了伯青過來。不一會，伯青已至，進門早見二娘同王氏在那裏，看著衆人搬運行李物件，已知慧珠等到了，只喜得心癢難撓，忙忙的走入書房，一抬眼見慧珠坐在窗前，容顏雖然如舊，覺得消瘦了多少，越顯出楚楚可憐的樣子，不由得心窩裏一酸，直到頭頂上，那眼淚忍多忍不住，也不同人招呼，搶行一步近前，兩隻手握佳慧珠的鳳腕，癡呆呆的望著他，一句話也說不出。掙了好半刻，掙出兩個字來道：「你好！」慧珠見伯青進來的時候，心內不由悲喜交集了，早哭得如淚人一般。聽得伯青問他的好，也只能點點頭。大衆見他兩人，這等模樣，無不嘆息。反把王蘭同洛珠，引得哭起來。小儒走到兩人面前，勸住了他們坐下。伯青方慢慢的道：「自從你姊妹去後，我心內猶如失去了一件緊要東西，一日之中，十二時辰，竟沒有一個時辰，放得下呢！就是中舉那幾日，不過一時兒歡喜。總之喜處總不能多是愁處。今日見了你們，我只心內尙

疑是夢！我有一肚子話，要和你說，怎麼此時，一句多說不出！說着，又哽噎住了。慧珠顫顫的聲音道：「我心中也同你所說的一樣。自從到了蘇州，多虧愛卿妹妹，時來探望我們。愛卿去了，愈覺寂寞。好不容易捱至九月內，得了你與香中舉的信，方解去了幾分愁苦。又接到你的信，其時恨不能脅生雙翼，飛至南京，即至到了南京，又嫌於見你，生恐一肚皮的話，不知從那頭說起。」兩人談一回，哭一回，又笑一回，絮絮叨叨，若癡若狂。旁邊的人，也不知陪去了多少眼淚。王蘭洛珠，更不必說了。只見雙福進來道：「外面有個姓蔣的，帶着兩個女子，說由揚州而至，要見祝王二位少爺。」王蘭知道是小鳳小憐來了，心內歡喜道：「請他們進來就是了。」對小儒道：「這來的即是說那蔣芳君趙愛卿了。」原來小鳳小憐到了南京，去訪祝府住落，方知道聶家姊妹亦至，寓在三山街陳府。今日祝王二人也在那裏，所以一逕直至三山街來。行李等物，仍在船中。待見過了慧珠等人，再議住處。少停，雙福引着他二人到了書房。小儒是初次謀面，細細的打諒一番，只覺得玉色花香，一時都遜。小鳳是細骨珊珊，小憐是柔情脈脈。小儒暗地贊嘆不已。衆人迎至窗前，小鳳小憐各各問好。又與小儒請了安，挨次坐下。小鳳道：「晚秀姐姐幾時到此地的？我們好幾年不見了！姐姐還是這般樣兒！」慧珠道：「也是纔到的。你不見我們行李纜下肩麼？」又問小鳳連年光景。洛珠與小憐也寒暄了幾句。此時慧珠心內，好不暢快。既見了伯青等人，又喜幼年同學的姊妹，一時聚首，說說笑笑，十分高興。又領著小鳳小憐，至後堂去見方夫人。方夫人見小鳳小憐，亦也絕色，嘆道：「金陵山川秀氣，都被你四人奪盡，怎不教人又羨又妒！連玉梅那丫頭，多覺不俗。」談了半會，方退出來。外面酒席已備，小儒又將漢槎約了過來。座中衆人，無不心滿意足，痛飲歡呼。王蘭道：「我們代子騫做個媒罷！他與愛卿年齒最幼，又不喜多說多話，倒是一對溫存性兒。」洛珠接口道：「妙極！」一手把小憐扯到漢槎肩下坐了，又斟杯酒，送到他們面前。漢槎初見小憐，即有愛慕之意。今見衆人說了出來，反不好意思，臉一紅，低頭不語。小憐見他淡淡的，也不好同他說話，惟有對面偷覷而已。過了半會，趁衆人談笑正濃之際，方慢慢的說起話來。王蘭望着洛珠對他們

弩弩嘴，洛珠點頭微笑道：「今日滿座皆樂，就是小儒一人冷清些。他本是個道學人，我猜他沒有甚麼過不去。」小儒笑道：「柔雲又來取笑我了！你本會說，偏偏又碰見個者香，也是一張利口，倒是天生。」說到此處，忍住了。洛珠臉一紅道：「天生甚麼？你話要說清了，休要討我罰你的酒！」小鳳說起從龍隨征的話，伯青道：「在田志本不，凡有此際遇，正是他雲程得路之時。我倒替他歡喜。」慧珠亦說遊玄妙，觀遇見個姓祝的。王蘭笑道：「幸虧他姓祝，不然晚秀還要作氣呢！到底看姓祝只一點情分，而且有那一個祝道生，更顯得這一個祝伯青出色。」慧珠瞅了一眼道：「明明一句好話，到了你嘴裏，都有齟齬，真正象牙不會出在那件東西口內！」說得衆人大笑。伯青道：「若說這尤雅，還與我家世交呢！他的伯伯，與家父同年。他到鹽法道任的時候，還來拜過幾次。隨後家父聞得他是個貧婪的官兒，所以如今與他疎遠。」衆人直飲到三更以後，方散。慧珠等四人，至後堂陪方夫人歇宿。來日，小儒叫了一起有名頭的小福慶班子，來唱一天戲，請衆人看戲飲酒。就在春吟小榭石橋外，搭起平台，上面用五色綵棚，遮滿戲房；在假山石後，用錦幃拉起隔間，地上全用紅氍毹鋪平。外面一席，在春吟小榭，是小儒、伯青、王蘭、漢槎四人對面；錦雲亭，滿挂珠簾，裏面也是一席，是方夫人與慧珠、洛珠、小鳳、小憐等五人。內外皆張挂燈彩。少停，席面擺齊，衆人入了座。見唱小旦的美官，梳了頭，送上戲目來。伯青等見他生得頗爲秀媚，裝成如好女子一般。伯青點了一齣「叫畫」，王蘭點的是「花婆」，漢槎點的是「訪素」，小儒點的是「山門」，美官又把戲目送進簾子裏面。方夫人點了齣「看狀」，慧珠、洛珠點的是「絮閣」，「儉詩」，小鳳點的是「卸甲」，小憐點的是「佳期」。於巳初開鑼，唱至二更纔住。內外皆有重賞。小儒又叫了美官來，與諸人把盞。到半夜始散。伯青等人輪流復席，一連聚宴了數日。慧珠家前次的房主人王義，聞得他們重至南京，又見祝王二府的公子，皆是新貴，況且劉蘊又進京去了，恐聶家記他的前仇，託人來說情，愿仍將舊宅與聶家居住。因慧珠愛那房子幽雅，一口應許了他，擇個吉日，辭別小儒與小鳳、小憐，搬到新宅裏。慧珠、洛珠住在外面，小鳳、小憐住在裏面。王義格外巴結，裝潢得煥然

一新。門前空地，仍用紅竹夾成籬落，一時鬧動城內城外，盡知聶家二珠，復至此地，又新添了兩個有名的相公；爭餽纏頭，你誇我賽，門前車馬，填巷盈街，把王氏與二娘，喜的受不得。還有一等稍次的，不能接交他四人，只好與玉梅談談，連玉梅只名字，鬧得人人盡知。凡小儒等人，一到他家，衆人即避了開去，知道他們是有交情的。而且又是本城的紳衿。慧珠等見人來的多了，很爲厭煩，每托病不出。只班人，即受點委曲，也只好忍耐。曉得好個難纏的劉御史，尙不能奈何他們，只得柔聲下氣去奉承，多把銀錢餽送，王氏二娘，或有時博得一顰一笑，得觀音容，就揚揚得意，誇耀於人，猶如身膺九錫一般。時光迅速，已屆殘年，那過年的俗例，無庸細說。到了新正初旬，小儒等要收拾進京會試，兩日，小儒去約了慧珠姊妹，小鳳小憐，來日宴會。又吩咐備了無數的花燈，預慶元宵。即日伯青王蘭漢槎，早早的就過來了。隨後慧珠等亦至，酒席擺在來春閣內。只來春閣，四面皆是梅花，因年內立春有日，現在春梅業已大放，梅梢上，又高高低低，挂著各色花鳥人物等燈，做得工巧異常。又把閣上窗櫺，全行挂起，衆人入座，酒至數巡，慧珠起身，先與衆人把盞，然後斟一大杯，遞在伯青手內，道：「指日長安得意，走馬看花，我姊妹們在南京專候佳音！但是狀元歸去馬如飛的話，你須切記，不可爲春花留戀，縱轡遲遲就是了。」說畢，又福了一福。伯青忙離座回禮，立著一飲而盡，道：「金石之言，當銘肺腑。」小儒鼓掌大笑道：「可兒可兒！晚秀只一席話，又祝贊，又規誡，所謂一筆雙鉤的法則。伯青若把這個意思，運用於文法之內，怕不是今科第一人麼？」衆人皆同聲大笑。又飲了一會酒，小儒叫雙福取出幾個行令的籌筒，與骰盆一個，道：「日前在朋友家赴宴，見過這個令，名曰玉連環。這大筒內，是分門類的籌子。這幾個小筒內，各歸一類，筒外刻著名目。若花木門，全是花木之名；若鳥獸門，全是鳥獸之名。我照樣做辦了一副，何妨今日試演他一試？」王蘭道：「有趣有趣！我擅專做個令官，先來掣籌。」說著，飲了一杯令酒，伸手在大筒內掣出一籌，看是蟲鳥門，籌上幾行小字道：「凡掣得此籌者，即照籌上門類於小筒內，每人抽取一根，是何名目；用骰子四粒，擺成古詩一句，要帶着籌上名目字眼，說不出者，罰酒三杯。」王蘭搖頭道：「

此令倒有些難行，我既做了令官，說不得也要搗他一個。」將蟲鳥門的小筒取過，放在桌中，其餘一概收過。王蘭把籌子和了一和，抽出一枝，看是「燕子」。想了半會，在骰盆內擺了一個四，一個六，兩個三，道：「清秋燕子故飛飛。」衆人贊好。小儒抽了一根，是「鶴」字，也想了想，在盆內擺了兩個六，一個么，一個五，道：「天寒有鶴守梅花。」大衆一口稱贊。小憐也抽了一支，看是「杜鵑」。即在盆中擺了兩個四，一個么，一個三，道：「杜鵑枝上月三更。」伯青拍桌大贊道：「愛卿另具風韻，每每得句，出自天然，真敏慧絕世之才也！」自己也在筒內抽了一根，是「魚」字，在盆內擺成一個么，一個二，一個三，一個四，道：「明月小橋人釣魚。」大衆贊好。洛珠伸手抽出一支，是「鷺」字，微想了片刻，擺了三個三，一個六在盆內，道：「一行白鷺上青天。」王蘭點首道：「這三個三，恰像一行白鷺。」小鳳方要抽籌，見王蘭又抽了一根，是「雁」字，即在盆內擺成三個么，一個三，道：「數點秋聲雁帶來。」衆人叫好。小鳳恐又被別人來抽，忙取出一支，是「鷄」字，想了想，擺成三個四，一個么，道：「絳幘鷄人報曉籌。」小儒拍手道：「好個絳幘鷄人，真匪彝所思。」慧珠也抽了一根，是「蜻蜓」，遂在盆內擺了一個四，三個三，道：「紅蜻蜓，弱不禁風。」大衆贊妙。漢槎見衆人都已抽過，乃伸手抽了一支出來，看了看，滿臉通紅，道：「笑話！」欲要插進去重抽，被王蘭在手內奪過，看是個「龜」字，合座聞然大笑。洛珠笑道：「難得你抽著個龜字籌，就不該說一句龜話麼？」漢槎格外不好意思，道：「我罰酒罷！」王蘭道：「你不是不能說，却是偷懶，要吃罰酒，就吃他十杯！」小憐見衆人取笑漢槎，忿忿的道：「就是十杯，我代吃一半。」說着，即去斟酒。漢槎忙把骰盆取過，道：「我說我說，不用你代酒！」在盆內擺了三個六，一個三，道：「何以泥中曳尾龜？」王蘭道：「這個三活像個龜尾子。」漢槎道：「行令是件雅事，何必將這個東西也寫在籌上？未免不類！」王蘭道：「大約每筒內都有一根笑話，這也是你的運氣不好，偏偏碰著龜！」說得衆人多狂笑起來。小儒又抽了一支，是「鯨」字，也擺了一個么，三個四在盆內，道：「般面雖與芳君相似，而詩句則異，大約不算雷同。」乃念道：「日浴鯨波萬頃金。」衆人稱好。雙福又進來道：「

外面來說何大人的船，已抵馬頭了。」這來的是內閣學士何炳，蕪湖人。請假回鄉祭祖，沿途耽擱，今日方則南京，是陳小儒中舉的房師。小儒忙叫人取了衣冠，穿好，向衆人道：「我去去，即來奉陪。」敝業師既至此地，萬不能不去見他一見。」說著，忽忽去了。衆人見主人已去，只得收了令，散坐盤桓。少頃，日色西沉，陳府的家丁進來，將閣內以及院外梅樹上各燈點齊，映着淡濛新月，燭影花香，大有可觀。照耀得如白晝相似。衆人重復入席，換了煖酒。王蘭道：「這個姓何的，多分是個謬品，把小儒留住了這半日，尚不放他回來。你想老師與門生，說話拘束，又有何意味？我們何妨再把此令一行？不然，猷猷的守候他，也沒趣！」洛珠道：「這一次我來做個令官罷！」又將衆籌筒取過，也飲了一杯令酒，先在大筒抽出一支，看是「詞賦門」。下面有字道：「凡掣得此籌者，用擊鼓催花行法，花在誰手，即說曲牌名兩個，再說毛詩二句，收尾用唐詩一句，准用虛字聯絡，但要上下貫串，不能者罰出座敬普席一杯。」洛珠道：「偏生我行令，囉囉囉，太累贅，換一條罷！」王蘭止住道：「過易了，反不見心思，倒是這條令好。」即令人在閣外擊起鼓來，又折了一朵梅花，由洛珠手內傳起。到了小鳳手內，鼓聲已住，小鳳想了想道：

「少年心定西番，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好自金鞍寶劍去邀勳。」

伯青贊道：「說得好，未免芳君心在在田那邊，不由得文生於情。」院外鼓聲又作，此次花到了伯青已住，伯青

遂道：

「玉樓人尋芳草，有女同車，顏如舜華，不愧名花傾國兩相歡。」

衆人贊好。花又到了王蘭，想了想道：

「虞美人，握金釵，手如柔荑，膚如凝脂，最愛佳人朝插鏡中看。」

小鳳道：「者香這條令，聯絡無痕，當推第一了。」鼓聲復作，花傳到漢槎，頓止，凝思了半會，乃道：

「憶江南，三姝媚，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反覺冰簟銀床夢不成。」

王蘭笑道：「愛卿待你不薄，何以又憶到江南？」漢槎瞧了王蘭一眼道：「偏是我說出來的，你們都要取笑，分明有心欺我了！」衆人正在說笑，花又傳到小憐手內止住。小憐接口道：

「憶王孫，長相思，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正是西風吹妾妾憂夫！」

伯青拍手叫好道：「愛卿此作，又上於者香了！二十一字，貫串得情致纏綿，毫無牽強，佩服佩服！」花又到了洛珠手內，洛珠道：

「芳草渡，踏莎行，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見些大婦登臨小婦隨！」

衆人同聲稱贊。院外擊鼓的人，見花傳到慧珠手內，將好收令，鼓聲即止。慧珠道：

「端正好，上行杯，我送舅氏，日至渭陽；只見人自傷心水自流！」

王蘭道：「楚峽哀猿，令人腸斷；妙則妙矣，未免過於蕭瑟！」叫人取過一張紙來，謄寫清楚。衆人正在傳看，小儒業已回來，脫了公服入座，把衆人行的令看了數遍道：「罰我來遲，先吃一鍾，也照樣說一個作結何如？」衆人稱是。小儒舉酒，一吸而盡道：「桃源憶故人，歸田樂……」說到此處，竟接不下去。大笑道：「我是個主人，應該敬普席一盃。」拿了壺出席，到各人面前，敬了酒。將欲歸座，驀然觸機道：「有了！」

「桃源憶故人，歸田樂，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正是龍馬精神海鶴姿！」

說畢，復笑道：「這普席的酒，敬得冤不冤！」伯青道：「果然冤枉！」小儒兄這條令，又端莊，又興會，正好煞尾。不如此，我們也回敬一杯，以賀此令。」衆人挨次與小儒把盞。時已二鼓，大衆散坐。小儒道：「我們准於十一日起身子，纔可稟明令堂太夫人，十一日後，可以擇吉進宅了。」又向慧珠道：「伯青春闌得意，暫時却不敢回來，大約秋間方可告假省親。者香得意，亦復如是。我看南京這地方，小人頗多，尤其你們更易受人欺侮，莫如我們動身後，你姊妹能去的所在纔去，差不多的所在，即可不去，倒可免多少是非。」洛珠接口道：「小儒這話說得不錯，你們起了

程，我們也可杜門謝客；難道前次鬧出那些事來，還不怕麼？」伯青王蘭齊聲稱是。衆人作辭各散。子騫回家，稟知江老夫人，擇於元宵日進宅。小儒連日同方夫人收拾一切，所有細軟，全帶了進京。早到十一日清早，小儒叫家丁押着行李等物。方夫人坐了大轎，乳娘帶官官，小姐先行下船。少刻，伯青等人齊至，用了早點，外面馬已備好，衆人乘騎出城，各家親友紛紛候送，衆人立意辭住出城，到了船前，早見慧珠等四人已在船中，正陪著方夫人閒談。見衆人已至，迎出外艙。大衆又彼此叮囑了一番。船戶進來說要開行，慧珠等起身作辭，各洒淚依戀不捨。伯青硬著頭皮，催他們上了轎，見去得遠了，方鳴鑼開船。一路順風，抵了袁浦。起早至王營，雇了七八輛驛車上路，曉行夜宿，直奔都中。不知衆人進京會試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拔窮途路逢美二郎 平海寇羽報連二捷

話說陳小儒攜著家眷，同伯青等人，入都會試。在路非止一日，已交山東濟寧州地界。天色將暮，尋了客店住下。因有女眷，包了後面五間房子，安頓行裝。伯青等在外間歇宿，沿途辛苦，早早的進點飲食，睡了。次早，忽然落起雨來，不能開車。一連雨阻了二三日。這日午後，轉了北風，方纔開霽。小儒等吃了飯，身上覺得甚冷，換了狐裘貂冠，到店門外閒眺。見東首一帶空地上，大大圍了個人圈，忙踱步過來，向人叢中望去，是一個唱曲叫化的人，身上甚爲藍縷，站在空地上，北風又大，凍的臉上青紫二色，聽他唱得多顫抖抖的。小儒細細把那人上下望了幾眼，見他生得頗有骨格，形容雖然憔悴，那眉目間尙隱隱帶著一團秀麗之氣。唱了好半會方住，向着人衆作了一揖道：「小子路過貴地，脫了盤川，不得已幹此忍辱的勾當。實因飢寒交迫，望諸位仁人君子，可憐異鄉難民，慨贈少許，沒齒不忘。」小儒聽他聲音似江南的口氣，出言倒還不俗，心內早動憐念的意思。立了許久，那北風越覺大了，衆人雖着重裘，都有些支持不住，回至店中。小儒叫過雙福，吩咐去把那個唱曲的人喚來，有話問他。雙福去了片刻，領了

那人進來，上前見衆人，意在叩頭。小儒止住，叫他一旁坐下。又取了火來，與他靠著，問道：「你是那裏人，爲何流落此地？姓甚名誰？」那人已問過雙福，知道是一班進京會試的貴公子，未及回答，那眼淚不禁撲簌簌滾了下來道：「蒙諸位少老爺下問，難民說也慚愧。我姓馮，名寶，字楚卿，江南常州府人。先父名炳，曾做過宛平知縣。難民隨侍署內，因自己不學無術，幼年背母，專喜眠花宿柳，又生得有點儀容，人多叫我做美二郎。去年先父病故，任所我一發肆無忌憚，任意揮霍，不到半年，把先父所積官囊，弄得罄盡。如今世上的人，全是勢利的，有錢的日子，人人奉承我，引誘着我去頑耍。此時見我手內完了，連影兒多不見一個。我家內尚有薄田數畝，可以餬口。一時嘔氣，也不去通知他們，獨自出京，到了此地。不料染了一場大病，幾至不起，隨身行囊衣履，典當一空，進退不能，只得胡亂唱幾支曲兒，借以謀食。說起來，真是玷辱祖宗，一死猶遲。既承少老爺們過問，不得不據實奉稟。」小儒聽他說先人做過官的，也是一位貴公子，不禁嘆道：「我看你氣概不俗，未必就此了局。我們是會試去的，不能停留，意在將你帶往京中，你的衣食自有安置。等我們他日出京，再帶你回江南，以爲妥當。即此贈你若干盤費，助你回家，我看你就回了江南，也無甚好處，倒不如同至京中，倘然尋着點機會，大可重新揚眉吐氣，再整門楣。只是我們的意思，未知你心內何如？」伯青等亦說回京的爲是。二郎見衆人美意諄諄，立起身來道：「承諸位少老爺不以下賤相待，又極力成全，就是我馮寶的重生父母，再造爺娘。我現在貧無立足之地，行將填於溝壑，我豈不想再至都中，以圖進步？無奈力不從心。今既得蒙攜帶，安有不愿之理？只是我馮寶與諸位少老爺萍水相逢，怎好牽累？」小儒道：「我皆是宦家之後，你不過暫時落魄，從今日起，你我須兄弟相稱，切不可如此稱呼，反教我們不安了。」二郎立意不行，衆人又謙了一回，二郎方肯改口。因他今年纔十七歲，呼衆人爲兄。小儒等又吩咐衆家丁皆稱二郎爲馮大爺，不許怠慢。若有敢提及前事者，定見不依。衆家丁見主人如此優待姓馮的，那個還敢違拗？二郎格外不安，心內感激不盡。小儒又叫人代二郎備了鋪蓋衣履，又吩咐店家雇了一輛小驛車，與他乘坐。晚間，衆人圍爐閒話。二郎

也讀了幾年書，頗有點談吐。衆人又問他京中出名的相公，有幾人？這是二郎生平樂道之事，道：「京中相公雖多，皆是二等貨。我出京的時候，新來了一個相公，年十六歲，是蘇州人，名喚金梅仙，字小耀，生得溫存秀麗，絕無半點優伶習氣。聞得他脾氣最傲，不肯亂結交人，也是好人家子弟，爲衣食所逼，纔進京唱戲的。他於琴棋書畫，件件皆精。城內王公大臣，沒有一個不深爲契重。他却最重的是名宿才人，你若專倚著富貴去結識他，連正眼也不望一下兒。」伯青聽了，不禁起舞道：「不愧是個有名的相公！若一味濫結交人，縱然貌比潘宋，又何足取？我們此次到了京，倒要去訪他一訪。」又談說了半晌，各自歇息。自是二郎每晚住了客店，即尋些今古的見聞，向衆人問難。二郎本是個聰明人，衆人又不薄視於他，所問必答，又與他講究些作詩詞的道理。二郎的學問，倒長進得多了。次日黎明，衆人飽餐開車，同着二郎，一路直向都中，暫且不提。單說李文俊與雲從龍帶著數千招募的勇丁，沿途趲趕。這日早抵廣東邊界，就近地方大小官員，前來迎接。文俊不敢耽延，到處皆穿城而過，已至廣州。荊州將軍先到了半月，合同粵中督撫，本標兵弁，離城五里紮下大營。文俊頭站報到營中，將軍與督撫，帶著隊伍相迎，彼此見了禮。新來的勇丁，紮在營左。文俊同衆官上了大帳。因文俊是個欽差官，坐了首座。合營兵弁上來參見。雲從龍亦上帳參見。衆官侍立於文俊椅後。文俊道：「職道初至此地，不知賊勢近日若何？諸位大人見過幾次陣了？」將軍道：「小弟來了半月有餘，與制軍撫軍二位大人先後開過三四次兵，或勝或負。賊衆深溝高壘，死踞城池，防守又嚴。看其光景，一時難下！大人既奉特旨而來，定有老謀深斷，以破賊衆，弟等願聽指揮。」文俊欠身連稱不敢。心內一時也想不出個破賊的計策，道：「俟明日開他一仗，觀其虛實，再作計較。」從龍見衆官皆是可可否否的話，文俊亦隨波逐流，毫無定見，不禁走了幾步，到了帳前，打躬道：「諸位大人在上，據生員愚見，這起賊衆均係本地土民，深知地道，何處可以藏兵，何處可以踞守。我師遠路而來，一時不得清楚，只一着就被他占先了！莫若用緩兵之計，將營盤暫退數里，尋訪當地老年之人，問明地道形勢，乘其不備，而後一鼓可擒。若挫動其鋒，然後再爲安撫。兵法云：

「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彼既畏威，又令懷德，斷無不成功之理。」衆官見他相貌清奇，語言侃朗，所說又言言合理，早有幾分歡喜。齊問文俊：「這是何人？」文俊把從龍來歷一一說明。將軍道：「雲生所言，很是。」又向督撫道：「就著他附近探訪，便宜行事如何？」成功我等當聯名保奏。」先給了從龍五品牌劄。從龍謝了衆官，退下帳上擺了酒，與文俊洗塵。又賞了從龍一席。次日，發令退兵十里，傍山屯劄。城內賊衆，先聽得又來了一支兵，大爲驚惶。後來又聞官兵退去十里，不知是何意見，悄悄的打發人去探聽。這邊雲從龍領了軍，回到本營，與文俊商議辦事。文俊道：「你先在帳上只圖說得暢快，一力擔當，我倒替你可慮。」從龍仰面大笑道：「李大人，未免胆太怯了！非是我雲從龍誇張大口，只些麼魔小醜，如在掌握之中，包管此舉，定可成功。好在不成之咎，是我一人責任。」文俊點首道：「你平時經濟，我也盡知，不比徒侈大言之輩。我亦但愿你成功。」從龍又與文俊要了五百名精壯勇丁，預備調用。來日大早，從龍穿了五品服式，在自己帳內點名。這五百人，一齊上來叩見。從龍一點卯已畢，又挑選了十名精細頭目，喚至案前，吩咐道：「爾等可扮著民人模樣，到城外密探城內消息。若得了實信，回來重重有賞。」十人答應下來。從龍退帳，更換便衣，到文俊那邊閒話。少頃，衆官來答拜。文俊問從龍道：「昨日雖然退了兵，究竟如何辦法，方可成功？」從龍將派人探賊衆的話回了一遍。衆官稱善。又議論一回，方散。過了兩日，探事的人回來，說：「賊衆見我兵未交一仗，無故退去，甚爲驚疑。連日城上防守尤謹。」從龍賞了來人，吩咐再去探聽。又到大營回明衆官，仍要退兵五里，以觀動靜。將軍又傳令退下五里駐劄。從龍暗地教人詐稱糧草未到，難以開兵。一俟糧草到齊，即行圍城攻打。這謠言早傳到城中，賊營探事的，也回了賊首爲首的賊，姓周名錦春，排行第三。潮州府人，本是個亡命出身。因他眇了一目，馬上馬下，武藝又精，人多稱他爲周三瞎虎。這班賊推他爲王，他駐守廣州，叫他哥子混名周二笑佛，守住韶州。這日正坐在堂上議事，聞得此信，好生歡喜。與衆賊計議道：「我說李文俊的兵，既到此地，何以一仗不交，即兩次退了十五里，其中必有緣故。誰知他的糧草未齊，兵心不固，難以見陣。若等他糧草

充足，來圍了此城，雖然不懼他，到底費了周折。莫若今夜點人去冲他一陣，教他曉得我們的利害，不敢前來圍城。慢慢再尋條計策，去破他營。」衆賊一齊答應。周瞎虎親自挑選了三千人，傳令二更悄悄出城，偷劫官兵營盤。又吩咐城內的人，如聞對營喧嚷，即開城接應。調撥已定，到了初更時分，衆賊飽食一頓。周瞎虎輕裝軟束，坐了快馬，領着三千人，一擁出城。人盡啣枚，馬盡摘鈴。只邊賊衆出了城，那邊從龍見退兵五里後，即與文俊商議道：「我們只個謠言，傳到城內，賊衆必然想算計我們。第一防他劫寨，今夜不可不準備。」教文俊去通知了衆官，安排停當。又令將五百人，在城外附近埋伏。如果有賊兵出城，你們可充作他的回兵，賺開城門，放火爲號，自有人來接應你們。五百人接令而去。將交二鼓，周瞎虎帶著衆賊，已至官兵營前，一齊吶喊，冲入營內，尋人斫殺。官兵早已分作兩隊，伏於左右，讓出一座空營。聞得賊衆果然來劫營盤，號炮一響，四面的兵，合擁來，把座大營圍得水息不通。一齊反殺進來。周瞎虎見是空營，明知有了準備，喝令賊衆速退，來不及了。官兵早層層圍困。賊衆只得拚命的往外冲踏。城內衆賊，聽得遠遠喧嚷之聲，只道他們的人劫了營，忙調齊全隊出來接應。只留了數百個老弱的賊守城。那知從龍派的只五百人，伏在暗處，見一起一起的賊兵，出了城，又停了半會，反將燈火點齊，到了城前，一片聲叫開城道：「大王已得官兵營寨，現在追殺了下去，大約只一會，官兵多該殺絕了。」三大王恐城內空虛，防有他變，命我們回來幫同守城的。」城上賊，黑夜難分真假，又聽來人說官兵已被殺退，無不歡喜。城中又沒有大頭領，這班人那裏有甚麼見識？忙放下吊橋，開了城門。五百人一擁而進，把開城的先斫倒了幾個，登時放起火來，大呼道：「李大人全隊在此，降者免死！你家的周瞎虎已爲我兵擒住了！」這班老弱賊兵，倒有大半不能動手，也不知官兵來了多少，被他騙進了城。又聽說二大王就擒，只一驚如半空中起了個霹靂，那裏還敢交鋒？走慢一步的，已經被官兵殺了好些，爭先開了後城，各自逃命。一半逃往韶州報信於周二笑佛去了。單說周三瞎虎，本來鞍馬爛熟，他却

不懼，一口刀，一騎馬，橫冲直撞。無奈官兵多了，暫時殺不出去。官兵又因夾雜著自家人，不好開放鎗砲。裏從龍正

在指歸兵勇圍困，見爲首一賊，甚爲驍勇，反被他傷了些官兵。心中大怒，身上整頓了一整頓，叫人取過平時用慣的一桿鉤鏟槍，飛騎直迎上去，喝道：「瞎賊，你休得猖獗，雲老爺來了！」周瞎虎見對面來了一騎馬，也不問皂白，劈頭就是一刀。從龍用槍隔開，瞎虎又是一刀，向腰裏砍來。從龍把槍桿往下一沉，擋住，那馬已沖了過去。瞎虎單手浪打，浮萍式一刀，從背後劈來。從龍身子朝前一伏，雙手舉槍架過，左膝一磕，馬轉過頭來，剛剛瞎虎轉身，從龍不許他再還手，一聲吆喝，一槍刺來，瞎虎舉刀架住。從龍趁勁一滾，槍頭直滾到他肩窩，用力一點，瞎虎坐不住，跌下了馬。從龍也跳下馬來捉他。瞎虎左手連刀壓在自己身下，右手却在上，忙在腰內拔出洋鎗打來。從龍說聲不好，頭一低，那鎗子刷的一聲，從頭上打過去。從龍單手用盡平生氣力，一槍桿把瞎虎的頭打破，不能動了。背後跳過幾個官兵，將瞎虎捺住，平擡到那邊去了。衆官在高處看見從龍如此奮勇，已將賊首捉住，好生歡喜。向文俊道：「文俊人用的人，足見幹練，可嘉可嘉！」文俊也覺得意非常，口內却謙遜了一句。賊衆見瞎虎被擒，人人胆落，一齊拋戈伏地乞命。從龍即止住官兵勿殺道：「爾等皆是好百姓，爲周賊所脅，既然悔過自新，免爾等一死，准其降順。」賊衆歡呼叩謝。從龍命他們暫割一處，回頭見城內火光四起，知官兵已得廣州，城內二起接應的賊，也該到了。令官軍一字站定。果然又來了無數賊兵，不等他動手，一排烏鎗打了過去。隨後一排短刀，一齊沖過去，亂砍亂刺。只起接應的賊，嚇得手忙脚亂，摸不着頭腦，也不曉得頭一起兵勝敗如何，一個個胡哨，四散逃走。從龍帶着衆兵追趕，又生擒了多少賊過來。天色已明，從龍請衆官入城。督撫同將軍很褒獎了幾句，邀着文俊，率領各營偏裨員弁，一同進城。先行出示安撫居民，盤查遺賊，叫人把瞎虎推上帳來，已經沒氣了，命梟首示衆。一面衆官聯銜報捷，摺中以雲從龍爲首功。九通大炮，暨本官打着紅旗，星夜進京去了。只裏衆官，卽命雲從龍辦理善後，一切足足忙了十餘日，方纔完結。都中批摺已回，天顏大爲喜悅，本省督撫，及將軍等官，各陞一級，并賞賜諸般物件。兩淮鹽運使李文俊，運籌有度，以廣東布政使升用。五品頂戴文生雲從龍，打仗奮勇，忠而忘身，欽賜七品小京官，并加五品。

銜。其餘隨營員弁，皆有升賞。衆官設了香案，望北謝恩。訖。從龍換了服式，上帳謝荐。衆官因他升了清要之職，雖在營効力，乃半以客禮相待。帳中備席，代李文俊雲從龍慶喜賀功。席間又商議進攻韶州。從龍道：「聞得韶州首賊卽瞎虎之兄，名叫周二笑佛。此賊據聞大有謀略，非他兄弟粗魯可比。我們此番兵至韶州，他必然死守不戰，以老我師。不如先頒告示，諭令來降。內中有怕死的，定然離心。那時再趁機而發，可獲全勝。諸位大人意見若何？」衆官皆以爲然。文俊卽著從龍作了一道曉諭告示，抄寫了數十張，命人到韶州城外四處傳貼。一面擇吉起兵，緩緩向韶州進發。那周二笑佛見逃兵回來，說廣州已失，兄弟業已就擒，着實吃了一驚。曉得官兵不久必來攻打韶州，預先四門安排滾木擂石，多派人守城。每夜親自各處巡查。又撥了數千人，劊在離城五六里山谷之內，與城中遙爲犄角之勢。一則彼此可以接應，二則使官兵不敢圍城。忽見探事的揭了一張告示來，周二笑佛不認得字，叫帳前伺候的人念與他聽。上面不過是些安撫的話。又說：「爾等本是良民，誤爲賊首擄脅，恐他日天兵到處，玉石俱焚，悔之不及。况爾等各有家室，亟宜改過從善，仍作好百姓，前罪一概不究。」等云。只一起人，本有大半是不得已從賊的，聽了只一番話，早暗自懊悔，心內各懷去志。周二笑佛聽罷大怒道：「他敢巧語花言，惑我軍心，都怪我兄弟性急，中了他計，所以由他說的嘴。不是我誇口，緊守此城，不與爾交戰，要想奪只座韶州，倒不容易！等官兵來的日久了，自然大意，那時略施小計，殺他個片甲不還，纔知道我周二笑佛的手段。」又向衆賊道：「官兵來時，我自破他的法子，爾等不必害怕。」兵衆只得答應。過了一日，官賊已至，劊了大營。雲從龍見賊兵一半劊在城外，依山傍嶺，與城內遙作聲勢，也暗暗叫好。回明衆官，毋須圍城，也不用開仗。回到自己營內，在督標中喚過一名極有胆識的步兵，名叫馬德，命他扮着賊兵，在附近訪問消息道：「他城外既有賊劊營，都該有時進城，你趁着那個空子，如能偷進城去，將他城內虛實探來，算你的第一功。」馬德領了令下來，脫去號衣，多帶乾糧，探事去了。原來周二笑佛派的這一半兵駐守城外，五日一調換。城外的賊進來守城，城內的賊出去守營。已交調換日期，馬德隨着他

們混進城中，扮着個乞丐，四處叫化。因他是本地人，無人盤問。一連訪了半月有餘，城內動靜，他已盡知。心內想道：「若僅訪得只些消息，也不足爲奇。必須尋著點機會，纔不愧冒險來只一場。」一日，叫化到城前，見一起賊兵，約有十數人，坐在地上，交頭接耳的談心。忽聽有一人嘆口氣道：「兄弟們！我們等性命，不知怎樣呢！廣州已失，三大王又死，現在剩了只韶州孤城一座，遲早都不能保的。將來你我，不知死在刀上，還是死在槍上！何況我們本不情愿幹這不要頭的事，是被他們擄了來沒法的。前日官兵那一張告示，說我們有父母妻子，在家不顧，却做這叛逆的事，將來家破身亡，悔之無及。那些話，細想起來，一字多不錯。此刻我們去又不能走，又不好，眼見得是死定了的。」那些入各各嗟嘆不已。馬德聽了，走近幾步，向衆人乞化。那些人道：「你這個實在不識時務！如今兵臨城下，你該早早出城逃生，你又無拘無束，到處都可叫化，不比我們是走不脫的。」馬德笑道：「小人是怕死的，我又無家小，倘若官兵破了城，我卽去投降，還可望碰點造化。我輩中有幾個出城去投降了官兵，倒得了好處。那領兵來的李大人，是個極好的官，昨日我到城外叫化，遇見他們勸我也去投順。我因城內有幾個好朋友，不忍他們陷在此地，特地來送信的。等到調換開城日期，我就出去了。」那些人被馬德說了活動起來道：「你們投降官兵，是准的；我們去了，恐怕不准。」馬德搖頭道：「不妨不妨！我那個朋友說起這話，李大人已經吩咐他手下兵丁，如有城內出來投降的人，你們不可傷害他，好好的領來見我。他們既然歸順，就是好子民了，不遵者依軍法從事。」那些人道：「原來這姓李的是個好官！可惜我們不得去見他。」馬德聽衆人口氣，是要投順，大著胆向衆人道：「諸位真心歸順官兵，我倒可以領你們去。不瞞諸位說，我不是個叫化，乃督標下一名步兵，我叫馬德。李大人命我改扮進城，訪消息的。既然諸位情願棄暗投明，包管多有好處，仗在我身上。」那些人聽了馬德的話，半信半疑，怕是賊首命來試探他們的，面面相覷，難以回答。馬德又把身旁腰牌解下來，給城人看，那些人方纔相信。邀馬德到城下帳棚內，商議如何始能脫這虎口。馬德道：「諸位須要立點功勞去投順，分外體面。我倒有條計策，我今夜先出城。」

去約定來日三更，以號炮爲令，你們在城內先放起火來，亂他的軍心。然後開城迎接官兵，再把你們平時共過心腹的，多約幾人，一齊辦事，可保諸位得個大大功名。衆人應允。馬德又問了衆人姓名，等到夜靜悄悄的，用布繫出東城。馬德火速回到本營，把一切細情稟明。從龍大喜，重賞了馬德，又領他去見衆官，當時給了六品頂戴，俟功成再行升賞。次日，傳了密令，挑選一萬精兵，命馬德當先，於三更時分，齊至東門，升炮爲號。城中自有接應。晚間，衆兵各自飽餐結束，初更起隊，在城外四處埋伏已定。雲從龍親自督隊，聽得城上已打三更，在懷內取出雲炮，放到空中。城內那一起人，自馬德去後，又糾合了多少願投順的，約有五百餘人，聚集東門城內。到了三更，忽聞半空雲炮聲響，每人一口短刀，一支火把，齊聲吶喊。放火的放火，開城的開城，城內如海沸江翻一般。從龍聽得城中喧嚷，又見火起，知已發作，忙領着衆軍，蜂擁到城前。見城門大開，吊橋平墜，從龍當先，衆軍隨後，一擁而入。那槍炮聲如滾鍋相似。守東門的賊，起初聽城下喧嚷，只道自家人爭鬥，方欲下城彈壓，忽見民房火發，一起人到了面前，舉刀就斫。守賊措手不及，連忙跳下城坡。又見城門大開，官兵已入，曉得事情不妙，飛風報信與周二笑佛去了。笑佛正在私衙，派人各處巡夜，猛見守東門的賊氣喘吁吁跑來道：「城內已有奸細，將東門開了，放進無數官兵，請大王速去！」周二笑佛這一嚇非同小可，也不及坐馬，取了件兵器，帶着隨身親兵百餘人，直奔東門。纔轉了一條街，迎面雲從龍已至。從龍一路放着火，殺着人，聲聲說投降者免死。見對面來了一起賊，領頭一人，身材高大，定是賊首無疑。從龍也是步行，躡進一步，身邊拔出洋槍，劈面打過。火光中人聲鼎沸，那裏聽得清槍聲？正打在笑佛胸前，槍子穿心直過。笑佛哎喲一聲，朝後便倒。衆賊見賊首着了槍，一聲吶喊，轉身四散逃命。落後的官兵，砍倒幾個。從龍割了周二笑佛的首級，提在手中，高高舉起，大呼道：「汝等賊首已誅，如投順者，卽是好百姓，免死。」衆賊心胆已裂，又見四圍官兵，無處逃走，一齊拋戈伏地乞命。從龍止住手下的人，命衆賊起來，勿得害怕。後面衆官督率全隊已到。從龍請著衆官就在周二笑佛署內住下。先將笑佛的首級呈上報功。衆官齊聲痛贊。從龍又將內應的一起

人，與後降的一起賊領上來叩見。衆官慰勞了幾句，先行記名，候量功予賞。所有一起降賊，分派各隊補用。又發令四門添兵防守。又分了一隊兵，扎在城外，以防那山谷內一股賊。堂上擺了慶功筵席，衆官親與從龍把盞。夜間，即聯銜拜摺，入都報捷。次早，賈本官起身。衆官又盤查賊贓，清理善後，再議勦滅城外的賊。不數日，批摺已回。督撫將軍均賞穿黃馬褂。李文俊升任廣西巡撫，仍留營會勦。雲從龍擢升內閣侍讀，并加四品頂戴。步兵馬德，以把總歸標補用，并賞加五品頂戴。內應的一起人，均著賞給五品牌劄，銀牌十面。其餘員弁，各推升三級。衆官謝了恩，合營上來謝保道喜，無不歡悅。城外那一股賊，已知韶州失守，笑佛被殺，合營驚惶。大衆商議道：「官兵聲勢甚大，不到兩月，廣韶二府，全行克復。何況我等，這數千人，既無地可守，又無兵糧接濟，官兵料理清了城內各事，定然來攻打我們。若說各散，又恐受過害的百姓不肯相饒，倒不如投降官兵，求他放我們回家務農，也省得拋妻撇子，橫死他鄉。」衆賊商議定了，揀了幾個胆大的，賈著降書，到城內投順。衆官允許了，將他們分派各營看管。俟回兵之日，交地方官押送回家。衆官喜的是賊亂已平，又拜了肅清的奏摺，專候旨下，如何交代。又命各處牧令，確查被賊擾害過的地方，以便撫卹。過了幾日，奏摺批回，督撫將軍各賞賜重物，仍回各該管地方。李文俊雲從龍來京聽候，升用馬德以守備補用。江南招募勇丁，各給功牌銀兩，令其回籍。內應的一起人，分派各標，記名補用。投順各賊，准其回家務農。前情一概不究。所有擾害等地，恩免三年錢糧。賊首周二笑佛、周三瞎虎首級，交地方官傳示各處。衆官謝了恩，又頒發了各處贍黃，將軍帶着駐防兵丁，回歸荊州。文俊從龍也收拾進京覆命。督撫與各地方官，直送出境外。正是奏凱還朝，人人得意。按下不提。單說慧珠等衆人，自從小儒等會試去後，杜門謝客。南京城內的人，見他們不肯出來，也只得罷了。有幾位與他們合脾氣的，尙許時來談談，暇時不過下棋聯詠，消遣而已。誰知三月初旬，上海新來了一個出色有名的相公，姓林，名喚小黛，字翠顰，蘇州人生得如花似玉，傾國傾城，腹中淵博，非常聞得。金陵是六朝金粉舊地，同着寡母穆氏，到了南京。就在慧珠家左首不遠，賃了房屋住下。一時傳說開去，合城皆知。適

值慧珠等謝客之時，忽然來了此人，格外哄動，說小黛究竟似何人物。那邊林小黛也覺得除了自己，天下別無高似他的。常聞人誇獎慧珠等人，也想見他們。只日合當湊巧，有幾個人約小黛城外遊春，同來路過慧珠門首。內中有一人指與小黛看道：「只就是平時所說品慧珠家了！」小黛即要進去，衆人拗強不過，只得先進去說明。慧珠聽了，急忙叫玉梅來請小黛。自己同蔣小鳳等人，迎至堂前，彼此覩了面，倒像那裏會見過的，把平時胸中一團傲睨之氣，都消掉了。見過禮，邀入房內坐下。各敘了些仰慕的話，然後互談衷曲，頗爲投機。慧珠又留住小黛吃了晚飯。臨行時，各自戀戀不捨。小黛回到家中，猶自稱述慧珠等人不已，覺得自己萬不及一。慧珠只邊亦痛贊小黛，暇時即邀了過來閒話。五人又結了異姓姊妹，分外親密。慧珠又說到祝王等人，是當時才子，小黛嘆口氣道：「若論姐姐們所說話，祝王等公子，小妹雖未謀面，今聞其言，如見其人。乃今世有一無二的名流。姐姐們何等福分，得伴才人。如小妹年來所遇不淑，走過數省地方，要求一知己，竟不可得，非小妹命薄而何？」慧珠等又從旁解勸了幾句。又說祝王等人，待天下人，皆是一般樣子。就是我們，雖說數年相識，毫無苟且，不過文字之交而已。小黛聽了，分外羨慕不已。恨不能此時即與他們一會。可見天下也有只般知情識趣的人。由此每日倒有大半天，在慧珠那邊。不是論詩分韻，即是下棋彈琴。小黛的母親穆氏，本是個極貪的人，滿指望女兒到了南京，做個搖錢寶樹。見女兒終日與聶家姊妹往來稠密，全不以接客爲然，心內著實不快。借著別的話，狠狠說了小黛幾次。小黛明知故犯，置之不理。說煩了，反與他母親鬧過數場。穆氏也無可如何。每想設個計策，把女兒與聶家離開了。過了數日，已交京中會試場期，慧珠等人朝夕盼望佳音，未卜小黛等此次科名有指望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鬧鬧場害人反害己

護名葩全始復全終

話說陳小儒等人，到了京中，小儒先去尋下一所房屋，將家眷安頓，把外面收拾了一進，讓二郎同王蘭居住。漢

棧至他父親衙門內住下。伯青也只得住在那邊。次日，小儒到各處拜見年家世誼，王蘭亦去見了他丈人洪鼎材。劉蘊也假意來拜了幾次。因劉先達春初大拜了，劉蘊仍復職御史。伯青因他先來拜會，也只得答拜了他一次。又去料理報名覆試磨勘等事。京中那些人見二郎喪馬翩翩，又聞得二郎說回過常州，此次攜貲來京捐職的，那些人重新與二郎親熱起來。二郎面子上不好冷落，暗地與他們日漸疎遠。那些人過了幾時，見二郎非比從前，也不來纏他了。伯青等發了家信，又聞從龍立了戰績，得了功名，不久即班師回京，無不代他歡喜。將這番話寫了信，寄與小鳳。又附寄慧珠等人的信，不過說是衆人在京平安，勸他們亦要隨時保重，無論中與不中，秋間即可相見等話。衆人各事料理清楚，在京專候會試。暇時，同到各處逛逛。又去園子裏聽了幾天戲。一日，伯青忽然想起二郎說的那金梅仙，要去訪他。先問明梅仙住落，約了二郎等人，套車向梅仙屋裏來。恰好梅仙近日養病在家，不曾去唱戲。見跟的人進來說：「外面有幾位會試的公子，要與他談談。」內中只認得一個姓馮的，他混名叫美二郎。梅仙常聽得人說姓馮的是個大撒手，鬧窮了回常州去的，倒要見見他，是個甚等人物。叫人出來，說：「我家相公有病，不能見風，請裏面套房裏坐罷。要望諸位少爺勿怪。」伯青忙道：「這也何妨。」衆人下了車，隨着跟梅仙的人，走入門內。見屋宇陳設，無一不精。上首房內，有一個小六角門，垂着煖帘。跟的人先去打起門帘道：「諸位少爺到了。」衆人步進外間，抬頭見梅仙迎至門前，頭上戴着頂鑲金毡笠，身上穿的是淺玉色素縐皮袍，外面罩件紫絨白狐披風，穿了雙嵌雲玄緞皮快靴，一隻手扶在門擋上，那一種捧心西子帶雨海棠的模樣，早令人又愛又憐。衆人皆暗暗贊賞不已。梅仙笑吟吟的道：「遠方的客，到了我家，論理早該迎接。無奈被只病累久了，一點風兒多不能受，未免不恭，請諸位爺要恕罪！」說着，邀衆人至套房內，意在給大衆請安。伯青一把拉住道：「頃聞玉體欠安，就不該進來吵鬧，纔是。若再行禮，我們更不安了！你請坐罷，我們好說話。」將梅仙扶到榻前，一張小杌上，按他坐下。外面送上茶來，梅仙一一問了衆人姓字，向二郎道：「久仰爺是個大朋友，今日會了面，果然那美二郎的名字，真不

虛傳！王蘭拍手道：「二郎名字，到處皆知，可羨可羨！」二郎笑道：「小權別要聽人家閒話，那是旁人糟蹋我的。」衆人同梅仙清談，聽他吐屬溫雅，婉而多風，梅仙亦知來的是一班有名才子，分外敬重，吩咐備了幾樣精緻，便肴，定要留衆人吃了飯去。小儒等見他諄諄，也不好過於推却。又曉得他是個高傲的脾氣，輕易不肯恭維人，只得擾了他，準備再補情。飯罷，又坐了半會，方散。一路誇說梅仙不已。數日後，聞得梅仙病好了，今日進班唱戲，衆人去點了一齣戲，備了分重賞，待梅仙做個面子。梅仙完了戲，又到他們桌上周旋了一回。次日，已是三月初一，放了大學士胡文淵禮部侍郎熊桂森爲正副總裁，劉蘊點了同考官。小儒等人連日在家料理，預備進場。到了初五日，李文俊雲從龍由廣東起身，已抵京都。從龍一到京中，即問了小儒等住落，去拜會衆人，見了面，各道闊別，彼此又道了賀。次日，五鼓，文俊從龍入朝覆命，召見時，將在廣東滅賊情形，逐細奏明。天顏大悅。文俊內轉了吏部尙書，從龍欽賜同進士出身，升了吏科掌印給事中，賞加三品銜。二人謝恩退出，各赴衙門接事。文俊差人到揚州去接家眷，小儒等知從龍升了官，齊來道喜。從龍備了戲酒，請他們盤桓一天。伯青又去叫了金梅仙來。從龍亦大爲賞識，直飲至三更方止。來日，已是頭場，小儒等人各自收拾入闈。其中煩文，毋須交代。三場完畢，衆人出場，各回廡所歇息了幾天，專待放榜。終日無事，到各處閒遊，無非吃酒聽戲，或到梅仙那裏小坐。從龍是有職事的人，十日只好偷一二日空閑，與他們聚會。衆人又公湊了一項，代二郎就近入了大興籍，報捐郎中，分部學習，又拜在江公門下。一時趨躋二郎的人，很爲不少。誰知鬧出一樁天大的事來。伯青王蘭科名幾乎無分，那劉蘊自放了同考官，心內暗喜道：「我今日正好報復前仇了！」隨後再同父親商議，尋件事端，收拾只姓雲的，把他們全數辦掉，纔出我胸中之恨。「想定主見，先請了各房同考官，將與祝王二人，如何有仇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囑託各官若見了祝王二人的卷子，不問落在那一房，多不要荐上去。又囑謄錄官，用了暗記，認教他們白吃一場辛苦，方知道我姓劉的利害。只兩個小畜生，名下無虛，荐上去，必然要中的！打人須要先下手。衆官不好推却，又因劉先達是當朝首相，朝廷大權，半

出其手，只得應允了。劉蘊好生歡喜。徧徧伯青的卷子，落在劉蘊房內，他也不問好歹，提起筆來，一陣亂批亂又，摔在落卷內去了。王蘭的卷子，落在第五房內閣中書柏如松房內。柏如松把王蘭卷子看了一遍，言言珠玉，合式利時，嘆道：「只人才調清華，詞采富麗，元是中定了！不荐此卷，未免屈抑真才，於心何忍！若荐了，却又怎生回滯劉蘊？」一事在兩難，猶疑不決。猛然得計道：「何妨將此卷送到劉蘊房內，聽他如何辦理，此事就鬧開了，於我無涉。」又把王蘭的卷子，看了幾遍，長吁道：「儒生十年辛苦，原思一第，况具此才華，亦非易易。你偏生與劉蘊做了對頭，却不能怨我無目！料想到了他房內，今科是定見無望了。」遲延了半會，沒奈何，親自把卷子送去交代。劉蘊也給他一陣批抹，摔在落卷內，心中揚揚得意，向外指著道：「祝登雲王蘭，你兩個畜生，可記得在揚州逞的威風麼？一般也有今日！」單說各房取中的卷子，紛紛荐呈上去，劉蘊也胡亂荐了幾本。胡熊二公，一乘至公，細加繙閱，覺得衆卷內，要求一出色人才爲元不得。胡文淵與熊桂森商酌道：「今科若無非常之才定元，何以服衆？我怕各房落卷中，他們眼力不到之處，咎在你我，意在將衆落卷調來，大搜一遍，再爲定元。熊大人意見若何？」熊桂森稱善，即傳話各房，呈送落卷。劉蘊一時忘却了，也把塗抹過的祝王二人原卷，夾在落卷內，送上去。胡文淵細細尋閱，看到伯青卷子，批抹得不成模樣。閱完拍案道：「只本卷子，何以不荐，反亂批亂抹起來？真令人不解！」面上印記，是第二房劉把伯青卷子，放在一旁。又看到王蘭卷子，大叫道：「此人非元而何？若不搜遺，真個屈抑人才了！何以又批抹過的？」再看印記，亦是第二房劉。不禁生疑道：「因何只兩本能中元的卷子，皆在他房內，又多被他批抹？其中必有原故！況此等文才，有目共賞之作，只姓劉的何致乖謬若是？」熊桂森亦說定有原委，叫人請第二房同考官來，倒要問個清白。少停劉蘊到了，胡文淵作色道：「貴房落卷中有兩本出色的文章，何以不荐，反行批抹？若說貴房一時之誤，只可一誤，何能再誤？這些卷子，可是貴房親自過目的？倒要請教！」劉蘊冒冒失失的，被胡文淵劈頭問這一句，他心內本是虛的，當時滿臉通紅，回答不出口來，打拱道：「多是親自過目的，落卷內並無一本可中。」胡

文淵見他如此失虛，格外生疑，早猜透幾分，冷笑一聲道：「只兩本文卷，貴房如說出他那一款不能中的道理，足見貴房衡賞另具眼力。」說著，把祝王二人的卷子取過給與劉蘊看。劉蘊見是祝王的卷子，愈覺心慌，口內支支吾吾的起來。胡文淵明知必有情弊，突然變色道：「貴房究竟是何居心？要請問明白！兄弟是要據實上奏的。」劉蘊急得沒法，答應了幾聲：「是一退了下來。曉得只件事已破，繞到自己身上，大爲不便。轉央出衆同考官向胡熊二公求情，願將祝王二人卷子贖補出來了。胡文淵執意不行，要據實上奏。倒是熊桂森再三勸說，因劉先達與他同年，既然劉蘊願贖補文卷，他也沒趣已極，可以放他過去了。胡文淵方肯答應。評定了王蘭爲元，伯青爲亞。擇日放榜，報到王蘭處，高高中了第一名會元。洪鼎材十分歡喜，代女婿開發一切。伯青中了第二名會魁，漢槎三十五名進士，小儒中在五十名上，把江柄謙喜出非常。兒婿皆中，衆家賀喜紛紛，連梅仙也覺得得意。擇日衆新進士殿試已畢，狀元出在蘇州，伯青點了探花，授職編修。王蘭點了庶常，漢槎以主事歸兵部試用。惟有小儒得了個榜下知縣，各人分頭參謁座師。見過了胡文淵，纔知道闈中鬧出只樣大事，痛恨劉蘊此番幾乎傷在他手內。劉蘊見祝王二人得了科名，恐他們曉得闈中的事，要來尋事，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也不與劉先達商議，硬著頭皮上了一摺道：「國家取士，首重品學。若編修祝登雲，庶吉士王蘭，學問有餘，品行不足。臣與彼等同籍金陵，見聞較確。彼等專以眠花宿柳，虐善欺良爲能事。居鄉若是，居朝更不可問矣！廟廊之上，焉容此病國蠹民之流？臣忝列言官，不得不據實直奏。若此二人，臣亦羞與同列。」云云。此摺一上，早觸惱了一人，雲從龍聞得劉蘊在闈中把伯青王蘭卷子，批抹了，要想誤他們的科名，後來虧得胡文淵大搜遺卷，纔昭雪了此事，心內大爲不平。又聞得劉蘊上摺奏參伯青王蘭，從龍也上了一摺，說劉蘊倚著他父親劉先達勢力，居家許多不法，在場內如何把祝編修王庶常的卷子批抹等情。旨下着胡文淵熊桂森據實奏覆，毋許袒庇。胡熊二人因事情重大，連着自己身上的干係，又因雲從龍已直奏出來，不敢隱瞞，也顧不得劉先達的面子，只得將闈中情節，一一覆奏上去。天威震怒，說劉蘊以私廢公，有

負朝廷，著革職永不敘用。劉先達教子無方，著罷武英殿相事，降三級調用。祝登雲王蘭雖係劉蘊趁隙發私，亦屬咎有應得，著交掌院學士臣嚴加申飭，記大過一次。雲從龍遇事敢言，著用鴻臚寺正卿，仍加三品銜。江柄謙推升武英殿大學士，李文俊陞授協辦大學士，熊桂森擢升吏部尚書。命下之日，把個劉先達氣得發昏，將劉蘊喚到面前，痛責一頓，深恨生子不肖，連自己的相位，都被他帶累掉了。連夜押著他出京，不許片刻逗留。劉蘊也無顏見人，攜了他的愛妾家丁，趕回南京去了。劉先達原恨自己兒子，却也深恨雲從龍奏參太甚，我的面子多不留半點。從此於姓雲的大爲不睦。伯青王蘭雖然無甚關礙，究竟交掌院申飭，也覺無趣，乘勢請假回鄉祭掃。江柄謙因拜了相，也命漢槎告假祭祖，以免他母親挂念。雲從龍與馮二郎，也請給假回省。一時多准了，大衆收拾出京。洪鼎材只得說明了，秋間將女兒送出京，同王蘭完姻。陳小儒在吏部料理，除授了揚州府江都縣，領了部文，也要收拾赴任。原想今科點入詞林，不然亦可留京，以待下科，所以纔將家眷帶入都中。誰料得個榜下知縣，又不能不挈眷而行，徒然往返，深爲懊悔。所喜衆人同來，仍然同去，沿途倒不寂寞。衆同年紛紛替他們餞行，該辭的該去的，整整鬧了十餘日，纔得清閑。衆人擇定五月初七日起程。端陽只一日，伯青備了席酒，邀了小儒等人，至金梅仙家賞午。到了他家，梅仙迎衆人入內。伯青道：「我們初七要動身了！今日特地到你家來賞午，借此可以談談。我們此次出去，不知下半年可能來京呢！」梅仙道：「我正欲代你們送行，今日反要你等自己備席來，難道我梅仙一席酒多備不起？今日東道算我的罷！」伯青道：「小耀未免太俗了！你我算是心交知己，那裏還分甚麼彼此？明日你再請我們，不是一樣麼？」跟的人進來調開桌椅，衆人挨次坐下。席間無非是些端陽卽景的物件。酒過數巡，梅仙多吃了幾杯，覺得熱起來，把短褂脫去，露出淡秋葵夾紗比甲，襯著湖綠綺羅夾襖，越顯得異常秀冶。起身先與伯青把盞，因脚下穿着藕色嵌雲堆花蝴蝶履，出席時，未曾立穩，一蹣半邊身子歪在伯青懷內，兩隻手緊緊握住伯青手腕，生恐跌下來。伯青被他嚇了一跳，連忙用手將他扶住。梅仙笑著，溜了伯青一眼道：「今日多喝了幾鍾，腿肚子

都軟了；若不是你扶住我，勢必要借這地上躺一躺呢！」說罷，又抵住嘴，笑個不止。伯青見他已有醉意，覺得他兩隻手伏在自己臂上，細緻膩人，滑若棉絮；又見他俊眼眯斜，紅生兩頰，不由得心內蕩了一蕩，也笑道：「你一跌事小，幾乎把我昨日吃得酒多嚇散了！」引得衆人大笑。梅仙又敬了合席的酒，方纔入座。伯青呆呆的凝思了一會，起身回敬了梅仙的酒道：「小癩！我有句話，早經要同你說了。我想你父母坟墓，均在蘇州，因為貧不自給，纔進京唱戲的。近來你腰內也該積聚少許，何苦還戀着只生計？不如早點回去，料理料理，討房妻小，接續祖宗血食，不枉當日父母生你一場。雖說半途失足，也可挽回於將來。你是個聰明人，諒想不用我細說。」衆人齊聲道：「是！」梅仙聽了伯青一番話，不住點頭。那腮邊紛紛淚落道：「你只番話真乃金石之言，指我迷津。我豈不知只個生涯不能養老？我也是好人家子孫，因窮所使，難道就沒有羞惡之心的麼？只因我近年雖然積得若干，要說贖了自己身子，就不得餘剩了。不贖身子，師父也不肯放我走。你想可難不難？我只火炕，不知那一年纔跳得出！」說到此處，不禁哭了起來。伯青用帕代他拭淚道：「若說贖身一事，倒極容易，你師父不過要的是錢，不用你出一文半鈔，我們大衆各出若干，代你贖身，想你師父也不敢不依。」小儒等人道：「我們情愿，但不知你師父要多少銀子，方許你出師？」梅仙聽了，心內著實感激衆人道：「不能依我師父的貪心，說過要一千銀子，纔准我出師呢。」伯青道：「一千銀子不難，我們五個人，每分只派得二百兩一人，明日你就對師父說，一面交銀，一面出師。說定了，好後天一同起身，大家路上也有個伴兒，你斷不能一個人出京的。」梅仙聽了，分外欣然，起身向衆人謝了又謝。大衆飯罷各散，臨行又囑付梅仙早對他師父說明，不可遲誤。我們一定後天起程。衆人散後，梅仙到他師父那邊，把衆人代他贖身，同他出京的話，說了一遍。他師父搖頭道：「好輕巧事！我辛辛苦苦，將你教成個好手，原想多尋幾宗銀子。我後半世，就想靠你呢！到了那個時候，自然許你出師。你此刻出了師，我本錢沒有賺得著，是白吃一場辛苦了！若一定你要去，俗云心去意難留。罷罷！這幾位闊大老爺，貴公子，替你贖身，至少也要一萬銀子，我纔夠本呢！少是不

行的。料想他們不能因我不許你出師，來尋事我。我也不怕的。」梅仙見他口風甚緊，又用了一套嚇騙的工夫道：「師父不准我出師，我只好罷了。我這怨我罪沒有受得足，是命中註定的，我也不怨師父。但是他們是一起貴公子的性情，既然一句話說出了口，斷不肯就怎麼罷了。一時惱怒了他們，竟與你師父爲難起來，你老人家雖說不怕他，難道一個堂堂首相的公子，一個是他女婿以及通政司大堂的東床，與現任鴻臚寺正卿，一齊設法收拾你師父不成麼？我看師父見機而作的爲是，就是我這幾年，也替師父掙了若干，你老人家心要放在當中想想。」他師父被梅仙硬一句軟一句，說了改過口來，定要三千銀子。梅仙又與他講了半會，好容易減到二千足數，萬不能再少。梅仙次日大早，套了車，到伯青處商議。伯青慨然應允道：「小癩不要心焦，既說過替你贖身，卽如你師父咬定牙關，要一萬銀子，我也說不得這句話。何況只得二千銀數，就難住我姓祝的不成？你坐一坐，帶了去，好把事辦清結了，還要收拾收拾，不過這半天耽擱了。」梅仙感激不盡。伯青取了張紙，寫了幾句，叫連兒到天成銀號，打兩張銀票來，又叫人擺飯，同梅仙對食。恰好小儒等人也過來。伯青將他師父已許他贖身要二千銀子，我已叫連兒取銀子去了。衆人齊聲贊好，都代梅仙歡喜。從此可脫離苦海，由得自己。梅仙又稱謝了衆人。少頃，連兒取票回來，伯青接過，看見一千一張，把兩張票子遞與梅仙道：「我不留你了，叫連兒同你去交代清了。你師父，就將行李各物，搬到這裏來，明日好一齊登程。」梅仙答應，上了車，連兒跨了車沿，不多半會，到了他師父家。梅仙先下車入內，他師父知道連兒是祝府的家人，忙迎至裏面，擺了茶菓款待。梅仙取出銀票，雙手遞過道：「徒弟蒙師父教育之恩，又不能圖報，到底半路上撇下師父，今遵師父之命，向祝公子借了二千銀子，作贖身之價。後日徒弟倘有出頭之日，再爲孝敬你老人家罷！」他師父接過票子，看了看，揣入懷內，向連兒道：「小徒沐公子大恩，提出羅網，但有一件，小徒自幼性情不好，倘有冒犯公子之處，要望連二爺從中照應，我斷無不放心的。」連兒道：「我家公子，脾氣是極寬厚的，待天下人，都如家人父子一般，何況你家梅相公，與公子甚爲合式？你倒可以放心。好在你要的

二十頭，到腰了，他就下火炕，你也可不問。這些假慈悲的話，你也不好不說幾句，蓋蓋面子。」他師父聽了，哈哈大笑道：「連二爺這幾句話，未免把我太看低了！我師徒相處，有五六年，縱然是假的，難道一二分真的多沒得麼？」說着，大家都笑了起來。連兒催促梅仙收拾行李，裝好在車子上，梅仙進去叩別師娘，出來又與師父作辭。他師父假意掉了數點淚，又囑付了一番。梅仙同連兒上車，押著行李裝回來，下車入內，見小儒等人，尚在書房與伯青閒話。見梅仙歡歡喜喜的進來，王蘭道：「想你的事已交待清楚了？明日同我們出京，隨你在蘇州在南京，立個營業娶房家室，重立金氏門戶，也不枉伯青待你這一番美意。」梅仙道：「承祝公子天高地厚之恩，把我拔離苦海，非獨我自己殺身難報，即我亡過父母，在九泉之下，也啣恩不盡。我父母有靈，都要保佑公子昌前裕後。」伯青道：「小癩不可如此說。些許小事，何足挂齒？你也是好出身，不過中途失足，猶可補過於將來。從此你我當以表字相稱，纔是正理。」梅仙道：「我愿終身執鞭隨鏡，伺候公子，猶以爲未足。怎敢與公子抗衡，以字相稱？梅仙寧死不敢違命。」小儒道：「小癩不可執意，莫說你是好出身，即如南京那一班名妓，尚彼此以字相稱，你若一定泥於俗見，連我都不愿同你說話。」王蘭等人，皆同聲稱是。梅仙被衆人你一句，我一句，只得先告了罪，然後改口。伯青分付衆家丁，呼他爲金大爺。又叫備酒代梅仙賀。邀了梅仙平時相好的一班相公來作陪。席間猜枚行令，直飲到初更方散。來日黎明，衆人料理登程。伯青漢樣辭別了江柄謙，王蘭也到洪鼎材那邊去了一回。小儒叫人押著各家行裝，方夫人坐轎，帶着官官小姐，先行出城。小儒等人，又到衆同年處，走了一回。各家親友，紛紛在皇華亭候送。衆人出了城，又見一班有名的相公，也來送梅仙動身。大衆謙遜了一會，各自回城。小儒等方開車起行，沿途無話。又說到蘇州那祝道生，在家也鬧煩了，聞得南京名勝之地，借看他丈人爲名，帶了數名家丁陪著，買舟向南京來。走了三四日，已至南京，叫人担了行李，自己乘騎，直奔鹽法道衙門。尤鼎聞得女婿到了，他又無兒女，這個女婿，比親生兒子還強。接入內衙，擺酒與他洗塵。席散送至外書房歇宿。次日，祝道生也去拜了各處親友，忙了數日纔閒。這日

跟着兩名家丁，出了衙門，向秦淮河一路而來。道生到了南京，即打聽那家相公出色。有人說到聶家姊妹等人，可惜如今不接客了，他們立誓守着幾個人呢。惟有新到的一個相公，叫林小黛，此人不亞似聶家姊妹。祝道生聽了，記在肚裏。今日適值無事，意欲去找林小黛談談。到了桃葉渡，問明小黛住居，走進門內。早有伺候的人，將道生引入正間坐下，送上茶來。裏面走出一個垂髮的幼女，年約十三四歲，向道生問了好，又問了姓氏，知道他是鹽法道的女婿，忙親自裝烟與道生吸。道生問他名字，叫五兒，是小黛的妹子，倒還生得清秀。道生問：「小黛那裏去了？」五兒道：「隔壁聶家，請他下棋去了，晚飯後纔回來呢。」道生道：「我何妨也到聶家去？」五兒道：「聶家姊妹不走人了，少爺一定要會我家姐姐。我叫人去接他。」道生道：「那倒不必，我久聞聶家姊妹的名，難得你姐姐在那邊，還是我去就教的好。雖是他家不走人，這不過是做作的話，高抬他的身價，你不要瞞我。」說着，立身即行。五兒忙攔住道：「少爺不要怪，真真不能去。倘然他家不招呼少爺，倒是我家不是了！」道生有了氣道：「放屁！既然做個妓女，天下人皆去得，甚麼叫做不走人！除非從良，纔能說這句話呢！」推開五兒，往外就行。兩名家丁也隨了出來。五兒跟在後面，連聲道：「少爺請回，我把姐姐先接了回來，說明再到聶家不遲。」道生那裏肯依，頭也不回，出了小黛家大門，轉了一個灣，到了籬前，見雙扉緊閉，上前叩門。裏面二娘答應，開了門，問道：「你是尋誰的？」道生見了二娘，好像那裏會過的，一時想不起來，也不回答，擠進門內，直朝裏面走。二娘怒道：「你這個人太無禮！不問皂白，向人家內裏跑，可不是胡話！」二娘開口說話，道生聽得聲音，猛然想起玄妙觀的事，不由得怒從心起，脚下步子越發走得快，轉過正間，恰好慧珠與小黛對坐下棋。旁立洛珠小鳳小憐觀陣。道生認得慧珠姊妹，回噴作喜，滿面堆下笑來，上前作揖道：「小生何幸，今日得觀諸卿，猶記玄妙觀中那樣錚錚的口氣，言猶在耳，何以一到南京，就改變了？」慧珠正在疑想，忽見對面來了幾個生客，心內早吃了一驚。又認得是玄妙觀會過個姓祝的，正欲起身迴避，又聽得他口內提及前事，皆是嘲笑的話，不禁滿面緋紅，氣得攤在椅上，臉都變了色。洛珠聽了，也氣

得要死，發作道：「外面的人，都是不管事的，怎麼外人走到內裏來，都不攔住？他那裏來的這種冒失鬼，人家內眷在此，不知進退，嘴裏胡裏胡塗的，不知道說些甚麼！曉得是好人不是好人，還不把他攆出去！」二娘也跟了進來，扯住道生的袖子，往外就推道：「你這個人，多分是個瘋子，怎麼走路走到人家內眷的所在來！我們是省事的，不然叫起地方，要當做白日撞辦的！快點出去罷！」道生本有點氣，又聽得他們這一番話，不由得七竅烟生，順手把二娘一個嘴巴，打得踉了多遠。指着慧珠等罵道：「該死的娼根！放肆的花娘！前次在蘇州，挺撞我少爺，後來你等去了，我少爺未忍究辦你們，今番到了南京，誰不知道你家是個行戶。我少爺寬宏大度，不記前惡，高興來訪你們談談，也算十二分體面你們。又挺撞我起來，難道你等是瞎的，認不得太歲著實可惡！到底仗着誰的勢力？你家是條龍，我也要扳隻角；是隻虎，我也要敲幾個牙！」說著，拉起衣袖，向洛珠就打。衆人起初見他來意不善，早離了座位。又見他來勢兇猛，意將用武，一齊跑入裏面去了。道牛怒沖牛斗，把桌椅物件，打個罄盡。口內罵不絕聲，兩名家丁，也幫著打罵。二娘在旁邊，見打損物件太多，肉疼之至，也顧不了許多，奔上來一把揪住道生胸前道：「你好端端，打倒良戶人家來，該當何罪！與你到上元縣評理去！我這老命不要了！與你這小雜種拚掉了罷！」一頭拳夾胸撞倒，兩名家丁，趕忙擋住，又被道生乘勢推了一交，頭上的油皮，碰破了一塊。二娘在地上亂滾亂喊叫：「地方救命，強盜打死人了！」又把血塗了一臉，頭髮亂披在肩上，像活鬼一般。早驚動隣人，走了過來，問明情由，做好做歹，將道生勸住。道生罵不住口道：「你這老娼根，小花娘，仔細着多教你們試驗試驗！我祝少爺的手段！」氣洶洶帶著兩名家丁，大踏步去了。這裏衆人扶起二娘，慧珠等見來人已去，方敢走出。王氏也隨了出來。二娘坐在地上，大哭大罵，拍手打掌道：「這個姓祝的，不是今世冤家，定是前世對頭。在蘇州受了他一頓惡氣，如今又趕到南京來尋事我們，這是那裏說起！我家不走人已幾個月了，他怎麼知道，多分是些嚼舌根害嘴疔指使來的！」忽見五兒走進來，見衆人如此光景，曉得是那姓祝的鬧過了。將他姐姐扭過一旁，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小黛方纔明白，反

覺自己對不過他家，不是爲尋他而來，也不致鬧成這個樣兒，苦苦的勸住了二娘。隣人說道：「二奶奶！你是個老手，就不該同他鬧。俗說道哄死人，不償命；你既在蘇州會過這姓祝的，曉得他不是個好惹的人。既到了你家，斷不肯善自走出去。何妨敷衍幾句，將這瘟神送出門，就沒有事了。若怕他下次再來，慢慢設法治他，何苦淘這場惡氣？你想想，他受了你們辱罵，雖然打了一頓，他心內未必干休。聞得他是鹽法道尤大人的女婿，要尋你家訛頭，也不難。在我們看三五日內，定有是非的。」你一句，我一句，把二娘說了害怕起來。自己返悔不迭，大不該同他們鬥氣，好好的敷衍他出門，他也無可如何。倘然鬧出旁支的事情來，祝王等人，又遠在京都，那個代我家支持？豈不是要喫他的現苦麼？王氏、慧珠等人，也想了怕起來，又不好埋怨二娘，面面相覷，不發一言。衆人心內都懷着一個鬼胎。隣人等見他家沒事，各散回去。二娘叫人把打碎的物件，搬去一旁。小黛同了五兒，也回家去。二娘又託人探訪祝道生回衙，如何處置。一日，慧珠等正在房內閒話，見外面送進一封信來，拆開看時，知道祝王等人，已抵京師，沿途平安。又聞雲從龍立了戰功，不日班師回京。小鳳格外得意。又過了一日，買一本題名錄來，見地們多中了進士。慧珠等無不歡喜。隨後又知道伯青點了探花，王蘭等人皆得了科，喜得衆人眉開眼笑。連二娘同王氏也得志非常。有了這種大靠背，料想人也不敢欺我家了。慧珠等專盼他們回鄉祭省。這日清晨，二娘坐在堂前，看人打掃。忽見惡狠狠的走進幾個人來，不由分說，一鐵繩把二娘頭頸套住。打掃的人，嚇得飛跑至後面報信，與王氏等人去了。不知這來的究係何人，二娘所犯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狐假虎威 狐謀終遜 石出水落 石性常堅

話說宋二娘被來人一鐵繩鎖住，那打掃的人，見來人公差打扮，情知出了事端，急忙跑到後面，見慧珠、小鳳坐在窗前梳頭，王氏一旁閒話。那人對著王氏搖手道：「不好了！二老太太被套住了。」王氏見來人氣喘吁吁，滿

頭大汗，就嚇了一跳，忙道：「二老太怎樣？」那人搖頭道：「被套住了！」王氏摸不清頭尾，只聽得來人說「套住」二字，向那人臉上啐了一口道：「滾你娘的蛋！甚麼事大驚小怪！又不知說的那一家話，多分被你媽的東西套住了！」倒是慧珠心內明白，又見來人倉皇失措，定然出了大事，母親錯怪他了。忙止住王氏，叫來人不必着急，有話慢慢的說。那人停了片刻道：「太太不要罵我，二老太在前面，看我們掃地；忽然走進幾個人來，似公人打扮，也不問清白，取出一根鐵繩，把二老太鎖起！我嚇得趕緊送信來的，太太倒罵起我來，真正屈煞了人！」王氏聽完，嚇得面如土色道：「不知我家又犯下甚麼事了？」話未說完，外廂早拍桌敲台，大鬧不止。王氏硬著頭皮，急急的走出，慧珠小鳳隨了出來。洛珠小憐從睡夢中驚起，同到門邊竊聽動靜。王氏至前面果見幾個公差，將二娘鎖住，坐在椅子上，大聲道：「好大個娼家！官的公件都不保，難道躲着不見面，就罷了，還要我們搜捉麼？」王氏向衆人道：「諸位爺是那座衙門裏來的？」內中一個老年公人道：「你是甚麼人來問我們的事？」王氏道：「我是他家親眷，所以走出來問一聲，請諸位說個明白。」那公差道：「你聽清楚了！我們是江寧縣裏來的，奉了鹽法道尤大人密諭，說你家窩屯流娼，引誘子弟，飭我家大爺，立提宋二娘、聶慧珠、聶洛珠到案訊辦。現有硃簽在此，快把兩名小娼婦交出來，萬事皆休；不然，就是你只親眷，也可帶去問一堂。」王氏笑道：「不過說他家窩屯娼妓，我只道犯了九族全誅的罪，纔要帶累我們親眷呢！不瞞列公說，聶家姊妹前兩日動身到鎮江燒香去了，大約有幾天纔回來。諸位急了，也沒用；若不相信，請到裏面搜一搜。」慧珠聽到此處，連忙同了小鳳等人，開了後門，到林小黛家暫避。衆公差道：「放屁的話！就是真燒香，也要專人去叫他們趕緊回來投案；不然，我們也不好回去銷差！」王氏聽衆人口角稍鬆，到後面封了四十兩銀子，送與衆人，做個茶費，准於三日後赴案。衆人做好做歹，方纔應允起身，叫了乘轎子，來與二娘坐，到縣裏去。王氏對二娘道：「宋奶奶料想你是不能不去的，家中各事，我代你照應，好在等他們到了案，纔能提訊，你去罷，我隨後叫人送衣服鋪蓋到官廨裏來。」二娘氣得直挺挺的，坐在椅上閉著眼，連丁

多不開聽了王氏的話，點點頭。衆人把二娘拉拉扯扯的，拖到轎子裏，將鐵繩縛在扛上，押著轎，如飛的去了。到了衙門，先將二娘送至官廩，然後回明本官。聶家具限三日，交慧珠洛珠到案。現在鎮江燒香去了。只裏王氏見衆差已去，尋至林家，將上項事對慧珠等說了。慧珠急得痛哭道：「若上了堂，定是要受羞辱的。不加先尋個短見，到干淨，免得出乖露醜。」洛珠也要尋死。小鳳勸道：「姐姐妹子不是只樣說法。俗云兵來將擋，水來土壓。他說我家窩屯引誘，有何實據？就是輸，到底也要辨白一場，斷不能束手待斃。大家定定頭緒，要商量個主見。三日後如何辦理，也不能把二奶奶一個人丟在那裏吃官司。」王氏道：「蔣姑娘！此話很在理。但是三日後，又要來提人的，却怎樣去發付他？」小鳳道：「一時也想不出個主意來，你老人家先把衣服鋪蓋送與二奶奶，還要帶幾兩銀子去安排各費，人纔不吃苦呢！」王氏點頭稱是，忙將二娘各物檢點，又封了五十兩散碎銀子，叫人送到官廩，囑付二娘放心，我們都要想個善策，同他打官司呢。林小黛也幫同他們籌畫，議論紛紛，一時難定。誰知來了幾個救星，又鬧出一場大是非來。却說陳小儒等人出京，沿途躡行，到了王營，乘車登船，走了三天，是日已抵南京碼頭。小儒與漢槎商議，仍將家眷暫爲借住幾日，領了憑，即行挈眷赴任。船泊了岸，漢槎先着家丁回府送信。方夫人坐了大轎，隨後小儒漢槎也坐轎，齊向三山街而來。伯青王蘭亦各自回家。雲從龍封了一所公館，與二郎暫住，再議回鄉之行。梅仙也只得住在從龍公館內。那邊王氏等人籌畫了兩日，毫無一策，急得走頭無路。慧珠洛珠只想尋死，倒是小憐想起個主見來道：「我們只件事情，差不多的人，聽得是鹽法道裏的訪單，斷不敢干預。此事須要找個大頭腦的路，纔壓得住他。我想江老大人，是個阿彌陀佛的人，也看見我們過的，若去求他緩頰，不怕他鹽法道江寧縣，不敢不依。何況江老大人，現居相位，子騫又點了主事，只恐南京城內縉紳，要推他家第一了。」慧珠聽了，即催着王氏去走一遭。王氏也覺得只有這一條路可走，乘坐小轎，到了江府門前，見無數行裝，歇在門外，落後一頂大轎，垂帘子進去了。王氏下轎，到門房裏，正待要問，見忽忽的走進幾名家丁道：「少爺回來了！」衆家丁齊出來排班迎接。

王氏也在人背後觀望，見兩乘大轎，到了儀門外，丟肩走出兩個人來，皆是衣冠濟濟。王氏認得爲首的是小儒，隨後是漢槎，二人謙遜入內。王氏只一喜，如獲至寶，想道：「他們既然回來，祝王二人必定同回，我這件事有了靠背，不怕的了！」重新走進門房，早見雙福在裏面與人說話。王氏上前執手問好。雙福道：「我們纔到家，你就知道，真正你的耳朵長著呢！」王氏滿面堆笑道：「曉得雙二爺今日回來，特地過來請安的。雙二爺如今好了，陳老爺到了任，你還怕不是一位簇新鮮的門公麼？」雙福笑道：「聶奶奶別要同我開心，你今日來，斷不是沒有事的。你家兩位姑娘好麼？」王氏嘆口氣道：「雙二爺再不要提起！只恨我家時運不濟，又鬧出事來，特來求你家老爺與江少老爺的。」雙福道：「我不信，你只句鬼話，你何以曉得我家老爺今日回來，又是甚麼人欺了你家？」王氏道：「實不相瞞，是來求江老太太的。難得你老爺與江少爺回來，好極了。若論我家的事，說也話長，請你二爺先回一聲。」雙福領了王氏來至書房，見小儒漢槎換了便服，對坐閑話。雙福近前一步，垂著手回道：「外面聶奶奶要見老爺，說有話說。」小儒笑道：「他們怎就知道我們回來神極了！叫他進來。」王氏站在窗外，聽得小儒叫他進去，忙入內給小儒漢槎請安。小儒命雙福擺了張杌子，叫他坐了。王氏道：「老爺們高中，奉旨還鄉，我特來叩喜的。」小儒道：「晚秀等可好？」王氏答應了好，又替他們請了安。王氏纔細細把祝道生如何在他家鬧事，他丈人尤爺如何送了訪案的話說明，今日來求老爺們，還要看我女兒等面上，向江寧縣說個情分。漢槎接口道：「只江寧縣姓吳，是我家老大人的門生，向他討個情分，也不難。但是要將尤爺那邊說明了，方可無事。」小儒道：「我有個主見，子騫先給他個片子，暫緩提追，再設法去會尤爺。我看最妙，這件事要伯青去拜尤爺，他平日有來往的，我們去不好開口。」漢槎稱善，叫人取張片子，給與王氏。王氏再三道謝，告辭退出，趕緊回到家中，先着人送漢槎片子到縣裏去，緩提，自己仍坐轎，直至祝府，到了府前下轎，見門前大爲鬧熱，門額上探花及第匾額，門外兩根旗杆，來來往往的人，絡繹不絕。王氏尋着連兒，請他回明伯青，叫了王氏入內，先問了慧珠等人可好，然後王氏把前事說了一

遍伯青道：「我定於明日去拜鹽法道，你叫晚秀放心，斷不使他們吃虧出醜。那怕姓祝的三頭六臂，都有我去抵擋。他不過仗着他丈人尤鼎的勢力，一個鹽法道，也嚇不倒人。我遲幾天，還要接晚秀等人來談談。這幾日，却没有工夫，我目下，非比從前，可以自由自便。諒晚秀也不怪我。」王氏稱謝不已。坐了坐，方告辭回家，把伯青的話，對慧珠說了。慧珠等人，大為歡喜。小鳳道：「到底晚姐夫情重，如今又是個新貴人，這點小事，還值得他辦麼？」慧珠瞅了一眼，低了頭去。洛珠道：「你是沒有出事，若出了事，難道一個鴻臚寺正卿，不及那探花麼？」小鳳道：「好呀！你叫我出事，想必你纔暢快呢！我看不必爭論，卑就是甚麼庶常主事等類，多是京官，不分大小的。」小憐笑道：「好好的，又把我拖上了，真是個瘋狗會亂咬人！」小鳳用手羞小憐道：「我也不會說你，不過說了子騫一聲，你就護的來了？」小憐羞得滿面緋紅，起身走出道：「好話，到了你們嘴裏，都要說壞了！天生的刻薄，沒有法想。」一徑回後去了。只裏慧珠等人，安心等伯青的佳音。伯青次日，分付外而備轎，拜會鹽法道去。到了衙門，投進拜帖，兩邊大吹大擂，三聲炮響，開了中門，轎子直到煖閣下肩。尤鼎公服降階相迎，兩人挽手進內，見禮入座。尤鼎道：「老世兄報到之日，兄弟親至，老大人前道喜。老大人近年精神，又格外康強了！將來世兄雲程萬里，未可臆度，可羨可賀！」伯青欠身，連稱不敢道：「治生沐老公祖洪福，微倖一第，何足挂齒？忝居治下，尙望時賜訓誨，實出萬幸。」彼此謙遜了一回，伯青起身，深深一躬道：「治生有件小事，特來奉求老公祖，說起來，治生慚愧，要望老公祖包容。」尤鼎急忙答禮道：「你我通家世好，有事都可商酌，請坐。」伯青又打了一躬，把聶家求他的話，細說：「如今只要令堦答應不追，他家情愿陪禮，而且令堦打碎他家若干物件，他是認晦氣，卽臨時亦未嘗得罪令堦。」伯青話方說完，尤鼎突然作色，淡笑了聲道：「世兄所言，令人不解。世兄身列清貴之班，合城景仰，怎麼代一個娼家討起情來？何況禁止流妓，乃江寧縣應辦之事，於兄弟何干？若說小堦終日在署讀書，冀圖寸進，從不在外閒遊生事，世兄不知聽了誰人的話說，是兄弟只裏送訪的，我連影兒都不曉得。」說著，舉起茶杯，請伯青用茶。伯青被尤鼎一頓搶

白臉上又羞又愧，心裏火直透出頂門十丈，却又不好發作，放下茶杯，即起身告辭。尤爺送出煖閣方回。伯青回至府中，氣得口都不能開，又滿允了王氏，不料尤爺只老畜生，臉打得高高的。左思右想，毫無一策，叫連兒去請雲從龍來商議。少停，從龍已至，伯青把前事說了一遍。從龍道：「此事何難之有？若是我，還不給臉與尤爺呢！你今日即打發人到縣裏去，單要二娘，料想縣裏也抗不住。隨後把慧珠等人，多接到我公館裏去，就是總督要提他們，也無可如何。只些不識好歹的人，都要給他個硬行，倒反沒事。」伯青大喜，叫了連兒進來，吩咐他到縣裏去，若何辦法。連兒持了名片，騎了馬，直向江寧縣衙門，到了號房，把伯青分付的話說與他，請他上去回聲。號房見是祝府來的，不敢怠慢，連忙入內，回明來意。江寧縣吳公大為躊躇，昨日江府來說，暫且緩追，今日祝府又來要人，不交與他，眼見要得罪了姓祝的。而且江與祝是至親，既得罪祝姓，即得罪了江姓；若交與他，怕鹽法道要起人來，却如何說法？心內猶疑不決，想了半會道：「我把人交代他，叫他做保領去。倘然尤大人一定追問，好在有個姓祝的可推，豈不是三處皆不得罪？」想定主見，分付號房傳話原差，把宋氏交代祝府家人。但要祝府家人，具個保結上來，再取我的名片，轉請祝大老爺安。號房答應退出房，原差喚至，將二娘交代連兒。連兒具了張領結與他，叫乘小轎，送二娘回家。連兒到了府中，從龍尙在書房等信。連兒一一回明，從龍隨即著連兒到聶家去，叫他家收拾，搬到我公館裏去。遲則怕鹽法道裏又起別的风波。連兒復又騎馬至聶家，見衆人正圍着二娘，問長問短。王氏見了連兒，千恩萬謝。連兒道：「不必說閑話，你們快些收拾，搬到雲大人公館裏去，住個十朝半月，再回家來。」二娘同王氏也怕祝道生重來尋鬧，難得從龍好意，即叫衆人料理一切細軟箱籠，多雇了幾名担夫，又叫了幾頂小轎。林小黛亦怕事由他起，尋不著姓聶的，尋也姓林的出氣，親自過來，與慧珠商酌，要隨他們同行。慧珠滿口應允，也叫小黛收拾，同著穆氏一路向雲從龍公館裏來。從龍早將後花園內，掃除了兩進，讓他們居住。馮二郎是初次識荆，見個個如花似玉，贊賞不已。曉得慧珠等人，皆各有主，惟有小黛不是他們的人，覺得小黛修短得中，玉纖合度，猶比衆人出色。

單說尤鼎送出伯青，回身即叫人請到祝道生，說伯青與聶家求情的話，道：「賢婿！你看祝編修可算冒失極了，怎麼與娼家討起情來，而且又暗指着賢婿生事，並不怪姓聶的，被我搶白了幾句，想他也無顏再來求情，索性到縣裏催他速提到案，勿狗半點情面，看祝編修設個甚麼法則出來！」道生連聲應是。尤鼎分付家人持帖往縣裏催案，不許稍延。少頃，家人回來道：「早一刻，祝府已遣人保了宋二娘回去，家人即到聶家訪問，誰知宋二娘回了家，當時把幾個相公，連那個姓林的，一齊搬到祝府去了。」尤鼎聽畢，只一氣非同小可，拍案大罵道：「好大個編修！敢藐視國家法制，侮弄地方官員，派款甚麼罪？你把聶姓接了家去，不過仗着人不敢去問，你要人，我拚只個官不幹了，與你鬥鬥手！」立刻傳話伺候，去面見制軍，陳訴此事。原來只制軍姓張，是個廣東人，性如火，聽了尤鼎的話，即差了四名旗牌，又給了一支令箭，立往祝府提聶家人衆，赴轅究辦。旗牌到了祝府，先至門房，將來意說了。祝安很吃了一驚，連忙入內，見伯青同從龍對坐著棋。祝安道：「制台衙門來了一支令箭，四名旗牌說少爺把要犯宋二娘等藏匿府內，立刻提到案，還有幾句不遜的話，說少爺是官紳門第，不應藏匿娼家。」伯青聽罷，臉多氣青了，叫把制台的旗牌喚進來，我當面分付他。少頃，祝安將四個旗牌官帶進，見伯青請了安。伯青道：「你家大人提姓聶的，我却不問，怎麼說藏在我府裏？是誰的見證？只不是糊塗極了！還用令箭飛提，倒要請問他，我家犯了甚麼王法？」旗牌道：「小官等也不知底細，適纔鹽法道來稟見，說聶姓窩屯流妓，引誘子弟，已將宋二娘送江寧縣究治。今早大老爺只邊着人保了出去，傳了江寧縣來，也是只樣說。又聞得聶家全行逃走，風聞避在大老爺府裏，即不然，又是大老爺保出來的，總該知道下落，說明了，待小官等去親提。」伯青聽了，知道是尤鼎面稟制台的，又聽旗牌的話甚抗，格外生氣道：「放屁！人是我遣人保出來的，他家走了，難道還派我交人麼？聶家犯了甚麼法，又不是朝廷欽犯，他是我家管田的莊頭，清清白白人家，尤鼎的女婿，硬行闖到他家，調戲他女兒，人家到饒了他，他反打損若干物件，又誣指人家爲窩娼，送縣究辦，也有這種糊塗江寧縣提了人去，又有你家個糊塗大人，不問曲直，

亂出令箭提人；試問令箭可能輕易提人的？可該死不該死！外面人在那裏！窗外一聲答應，走進五六名家丁。伯青道：「我這地方，能容這些人胡言亂道麼？把他令箭抓下來，一齊攆他們出去！」衆家丁先在窗外聽得旗牌挺撞主人，個個不服，聞主人分付，大衆捲衣拉袖，上前把令箭奪過，一陣巴掌拳頭，夾耳連腮，將四個旗牌帶推帶打，攆出門去。伯青猶是怒氣不息。從龍道：「論理實在可惡，但是糟蹋了旗牌，制軍必不肯干休。又聞這張制軍不甚講禮，他竟可歸案辦理，豈不是事鬧大了麼？所幸令箭取下，他無故亂用令箭，也有處分。你可考人到制台衙門左右探聽，如他發了手，我們再作計議。」伯青一時之氣，推出旗牌，此時回想過來，也覺得自己太鹵莽了。忙叫連兒火速去訪問消息。却說四名旗牌，被打了出來，令箭又被奪去，抱頭鼠竄，回至本衙，哭訴制軍。張公不聽猶可，聽了頓時七竅烟生，暴跳如雷，大罵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不過是個編修，居然敢打我的旗牌，又搶我的令箭，不遵王法已極，怪不得尤鼎受他的氣！我就把這件事，歸奏案參辦，看他可吃得起！」叫人知會鹽法道，諭令江寧縣，把細文申詳上來。又叫祝道生在縣裏遣屬補張呈詞，以備日後稽核。卽連夜照江寧詳請的原案，以及毆打旗牌，強奪公件等情，奏明，請旨查辦。次日五鼓，奏摺起行。連兒訪聞的實，飛風回來，說知前後原由。伯青大大吃了一驚。不料張公竟決裂至此，認真歸了奏案，自己功名怕的有礙。忙請了從龍來商議。從龍道：「事已如此，只好硬着頭皮去碰，你連夜發封稟啓到令岳江江老人，請他從中斡旋，再具張呈詞，連奪下的令箭，趕赴蘇州投稟撫憲衙門，請他代剖曲直。朝廷自有公論，難道這許他一人說麼？」伯青此時毫無主見，惟有依着從龍的話，一面專差進京，一面叫連兒到蘇州遞稟。却說這蘇撫姓王名立身，與伯青有兩重世誼，爲人極有肝胆。接着伯青的稟詞，頗爲不平道：「張公未免太執偏見，豈可聽信尤鼎一面之詞，胡裏胡塗，動起奏摺來？何況除了朝廷欽犯，與緊急公事，概不得擅用令箭，就是祝編修窩藏流妓，也不能用令箭提他，不是胡鬧嗎？祝編修既然具稟前來，我只得據其來意，也上一摺，聽上意的奪便了。」且說張制台的奏摺，先到了京中，天顏甚爲不懌，旨下交部議處。劉先達得知此事，上下

賄通關節，要辦伯青大大個處分。隔了一日，部議編修祝登雲匿妓藐法，有忝儒林，先行革職。着該地方督撫鎖押來京，交部審實，嚴加議處。剛剛旨下之日，伯青的稟啓已到，江丙謙見了來書，甚爲煩惱。欲待不管，又因是自己的女婿，沒奈何，請了部屬各官，到私第內，把前項事說知各官，託他們留點情面。各官躊躇半會道：「一部議已覆，上諭已發，業經已成之局，萬不能挽回。既然中堂吩咐，司員等只好暗中爲力。待令婿到京，問明曲直，再行設法。最妙此時有個旁人，代令婿分割一聲，那就好辦了。」江丙謙聽各官所言有理，也不能勉強，只得說了幾句拜託的話，各官告辭散後，恰好蘇撫奏摺已到，說聶姓本祝編修之佃戶，祝道生誤認娼妓之家，硬行入內，彼此口角。道生喝令痛打，聶姓畏勢他徙。道生復誣指聶姓避入祝編修家，唆出妻父鹽法道尤錦，誑稟督臣張某，而該督，即令旗牌持令箭往搜。祝編修一時不合，毆打旗牌，奪下令箭，當即遣屬具稟，赴臣衙門控告，并將令箭一支附呈。因該督張某此件已歸奏案，臣未敢擅問，而亦未明孰直孰曲，理宜具摺請旨核奪。此摺一上，旨下仍交部議。各官因江公重託，乃議覆道：「既據蘇撫王立身摺奏各情，未知孰實。即著該撫臣提齊人證，審明入奏施行。該編修祝某著先行赴蘇質審，毋庸來京。」命下，著如部議，即諭蘇撫憑公審明，毋得袒庇。江公得了此信，方纔放心。又發了私函，託蘇撫推情。劉先達知道江公做了手脚，也不便十分挑剔，自己是個失寵的人，怕累到身上來，心內却痛恨王立身庇護祝登雲。那伯青自發了兩處公件，京中的回信，未知准否。雖蒙蘇撫應允代他覆奏，終不卜上意如何，不覺憂形於色。況且歸奉案的事，鬧出來合城皆知。祝公雖說足不出戶，過了幾日，早傳到他耳內，十分驚恐。把伯青喚到面前，痛訓一頓，又氣又惜。氣的是兒子不循正務，爲一個娼妓，連功名多不顧；好容易一第成名，他却視同敝屣。惜的是兒子爲人，向來心高氣傲，狂放不羈；自幼父母鍾愛，連氣都未曾呵過一口。若受了這場悶氣，要急出別的事情來。伯青受訓，俯首無言，心內痛自追悔，不該一時小不忍耐，既誤了自己功名，又貽親憂。從此難逃世人公論。祝公見他臉上一紅一白，神色關喪，又動了憐惜之心，嘆口氣，將伯青喝過，回到上房，說知祝老夫人。把個祝老夫人嚇得

坐立不安。瓊珍小姐，也替哥哥擔憂。伯青退入書房，自己納悶。忽見小儒進來，說部文已繳，刻已領了藩憑，擇於後日起身，封了幾號大船，挈眷而行。王蘭等人，輪流祖餞。伯青也勉強同他們聚了幾日。小儒先打發人到揚州投遞紅諭，隨後自己赴任去了。一日，伯青奉到蘇撫來文，提案內一千人證，到蘇質審，明白覆奏，心內又喜又愧。喜的蘇撫所奏已准，明雖質審，不過遮掩耳目而已。愧的自己功名革去，在我原無足重輕，不免父母心內有些難過。好容易望子成名，經飄飄一朝就丟掉了，父母之心，何以能慰？忙起身入內，婉言稟明祝公。祝公聽了，稍解愁腸。伯青又往從龍公館內送信，與慧珠姊妹，及宋二娘，叫他們收拾赴蘇候審。慧珠洛珠，急得要死。平生未見官府之面，此次出乖露醜，倒也罷了；又聞得到撫台衙門審問，每聞人說撫台衙署，威風凜凜，令人胆落，真是出生入死的地方。到了堂上，怎樣說得出話來？不如死了倒干淨。被伯青從龍再三勸說，包管到了蘇州，斷沒苦吃，但放寬心。若是死了，頗見我們情虛，而且也不值得。慧珠等無奈，只得應允了心內終覺志忑志忑的。祝道生一得了此信，忙與尤熊商議這件事，明知蘇撫幫了伯青的忙，自古錢可通神，索性備了幾千銀子，先打發人送到蘇撫處，託他暗中助力。隨後也只得動身，到蘇州候審。撫軍王公，接到道生的銀子，笑道：「只畜生自知理曲，却先以賄賂通我，不如收了他的，再作計較。」只裏伯青等人一起一起的到齊，從龍王蘭也同到蘇州候信。都在衙門附近住下。裏面挂出牌來，次日早堂聽審。到了次日，伯青等坐了轎，齊赴衙門。聽得點鼓奏樂，兩旁吆喝，撫台升坐大堂。先將伯青傳上，問了前後情節，又把二娘等喚上，細問。見慧珠洛珠，出落非凡，斷非祝府佃戶之女，心內早已明白。再將道生傳上，問道：「無論誰家是祝府佃戶，是娼家，你無故打到他屋內，又聳出你丈人尤熊送縣究辦，地方上事，與你何干？逐娼騙妓，自有地方官承問，你好爲多事一層，難逃其責。誰姓懼你聲勢搬逃，也可能了；又喚你丈人，稟知制台，以致鬧出打旗牌奪令箭的事來；你既身列儒林，理應閉戶讀書，以圖上進，纔是——一席話，把祝道生問得啞口無言，心內著急道：「只老兒既收了我銀子，如何又只樣問法！」想了半會，回道：「多事一節，副貢生自知理屈，但祝編修匿

娼侮公，也有應得罪名。」二娘爬了幾步，叩頭道：「大人明見！小婦人家實係祝府佃戶，人人皆知。只祝道生在大人台下，仍然一口咬定是娼家，要求大人作主，代小婦人洗個清白。祝道生誣良爲賤，亦該有罪。」撫台哈哈大笑道：「祝副榜認了多事，祝編修侮公一事，也是有的。至於娼家不娼家，本部院毋須細究。你們都候覆奏便了。」卽令衆人退下，撫台退了堂，將所審各詞彙入奏摺，請旨定奪。忽見外面投帖進來道：「鴻臚寺雲大人拜會。撫台忙命升炮開門，迎至二堂，彼此見禮入座，各敘了寒暄。從龍欠身道：「晚生請假回河南祭掃，道過南京，聞得祝編修一事，其聶姓委係祝府佃戶，因生得兩個女兒，頗有幾分姿色，所以搬到城內居住者，意在覓個好人家匹配。不料副貢生祝道生，認做娼妓，硬行至他家調戲，又行兇打毀多物。聶姓氣極，與他爭鬧有之。祝道生卽唆發他丈人尤鼎，送縣究辦。聶姓是個小民，自然畏懼躲避。尤鼎又稟了張制軍，反鬧出若干枝節事件。祝編修一時失於檢點，奪取公件，毆辱差官，咎固難辭。然而祝道生以良作賤，尤鼎聽信一面之詞，輕舉妄動，亦屬咎無可宥。今日晚生聞老大人訊辦得中，不勝佩服。」撫台道：「在田先生，目擊斯事，定係確切。小弟已將他們所供言詞入奏，請旨定奪。在小弟愚見，祝編修的功名難保了，除此而外，毫無關礙。碰他們大衆的造化罷。」又說了一會閑話，從龍方告辭回寓。將撫台的話，對伯青說知。慧珠泫然道：「爲我家事，反累却伯青功名，叫我何面目再見世人？」伯青慨然道：「晚秀！此言差矣。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你家的事，譬如我的事一樣。人生遇著知己，就將性命拚與他，也是值得的。而且人生得失，自有定數，大丈夫死且不惜，何況一些微名？晚秀切不可存此意見。」從龍點首道：「好在明歲太后萬壽之期，伯青的功名，恭遇覃恩，尙有指望。不過暫爲抱屈。想伯青平時是個曠達人，好個得失有數。真至論也。」衆人耽擱了數日，撫軍批摺已回，據該撫覆奏，屬實副榜祝道生以良作賤，而鹽法道尤鼎復聽信伊塔諛言，不問真偽，擅自送縣究辦，均屬以勢凌人。尤鼎著卽革職離任。祝道生着革去副榜，抵令回籍。江寧知縣吳福，只知逢迎上司，有忝臨民重任，著以縣丞降補。編修祝登雲擅打旗牌，奪取令箭，鹵莽從事，目無法紀，着卽革職。兩

江總督張彬遇事剛愎，糊塗已極，着加恩原品休致。聶慧珠等雖非娼妓，亦屬治容誨淫，著地方官卽行驅逐出境等云。撫台又把一千人證，提案覆訊了一堂，各自釋放。伯青親赴撫台處道謝。他因事已結清，慧珠等安然無恙，自己的功名雖去，倒反坦然。又邀著衆人，在蘇州遊玩了幾日，纔一齊買棹回來。尤錦得了信，氣的發昏，交代了新任，連夜帶著他女婿，回蘇州去了。制軍與江寧縣，也各自交待清楚。伯青與慧珠商議道：「南京你們是不能住了，怕有人出首你們，反爲不便。我想小儒在揚州做官，倒不如搬到揚州去住。一則是你們舊遊之所，二則小儒也好照應你們。」慧珠亦願意到揚州去，小鳳小憐，不愿同行，把小黛接了過來，一同居住。伯青與慧珠約定深秋定到蘇州會晤。王蘭亦與洛珠言定，偕伯青同來。衆人又宴聚了數日，慧珠等收拾登程，伯青王蘭直送到十里之外，猶戀戀不捨。反是慧珠等逼著他們回城，各各灑淚分手。祝公因兒子功名失意，不好十分埋怨他，又怕他煩惱，惟有早代他完姻，擇定九月，兩家迎娶，暫且不提。却說馮二郎本欲回常州一行，自從見了小黛，時時記挂在心，無事卽往小黛家談談，彼此甚爲合契。這日已是六月十二，正是小黛的生日，二郎預爲備了一席豐盛酒肴，送至小黛家內，又請了伯青等人，與小黛做壽。又親自去約定小黛，未知小黛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慶壽筵醉縮同心結 鬧喜酒爭補洞房詩

話說六月十二，乃是林小黛的生日。及期，二郎備了一桌盛席送去，早早約定伯青等人，又親自到小黛家說明，又請小鳳小憐作陪。早間，衆人陸續齊至。小黛打扮得十分齊整，先向伯青等謝了，然後衆人方與他拜壽。小黛道：「今日賤辰，蒙楚卿美意相招，又承諸位辱臨，我何克當？欲要推却，又恐楚卿怪我不懂人事。」王蘭笑道：「翠翠，只些話，還是說給我們聽？還是說與楚卿聽？若論楚卿，理應替你做壽，你無庸謙辭。就是我們大衆，亦應各盡寸情。若非楚卿首倡此行，我們却不敢擅專。難得楚卿今日請你，我們明日卽做例而行，輪流作個東道，你却不可不擾。」

不能獨厚楚卿，而薄我輩。我所以說你謙辭，是白說的了。」小黛笑道：「你們大家聽只張油嘴，翻過來，覆過去，都是他有理。而且還取笑人！柔雲姐姐，纔去了幾天，你離了管手，就只樣放肆。我明日倒要寫封信，問柔雲姐姐去，看你日後碰見他，怎麼得了？」小憐道：「你只句話，說錯了。你說柔雲姐姐，不在此地，有他說的嘴。我說柔雲若在此地，他們天生一對，寡話癆百說百答，還不知說出多少刻薄話來呢！者香如今是根單絲了，不怕他口若懸河，我們齊著說他一個，也要把他難倒了。」王蘭笑道：「所以子騫沈默，愛卿深含，也是天生一對。何以今日你忽然善言起來？想必子騫與你連日都有長進了？」小憐臉上一紅，拿起扇子，趕著王蘭要打。王蘭忙躲了開去，引得眾人闐堂大笑。少頃，席已擺齊，小黛要與眾人安席，被雲從龍再三止住，讓小黛坐了首席。二郎主席，其餘挨序而坐。惟有伯青因慧珠不在座中，又見他們有說有笑，觸動離情，快快不樂，只得強打精神談說。倒是王蘭全不在意。他向來揮洒自如，又因洛珠不過隔了一水之地，要去即去，衆人多脫了大衣，只著單衫。酒過數巡，從龍起身，親與小黛把盞道：「久仰翠顰清歌獨步，今日合席，並無外人，何妨賜教一二？料想楚卿不能怪我多事。」二郎笑道：「在田只句話，奇得很！你請他唱曲子，於我何干？何必又帶我一句？他能唱，不能唱，肯唱，不肯唱，我皆不問。」王蘭道：「完了！在田你不要想聽翠顰的曲子了！楚卿口內雖說不關，却明明的遞話與他，教他不唱。」二郎道：「實在你難纏，我不開口，就是了。翠顰你好歹唱一支罷，免得者香說我遞話。」小黛原不肯唱，聽得衆人所說，多譏刺著二郎，向王蘭笑道：「你倒不要只般說項，我肯唱即唱，不肯唱，任憑你明挑暗撥，我也不唱。我是回不過在田。若論你請我唱，我還不睬呢！但是我唱，須要你吹纔行。」王蘭道：「只件差事，我理當効勞。」叫人取過一支笛子，吹起來。小黛唱了套「佳期」，真乃音韻鏗鏘，依宮合呂，聞其聲者，莫不蕩心悅耳，齊聲叫絕。合席滿飲一大杯作賀。小憐也聽了高興起來，叫王蘭吹笙，自己取過一面琵琶，又叫小鳳彈起月琴，先央著小黛唱個小曲。小黛却不過他的意思，只得又唱道：

月明深夜露華濃，微風陣陣，透過房櫺；俏佳人，悶欵錦枕，把羅衾擁。猶記得，作宵身入巫山夢，手執多才，細說喁喁，最堪噴，隔牆僧舍晨鐘動！

小黛斜坐在席前，一手取隻牙筯，在桌上敲板，垂眉低眼，意態安舒，真令人觀之心醉神怡。唱畢，衆人贊好不已。小憐把琵琶撥了幾撥，接口唱道：

書成欲寄難相寄，欲訴分離，怕訴分離，我只好糊裏糊塗的寫幾句。只勸你努力加餐，舟車留意。又怕你少年心性花前醉，誤了功名，損了柔軀。我專望你泥金帖報歸馬如飛，齊喝采一狀元及第！

唱罷，衆人同聲叫妙。從龍又央小鳳唱，小鳳推辭不掉，只得彈著月琴，唱道：
秋風秋雨秋時候，引起愁人無限愁；小多才，輕身遠別關山走，未知你容顏，今惜可仍如舊？

把月琴虛撥了一撥，換了調，唱道：
月色冷粧樓，梧桐夜影幽，悶倚闌干，細數更籌。最淒涼，胆怯空房獨自守！不語自凝眸，淚溼羅衫袖；油兒醋兒，潑滿在心頭；嘆終朝無時，不把雙眉皺！

唱到此處，把絃緊了緊，彈得如急風驟雨之聲，又換了調，唱道：

我不怨天，不把人尤！只恨我命運兒，生小鉤轉！嘆人生，好似蜉蝣，怎捱得只別離常久？軟綿綿，自擁衾裯，惱寒蛩壁下啾啾，逗得我一片離腸萬斛愁！只落得短歎長吁，長吁不住口。

把月琴又轉入柔聲，換調唱道：

天孫七夕會牽牛，他一年一度，今宵成就樂綢繆。可恨我，有愿不能酬，屈指多才去，而今已數秋。好教我淒涼孤零情難受！連朝忽忽又悠悠，三餐茶飯懶入口。我的天呀！怕只多情到處迷花柳！

唱到此處，把月琴彈了套過門，又轉入本調，唱道：

縱然你功名得意錫爵封侯，只恐怕歸來有個人消瘦。

衆人齊聲痛贊。惟有伯青，觀景傷情，又聽了小鳳的曲詞，潸潸欲淚，出座背著手，借看壁上字畫爲名，偷將手帕拭淚。梅仙早一眼瞥見，起身把伯青扯入座道：「我也唱個小曲，與你聽聽。」衆人道：「小癩如能賜教，則更妙矣！」伯青也勉強道好。梅仙在小憐手內，接過琵琶，先彈了幾聲，遂唱道：

無端離合人難計，說與情癡，切莫癡情有合時，別離轉眼心如刺，有離時，一朝聚合天涯至。離離合合，只有心知，寄語多情，那有這不離的事！

衆人叫好道：「小癩所唱，真乃大徹大悟之說。」伯青聽了，亦破愁爲笑。復又歡呼暢飲，行令猜拳，直至三更方散，皆係大醉而歸。小鳳小憐，亦醉到後面睡覺去了。惟有二郎，酒量本來平常，加以屬意小黛，一頓一笑，都覺可人。心內喜悅非常，那酒如流星趕月一般，盃盃不辭，到口一吸而盡。衆人見他酒興甚豪，齊齊勸飲，不覺玉山頹倒，攤在椅上，沉沉睡去。伺候的家丁，上來推喚幾次，皆茫然不知。穆氏道：「馮大老爺醉成只般模樣，怎麼能行走？就是轎子，也不好坐。二爺們不如先回去罷，明日大早來接他，我這裏有人伺候。」衆家丁個個歡喜道：「拜託你了！」一哄而散。也有去賭錢的，也有去頑耍的，好在主人不回，落得放蕩一夜。穆氏回身，低低向小黛道：「兒呀！把馮大老爺安置在你房中歇罷。」小黛羞得徹耳通紅，怒道：「母親！說那裏話？怎樣把女兒開起心來？」穆氏笑嘻嘻道：「我的兒，爲娘怎好同你開心想做娘的一生一世，只望著你；你心性又高傲，稍次的人，你又不肯理他。我看馮大老爺，人既體面，腰裏又足，所往來的，盡是一班豪華公子；你看聶大姑娘，相與個姓祝的，鬧出事來，姓祝的連功名都不顧，一心一意的結交他。兒呀！也要有個人作靠背方好。俗說手掌兒怎樣看得見，手背兒呢？況且你與姓馮的，件件合契，將來你的終身，爲娘還指望倚託他。」穆氏一席語，說得小黛俯首無言，心內早經活動。想道：「我與二郎，也算無話不談。他久有意娶我回去，我亦有意嫁他。他又沒有娶過妻子，就是現在堂堂一個郎中，我到了他

家，還不是一位詰命宜人麼？但是今夜母親叫我去招接他，這羞答答的事，怎好啓口？」穆氏見小黛無言，暗自沉吟，知道他心內已允，笑道：「我的兒，你不要忤！我們只些人家，靠的是甚裏買賣？難道還有人笑你不成？」回頭向衆人道：「你們好好扶了馮大老爺進來。」小黛格外不好意思，起身走入套房。衆人將二郎扶進，又給他喝了一盞醒酒湯，方略爲明白。衆人七手八腳，將他外蓋大衣脫去，扶到床上睡下，一齊退出。二郎此時糊糊塗塗，不知身在那裏，一經落枕，卽沉沉睡去。穆氏又到套房內，將小黛拉出，推他坐下道：「兒呀！你年紀也不小了，而且今日是你終身大事，頭一天，切不可錯過時辰。你聽外面三更多了！」又低低附著他耳朵道：「爲娘代你揀了個齊齊整整的對子，難道還對不住你麼？我去了，明日大早來給你道喜罷！」又把桌上燭花剪去，說了聲安置，笑嘻嘻的走出，回身將房門帶好方去。小黛坐在桌前，見衆人已散，偷眼去看二郎，臉向床外睡著，如一枝帶雨海棠，嬌憨無力，不禁心內又驚又愛，默坐了半會，起身在架上抽出一本閑書，至燭下觀看。二郎睡了一個更次，酒性已解，搓了搓眼，翻身坐起，四下裏觀望，見小黛坐在桌畔看書，又見自己睡在他床上，桌上點了一對紅燭，不明是何緣故，忙問道：「翠顰！他們那裏去了？」問了幾聲，小黛皆不答應。二郎下床，走到小黛面前道：「翠顰！我問你的話，你怎麼不答我？記得在席上吃酒，怎樣睡到你房裏來了？」小黛聽了，臉一紅，不禁嗤的一聲，笑道：「你太明白很了！你今日醉得不成人形，他們散去兩個時辰了，我母親怕你醉後不能回去，把你扶到床上，你怎麼一點兒多不曉得？又教我說？」說到此處，忙厭住了口，用袖遮著臉，格格的笑。二郎猛然省悟，又見小黛一團柔媚之態，不由得狂喜的手舞足蹈起來。走近一步，扶住小黛肩頭道：「翠顰！我想我馮寶三生何幸，深蒙你母親垂愛，許締永好，你我今日當聯白首之盟，誰改此心，天地不佑。」小黛聽了二郎的話，也顧不得羞顏，起身推開二郎的手道：「楚卿！我之寸心，你該久鑒。我母親既然作合，你我終身，我却矢志靡他，未卜君心若何？」二郎卽向外跪下道：「弟子馮寶，若負了林小黛今夕之情，該受千刀萬剮之罰。」小黛忙用手揪住二郎的嘴道：「願你改禍成祥！」順手把二郎扶起，四目

相視各笑了一笑。二郎指著外面道：「你聽更鼓已四下了，少頃天色即明，豈不辜負了今夕良宵？我們題了罷。」一宵無話。次日穆氏安排齊了燕菜點心等件，纔推房門，見小黛與二郎俱已起身。穆氏上前先給二郎道喜，又給小黛道了喜。小黛滿面緋紅，背轉身了，入走套房。早有伺候的人送上燕菜。二郎吃過，女婢等又送了一分，到套房裏去。隨後沓了面水，服侍小黛梳洗。二郎在身邊取出一錠金子，交與穆氏，代小黛扶頭。又取幾張票子，分賞男婦人等。穆氏見二郎出手甚大，喜得眼睛都笑合了縫，謝了又謝，又叫衆人上來謝了賞。即吩咐廚房備一席豐盛酒肴伺候。又叫人分頭去請祝王等人來吃喜酒。再說伯青早間醒來，記挂著二郎，昨晚不知醉成甚麼形像，叫連兒備馬到雲大人公館裏去。方欲起身，見王蘭走了進來，亦因不放心二郎，來約伯青同去看他。兩人並騎，到了從龍公館門首，他們是往來慣的，不用通報，下騎步入書房。梅仙正在窗前寫字，抬頭見伯青、王蘭進來，忙立起迎接，笑道：「你們好早呀！在田宿酒未起，此時還高臥呢。」伯青道：「昨晚的酒，第一是楚卿吃得多，其次即算在田。我與者香，本不善飲，在席上又取了點巧，所以今日倒不怎樣。但是子騫的酒量，本屬平常，不如我們；昨晚他也吃得不少，只怕今早亦不能起身了！你倒能吃幾杯，今日早早的起來，就用功寫字，真正我們不如你！」說著，走近桌前，把梅仙寫的字，取過來與王蘭同看。見筆力遒勁，秀潔而整，齊聲痛贊道：「小癩若再用數年工夫，真要壓倒我輩了！」梅仙溜了伯青一眼，劈手奪過道：「我還想你說說，方有進益；你反同我開心！我從此不給你看了！」正在說笑，見漢槎也走了進來，道：「原來你們多在此地！昨晚任意勸我的酒，回去大吐不止，此刻頭目猶覺眩眩的。楚卿不知怎麼樣了？」梅仙道：「楚卿更不及你們，昨晚醉得不能回來，多分歇在小黛家裏。此時未回，想必還醉著呢！」伯青道：「說了半會，我還不知楚卿昨夜不曾回來。妙呀！楚卿與翠嬰相契已久，昨夜又歇在他家，我們倒要去看他。」正說著，從龍已醒，聞得衆人在此，連忙出來。王蘭道：「你昨晚醉了，可知忘却一個人，沒有帶回來？」從龍笑道：「他有他的脚會走，難道要我背他回來麼？我看他不回來，有他的好處。若說是真醉了，我們怎樣回來的？」

香聰明一世，未免懵懂一時！衆人大笑。忽見連兒上來道：「林家打發人請諸位老爺吃酒，說馮老爺早在那邊等候了！又說是甚麼喜酒，諸位老爺到了他家自然曉得。」王蘭鼓掌道：「只句話，很有意，不好端端請我們吃甚麼喜酒？我們倒不可不去。」催著從龍吃了早點，各人乘騎，又約了梅仙同行。到了小黛家下騎，早見穆氏笑嘻嘻的迎出來，問了衆人好。從龍等人，一面走著，問穆氏道：「你家今日甚麼喜事，請我們吃酒？」穆氏道：「不瞞諸位老爺說，我女兒人已大了，要揀一個好好的人，把女兒終身託付他。難得馮大老爺與他合契，人品又兩無高下，昨日恰是女兒生日，俗云揀日不如撞日，已將我女兒許與馮老爺了，所以特地請諸位老爺過來吃杯喜酒。」伯青等人大笑道：「好好！我們久有此意，代翠顰與楚卿撮合美事，又恐翠顰說我們唐突他。難得昨夜瞞著我等，做得好事。若不好好的請我們吃幾天，要擾得你日夜不安纔罷！」二郎趕著出來，向衆作揖道：「諸位兄台，不可如此。要留翠顰點面子。從今日起，小弟作個平原十日之會，奉請諸位不知者香兄意下如何？」伯青道：「還念你招承得快，不同你鬧了者。香饒了他罷，不要教翠顰作惱。楚卿就沒有好日子過了！」正然說笑，小鳳小憐都走了出來。小憐道：「我與芳君姐姐，昨也醉得不成人形。我夜間很吐了幾次，直至早間起身，纔曉得翠顰姐姐大喜，住在一個屋內，多不知道，說與人聽，都不相信。你們看酒可誤事不誤事？」王蘭笑道：「張家的賬，李家的賬，一日也要輪到你賬上。我們又有第二次喜酒吃了！」小憐臊得滿面通紅，罵道：「你只張嘴，早遲都要生疔瘡的。我開了口，你總要取笑。我定見不依你！」順手取過根門門，趕上來要打，被小鳳攔住。王蘭一旁連連陪禮道：「下次再不敢亂說了。若再說，也罰我備喜酒請你們！」引得衆人大笑。小憐也笑起來，把門門拋去，指着王蘭道：「我就將只句話寫個字，告訴柔雲去，看他可依你！」早見小黛打扮得花枝招展出房，與衆人見禮。却帶著無限嬌羞。衆人見他臉泛紅霞，添了多少春色，分外顯得嫵媚動人。小黛邀請衆人到自己房內坐下，女婢送上茶來，扯了小鳳小憐，至套房裏閑話。外面伯青等人，也說笑得十分高興。穆氏進房道：「酒席已齊了，還是擺在外間，擺在房裏？」從龍道：「就

是房內罷你姑姑昨日大喜我們多不曉得缺禮之至今日倒又要你請我們却怎麼說晚間你分付再備一席要加倍豐盛再叫個頑扇子戲的與說鼓兒詞的來一來代你姑娘補做生日二來替馮老爺與你姑娘賀喜」在身旁取出幾張票子遞與穆氏道「你收著你用不足我再補你」穆氏接過道「本意請諸位爺吃喜酒的既蒙賞臉怎好反要你老人家破鈔仍是我備罷」王蘭道「你不必推辭我們要樂就要樂他一天纔足興呢若再擾你却不成說話你倒是收去的好」穆氏答應退出服伺的人進來擺好席面小鳳小憐上橫頭二郎小黛坐了主席其餘序齒而坐衆人因晚間有酒不便多飲吃了幾杯即叫擺飯飯罷散坐少停扇子戲鼓兒詞皆至就在正間裏熱鬧起來漢槎道「我們既爲楚卿補賀何妨大衆分韻各作一首賀洞房詩不然只長晝迢迢無以消遣單聽只鼓兒詞看扇子戲也覺得沒趣未知諸兄以爲然否」衆人齊聲稱好叫人取過筆硯與幾張花箋紙來從龍道「每人作七絕一首既可省力而又易於出色即由我先起」提起筆來略想了想寫道：

洞房昨夜傳消息，仙子如何下降來；
我道君身有仙骨，分明劉阮至天台。

王蘭點首贊好，亦提筆寫道：

荷花與妾本同庚，妾是荷花生生日；
只爲六郎花似面，一朝墮落誤卿卿。

小憐道「恰是六月十二日的即景未免設辭刻薄些兒我的也有了」一面寫著一面念道：

無端喜蕊報燈花，怪底蕭郎至妾家；
朝起背人偷對鏡，十分春色透紅霞。

王蘭笑道「你說我刻薄難道你只首詩不刻薄」伯青道「你們不要爭辯且看我的」遂提筆寫道：

濃情底事慣情癡，付與嬌花好護持；
記取昨宵人靜後，月明如水夜遲遲。

漢槎道「細膩風光耐人尋味我只一首詩遠遜諸位了」亦寫道：

昨夜天仙降碧車，餘香猶繞茜窗紗；
羨君豔福人間少，占却瓊枝第一葩。

小鳳見衆人皆成，忙寫道：

兒身本是玉無瑕，翻恨催開並蒂花；曉起怕教同伴覺，臂間新失守宮砂。

小憐拍手道：「姐姐！只首詩，却輕輕點出你我不曉得的神情，真稱絕妙！你平日落想之處，都高人一籌，我敢不拜服。」小鳳笑道：「只種卽景詩，不過信口而成，那裏還能耐想？你也太謬贊了！」梅仙道：「我也胡亂有了一首，寫出來，你們改正改正。」寫道：

絳蠟雙燒夜已殘，房櫺寂寂護欄干；名花一朵君先折，珍重朦朧醉眼看！

伯青笑道：「小癩又將楚卿醉態寫出，真是無意不搜。若再添一人，竊恐沒處著筆了。」又把衆人所作，重頭念了一遍，分定次序，貼於壁上。大衆走出外間，聽鼓兒詞。正說得熱鬧，那說書的手裏彈著三弦，口內唱道：

日出東方月沒西，光陰迅速去如飛。我今不說別的事，單把那列國遺蹤提一提。所說又不是別一個，就是那秦國賢臣百里奚。百里大夫做了高官爵，忘却家中結髮妻。他妻兒萬水千山尋到此，見門高駟馬勢巍巍。欲待上前問一句，那虞侯們高聲吆喝若狻猊。他妻兒眉頭一皺道：「有計了，何妨投到他府中去浣衣？」日百里奚大夫堂上坐，兩旁奏樂肅威儀。百里大夫都覺不愜意，道：「音未諧來律未齊。」他妻兒趁勢上堂忙叩首，尊一聲：「大夫庸愚小婦人，自幼習得新音律，敢在大夫堂前試一爲。」百里大夫頗詫異，不禁點首笑微微：「你這婦人居然能音律，只怕你言大而夸把我欺！」他妻兒退步下堂身向外，拍手高歌音慘悽。歌道：「百里奚五羊皮，你做高官我浣衣！可記得臨動身時那一日，我代你餞行烹伏雌？可憐家中尋不出多柴草，燒却了前門破屢屨。百里奚呀！百里奚！你富貴忘我却何爲？」百里大夫聽罷心驚訝，趨下堂階洋是非。執著他妻兒雙手仔細認，不由得失聲嘆歎：「妻呀！你鞋又弓來足又小，怎樣路遠迢迢尋著子？負了你，又苦了你；苦了你，用盡多少曲心機！一卽忙吩咐府中妾婦等，快點沐浴香湯服伺伊。又把鳳冠霞帔與他來穿戴，

儼然一位誥命夫人好容儀。從此他夫妻多安樂，百年鴻案舉眉齊。列公聽了我這段話，身到富貴場中要留意些。一不可學蔡伯喈負了趙五娘，二不可薄倖王魁撇首妻。饒到百里大夫好一個大賢士，猶留話柄把後人提！

說書的說到此處，把醒木拍了一下，暫且歇息。王蘭笑道：「這書雖說的蠢俗，倒是實事。又引用了些故事上來，隨口講成，倒還有趣。」一時日色已暮，內外點了燈燭，外間席已擺齊，衆人仍然原座。那耍扇子戲的，即在席前放出了無數紙蝶，翩翩上下，如活的一般。又耍了幾齣木人戲，衆人傳盃把盞，飲至半夜，各酩酊而散。二郎仍宿在小黛家裏。自是二郎也不回從龍的公館，與小黛行雙坐並，似漆如膠。二郎出手本來散漫，那顧傾囊倒篋，只圖穆氏歡喜。反是小黛背地勸了他幾次，當以自己身體前程爲重，不可貪戀著他，誤了正務。無奈二郎已入迷津，全然不省。就是從龍等人，也狠狠勸過幾次，更不中用了。到了七月初旬，天氣微涼，伯青要往揚州去看慧珠等人，約了王蘭從龍同行。漢槎因江老夫人有病，不能出門。二郎戀著小黛，跬步不離。連這一班朋友，多疎遠了。伯青也不去約他，叫連兒在碼頭上雇了一號大船，向揚州來。一路上與王蘭從龍談談說說，倒不寂寞。未知到了揚州，會見慧珠等人，做出些甚麼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陳大令判聯碧玉環

祝詞林訪舊紅文巷

話說王氏與二娘帶著慧珠姊妹，由南京到了揚州，在紅文巷內，尋了一所房屋，外面大大五間，內裏一順三間，上有小樓，慧珠與洛珠同住。旁有一座小花園，當中一個六角草亭，房屋雖不甚多，却十分幽雅。過了幾天，又暗暗去見小儒，說伯青託他照應的話。小儒即叫雙福至他家走了一次，又將本處地坊喚了來，說王氏與雙福是親眷，自小儒接印，把雙福派了門政，而且自幼跟隨小儒，以子姪一般見視，所以內外人沒有一個不趨奉雙福。今日雙

福說：「家與他親眷，地坊怎敢惹他？當即分付了小甲更夫人等，日夜在聶家門首照料。試問那一個還敢來欺他家？王氏自從疊遭兩次官事，腿都寒了，立誓不做買賣。好在腰纏已滿，可以自給，將來兩個女兒適人，還要得大。大一宗身價，後半世可保無憂，何苦再尋煩惱？又要受氣，終日與二娘在東隣西舍，抹牌鬥趣的頑耍，倒也快樂。慧珠洛珠，仍以唱和自娛，尋常放心不下伯青等人，與小鳳一班姊妹，遇著花朝月夕，想起南京聚在一處的光景，惟有背地傷感，互相勸慰而已。附近人家，日久也看出他家的蹊徑，因沒有外人走動，又見他與縣裏人常相往來，只好暗中評論。方夫人又時常接他姊妹們，到署裏去，甚至留住盤桓幾日，纔放他們回來。這日伯青等已抵揚州，船在碼頭泊定。從龍道：「我們此刻同往縣裏去，會見小儒，即知晚秀的住落。最妙不必衣冠，步行前去。何況我輩皆係至交，小儒平日也喜通脫，可以彼此省却多少繁文。會見了他們，再議我們的住處。」伯青王蘭齊聲稱善。三人登岸，只帶了連兒一人，緩緩在街市閒步。見往來行人，甚為熱鬧。不多一會，已至縣署。照牆邊有一羣人，團團圍住。三人挨進圈內，原來是一道告示，上面寫著：

特授江南揚州府江都縣正堂紀錄十次，隨帶加十級陳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縣由科第出身，恭膺是職。自蒞任以來，事無巨細，無不躬親。出入恭嚴，冰清玉潔。近聞揚郡地方，習尚繁華，民多刁詐，以健訟爲居奇，包詞爲能事。甚至合蠹吏奸差，聯成一手；鼠牙雀角，事機每鼓於纖微；虎視狼貪，鄉愚咸受其荼毒。此皆言之殊堪痛恨者也。當知本縣目見耳聞，燭奴於隱，法隨言出，嫉惡如仇。遇善而賞，不從輕；懲惡而罰，尤加重。自示之後，爾等士農工賈，各習其生，野無爭鬥，民多樸厚之風。俗尚敦仁，世有雍熙之象。此則本縣之所厚望，爾等之所深幸也。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王蘭笑道：「世俗澆漓，民多好訟。江南一帶，此風尤熾。小儒雖然認真辦理，切實示諭，竊恐人多視爲具文，未能遵奉。」伯青道：「現在爲民上的，只好各盡其道罷了。能如小儒只樣做法，尙算是好官。還有一等，不顧品行的一

味貪婪逢迎，更不足道。」三人方欲進署，忽聽裏面傳鼓升堂，吆喝伺候。伯青忙止住連兒，緩行通報。隨著一起開人，走入堂口。在人背後偷看，見兩旁吏役，齊集煖閣門開，小儒公服而出，入了公座。早有差役帶上一千人誣，是兩男一女。那男子一個四十餘歲，生得獐頭鼠目，一個二十餘歲，頗爲儒雅。那女子不過十八九歲，雖是鄉村裝束，却生得有幾分姿色，跪在案前，俯首無言。臉上帶著一團憂憤形容。聽堂上喚「原告刁成。」那四十餘歲男子爬上幾步，叩首道：「小的刁成，見太爺請安。」小儒將他通身上下看了幾眼，道：「刁成，你告文生秦守禮勾騙你妻子戎氏脫逃，先被你看破情形，防範嚴謹，杜絕守禮往來。一日，你妻子託言母親有病，回家省視，你却故意不與同行，遠遠的察看動靜，果然守禮在半途等候，將你妻子帶回他家。你當卽糾合親隣多人，至秦家把戎氏帶回，到本縣告訴秦守禮勾騙的罪名。你的妻子，可是元配？不是你與守禮，可向有瓜葛沒有？你細細的訴說一遍，却不許半字撒謊。」刁成又叩了一個頭道：「太爺是青天，小的若有半句虛言欺了太爺，就是欺天了！」小的祖居鄉間，距城五里多路。小的祖父，置得幾畝田地，只生了小的父親一人。因爲家內可以過活，子弟卽思讀書，延請名師教小的父親。到了二十歲上，進了一名學。小的父親，又生了小的一人。自幼聘定城中貢生戎大森的女兒爲妻。不幸父親早死，過了一年，小的母親，又病故了。小的因生性愚蠢，不能讀書，仍以耕種爲生。除了服制，央媒去說，娶了戎氏回來，與小的倒還相得的。只秦守禮，住在前村。他從小的父親，看過文章，所以兩家皆係通好。又因他是個讀書明理的人，凡到小的家裏來，妻子戎氏，並不回避。誰知守禮存了禽獸之心，見小的妻子，很有幾分姿色，打聽小的進城有事，他卽來閑話。逐日花言巧語，哄騙戎氏，隨他逃走。小的妻子，是個年輕女流，沒有見識，被他說活動了。今年春間，彼此已先有姦情，後來爲小的看破一二，只些隣舍，亦恐將來鬧出事件，連累他們，在小的面前，暗暗地說了幾次。小的因未見確證，不能造次。只好加意防範。苦於家內無人，又少叔伯手足，有了事情，都要出去。守禮抽閑趁空，仍來走動。小的曉得了，將戎氏打罵是有的。又禁絕守禮往來。前數日，戎氏忽言他母親有病，要入城看視。又說母家

早間打發人來接我，因為你不在家，來人不能久等，回城去了。我想只條路，是走熟的，又沒有多遠，一個人來去，也無礙。小的明知其中必有變故，假意允諾，却遠遠的跟著他。走了不足二里，見守禮站在田邊。小的妻子迎上去，與他講話，復繞取小路，回頭到了守禮家裏。小的看得清楚，那裏忍耐得住？即回家約了本村親隣等人，趕至秦守禮家。小的妻子正坐在堂前，見了衆人，躲避不及。守禮情知不妙，開了後門逃去。小的當將戎氏帶回。因未遂他心愿，近日與小的吵鬧尋死覓活，日夜不安。想起來，皆是守禮的禍根。况且讀書士子，姦拐人家妻女，更該加一尋問罪。要求青天做主，代小的雪恥。小儒笑了聲，叫他跪在一旁，喚秦守禮上來道：「秦守禮！你既是個秀才，怎樣做出這般非禮的事來？你名雖守禮，實不守禮。刁成告你勾騙他妻子戎氏脫逃，又在你家獲住，并有他同去親隣衆所共見，你該派個甚麼罪？好好的直供上來，本縣尚可加恩，從輕開豁你自家做的事，要明白呀！」那秦守禮兩眼含淚，叩首道：「父台明見！生員既能讀幾句書，身入費門，難道禮法二字，不知道麼？只刁成在鄉間，索稱無賴，人送他個混名，叫做刁惡。其人可想而知。他父親刁中賢，是名飽學秀才，一鄉推重。生員自幼，即從他讀書，連只守禮的名字，都是他父親取的。見生員各事拘謹，恐中道改變，命生員顧名照義，常守於禮法之中。後來刁中賢夫婦相繼而歿，生員與他家相隔不遠，常到他家走走，怕人說先生死了，連世誼多不看顧。若說他妻子戎氏，生員尤堪痛恨。戎氏本與生員係遠房姑表，戎大森在日，有心將女兒許與生員爲妻。訪得刁成與生員世交，託他爲媒。刁成打聽得美貌，生了異心，明爲生員作伐，暗謀作自己妻室。生員家內無多房屋，又無親丁，他愿撥出一進房子，與生員迎娶。所有各事，都是他一力承辦。戎大森信以爲實，到了迎娶只一日，刁成將生員約去，相陪媒賓。戎家的人到了刁家，又看見生員在那裏張羅，分外不疑。及至次日，生米已成熟飯，刁成又把戎家的帖子，全行改致刁家名目。戎大森是個有體面的人，而且女兒業已失身刁成，鬧出來，徒然羞愧。他女兒何能再嫁生員？只得就錯認錯的做，心內却氣他不過。又見刁成是個無賴之徒，逐日氣悶，一病而亡。戎氏曉得他假冒生員，又因父親被他氣死，每每與他吵

開要尋短見。生員日久，也盡悉其細，連足跡多不到他家。一日，戎氏由城內回來，走生員村前經過。見生員立在樹下，戎氏亦因氣憤已極，平時本與生員親戚往來，見過面的，不願嫌疑，到了生員面前，哭訴此事。倩生員代他設法伸冤。他情愿削髮。生員慮有猜嫌，勸他回去，再作計較。那料刁成聞信，率領多人而至，不問皂白，揪住生員毒打，說生員拐騙他妻子脫逃。幸為同來的人勸住，他即控到父台案下。生員明知其意，因只件事，恐生員日久知道，與他理論，借端栽害，以滅生員之口。生員如有半句飾詞，情甘加倍領責。小儒點了點頭，亦叫他跪在一旁，叫了戎氏上來。戎氏一句話都沒得，惟有伏地放聲大哭。兩旁看的人，皆嘆息不已。小儒看透衆人情形，復喚刁成上堂道：「據你所說，秦守禮勾騙你妻子是實，據秦守禮所說，戎大森本將女兒許配守禮，託你為媒，你貪戎氏色美，冒守禮的名，娶了家來。又恐守禮知情，與你理論，你借只件事，預先下手。然而兩造爭訟，各說其是，本縣也不必細究。但是你所說前後情節，即作你半字無虛，為何其中有一二處大相舛謬，令人難解！你說你妻子是自幼聘定的，又說你父親早故，因何戎氏小你一半年紀？你在幼年，他還未生，縱然出世，想你父親在日，也不能代二十餘歲的兒子，聘一個三四齡的媳婦！你家可行，戎家也不願意！再者既見你妻子走入守禮家內，又帶著親隣等人前往拿獲，只種大事，何以不協同地方前往，你竟敢私行，率衆搶人？況且既已獲得，何以不報知你妻子母家，再來控告？以上數事，你未免脫略太甚！情節可疑，你且明白說與本縣聽。」問到此處，小儒放下怒容，鼻孔內哼了一聲，兩邊差役，齊聲威武。刁成在堂上聽得秦守禮訴出他的骨病，已暗自著急，早沒了主見。又被小儒把幾處落空的話追問，正搔著他的癢處，不由得臉上變色，口內支吾，連連叩首道：「小的是鄉間愚民，見妻子到了守禮家內，一時氣忿，邀約親隣前去拿獲，那裏想得到鳴知地方同行一經獲住，即赴太爺衙門訴冤，不及到戎家送信，皆是小的該打之處。若說戎氏與小的年貌懸殊，小的父親，固愛戎大森是個舊家，將來小的可倚為靠背，所以不問他女兒年紀相仿不相仿；好在女小於男，往往有之，難得戎家也願意結親，聘定了一載有餘，小的父親，方纔病故。至於守禮，說是他的

妻子被小的謀佔，小的雖然至愚，也不敢作此枉法之事。而且秦姓作數背行，戎姓也不肯饒過小的。難道就只樣罷了麼？盡是守禮一片捏詞，冤栽小的，求太爺詳察。」小儒冷笑道：「你之爲人，不必守禮細說。本縣初見你的相貌，卽知你居心不正，斷非良善之輩。你說自幼聘定戎氏，係用何物作聘？你可知道？」刁成道：「小的父親用祖傳碧玉環爲聘，現在戎氏身邊收著。」小儒將戎氏喚上道：「刁家以碧玉環爲聘，你可曉得有無此物？」戎氏含淚道：「小婦人在母家時，聞得秦家下聘，是一枚碧玉環。據聞此環有雌雄兩枚，雕就龍鳳。雄環是龍，雌環是螭鳳。亦有雌雄之別，小婦人身畔是隻雌環，雄環尙在秦家，所以小婦人將此物帶在身旁，朝夕不離，意在得空持問守禮。」說著，取出玉環，呈於案上道：「請太爺問秦刁兩人，誰有雄的在身，小婦人卽是誰家所聘。」小儒點首，又將秦刁兩人喚過。守禮跪在一旁，時早已聽得明白，不待詢問，把玉環取出，雙手送至案上。說也奇怪，兩枚玉環毫無分別。細看，果是一龍一螭鳳，有雌雄。小儒哈哈大笑道：「刁成，你該知罪了！兩枚玉環，顯見確證，你尙有何說？卽不然，再將戎氏母親傳來一訊，立明是否。但是只宗事件，本縣也無暇深究，戎家亦是個讀書門第，何苦又將那女流牽引到案？在本縣的意見，你妻子既與守禮有姦，又爲守禮騙至家內，想你也只妻子，也不能要的了。何況你與戎氏年貌相殊，本非良匹。本縣當面判與守禮爲妻，叫守禮撥田五畝，交割與你，以爲迎娶之費。一則他們既彼此有心，就是你將戎氏帶回，他心已向著守禮，難免異日不生別的支節。二則你也可脫去那謀佔的聲名，豈不兩全其美？至於你在鄉間混名刁惡，足見平素欺凌鄉黨，彰明較著。本縣理應訊實究治，姑念你妻子已屬秦姓，又沒有對頭來指實你的惡跡，若據守禮之言，你必說他栽害，冤枉了你。若日後有人告到本縣衙門，那却要從重提辦，定不稍貸。你從此須要小心些兒。」兩旁看的人同聲喝采，咸誇處置得宜。小儒一席話，說得刁成頓口無言，仍要叩求。小儒分付差役，攙了他出去。又喚上秦守禮，聊爲申飭數句，叫他立結限三日內撥田五畝，交與刁成。又命當堂領了戎氏回去，卽移到城中戎氏家裏，奮志功苦，以求上進，不必在鄉間居住，恐刁成不服，暗中算計你夫婦。守禮與戎氏雙

雙在堂上磕了無數的頭。小儒叫他們退下，具張領戎氏的切結上來。又問了幾宗別的案件，纔退堂入內。從龍道：「只起案卷，倒很有情趣。姓秦的與只婦人是宿願頓酬，未免苦了刁成，忙了一場，妻子仍屬他人。所幸還得了五畝田，可以自慰。小儒訊斷合宜，只宗事，惟有以談笑處之最妙。」王蘭道：「我倒很佩小儒，向來是個拘謹人，如今也有了權變，想必做了官，連性情都可改的。」三人鼓掌大笑。伯青叫連兒持帖通報，連兒到了號房，少停裏面叫請。三人步進內署，早見小儒笑吟吟降階而迓。彼此說明了，均是便服。見了面，不過長揖而已。小儒道：「你們好呀！今日纔至，我倒盼你們好久了！」王蘭道：「如今小儒非比往日，撫字催科，爲民父母，不同我輩閑曹，任情放蕩，是以不敢輕造尊衙，誠有爲也。」小儒笑道：「伯青在田，你們聽者，香只張油嘴，到那一年方改不說，至交朋友，許久不見，要敍敍別後景况。他一見面，卽百樣挖苦人，可該不該？若說你是閑曹，正是玉堂金馬，班列瀛池，我輩不過一行作吏，五斗折腰，真如仰首雲天，望塵莫及。」伯青笑道：「二位不必門口，皆是旗鼓相當，針鋒匹敵，兩無優劣，各具所長。我看小儒的學問權變，而今大有作爲。卽如適纔堂上訊問刁成一案，處置極合人心，我輩若爲牧令，遇此案件，斷不會發落得只般爽快。」小儒道：「此案伯青何以詳悉？」從龍道：「審問刁成時，我們立在堂下觀望，直待到發落清楚，纔進來的。」小儒道：「怪不得者，香見面，卽挖苦我，原來看著我審問刁成一案，倒要請教，此案如此理結，不知可能折服衆心否？我輩既係至交，何妨直說？」伯青道：「並非戲言，此案非如此了結不可。」小儒問南京風景，近日若何？與小鳳等人可好？又說到慧珠姊妹，現住紅文巷裏，內子時常接他們到衙門中來盤桓。昨日還在我這裏。早知你們來了，該留他等過了夜去。從龍道：「今日是不及了，我們准於明早去訪碗秀。」回頭對王蘭道：「不如把行李發到門衙裏來住，一來可與小儒談談，二來較外面客寓清靜多呢。」小儒接口道：「理應搬到衙門裏來，豈有反住客寓之理？」卽傳話，叫人去發行李。一面打掃內書廳，讓衆人居位。又擺了酒席洗塵，著人去請甘老師爺過來同飲。這甘師爺名誓字又盤，揚州府學生員，今年七十三歲，是一位老名宿。小儒到了任，卽

備帖親去拜他，延入衙門，課讀兩子，并一切筆墨等件，賓主甚爲契洽。少頃，甘誓已至，與衆人行禮。見他龐眉皓首，道貌岸然，音若洪鐘，目如朗曜，皆肅然起敬。甘誓知道他們一班新貴，又是有名的才子，亦謙摛自抑。衆人入座，席間無非講究些古今考據。甘誓口若懸河，滔滔雄辯。從龍等人格外佩服。小儒道：「你們可曉能本月下旬，程制台五十壽辰，我已請又盤先生作篇壽序，你們來得正好，就屈者香代我一書，省得又要央求別人。」王蘭道：「那却不能。我連年拋荒已久，腕底生疎，必然寫得不成行款，不如你自書爲妙。」小儒道：「不必謙讓，簇新鮮點詞林的人，不能寫字，真是奇聞。我如果比你寫得好，倒不致得榜下縣了！而且終日案牘勞形，何暇握管，倘然寫得不成款段，反是大笑話。者香這件事，是替我做定了。」從龍道：「不難不難！小儒把潤筆費從豐些，者香斷無不行之理。」王蘭道：「你要蠢俗到甚麼地步，開口就是錢！我倒不如保舉你寫罷，省得你妬忌，你同我說笑罷了！可知道座中有老前輩在此，豈不爲又盤先生所笑？」甘誓道：「者香兄，此言差矣！文人筆墨生涯，縱然較及錙銖，亦係應分非市僧爭利可比。就是小弟，作這壽序，敝東潤筆，也是不能少的。諸君既不笑我，我又豈敢笑諸君乎？」說得衆人大笑。飲到更餘散坐，甘誓先行辭出，然後衆人又坐了一會。小儒親送到內書廳，方纔回後。次日清晨，小儒上府衙參謁未回，外面送入早點，吃畢，伯青帶著連兒，同了從龍、王蘭向紅文巷來。問到聶家門首，見雙扉緊閉，連兒上前叩門，裏面答應出來，個女婢開門，見是伯青等人，即忙回身入內，對著樓上道：「大姑娘可曾起來？」祝少爺同王少爺雲老爺來了，都在外面呢！」慧珠洛珠這時梳洗已畢，對坐閒話。忽聽女婢傳說，二人立起，扶著樓窗，問道：「你說那個祝少爺、王少爺，可是南京下來的？」女婢道：「咦！難道有幾個祝少爺麼？自然是南京來的。」二珠聽得伯青、王蘭果至，皆喜出望外，即同下扶梯，到了前堂。早見伯青等人，正與王氏二娘說話。慧珠不見伯青，時時挂念，既見了面，惟覺一陣心酸，淚痕雙墮，連那久別的寒暄，也難道一字。伯青亦係如此，惟有四目凝注，彼此心內無限衷腸，都不知由那一款說起。倒是洛珠與王蘭，各問了近好，邀請衆人入座。茶罷，還是伯青先問慧珠道：「我們昨日午

後，到了此地，因在小儒衙門裏小飲，遲了，所以今早纔來看你。聞得小儒說你們到衙門裏去，方夫人很同你們合式，小儒又暗地叫人照應你家，我看比在南京還安淨些。」二娘接口道：「我們此次到揚州來，多蒙陳老爺照應，世上人極勢利的，因為方夫人每月叫他姊妹們進去幾次，外面即爭說我家與縣裏往來，左隣右舍無一個不來趨奉。陳老爺雖然做了官，見著我們，還是先前那樣和氣，真真難得。將來定要高陞極品的。」又叫女婢吩咐廚房裏備一席酒：「今日請客呢。若是有人問及你們，即說祝少爺是我家至親，從南京下來，不可露出破綻，教旁人看不起我們。」說著，同了王氏，到外面張羅。連兒又至廚房裏，指點一切。從龍道：「晚秀柔雲，除了到小儒裏邊去，平時長晝無聊，却作何消遣？」洛珠道：「我們閒時，仍以吟詠自娛而已。雖聞得城外有幾處名勝，又不便去游，前車可鑒，恐又引起意外事來，倒是方夫人常遣人來接我們去，一住幾日，我們昨日纔由衙門內回來。芳君等人，近日常想必在秦淮畫舫笙歌，是樂夠了，不比我等避難此地，大門邊也不敢出去。幸喜有個方夫人處走走，不然真要悶煞。」伯青道：「芳君愛卿，也不像從前了。除却我們去談談，別的人概不招接。今年河上，他們還沒有遊過，皆因你們走了，也無甚興趣。他們未嘗不怕人尋事。」王蘭道：「說了半會，我倒忘却一件新聞，沒有說。」遂把二郎與小黛醉後已諧連理的話，說了一遍。洛珠點首道：「却也怪他不得，他母親穆氏，是個錢串子，久經存意，要小黛接個貼己的人，讓他弄錢，還算小黛有志氣，不肯亂來。好在楚卿未婚，將來小黛可以從一而終。不是我說，芳君愛卿，是我們自幼相處的，却做不出這疥癩事來。」慧珠問伯青近日光景，又勸他早早進京，謀復前程：「雖然你得失全不介意，堂上父母，甚為懸望。」衆人皆點頭稱是。見二娘進來道：「席已擺齊，在花園亭子上。」慧珠起身，邀著衆人由樓下東邊小耳門內走過，即至花園，迎面一座草亭，四面飛簷懸牖，頗為軒敞。亭外各色花木皆有，又堆了幾塊玲瓏小石。衆人走進亭內，見當中懸了一額，顏曰：「紅文閣。」是慧珠親筆寫的。因地名紅文，即以紅文名之。衆人挨次入座，席間所談，無非別後各事。又說到小儒審問刁成一案，慧珠道：「昨日在衙門裏，聽得方夫人說，小儒

自到任後，日夜不閒，專訪民間疾苦。據說很辦了幾個有名土棍，上司大爲契重。秋間保舉卓異，說是把小儒列在第一名。可望升知府呢。伯青道：「小儒爲人，素來持重，認事識真，却合有司官的身分。據你所聞，小儒縱不升知府，直隸州是用定了。」談談說說，日色已沒。小儒打發雙福押著數頂大轎來接伯青等人，說晚間席已備了，還請了本地幾位鄉紳作陪，務必請老爺們回去。伯青等無奈，起身作辭，約定明早過來。慧珠姊妹直送至門外。衆人坐轎，到了衙內，席已擺齊多時。小儒與幾位陪客，專守候他們入座。三人趨步上堂，先與衆縉紳見禮，然後向小儒道：「我輩既屬至交，何必定作此客套？小儒兄未免見外弟等了！」小儒又道：「諸位賢弟，是初到此地，愚兄豈有不作個東道主人？既如此說，項僅此一次，再不多瀆便了。」衆人謙遜入席，家丁上來斟酒傳肴，席間又說起程制台壽期在卽。甘誓道：「程制台的出身，我却不甚清楚，是以壽文遲遲未成。若徒用些泛話，也無意味。」從龍道：「這程制台，是由廣東軍功發跡。彼時我隨前任李都轉，往勦粵寇，他還是個知縣，在荊州將軍營裏辦理文案。我與他會過幾次。」甘誓喜道：「既然在田兄前後盡悉，只就妙了。少停倒要請教。」衆人飲至初更，諸縉紳作辭回去。小儒叫人烹了好茶，與衆人解酒。甘誓又問程公出身，從龍道：「他本籍徽州府人，單名是個尙字，因屢試不第，挾貲入都，援例得了個知縣，分發廣東。到省未久，粵匪作亂，上諭著荊州將軍率領駐防旗兵，前往會剿。這將軍在京時，與他相善，一到廣東，卽將他調入營內，專司文案。程公爲人，本來能幹，又得將軍竭力保荐，到肅清時，他已由知縣擢至道員，署理廣東鹽運使司。據聞在任很做了幾件出色的事，疏通河道，以利鹽漕；本省商民，無不感仰。未及一年，已陞至本省撫軍。適直張彬休致，旨下著程公調補兩江。算起來，不足三年，由知縣陞至撫督，他官運是極好的了！」甘誓道：「原來程制台還有這些事件，我只道他是個捐班，無大奇處。如今壽文不難下筆了。明日卽可告成。倘有遺漏之處，尙祈在田兄指正。」從龍連稱不敢道：「使我輩得瞻老先生詞藻，可謂萬幸。」小儒又問劉蘊近日在南京若何。伯青道：「他自從削職回來，杜門不出。我疑他愧於見人，那曉得他妻子曹氏，終日與他吵鬧，說他功名

革去，是自作自受，可恨連我的命婦，都帶掉了。將劉蘊心愛的幾個妾，一起攆去，把他關在一進樓上，三餐都不許下樓喫。前月聞得劉先達得了足疾，病假告准了，大約月半前後，即可回來。眼見這一分人家，是不能振起了。」小儒喟然道：「大凡人，切不可時存害人的心腸。姓劉的在南京，也算一家巨族。因他父子存心不良，妄作妄爲，連年弄得顛顛倒倒，劉先達若再死了，這分人家，還怕不是一敗如灰麼？」王蘭又說起二郎自與小黛定情之後，常州也不回去，又不想進京供職，一味揮金如土的混鬧，我等苦諫成仇。現在連小黛勸他，都不甚相信，甚至小黛同他嘔氣，故意不理，想激惱他，誰知任你怎樣，他絲毫不改。我看他囊內所餘，行將告罄，若沒錢使用，那穆氏不比別人，定見要反臉的。將來楚卿有大氣嘔呢。」小儒道：「楚卿是落拓過的，怎樣一經得手，故智復萌，真真不像個聰明人的行爲！我倒要寫封信去，切實規勸，或者可以挽回，也不愧當日成全他的一番意思。」從龍搖手道：「我等現身說法，尙且不信，何況你一紙空函？斷然無用。你却不得不作此一舉，我盡我心罷了。」衆人談說，已至二鼓，各回房歇息。來日早間，伯青等方欲去尋慧珠，見家丁來說甘老師爺請過去說話。伯青等人隨著來人，到甘誓這邊來。未知甘誓請他們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序壽文老眼無花

論星數揮毫起草

却說伯青等人，正欲出門到聶家去，見甘誓打發人來請他們三人，只得隨著過來。早聽得小儒在房內說話，請的人，先一步進去通報。小儒與甘誓迎至房外，讓衆人入內。茶罷，伯青道：「又盤先生呼喚我等，有何見諭？」甘誓道：「昨晚聞在田兄細述程公出身，前後了然。回房乘著酒興，在燈下胡亂將壽文創就，恐率爾操觚，其中難免無不妥之處，特請諸位兄台，過來細加指摘，切勿吝教。」轉身在桌上取過草箋，雙手遞與衆人。從龍接過道：「又盤先生斲輪老手，海內之士，無不知名。我等管蠡之見，豈能窺測？你老先生反如此說項，真乃問道於盲了！」說著，將

壽文展開。伯青王蘭，也起身聚擁來觀看。從龍念道：

恭祝

欽差大臣兵部尙書兩江總督部堂

程公大人五十大慶

天上貂蟬之族，競說新安；人間龍鳳之英，羣推古歙。故伯休宜力，績懋周京；祭酒懷忠，節高漢室。父子奮梁陳之武，重安公真矯矯虎臣；弟兄綿濂洛之傳，河南伯亦錚錚人傑。刺史之勇如虓虎，形畫凌烟，編修之志矢從龍，心銘皦日。是皆望隆先代，而德裕後昆者也。

大人承燕翼之謨，篤象賢之念。張敷五歲，卽解宗梨；公紀六齡，便能懷橘。友于成性，敢然文帝之其；弟道克敦，早讓武陵之棗。聽談經而首肯，不信叔癡；聞授硯而心摧，每思祖德。宜其品儕符朗，幼號家駒；才並超宗，早稱雛鳳矣。迨夫侯門聽講，樂坐春風；升屋趨光，愿隨夜月。黃文彊勤思，積學劉孫；秋雅志通經，雨晦風瀟，寢食于青箱之內；日來月往，居諸於黃卷之中。遂乃腹蘊珠璣，胸羅經史。岑思禮專工詞學，望重南陽；顏之推博極文書，名標東觀。具茲手筆，何難平步丹梯；倘遇心知，大可榮膺紫綬。其奈蹤潛白屋，跡滯青毡。桐可爲琴，時無蔡子；竹堪製笛，世鮮桓伊。捧朗日以何時，孰種門邊桃李？怨東風兮未敢，自開江上芙蓉。於是棄介子之觚，投仲升之筆。才子何須科第，且作貲郎；英雄自有權謀，甘爲書記。而况紅羊劫歷，孫恩之戰艦偏多；青犢兵來，兀朮之浮圖不少。袁臨汝刀抽靴裏，令肅旌旗；毛先生錐脫囊中，謨參帷幄。愿除梟獍，運籌於量沙聚米之時；誓殺鯨鯢，草檄於鞠旅陳師之會。劉太尉順昌之捷，大都功出書生；謝冠軍淝水之勳，羣說策由謀主。經略旣欽其雅抱，鸚荐頻登。

朝廷亦嘉乃殊勳，鸚班早列。方冀韜陳虎豹，助開平底定和淞；只憑陣布龍蛇，佐裴度削平淮蔡。詎料壺頭竟困，

馬伏波，嬰鏢郡，非峴首誰登。羊叔子風流不再，所幸

楚廷頗牧，兵下三吳。當代英彭，威伸兩楚。芻蕘用獻，好觀北府之兵。葵藿久欽，特下南豐之拜。作將軍揖客，大將軍元度超超，爲宰相參軍，真宰相天威凜凜。光依日月，傅休期盾鼻重磨。會際風雲，司馬拯刀頭可割。備馳驅之用，不辭戎幕艱辛。儲幹濟之材，何礙軍書旁午。終軍真壯士，有時呈繫頸之謀。馬謖亦奇才，臨敵上攻心之策。果爾長江鐵鎖，難當王濬樓船。互地金戈，莫抗太真羽扇。數千里檣槍盡掃，二百年磐石重安。固由李郭忠勤，靖茲狼跋。亦賴郗王贊畫，佐此鴻勳。相臣爰舉不遺賢，屢稱蘇贊。

天子自賞以勸喜，特擢慈明。予埋輪露冕之權，用觀臣節。極彩服繡衣之寵，總是

君恩。表表英姿，雅稱雁銜體製。恢恢大度，永宜魚系姿儀。朱顏有耀日之華，似往歲漢家段穎。丹扆上回

天之奏，是他年唐室文饒。旣而解甲江干，臨民粵地。劍藏秋水，普惠黔黎。簾捲春星，從公鹽筴。習熬波之法，憑寓

公施展經綸，佐煮海之猷。看此老消磨歲月，未幾蛟龍肆虐。水決金隄，魚鼈爲災。波橫亦地，大吏下塞夷之

令，才人任保障之勞。痛萬家汨沒風濤，真同己溺。任五夜紛飛霜雪，敢憚辛勤。洩其壅而刷其淤，效原吉治

河之法。遏乃衝而防乃突，循季馴築壩之章。鍤以荷而成雲，岸乃成於不日。具補天之術，何愁浪湧桃花。盡

搏土之功，竟爾河成瓠子。從此潰無穴蟻，似白公疏柳之堤。依然互若晴虹，儼謝傅甘棠之埭。而且更求秦

糴，用拯齊飢。酸風苦雨之中，輒嘆嗷嗷鳴雁。斷壁頽垣而外，愁看瑟瑟飢鳥。分千倉紅朽之餘，好普

天家子惠濟百里蒼學之困，不教下澤庚呼。四郊興膏雨之歌，一路有福星之頌。

頭銜更普是

邦家調鼎之臣

手版將持，亦寰宇干城之選。贊襄

帝室，路公爲一代偉人；忠幹

王朝，君實是萬家生佛。今者月剛建酉，節屆生申；較牡丹誕降之期，尙遲五日；王桂子芬芳之際，共祝千秋。始習詩歌，高達夫大堪抗手；預知富貴，朱翁子信可同心。喜庭前棣萼聯輝，侑舜盡賈門之虎；慶堂下蘭芽競爽，舞衣皆荀氏之龍。獻瓊島甘瓜，半是東都右姓；進玉門仙棗，俱爲北海知交。某屬在下僚，忝居末秩，羨伯溫門第，久託雕梁；慘仲德休風，謬依廣廈。當荀子從師之歲，用慶松年；值商瞿得子之時，謹陳萊頌。看此日門盈冠蓋，稱觴於畫錦堂中；願他年勳勒旗常，祝嘏於耆英會裏。

衆人看畢，齊聲痛贊道：「言言珠玉，咳唾九天，我輩敢不五體投地，拜服拜服！」甘誓捋鬚大笑道：「非是小弟放肆，既諸位閱過無大瑕疵，想程公生日，各府下僚，壽章必多。此作縱不敢直居於前，却也不致落於人後。」王蘭道：「近代筆墨，於酬應之作，不過描頭畫角，敷衍成文。如老先生切實詮發，真不可多得。」小儒道：「壽屏早已辦就，明日卽煩者香開工，要趕在月半前送去。」衆人又說了一會閒話，伯青等辭出，回到內書廳，喚進連兒，叫他至號內備了三騎馬，衆人加鞭向紅文巷來。到了聶家門首下騎，連兒接過馬，三人步入內堂。慧珠正在樓下打棋譜消遣，洛珠背著手，看壁上字畫。慧珠見伯青等進來，忙立起身迎接。洛珠掉轉頭來道：「你們好早呀！昨日說一早過來，騙得我們日出起身，呆呆的守到此刻，點心多吃過三五次了。」王蘭道：「倒是清早就要來的，因甘又盤取出壽文，與我們看，所以耽擱住了。少停罰我三杯，以贖此咎。」洛珠道：「好便宜事！來遲了，罰酒三杯，會吃酒的不算難事。聞得你平日星數極准，罰你代我姊妹把流年細爲推算，因何近年坎坷異常，屢遭著對頭尋鬧。想皆是運蹇所致，不知何日方交好運，平安無事。這幾年是非口舌，也算見過好幾次了。」慧珠道：「不是你說，我真忘却了。常聽得伯青說者，香星數最靈，今日要請教請教，却不可隨口奉承，學那江湖一派。可知道這兩個命是也，不到財的，奉承也是枉然。」王蘭笑道：「罰我算命，也罷了，偏又想出話來打趣我，算得不准，任憑你們加倍重罰。如算得

准我久有招帖在外，十兩一命，面金少一厘是不行的。你們將八字報了來。」洛珠道：「就這樣說。」叫人取過筆硯，鋪設桌上，提筆把自己八字，同慧珠的年月日時開明，送與王蘭。從龍扯過伯青道：「我們到亭子上望望去，不要在此分了者香的神，算不准，要帶累他受罰呢。」又拉了慧珠，一齊來至紅文亭內，見石畔有數株丹桂，開得正盛，撲鼻香風，令人神爽。伯青抬頭，看見窗櫺上懸著一根魚竿，近前取下道：「我們在這池內釣一會魚，誰釣起大魚來，今年運氣即好；我們以魚爲卜。比柔雲請者香算命，不省些事麼？」從龍道：「使得！就讓你先來。」恰好池邊現成的一個魚桶，盛了些水在內。伯青走下亭階，立在池頭，將釣絲解開，上了香餌，拋入水中。不多一會，那釣絲忽沉忽浮，直向上流而行。伯青曉得魚來吞餌，猛然把釣竿提起，一尾魚早拖出水面。不料用力太過，釣竿在假山石上，震動釣絲，那尾魚在鉤上，翻了幾個筋斗，脫却鉤鬚，又掉入水內去了。伯青頓足，連稱可惜道：「眼見我的運氣是不佳，已有明驗，不用再釣了。」從龍道：「只却不干你事，魚已爲你釣起，是假山石碰下去的，你再釣一釣，包管還有大魚在後面呢。」伯青重換了香餌，纔拋入水內，即有魚來吞食，忙急釣起，是一尾金色鯉魚，在鉤上左右潑刺。伯青大喜，取下放入桶內，把魚竿遞與從龍。從龍見釣絲微微走動，提起來看，是一個蝦子，雙鉗夾住餌食，甫出水面，即掉了下去。從龍笑道：「只個東西也來同我鬧！」又拋至水內，好半會，釣起一尾魚來。隨後慧珠也釣得一尾。伯青還想再釣，見女婢來請他們午飯。三人收起魚竿，同至樓下，見洛珠正拿住命單，在那裏觀看。王蘭一旁指說，伯青等也走過來同看。王蘭道：「他兩人的命，皆是先否後泰，連年正交墓庫，所以顛倒。若是今歲秋冬之交，換入好運，從此一路榮華，毫無阻滯。惟晚秀脫運之際，防有災晦。再本命內犯了一重華蓋，將來子女恐艱，又恐壽命不永。若享受清福，即無礙矣。」慧珠道：「我只求免了顛倒是非，管他壽元永不永，子息孤不孤，人生百年，都有一死，只要安安穩穩的，過些快活日子，就算了。果然秋冬之交，脫了否運，定見代你揚名挂牌。若是不准，我們再議，且觀後驗如何。」衆人飯畢，至樓上閒坐，淪茗談詩，直至日色將暮，伯青等方乘騎回衙。小儒與甘誓早乘燭煮酒以

待。小儒道：「此飲專爲者香而設，明日卽煩開筆書壽序了，愚兄未免不情。」親自斟了一杯酒，送到王蘭面前，王蘭接過道：「毫末之事，何足云煩，小儒太覺客氣！」小儒又問：「你們早間急急的到曉秀家去，定有樂處，何妨說給我聽，恨我不能陪行。想起來反不若在南京時快活。」伯青將在聶家如何與龍釣魚，又說王蘭代慧珠洛珠推算星數。甘誓道：「原來者香兄精於星數，可否代小弟一算這老朽之命，何日方死？我非達人，却不可不知命。」小儒道：「者香命理，是屢驗的，猶記會試之日，我請他推算，他說衆人皆可望身列鳳池，惟我命中流年獨殺當令，主有權要之事，定非閒曹。果然獨我得了榜下知縣，竟如其言。者香何妨卽在席間爲又盤先生一推？」王蘭叫人取過紙筆，問了甘誓八字，先將身命各宮，立定次第，推排星宿，五行生尅，好半會，推算已成，送與甘誓，接過稱謝，見一面畫著圖式，又看後面批著道：

命立亥宮，天奎坐守，府相朝垣，又喜身居紫微，左右相輔，宜大貴之命也。惜乎空却夾命，忌星當頭，火鈴刑殺，會見三合科名，只可小得，未許大成。加以本局屬木，命居亥水，汪洋天姚，客水又復來浸，水多木浮之故。但府相朝垣之命，主人心地磊落，毫無渣滓，文昌化科，天才合命，主多才也。長生在命，天壽對照，主多壽也。身臨福德，又來福德，主多福也。祿貴駐於遷移，主多遇合也。又查兄弟宮空虛同臨，手足無助，夫妻宮四殺相侵，妻當多尅，子息宮同梁得地，定卜荀龍薛鳳，萃聚一門，財帛宮天相在垣，見貴得祿，疾厄宮空劫照臨，當有暗疾，無妨；遷移宮得祿，出外居家咸宜；奴僕宮日月雙明，交友有助，馭下知恩；官祿宮封誥居之，將來紫誥封頒，屈指可待；田宅宮乏正曜，恆產無多；福德宮紫微朗映，晚福綿綿；父母宮見劫早背，先坤後乾，大限幼年平平，壯年一派亨通之運，名高斗嶽，利足倉箱；知命之年，以後稍遜；幸祿與祿合，得失各半；刻逢午字，平順而已。未字來交，先欣八秩筵開，繼美九重詔錫子貴孫榮，一門和氣壽元，則期頤以外，可望百齡；小限今年在戌，冬初防有小厄，餘皆順適。

甘誓看畢，大笑道：「已往之事，宛如看香兒目睹一般，拜服之至。但是說小弟壽至九十而外，真成老而不死之賊了。」引得衆人大笑。甘誓又道：「小兒及孫輩，雖有微名，恐日後未必能符尊論者。杏兒難保無謬贊之處。」王蘭道：「皆係據實而言，絕無半點虛譽。況圖內星躔，以及十二宮方向，悉本五行生尅推排，確有明證。五行之數，縱我不言，又盤先生亦能解得。」從龍接口道：「凡星數之生，全以五行爲主，生尅推明休咎，卽准。我却有一句不通的話，要請問諸位。五行之說，起於何時？何以五行配作金木水火土之象？又起於何代？」甘誓道：「五行之說，自古有之。按禮記月令，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太皞配木，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炎帝配火，季月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配土，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少皞配金，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配水。此五帝與五行之官，各自爲神，文義甚明。五行之數，實肇於此。又家語季康子問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相配五行，太皞其始於木者，何如？』孔子曰：『邱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木金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而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乃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若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所生之行相承。』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四，曰重、該、修、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子黎爲祝融，共工氏子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者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等云：此五行之考，有所由來。後世悉以五行推度萬物，以賅生尅之理，是以絲毫不紊。實考之於天地、山川、人物、花鳥，皆以五行肖其象。虛按之於奇遁星算，又皆以五行測其機。五行之用大矣哉！如者香兒論弟之命屬木，木首於五行，又得生理，固云多壽。」伯青等人聞甘誓細述五行所生，源源本本，莫不傾心佩服。又飲了一會，各散。次日，王蘭爲小儒寫壽屏，伯青從龍，也不出去。惟與甘誓講論些實學，不數日，王蘭壽屏寫成，將十六幅齊齊掛在壁間，請

小儒與甘誓過來觀看。衆人同聲稱贊，真是鐵畫銀鉤，筆筆遒勁圓到，神致飛舞，墨彩光潔。甘誓道：「者香兄書法，逼近鍾王，即使右軍復生，不過爾爾。者香真不負此姓！」小儒見壽文寫作俱佳，十分歡喜，又配了幾色貴重禮物，差人過江，到制臺衙門送禮。晚間，命廚房備了幾樣精美菜果，爲王蘭酬乏。衆人正在傳盃遞盞，飲得高興，忽見連兒上來，回道：「聶家打發人來，要面見諸位老爺，問他又不肯說。」伯青忙叫連兒領他進來。來人到了席前，給衆人請了安，垂手站在一旁。伯青道：「兩日衙門內有事，未能到你家去，今晚打發你來，有何事故？」來人道：「前日天氣稍熱，大姑娘晚飯後洗了個澡，在院落裏乘涼，坐了一會。二姑娘先去睡了，他因愛著月色，又多坐了一個更次，大約受了風露。次早發起寒熱來，請了位醫生診視，說是寒伏暑，吃了他一帖藥，也沒有見效。今日午後，忽然嘔吐，又瀉了幾遍，吐瀉纔止，又咳嗽起來。兼之鼻孔內淌出似血非血，似涕非涕，現在只是沉沉的睡，連人事多不省，口內唧唧噥噥的不住亂說。趕緊請了好幾位有名的醫生來，說是一夏的重暑遏伏，適值受了點涼，發作起來，無奈邪氣太重，表裏不濟，倒很有兩分病，要望出汗，方可解散。開了一個方子，吃下去，仍然無效。王老太與宋二奶奶害怕起來，打發小的請諸位老爺過去商量商量，有那一位出名的醫生，好去請他來診視。」伯青聽得來人說慧珠有病，甚爲沉重，狠狠的吃了一驚，道：「你先回去罷，我隨後即來。那些醫生的藥，不用亂吃，等我去再議。」來人答應了幾聲，就退了出去。小儒道：「來據人所說，晚秀之病，甚危。伯青須趕緊一往。今夜是不能回來了。我却不能去看他。」伯青代我問聲罷。伯青此時大爲著急，無心吃酒，忙叫連兒備馬，王蘭從龍也要同去。伯青道：「小儒兄！可知道揚州那一位是名醫，我意在去請他同往。」小儒道：「揚州醫家，多是有名無實，縱好也不見得怎樣好手段。」說著，向小儒弩嘴道：「甘老夫子精於歧黃，但是不輕易代人診視。俗說薦賢不薦醫，我却不敢舉薦，你須自去求他。」伯青聽了，即對甘誓作揖道：「晚生不揣冒昧，意在有屈老先生大駕一行，未知可蒙允否？」甘誓道：「小弟雖粗解藥性，何敢言醫？既承伯青兄諄囑，又蒙敝居停謬舉，小弟勉力一行。惟病者晚間神色不定，未能望切，卽以來人

所言，此病雖危，今夜可保無礙。我准於明早前去。」伯青見甘誓已允，連連稱謝不已，起身同王蘭從龍出衙上騎，一路加鞭，向紅文巷來。未知慧珠病勢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甘老術妙著青囊 馮郎金盡遭白眼

話說慧珠，因一日天氣偶熱，浴罷納涼庭外，與洛珠閒話。洛珠困倦起來，先自登樓安歇。慧珠見月色滿階，甚爲可愛，把坐椅挪到院落裏，又命女婢烹茶，獨自品茗玩月。直至三鼓，那牆外更柝之聲，與牆下蟲聲，遠近相續，不覺觸動愁腸。想到年來東奔西走，受盡了無數煩惱，自己也是好人家兒女，只因飢寒所迫，流落異鄉，沒奈何纔做這忍辱的勾當。所幸遇著一班姊妹，要算風塵中知己。又有祝伯青，各事能體貼入微，可謂形骸不隔。但是我與他緣分多磨，離多會少，一班姊妹，亦不能逐日相聚。細想起來，都是我命途多舛。就是我日後終身，雖說除了伯青，誓不他適。無奈伯青已婚，他又是一個謹守禮法之人，我又不屑甘爲妾媵，看起來這件事實屬尙虛。只怕將來仍是一場扯淡。我早已立定主見，若此願不諧，我不是祝髮空門，卽是一死而已。這些話，只好自家心內計議，雖同胞妹子，也不能與他談說。一個人呆呆的思前慮後，女婢催他幾次上樓，慧珠也沒有聽見。想到情癡之處，又掉下淚來。那露水溼透羅衫，他也不覺。大凡秋天深夜，每起涼風，吹到身上，連打了兩個寒噤，方起身慢慢的上樓安睡。到了四更以後，忽然寒熱大作，頭痛目眩，大吐大嘔。王氏著了急，清早卽去請了附近醫生來診視，服了一帖藥，如石投水。到了午後，反很起了，不住口的咳嗽，鼻子內時流紅涕，又滿嘴喃喃亂說，無非多是心內愁悶的事。又遍身如火炭一般，燒得目黑唇焦，連自家人都不認得。王氏又請了城內幾位有名醫生來，大衆斟酌個方子，吃下去，仍然不效。衆醫生臨走時，囑附王氏多請人診視，此症來勢甚險，不可兒戲。王氏聽了，分外著慌，背地哭過幾回。道：「若是慧珠有點差處，我也不活了！」二娘又到各處廟宇，燒香許願。兩個人急得走頭無路，毫無主意。不是背地裏去哭，就是

去求菩薩。倒是洛珠還有定見，朝夕不離慧珠床前服侍。又叫王氏請伯青來商議商議。一句話，提醒王氏，趕著打發人去請少頃，伯青等人到了，下騎，直入門內。王氏正與二娘對座堂前，無言垂淚。見伯青等進來，起身迎接。伯青急問：「碗秀病勢怎樣？」王氏一面走，一面答道：「情形大約不妙。內城有名的醫生，都看過了，說此症甚險，吃下藥去，又不見效。我們是些女流，沒甚主見，所以請少老爺們過來，有那位好手醫家，請一位來纔好。」說著，衆人已至樓上。洛珠招呼過衆人，即將帳子揭起。伯青搶步至床前，見慧珠仰臥榻上，雙眼緊閉，瘦得多脫了形。伯青不禁一陣酸心，滔滔淚下。輕輕的握住慧珠的手，低聲喚道：「碗秀！碗秀！你此時覺得怎樣了？」問了幾聲，慧珠猛然睜開二目，哈哈的笑道：「你原來是個癡子！我的心事，除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却沒有第三人曉得！你叫我說，我又說不出。總之，我的心，你都該知道。」又喃喃的說了幾句，不甚聽得明白，復又合眼睡了。伯青聞慧珠所言，皆是平時背地兩人私語的心事，方知道他的病，是由心而發，一半爲著自己，心內又悲又惜。那眼淚如斷線一般。洛珠立在旁邊，也覺著傷心。從龍等人嗟嘆不已。伯青勉強忍住眼淚，對洛珠道：「你們不用害怕，我已請了一位起死回生的好手，就是小儒衙內甘老師爺，此人精通醫理，不肯代人診視。我約定他明早過來，他說碗秀此症，今夜無礙，有了他來，包管一藥而愈。我們今夜不回去了，在這裏守他呢。」王氏聽伯青說請了甘老師爺來，稍覺放心。同了二娘，先下樓去。伯青將帳子放下，釀慧珠安睡，自己坐在床前守候。王蘭扯了洛珠，到外間說話。從龍躺在竹榻上，慧珠一夜鬧了好幾次，至四更後，方纔安息。王氏又送上數樣點心。到了天明，日色出未多時，見連兒上來道：「甘老師爺來了！」伯青喜道：「又盤先生，真信人也。」忙與王蘭等下樓，迎至堂前道：「蒙老先生清晨光降，屈駕勞神，晚生等之罪也！」王氏趕著上來叩頭稱謝。甘誓命人扶住王氏，向伯青笑道：「吾兄說是尙早，小弟猶以爲遲，恨不得黎明卽來。要知朋友之事，勝如己事。我既然答應，遲早都要來的，卽煩伯青領我赴病人處，先行診脈，分症之緩急，然後我們再敘閒文。」伯青連聲應是，邀著甘誓，上樓至慧珠臥房。甘誓見樓上陳設幽雅，書籍羅列，絕無

塵俗之氣。又見洛珠俯首榻前，真是潤臉呈花，圓姿替月，生就靜嫻，天然丰度，不禁暗暗喝采道：「有妹若是，其姊可知。怪不得小儒常對我言及金陵羣妓，嘖嘖稱羨。果言之不謬也。」伯青先將帳幔掛起，又撥張坐椅，安置床前。洛珠取過個耳枕，把慧珠的手腕，擱在上面。甘誓坐下診脈，調動自己呼吸之氣，細細診了好半會脈，又看了看慧珠臉色。此時慧珠沉沉睡去，任你怎樣，只是不醒。惟頻頻的咳嗽不住。甘誓又問起病緣由，與諸醫開的藥方，看過笑道：「可笑諸醫竟以此症作秋邪伏暑而論，可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若再服數劑，雖請了神仙來，也難下手。此症素來體質虛弱，且年屆及笄，知識漸開，心內或喜或嗔，一團抑鬱之氣，過久不化，恰恰逗著這點秋邪，發作起來。兼之肺經微受風燥，是以咳嗽不止，鼻流紅涕。咳又有聲無痰，宜先攻其邪，一汗而即占勿藥矣。」遂提筆開藥道：

旋覆花、杏仁、半夏、細辛、甘草、麻黃、茯苓、引用薑棗。

寫畢，遞與伯青道：「尚祈吾兄斟酌而服，爲是。」伯青道：「所論高明，如洞見病者肺腑。還要請教外邪既一汗而解，以後內中抑鬱之氣，可否仍要服藥？」甘誓道：「病者神志昏亂，皆由外邪；外邪已解，必然清白。宜投其平日所好之事，開暢其心，再以飲食調補，三五日後，即可霍然。」伯青連聲稱是。從龍王蘭也十分佩服。衆人邀請甘誓下樓，見堂中早齊備酒席。王氏上來道：「蒙老師爺垂救小女，感激不盡。先具水酒一杯，以作寸敬，務望老師爺賞臉。」甘誓見王氏諄諄留飲，不好過却，只得入座，飲了幾杯，起身作辭回衙。伯青送出甘誓，見藥已配至，即命人升起爐火，親自煎好，送到樓上。洛珠與衆女婢，扶起慧珠，用銅管灌入口內。慧珠又咳了幾聲，哇出些痰來。服畢，輕輕將他睡下，取了兩條絮被，連頭蓋好，放下帳幔。伯青與衆人，均坐在榻前守候。過了一會，慧珠微有哼聲，約一餐飯時，猛聽慧珠大聲「哎唷！」伯青急至榻前，洛珠早伸手掀開帳幔。衆人見慧珠把兩條絮被，全拋入床裏，額上的汗有黃豆大小，流得滿面，連衾枕都溼透了。睜開二目，長吁了一聲，把衆人細望了一回，道：「你們因何多在此地？我怎樣有這許多汗？此時手足動掉不得。」伯青見慧珠已解人事，喜從天降，暗暗謝天謝地。王氏同二娘也得了

信，飛風上樓，不住口的念佛。從龍等人，亦皆歡喜，痛贊甘誓真有回春的手段。慧珠已覺得腹飢要吃飲食。王氏趕緊煎了一盞參湯，送到慧珠口邊，一吸而盡。精神陡增，說話的聲音，又高了好些。王氏又叫人熬上白朮米粥，預備慧珠要喫。慧珠見伯青坐在榻前，在被內伸出手來，握住伯青膀臂道：「我記得起初病，倒昏昏沉沉的，如今有幾天了？」伯青道：「你病了三日了，多虧甘又盤用了一劑藥，你纔甦醒過來。並諄囑你這病症，係由平時抑鬱所致，須要把心內一切情緣，屏除殆盡，數日即愈。不然，仍防變症。我勸你各事看淡些罷。第一，你極好爭勝，即如爲我的功名，你無日不放在心內煩悶。我那裏不知道？人生百年，少時最短，若不趁早及時行樂，隨遇而安，徒辜負了天俾我的韶華歲月！縱然愁不致死，時常疾病痛苦，豈不是活活的受罪？你本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想也不用我多勸！」慧珠連連點頭道：「人非草木，豈不自知？無奈一至於此境，橫來豎去，那愁字都撇不脫。即如你我，」說到此處，頓然止住，眼圈兒一紅，又望了衆人，咳了聲，翻轉身軀，面向床內。王蘭明白慧珠有心腹話，要對伯青說，想礙著衆人，不便明講，起身扯了洛珠，向從龍道：「我們樓下坐坐，去讓晚秀閉目養息神氣，有屈伯青在上面伺候，恐他要茶吃。」衆人也解得其意，一齊下樓去了。只剩伯青慧珠二人。慧珠轉過臉來道：「你一夜想未曾合眼，你也好歇息去。」伯青道：「我只是記念著你的症，如今謝天謝地，一帖藥吃好了，那裏還記得磕睡？你不用煩我，我適纔勸你的話，不用忘却了。就是你待我好。」慧珠道：「我本沒有病，不過因愁悶所致。如你我別離多時，見面並無話說，背過臉來，你橫豎都在我心上。我亦時自解歎，譬如沒有會見你，又譬如我死了，要見你也不能，就是分開在兩處，不過一水之隔，朝發夕至，要見即見，強似那千山萬水，天各一方。無如想是想得透，到了其時，就不從這裏落想，都覺得你我暫一分離，即成永別的光景，所以愈加愁悶。我從此惟有強制其心，打起精神來，保養身體。而且我立定主意，盡我母親一世奉養，待母親百年以後，我即削髮修行，以了今世。今生不幸墮落風塵，但愿來生託生在個貧苦清白人家。」伯青道：「你又歎想了！好好的，人忽然起了空門念頭，不是奇聞麼？俟病好了再議。而今你且安心調養，不

要胡思亂想的。兩人談談說說，見女婢上樓來伺候，換伯青下去吃飯。夜間衆人即宿在外間。次日，王蘭從龍先行回衙，又請甘誓來診脈，說無用吃藥，以參苓調攝而已。慧珠的病，一日好似一日。過了幾天，伯青也回衙門。小儒要親自上省拜壽，問伯青等可否同行。伯青因秋節在近，堂上有父母，不便在外，來與慧珠說知，要回南京去。又勸他不可愁煩，九十月間，仍可來揚州一行。此時慧珠飲食起居，業已如恆，道：「你理應早回，你若不說，我也要勸你回去的。況且喜期在即，亦當回家料理一切。」說著，不由眼眶兒一紅，忙忍住了，強作歡容道：「新人才貌兼佳，我見過一二次，從此你閨中又添一良友了！至於我在揚州，你很可放心，我自此番病後，各事皆淡，斷不像以前那種傻氣。倒是者香在田，他兩人冬初必定進京供職，你須要重託他們，爲你謀復功名，是第一要事。」伯青連連答應。兩人又彼此諄囑了一番，揮淚而別。王蘭也去辭別了洛珠。次早，小儒封了幾號官座大船，與衆人一齊起程，向南來，暫且不提。單說二郎自與小黛定情之後，似漆如膠，枕上也不知立了多少盟誓，總之不離你不另婚，我不另嫁，兩句話。二郎又任意揮霍，穆氏以外，上下人等，無一個不奉若神明。過了兩月，二郎腰囊本屬無多，加之隨手散漫，早經告匱。小黛固諫不聽，惟有暗自著急。又曉得他母親是個貪得無厭的人，只得將自家平時小有積蓄，與二郎使用些須之費，更不足二郎揮霍。旬日工夫，連小黛冬衣多去了一半。日久，穆氏微有風聞，二郎貲罄，再細爲察訪，又碰著一個快嘴丫頭，一五一十說知。穆氏方知道他女兒東西暗中貼了二郎，這一氣非同小可。自己不住捶胸大哭，連呼肉痛。俗說檢得一根針，帶掉了一斤鐵，那裏顧他們甚麼？馮大老爺氣洶洶跑到後房，恰好二郎正與小黛並坐窗前調笑。穆氏想起他女兒的東西來，見了二郎，七竅生煙，走至小黛面前，一把扯住他的袖子，用力往外一扯，幾乎把小黛扯倒，跟踉蹌蹌的，靠著桌邊站定。穆氏大聲道：「還開你娘的戾心！別人家養女兒，掙錢養娘，我家養女兒，掙錢貼孤老！該數要倒運，還有這副老面孔，坐在一堆，摟在一處的說笑。我們這些人家，左貼張三，右貼李四，不如關起門來吃，還落得自家受用，再不然，入廟齋僧，沿途施困，還討得一聲好，不像我家，貼個女兒陪人。」

睡；又要貼錢鈔！我倒要問問你們，究竟我家沾光了多少？須知道也是有本錢來的！現在不要說本，連利多搭去了！」說著，頓足捶胸，口內夾七夾八，帶哭帶罵的起來。小黛起初見穆氏扯他，不知何故。後來聽穆氏句句說的是他，又羞又氣，倒在床上，放聲大哭道：「你不要尋我事！我死了讓你們就清淨了！」二郎忽聞穆氏一番言語，又見小黛如此模樣，兼之穆氏口中諸多不遜之語，氣得四肢冰冷，十分慚愧，恨不能鑽入地底裏去。欲要發作穆氏幾句，回想自己本來理屈。雖說我在他家用過多少銀錢，這種人家，只認得有錢的；如今我既沒錢使用，大不該用小黛的錢，落得有他說話。欲不發作，又想自己是個堂堂五品京員，反爲鴛兒羞辱，有錢的時節，他那樣加倍趨承；一經缺乏，卽翻轉面皮，前情一概抹煞，豈不可惡！恨不能立刻到縣去將穆氏提去，從重處治，纔出我胸中之氣。一來怕他潑悍，見了官，他也不怕，拚著挨打挨枷，就把這細情說出，如何用了他女兒的錢，那倒反被縣官輕視，又惹旁觀笑話。二則小黛究竟是穆氏親生，我與小黛誓同生死，他又待我情重如山，他雖受了穆氏的嘔氣，若重辦了穆氏，恐他心上不忍，反怨我無情。罷罷罷！總之千錯萬錯，多是我錯，不如忍了這口氣，走了罷。我該與翠顰有因緣之分，縱然磨刮，都有成時。若果無緣，遲早總有分散之日，只要我無愧於翠顰，就是了。這當場羞辱，是受著翠顰的，難道我還與他過不去麼？想定主意，立起身來道：「笑話笑話！你與你女兒淘氣，因何夾耳連腮，牽連著人？可不是害了瘋！我也不希罕一定在你家，但是我姓馮的，待你家也不算錯，你不要後悔。我並非怕你撒潑，還礙著你女兒面子，你可不要胡塗！」說罷，大踏步去了。穆氏見二郎說了幾句出去，只道二郎當真怕他，分外揚揚得意，跳起來大喊：「你不要支你娘的窮架子！老娘眼睛裏，不知見過多少的大老官！你不過一個芝麻官兒，大言不慚的嚇鬼呢！任憑你文武衙門去送老娘，我都領你的！總而言之，天下都沒得孤老用婊子錢，反擺大架子！我看我女兒，方纔說要死了讓我，都因你起見！倘若有點差失，還怕你飛上天去？」二郎既居心不與穆氏爲難，怕傷了小黛的心，隨他怎樣囉唆，只作不聞，急急的走出後間。劈頭遇著小鳳小憐，他二人正坐在房內，聞穆氏在後大喊大鬧，不知何故。

忽見玉梅忿忿的進來，把穆氏如何辱罵二郎，可笑二郎竟忍了下去。小鳳小憐聽了，大爲詫異，趕忙到後面來，恰好遇著二郎。見他滿面怒容，恨聲不絕。見了他姊妹，更加羞愧，低了頭要走。被小鳳一手拉住，到自己房內道：「甚麼事，與老貨鬧翻了？」玉梅來說的，又不清楚，何妨你說給我們聽聽？還是搗兒不是？還是老爺不是？」二郎見小鳳諄諄問他，嘆了口氣道：「芳君！我平生以來，未受此辱。說起來，真要愧殺。」小憐道：「難道你不說，我們住在內宅，就不知道麼？你說了，我們還笑你不成？」二郎到了此時，也顧不得羞恥，索性將小黛與他如何情好，見我手內空乏，把積蓄供我揮霍。穆氏曉得了，如何與他女兒尋鬧，又句句羞辱著我。欲待不受，又恐投鼠忌器，有傷小黛之心；只好忍耐這一口氣走出，從此不到他家，免得嘔氣。小憐道：「穆氏那老東西，本不是人。我們雖居一宅，多不甚招呼。也是翠顰命中註定，有這個老娘，跟著他陶氣，倒不如我們散漫。」小鳳道：「晚秀姊妹，也有娘的，却不像穆氏這樣人。」小憐道：「你這句話，又錯了！聶奶奶到底是好出身，又愛惜晚秀柔雲，如同掌上明珠。小黛雖是穆氏親生，無奈這老東西，一味好錢，見了錢，性命多不要的，不相信，有錢的人，喚他吃屎，都願意的。你不看楚卿起先的光景？穆氏只差把楚卿頂在頭上，不知怎樣奉承方好。而今楚卿沒了錢，頓時翻過臉來，與起先真有天壤之別。像穆氏這樣人，實在天下沒有第二個。」玉梅站在旁邊道：「姑娘們，省一句罷，後面的人，出入都要走我們堂前的。倘若聽得，又是閒話。穆奶奶那張嘴，還說出甚麼好話來？」小鳳道：「怕他麼？若要認我們的話，索性給他個不好看，代楚卿出口氣。」小憐道：「明日等他走我們這裏過，偏要指桑說槐的罵他一頓，看他怎樣在太歲爺頭上動塊土！卽如平時頂面碰見他，不得不招呼聲。他那種大模大樣的架子，真正是我們個老前輩，令人可惡。依我久已發作他了，不過干礙著翠顰的面子。他不要當著我們怕他，真正做夢呢！」二郎道：「你們也不要如此，還要念翠顰平日姊妹相處情分。穆氏受了你們氣，原不敢怎樣，他又尋著翠顰去了。就是剛纔這件事，我那裏忍耐得住？恨不能打他一頓，再送官究辦，無如礙著翠顰。說到盡頭，翠顰是他養的，不比別人，心內雖恨穆氏，若旁人收拾很

了，教翠顰即有點難處。」小憐笑道：「你還愛惜翠顰，雖說翠顰待你不錯，無奈他母親貪財心重，除非你再挾貨以往，到他家使用，他仍然趨奉。否則，縱有十二分溫柔，他也不保你看他母女，還有大鬧干戈，在後面呢！翠顰本與你誓同生死，見你走了，斷不肯另接他人。穆氏必然逼他再招接有錢的，他母女定見要啣一場惡氣。我怕逼急了，翠顰生出別的支節來。」一句話提醒二郎，甚爲著急，連連向小憐作揖道：「愛卿！你這句話，一絲不錯。倘然穆氏逼急了，他，翠顰定要尋短見的。他向來性情寧折不屈，須要請你從旁解勸，我感激不盡。」小憐道：「何用你吩咐？我們雖恨穆氏，與翠顰是好的。我自會留心，不勞你叮囑。」小鳳又叫人擺飯，留二郎吃畢，二郎作辭回至雲從龍寓內，日夜記挂小黛，又不好去看他，只得時至小鳳處坐坐，詢問蹊徑。又託玉梅寄語小黛，叫他放心，都要設法救他，脫只牢籠。單說小黛見二郎傲氣走了，心內如刀割一般，又不能留他，掩面大哭，聲聲只求早死。那穆氏料定二郎不肯善自走出，都有大大一場廝鬧，還怕他倚官仗勢的壓他。不意二郎竟自走了，好不喜歡。見小黛哭得淚人一般，也覺可憐，假作怒容道：「你把東西貼了這個窮鬼，我還沒有責罰你，你反鬧得驚天動地，難道這種窮鬼還有甚麼捨他不得？你的東西，好容易一點半點，置辦起來，被他用得乾淨，你想想，也該恨他！如今只好自認晦氣，當遇見鬼同害病的。但是用了我家的錢，也恐天理不容，是有報應的。說不得拚著苦苦自己，爲娘代你重覓一個有錢有勢，知心貼己的大老官，用個一年半載工夫，去的東西，又可還原。你也不用煩惱，依我的話，包管不錯。若是不相信，我却不留情，你不要討沒趣。」說著，走近床前，拉住小黛的手道：「我的乖兒子！你平時最孝順，不可違拗我。要像姓馮的這樣人，天下也不知要多少！他以為是個官，又有兩個臭錢，老娘還沒有眼看，強似他的賽過他的多著呢！要說他是個標品，普天下的人，高出潘安，壓倒宋玉，也有都包在娘身上代你找一個。當初不過見你與他尙算合式，我纔肯叫你招接他，讓你們遂遂心。我聽得人說，他在京中，曾討過飯的。後來多虧祝公子等人攙扶，纔有這個捐納的小功名。說煞了，是個討飯胚，縱好也不會好到那裏去。難得打發冤家離眼前，是我家祖宗有靈，與你

的運氣好。不然，過久了，爲娘怎捨將你跟他去過窮日子？我的乖兒子！你最信我的話，起來梳洗，吃點飲食，到前面與蔣姑娘、趙姑娘談談去。」小黛正在傷心，聽了穆氏的話，分外火上添油，又聽口口聲聲勸他另行接客，也顧不得母親不母親，使勁把穆氏的手推過一旁，一翻身，坐起冷笑道：「你說的是夢話不成？我與馮郎誓同衾穴，他就窮得討飯，我也不怨，不勞你費心，替我耽驚受怕。怪不得把馮郎逼走，想我再接他人，除非日出西方，地在天上方可行呢。你說我把東西貼了他，也是我平日尋賺來的，不會動著你的裏肉。你也說不起嘴！」說著，又跌足捶胸，大哭大鬧的道：「你也不用逼我，我立定主意，惟有一死，你好另帶一個養女，教他今日接財神，明日接富翁，好讓你受用不盡，快活不了。」站起身來，視定庭柱上，一頭撞了去，把個穆氏嚇得魂靈出竅，急忙一把抱住道：「你不行就罷了，何苦自己輕生？你倘有差失，教我倚靠何人？乖兒子都是娘的不是，老昏了，老霍了，你不要記憎我！」女婢等人也上前扶住，同聲勸慰。穆氏又叫人去請小鳳、小憐。少頃二人已到，小黛見了他們，又愧又恨，格外嚎啕大哭。穆氏道：「蔣姑娘、趙姑娘！你們來勸解他聲，他多分著了魔，只是要尋死。好日子歹時辰，却不是耍的！」小鳳走近，扶著小黛肩頭道：「妹妹！你不用歎，好端端死了讓別人，怪不值得！你隨我到前面去，我有話與你講。」小黛滿腔心事，一時也難以回答。惟細味小鳳之言，深爲有理。小鳳叫玉梅扶著小黛來至前進，先取水過來，與他淨洗。小憐親自代他攏起頭髮，又擺了點心。小黛執意不吃，只得撤去。小鳳道：「翠顰！你向來是個聰明人，因何今日糊塗起來？你的母親，你還不知道，他是個好財的人！我們久已議論過，你與二郎，是不得長久的。二郎腰纏有限，你母親貪心不足，兩地如冰炭一般。俗云：錢盡情義絕，不怕你多心的話，你非比我們自由自便，你又與二郎立約在先，以死自誓，何能中途改變？必須設個章程，慢慢的使你母親入了圈套，做個離而復合的法則，纔好。你須耐著心腸，此事非一朝一夕可成。待祝王諸人回來，大家商議而行，你却不可任性，自尋短見。試問你死了，於事何濟？」一番話說得小黛悲苦減去一半，連連點頭道：「蒙姐姐的盛意開導，小妹愚蒙，敢不遵命。但是我母的心，不肯干休，仍要逼

我接客，那時却如何是好？」小憐笑道：「你真正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了。有個絕妙的章程。」遂附著小黛耳畔，低低說道：「裝病。」小黛聽了，喜動顏色，起身向二人福了一福道：「若小妹他日得與楚卿復合，皆姐姐們大恩成就。」小鳳小憐齊稱言重道：「自家好姊妹，何出此言？」又叫玉梅擺上點心，勸小黛吃過，衆人在房內講講說說，天色已暮。穆氏悄悄的到前進窺探，見小黛與二人有說有笑，不是先前那樣光景，只當女兒被他們勸回了心，好不喜歡。心內著實感激小鳳小憐，也不敢驚動他們，仍回後面去了。這裏衆人閑話，到二鼓以後，小黛不肯回房，同小鳳歇宿。次早，穆氏借著別事，進房間長問短。小黛全不理他。過了一日，小黛忽病倒。小鳳請了穆氏過來商議，仍將小黛撇回自己房內，延請名醫診視。醫生說是氣惱傷肝，須要安心調治，不可觸忌。若再氣惱，即成不治之症了。反把穆氏嚇得要死，日夜當心伏伺，把逼他另行接人的話，半個字也不敢提起。原來小黛裝病之時，小鳳先暗地叫人囑託醫生，要如此說法，當重重酬謝。試問穆氏如何曉得？小鳳又叫人去知會二郎，小黛病是假的，是他們設的計策。二郎聽了，也自歡喜，纔把穆氏與他嘔氣的話，告訴衆人。梅仙起先見二郎回來，步門不出，又見他終日短嘆長吁，愁眉不展，明知在小黛家出了事情，却不知因何起見，又不好去問他。此時聽二郎說了，方纔明白。梅仙笑道：「我這當甚麼大事，原來是受了丈母的氣，要做人家女婿，都要受丈母氣的。大凡做丈母的，十個就也九個嫌貧愛富。我勸你罷了，不看丈母的情分，還要看他女兒的情分纔是。」二郎笑著打了梅仙一下道：「你這個騷東西，人家受了嘔氣，正沒處發洩，你還開心打趣我。但愿你後日有了丈母，磨死你，我方快活。」梅仙道：「閑話少說，既然翠顰裝病，免他母親囉唆，但是只可免得一時，終久都非良策。你一時又沒得許多銀錢去結識他，深恐穆氏舊念復萌，翠顰仍然不免此難。」二郎聽了，又愁上心來，沈吟了半會，毫無主見。因求計於梅仙道：「小壠此言，一絲不錯，你有何良策，好代翠顰設個出牢籠的法則？」梅仙道：「聞得伯青等人，不日就回，那時大家商議個萬全之策，救出翠顰。好在穆氏暫時只愁他女兒的病，還想不到別的心事。在我看，就在小黛這一場病上，生發出文章。」

來做最妙。一二郎連聲稱善，又暗地裏到小鳳處訪問消息。知道穆氏爲小黛的病，很爲著急，把逼他的話一字多不敢提。二郎纔算放心，專盼祝王等人回來計議。那小黛的病，或輕或重，請了醫生來，皆是一樣的話。把個穆氏弄得昏天黑地，自己反懊悔起來，不該一時過於激烈，逼走了姓馮的。如今女兒又病倒了，眼見性命不知怎樣，倘然有點參差，我家錢樹子倒了，將來依靠何人？我該緩緩設法，拆開了姓馮的，我女兒也不致如此。此時若說再把姓馮找了來，一則姓馮的前日既受了我那一場惡氣，必不肯來的；二則再把這窮鬼招進了門，日後又難退送，教我裏外皆難。惟有背地託小鳳小憐，勸他女兒安心調理，俟他病好，定見把二郎請來，那時將他招贅在家，或嫁與姓馮的，多隨他心意。只要將病醫好了，做娘的都好說話。小鳳小憐明知穆氏一派虛言哄騙小黛，口內却答應他，又叫人將這些話說與二郎。囑付他趕趁緊此機會，大有可圖。二郎得信，又與梅仙計較。梅仙道：「雖是好機會，你却不可性急，索性把穆氏那老東西磨夠了，那時發手，不怕不入我彀中。大約伯青等人，明後日都要回來，聞得小儒同來拜制台的壽，最妙叫小儒那邊轉出個人來，一謀即成。此時却不便說，臨時再定章程。俗云定法不是法，還要同他們斟酌盡善而行。你可知道，穆氏是個老奸巨滑，不容易騙他呢！前日小儒有封信來，甚不放心，深恐你迷戀小黛，誤了功名。此刻與小儒說明，若得了小黛回來，可以永好齊眉，再無他念。小儒也樂於作成的。」二郎聽了，喜得手舞足蹈，恨不得小儒等人立刻來省，今日去說，明日就將小黛接了家來。那一天愁悶，都拋入東洋大海去了。又想到倘若穆氏執意不行，他女兒天下人多不嫁，要留在家中，做搖錢樹子，豈不是大衆忙了一場，仍屬空談？心內又是愁煩起來。弄得二郎愁一會，喜一會，或獨坐大笑，或撫膺浩嘆，如著了魔一般。梅仙見他如此光景，又好氣，又好笑，只得借東說西，勸他寬慰他的愁腸。好容易，這一日打聽小儒等人船已抵泊碼頭，二郎歡喜異常，也不待從龍回來，竟自坐馬，帶了兩名跟隨，來會伯青。小儒又叫人先到小鳳家裏，給他們一個喜信。又恐小儒上了岸，會他不著，不如到伯青那邊，問定他的住落，再與伯青計議定了，見了小儒也好說項。小儒是個拘謹人，說得不好惹。

他回個不字，任憑你再說的天花亂墜，也不中用了。自己拿定主意，一逕來會伯青。未知與伯青商議出一條甚麼計策來，去騙穆氏，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智以給貪猶煩撮合 散而復聚頓解相思

却說祝伯青等人，到了南京碼頭，泊定船隻，衆人分頭，各回私第。雲從龍回至公館，梅仙迎接入內。從龍問及二郎，梅仙把他與穆氏如何淘氣的話，細說一番。他適纔聽得你們回來，忙忙的坐了馬，說尋伯青去了。我看他受了這一場氣，心內也明白過來，只要小黛嫁了他，如了他的愿，可以從此回心轉意，巴幹功名。從龍點首道：「若是大家商議去賺穆氏，不怕他三頭六臂，始終是個女流。而且他不過貪的是財，都可成就楚卿與小黛因緣。」從龍起身，脫去大衣，外面早擺了飯上來，與梅仙吃畢，坐散閒談。單說伯青到了府中，進去請了父母的安。祝公細問揚州光景，又說到小儒官聲甚著，祝公嘆息道：「小儒爲人，本來純粹心地，極有見識，却不肯自炫其才，聰明外露，所謂大智若愚是也。將來小儒斷不止於一令，都要大用的。你們一班同年中，我所取者，只小儒耳。汝等切不可迂目之，當法其所爲，不患不成純粹之士。就是日後，你們都有倚賴他的所在。」伯青唯唯聽訓。又說了一回，方纔退出，到了自己書房。漢槎早已得信來看，伯青二人正對坐閒話。連兒來回道：「馮老爺過來了。」早聽得二郎一路招呼著進來。二人起身，迎入書房，坐下茶罷，略敘寒暄。二郎即從頭至尾，把穆氏的話，細說：「特來求計，諸兄要救小黛，出脫牢籠，不然他若被穆氏逼死了，小弟惟有相從於地下而已。」說著紛紛淚落。伯青見二郎如此光景，也覺可憫。又想到小黛現在度日如年，死多生少，况他與二郎已結良緣，又是個有志的女子，必不肯再適他人。他與晚秀是同時的人，若一比較起來，真有霄壤之分。我等既與二郎至好，豈可置之不問？向二郎道：「楚卿不用着急，小儒的算計頗好，非如此做法，不得成功。明日待小儒來，與他商議，緩緩的去圈套穆氏，都可入我彀中。這幾日，小儒

要去拜制台壽，却沒有閒暇，好在小黛暫時也無妨礙，明日囑小儒那邊先打發個人去試探穆氏口氣，再作計較。

「二郎謝了又謝，又與漢槎敘了幾句，起身作辭。回至寓內，見了從龍，把伯青允他的話，說知衆人。梅仙笑道：「我看你今日纔算放下心來，省得你終日笑一陣，哭一陣，我也不懂你是怎樣心思，嚇得我又不敢多問你。我不怕別的，只怕你弄瘋了，那纔是鬧出大亂子。」託天庇佑，有了陳小儒、伯青這幾個撮合，他滿口應允，你這件事，真真十拿九穩。明日倒要先去給個信與林姑娘，遙想他在家裝假病，又要哼，又要喫苦水，那日子也不甚好過。加以心內愁煩，拿不定，就成功，不要你放了心，他又在家愁瘋了。」引得從龍大笑起來。二郎指著梅仙道：「你這促壽的癆病鬼，專會刻薄人，你不要愁我瘋，我倒愁你壽不永。」梅仙道：「阿彌陀佛！好良心！我爲你費盡心機，想出一條盡善盡美的良策，你不感激我，反咀咒起我來。記不得作揖請安，請著我設法的時候了。」三人談談說說，吃了晚飯，各是安歇。次日，小儒去稟見過制軍，下來到了祝府，伯青接入書房。小儒說要去會二郎，伯青道：「他正有件事，要來求你。」遂將小黛的話，一一說明。「託你打發個面生的人，去試探消息，再作計較。」小儒道：「果然成全了他們因緣。」楚卿由此轉念巴幹正務，我也樂從。但是打發去的人，要口角伶俐，露不得一絲破綻。若說翻了，那就難了。」

「低頭沉吟半會，道：「我船上有個隨身家丁王喜，此人年紀雖輕，却極能辦事。現在派在衙門裏當外差，明日叫他去走一遭，還不致誤事。」伯青連稱使得，小儒卽作辭起身。又至江王二府，拜會過了，也不去會二郎，回到船中，叫過王喜，從頭至尾吩咐了一遍。王喜答應退出，更換了一套新衣，帶了兩名三兒，搖搖擺擺，向小黛家來。到了門首，先着三兒入內，說聲這位王大老爺，是由揚州來的，久仰你家姑娘大名，特來奉訪，務必面會談談的。少頃，穆氏隨了出來，擡頭見王喜生得人材俊俏，衣服華麗，像位大老爺身分。忙上前請了安，垂手站在一旁，道：「蒙大老爺光降，理應喚小女出來伺候。無奈染了重病，在床有半月之久，萬不能見人，要請大老爺原諒。」王喜故作驚訝道：「怎麼有了病？這是怪我緣分淺，連一面多會不到。我也走乏了，借你家屋裏歇一歇脚，可使得麼？」穆氏忙請

王喜至內堂坐下，叫女婢送了茶，自己坐在下面相陪。王喜分付兩個三兒道：「你們外邊去，不要在這裏叫喚，他家姐兒有病，不可驚動。」三兒一齊退出。王喜問了幾句閑話，把椅子挪了挪，靠著穆氏，低低的道：「我有句不識進退的話，要問你。聞得你家姐兒身上有個客，與他怪好的，那個人，我也認識他。這句話，可有是沒有？」穆氏聽了，嘆口氣道：「既然大老爺知道其情，也不用我細說。有是有一個姓馮的，如今不來住了。我家女兒的病，即因他而起。說及這姓馮的，我恨如切齒。」王喜拍手道：「好呀！你倒一句沒有欺我，我也聽得人家這樣講，那姓馮的在京的時候，我就認得他了。他是個沒行止的人，怎麼你家招惹他進門呢？」穆氏聽王喜的話，句句對了頭，索性把前後細情細說，把個王喜不住的嘆息道：「你既與馮姓鬧過了，我也把直話說給你聽。這姓馮的，日前在京裏，鬧得不成人樣，連衣食多不能周全。人多鄙薄他，不肯照顧他。後來到了一個外省會試的舉子，有幾個錢兒，一心要做好人，學那扶危濟困的故事。不知怎樣瞎了眼，碰見這個姓馮的，說他不過暫時落魄，將來大有作爲。比他是個伍子胥漢王孫，極力提拔。又代他捐了個郎中，那姓馮的窮得沒有路走，忽然遇見這個冒失鬼，重復又矜張起來，格外在京裏胡鬧。他做的事，多合不上口兒。說他這舉子會試，點了詞林，告假祭祖，又把這寶貨帶了出來，不知怎樣又落到你家。你想他不過靠著人養活，那裏還有多錢使用？據聞那提拔他的人，而今也曉得他的脾氣，同他疏遠了。我久聞你家姐兒是南京城裏數一數二的人材，偏生遇見這倒灶的，不是我說，也怪你做娘的沒有見識，不識得人！你不能只看他那副臉蛋兒，與那幾件外罩兒。如今難得與他拆開，要算你的運氣。你家有這樣一個好姐兒，還愁沒有大老官結識麼？若說你家姐兒爲他病了，更是傻氣。這樣人，還是甚麼希罕寶嗎？罷了。索性日後真有好處，也不妨。自古英雄多出草莽，眼見得他是壞定底的了，跟他也過不出好日子來。真正錯得大呢！」一席話，說得穆氏頓口無言，由五內裏佩服出來道：「大老爺真乃洞見肺腑，我也這般說。無奈我家不爭氣的女兒，一心戀著他，病都想出來了。目下鬧得不死不活，終日只是哭，教我也沒有法。多分是前世裏的冤孽。」王喜道：「我來的工

夫久了，還要去會個人，停一日再來看你家姐兒。待我開導他幾句，包你比吃藥還靈驗。」說罷，叫三兒進來，取出個銀包，約有四五兩重，遞與穆氏道：「不成個意思，買點藥品，給你家姐兒吃罷。」穆氏道：「大老爺只用了一盞清茶，我連點心多沒有備；因為有病人在家，小使們配藥去了，怎好領起大老爺賞來，斷斷不敢！」王喜道：「這點意思，你還推讓？不是羞我嗎？」穆氏見他執意不肯收回，忙起身道了謝，心內好不喜歡。這姓王的不知有多大家財，頭一次出手，即如此大方；若是小黛好好的接了這個人，真正是欣富貴不愁窮。王喜起身，帶了三兒走出，穆氏一直送到大門外，還叮嚀了好幾句，有暇請過來坐坐。見王喜去遠了，方纔回身，到了房內，見小黛倚在床上，似睡非睡，淚痕猶在，不敢驚動他，悄悄的走出，坐在堂前，細想這姓王的人又好，錢又多，說話又溜亮；若他日再來，能於勸轉了小黛，就招接了他，要算天大一樁美事。只怕他不來，我又忘却問他住處，又沒地方去請他。心內又懊悔起來。不談穆氏在家胡思亂想，單說王喜回至船中，見小儒銷差，把說穆氏的話，細細稟明。看穆氏的意思，已有八分活動。過一日，再去一次，即可入港。小儒甚喜，大為稱贊能幹，即遣人去通知二郎，叫他暗中送信與小黛，可以放心，還要假作歡喜，不可十分大意，被他們看破，真偽。二郎得了信，飛風去知會小鳳姊妹，轉述小黛知道。小黛的病，却慢慢好起來了。只隔了一天，王喜仍帶著兩名三兒，來尋穆氏。纔進了門，穆氏如迎上賓的，接了入內，趕緊分付廚房，備酒款待。席中談到日前的話：「承大老爺關切，我仔細打算，一絲不錯。只恐我家那天生怪性的女兒，不肯依從。如蒙大老爺開導他，換了念頭，真乃我林家的再造父母，衣食爹娘。」王喜笑道：「你的言太重了！非是我好多事，亦因你家姐兒好一朵嬌花，被那姓馮的佔住了，譬如插在一堆灰上，豈不可惜？不知這兩日的病，可好了些？若許我見一面，我就好用幾句話兒，挑撥他了。」穆氏道：「連日精神似覺好些，待我先進去探一探口氣，再來請你大老爺。」即起身進房，見小黛面朝外睡著。穆氏低低問道：「你要吃茶麼？」小黛睜開雙眼，搖頭道：「不吃！」穆氏又道：「外面來了個姓王的，是個過路官兒，要會會你，有話說。」小黛聽然不悅道：「那個姓王的來會我做？」

甚麼？難道我病纔稍好，又想來催我死麼？」穆氏急得滿面通紅道：「你又來尋氣了？我的話多沒有說得完；這姓王的，是馮老爺叫他來看看你的，若是別人，我何能叫你會他？」小黛聽了，始回嗔作喜道：「原來是楚卿那邊來的，你該早說，快些扶我坐起，去請他進來。」穆氏即忙出來對王喜道：「我纔說了聲有人要會你，他登時就生氣。虧我說你大老爺是姓馮的請來的，方纔沒事，叫我請你老人家進去。你須要照我這樣說去。」王喜點頭道：「我理會得。」同穆氏跨步入房，見房中陳設甚爲幽雅。小黛斜倚錦枕，半坐半眠，那一種可憐的體態，如捧心西子一般。王喜暗暗贊嘆道：「怪不得馮老爺爲他用盡心機，求張請李，像這樣人材，真是天下有一無二。」穆氏邀請他在榻前坐下。小黛明知是小儒的人，也不問長短，劈口道：「楚卿近日可好？爺與楚卿是親呢，是友？」王喜道：「楚卿在京中時，與我卽是一人之交。昨日我去看他，他託我來問你，近日病體若何？囑你安心調理，他因有件俗事羈絆住了，遲一天，當親來看你。」穆氏接口道：「千萬拜託你大老爺，請馮老爺早些過來。他老人家向來寬洪大量，難道與我家別了幾句氣，就不上門了？還要惹旁人笑話呢！」王喜道：「沒有的話。他委係被別的事纏住了，不然，久經來了。他怕你家疑惑他別氣，又不放心你家姑娘的病，所以纔囑託我來的。」穆氏又搬了幾色菓品進來，邀王喜上坐，自己對面作陪。吃了幾巡酒，王喜故意裝著半醉情形，笑嘻嘻對著小黛突然道：「翠姑娘！你可曉得楚卿定下親來了？」小黛聽了，慘動顏色，顫抖抖的道：「你怎樣講？楚卿竟自定親了？當真的麼？」穆氏連忙攔住王喜道：「大老爺請呀！酒冷了，這些閑話，此時提他做甚麼呢？」王喜道：「該打該打，我是聽來不確的話。翠姑娘也要見疑。」小黛著急道：「母親你真要嘔死人！難道不說就罷了他已出口，我已入耳，要得好，起先連這幾個字都不說纔沒事呢！」說著，紛紛淚下。向王喜道：「爺！不用聽我母親的話，只管講，我最不耐煩人說半截話。」王喜故作艱難了半晌，道：「翠姑娘！我說是說定了，你却不可生氣。楚卿自從那日啣氣出去，却巧姓張的回來了，再三勸他結門姻親。又說這些路上的人，娶家來做正室，要惹旁人議論的，也不像我們官宦人家做的事。楚卿正在氣頭，

上被他把心勸活動了，應允了他。姓雲的次日即喚了媒婆來，與他議親，據說是個甚樣姓吳的女兒。他老子也做過官的，一說即成，前數日已經下過聘了。我當這件事你該知道，我所以纔說的，殊不知你沒不曉得？算我多話。」小黛聽了，登時滿面紫漲，淚如雨下，指著窗外大罵道：「馮寶你這負心的賊！我爲你受氣染病，連半字怨言都無；皆因當日在神前立誓，同生同死。不料你聽旁人的挑唆，負了盟約，改變心腸，負心的賊子呀！只怕天也不能容你！算我瞎了眼，認錯了人，弄得我不苗不秀，反惹同伴姊妹們恥笑。」又罵雲從龍道：「人家好端端的因緣，干你何事？你一意打破了人家？只恐你也要有報應的！」哭著罵著，嚇得王喜與穆氏呆呆的坐著不動，勸又不好，不勸又不好。小黛哭罵了半會，突然大笑起來，喚著自己名字道：「林小黛林小黛！你好癡呀！這一來可以打破你的迷關，斷絕你的癡念，他既負心，我亦改節，難不成我還爲這負心賊，把性命糟蹋了麼？連我這場病，都害得無謂，害得可笑。」一翻身，坐了起來，下了臥榻，對著王喜福了一福道：「你老人家要算我林小黛救命恩人，不然，豈不爲負心賊所賣？」回頭分付女婢，快取稀飯來，我此時心內頗覺爽快，似乎餓得很，我身上病一點都沒有了！」穆氏見小黛如此，又驚又喜，驚的是小黛忽哭忽笑，如染了魔一般；喜的他聽了姓王的話，改轉念頭，從此可以不想那姓馮的。如果由此病退心回，這王大老爺倒不是我女兒救命恩人，真正是我家一尊救命王菩薩。我女兒能於另行接人，我還愁窮麼？不禁樂得手舞足蹈，近前扶住小黛道：「你病後不可過於勞動，又不可作氣。這些話，未知是真是假，你還到床上歇息去。」小黛笑道：「母親，你還當我有病麼？我已好了，我的心也不忮了。不是我誇口說句沒廉恥的話，似我林小黛這樣人品，他姓馮的也無福消受。我趁此青春，也落得自尋快活，管甚麼日後不日後？終身不終身？代馮寶這種恩情，尙然改變，我亦看透世情，且到那個時候，再作計較。細細回想起來，我真是普天下第一個癡子！」穆氏知小黛的心已決，只喜得心癢難搔，不住暗暗謝天謝地，女婢擺上粥來，小黛一口氣吃了兩碗。穆氏恐他病後過飽，再三勸住，又勸他上床稍養精神，放下帳幔，邀了王喜至堂前坐下。穆氏倒地百拜道：「承大老爺

天高地厚之恩，勸醒小女癡腸，粉骨碎身，難酬大德。」王喜扶起穆氏，大笑道：「這也是該應，偏偏我這幾句話，打動了他，又甚爲相信，我深愁說翻了，那就了不起。」二人重新入座，開懷暢飲。王喜道：「不是我又多話，乘著他心活動的時候，你要趕緊另尋個出色的人，他此時必然依允。倘或久頓思謀，心又回轉過來，再不然，曉得我這些話是騙他的，那時就請了天上神仙下來，他也不相信了。」一句話提醒穆氏，連連稱是。低下頭來，沉吟半晌，對著王喜嘻嘻的道：「我有句不中聽的話，要對大老爺講，却不要見惱。」王喜道：「沒有的話，你只管講，能商議得來的事件，我斷無不行之理。」穆氏道：「適纔你大老爺說我女兒回轉心腸，恐日久又有改變，但是要暫時尋一個他合式的人，那裏有只樣相巧的？我再三思想，你老人家年又妙齡，家貲又大，可算一個十全的人。若是賞臉肯要我的女兒，他必然稱意。至於我女兒身價銀兩，決不計較。」王喜哈哈大笑道：「你不要罪我罷。你家姐兒，天仙般人，我也配得上麼？我留心替你家覓一個，就是了。」穆氏道：「大老爺不須推辭，我是實心實意，報効你大老爺。倘有半句做作，教我永墮地獄，不得翻身。」王喜聽了，喜動顏色道：「你說這話，果然當真麼？」穆氏道：「我已發過誓了，難道大老爺還不相信？」王喜道：「承你雅愛，好極的了。但有一件，你須問定翠姐兒，可否願意。單是你應允，怕不算數，只要你家姐兒答應，我也不尅苦你。我有個非意，想送三千兩紋銀來，作身價。」穆氏聞姓王的出口就給三千，喜出望外道：「論理不該與大老爺計較，無奈我歷年虧空多了，加以他這一場病，用得不少。我多指望在我家這寶貝身上開銷呢。」王喜道：「這話倒不錯，也罷，苦苦我罷，亦因你家姐兒生得好，就教我多花費些，也情愿。少也不給你再添二千，湊成五千銀子，何如若要再多，那却難辦了。」穆氏急忙出席道謝道：「我今晚問定我女兒，你老人家明日來聽回信。」王喜道：「我寓在水西門外船上，你如有實信，亦可著人招呼我聲。」穆氏答應，分付女婢送上飯來，二人喫畢，又坐了坐，王喜起身辭去。穆氏同女婢收拾杯盞，關好門戶，然後來至房內，小黛正倚在床上，叫女婢拍腿。見穆氏進來，問道：「那姓王的走了麼？」穆氏道：「走了。他恐你已睡，囑我說聲不驚動你了。」

「小黛道：『這個人還好，人品既軒昂，說話又伶俐。』」穆氏聽小黛羨慕他，趁勢說道：『這樣好人材，不知將來便宜那家姐兒呢！所以他至今未婚，想必是揀選門戶。』小黛笑了笑，低下頭去。穆氏又道：『你看那姓王的較馮二郎如何？』小黛作色道：『母親！從今不用提那負心的賊子，引我嘔氣。』穆氏道：『我不過這樣道，你又何苦著起惱來？從此不提就能了。但是那姓王的話，也不可全信，恐他與馮姓有隙，借此作間。我想二郎或者纔有此心，未必即行。』小黛道：『管他是與不是，他既生此不良之心，我決意同他恩斷情絕。』說著，又流下淚來。穆氏見小黛提及二郎，即咬牙切齒的痛恨，忙道：『我有句話，要與你說聲。我與你既爲母女，無話不說。你雖斷絕了馮姓，你的終身將來又依靠著誰呢？那姓王的適纔也慮及於此，他還有句不中聽的話，對爲娘講了。爲娘却不便對你講。』小黛道：『有話即說，何必吞吞吐吐，教人煩悶。』穆氏嘻嘻的道：『倘然這句話說錯了，你只當放了個屁，粉板上寫字，塗掉了重來。好在言出我口，即入你耳，又無外人在此，諒也不妨。那王姓是個極有錢的人，現在納了功名，不久赴都引見。況他今年纔二十一歲，還沒有定親，意在討房妻小，一路進京，有個伙伴。他却十分羨慕你，情愿央媒說合，行聘納采，娶過去，做一位正室夫人。而且郎才女貌，兩相匹敵。這門親，在我看是好極了。無如係你的終身大事，我却不敢做主。又怕你仍然記挂二郎，全要你自己定主見。』小黛聽了，紅生兩頰，俯首拈帶，忖度了半會，低低的說道：『女兒終身，本該母親作主，那有女兒自家擇配的道理？母親又是個老練的人，做得方能去做，難道母親還害女兒不成？』穆氏見小黛肯嫁王姓，喜從天降，道：『好呀！你向來是個聰明人，又見得透理，人生在世，多要向大路上走，那個肯跳入火坑裏去？你如果真肯了，我明日就允他，允定了，却不能再改口的。』小黛微微點首。穆氏心內好生喜悅，忙忙的出房，叫人到水西門外，去請王老爺過來。却說王喜回至船中，囑付跟他的三兒遠遠在岸上觀望，如林家有人來，你先上船道聲，好作準備。那人出了城，正遇着三兒，問道：『你家老爺可在船上？』三兒道：『在船上會客呢。你在此等一等，我上船，先去回聲。』三兒去未片刻，同了王喜一齊走來。那人搶步上前請安。王喜

道：「你家奶奶，打發你來，請我有甚麼事？」那人道：「小的不曉得，奶奶說有要緊的話，務必請老爺去。」王喜點首，叫三兒備了馬，直奔穆氏家來。穆氏早在門前盼望，王喜下騎，同入內堂。穆氏道：「無事，也不敢驚動你大老爺，因適纔所說的事，不意我女兒竟自應允。怕遲又生變，所以急急奉請前來商議。」王喜聽了大喜道：「你話真的嗎？」穆氏道：「我怎敢哄騙？」王齊拍掌道：「哎呀！我王某好造化！竟蒙你姐兒不棄，看得起我，真正造化非淺。請問我是那一天過來接人呢？我的銀子現成，聽憑你甚麼時候要。」穆氏道：「他病勢雖退，未能復原，都要調養幾日方好。還有句話，我說你是明媒正娶，他纔允行。却要照著這樣做，過了門是你家的人，隨你做大小，我多不問。這時候，露了風聲，就難成了。」王喜道：「你過於多慮了！誰說將你女兒做小的？不過這幾千銀子，送過來作個聘禮，難不成還說是身價麼？如此天仙般的人，誰忍心把他做小婆子？教我朝夕焚香侍奉，作菩薩樣看待，我也情愿。況且，我又不曾娶過正妻，你久經知道的天色不早，我要回船了，明日叫人送銀子來，你擇個日子，招呼我接人就是了。」穆氏連連答應送出。王喜到了船上，把穆氏的話，回明了小儒。小儒忙坐轎來會伯青，又叫人分頭請衆人至祝府會話。小儒將至祝府，二郎從龍王蘭漢槎，也多到了。伯青將衆人引入書房坐定，小儒先向二郎道喜道：「楚卿見委的事，可以報命。未知楚卿何以酬我？」把王喜回來的話，對衆人說了，把個二郎喜的坐立不得，連連作揖道：「小弟蒙諸兄大德，成就了這樁美事，連小弟都不知怎樣酬答方好。總之心感不盡。」王蘭道：「套言休敘。大眾好商議送五千銀子去，不然，恐穆氏又有變動。好容易做到這地步，不可放鬆了一著。」小儒道：「我出二千，其餘諸兄量力贊助，俟楚卿進京，補了缺，一併歸償。」王蘭道：「難爲你說這人情話，我倒不放心，他必須寫紙憑據，還要你陳小儒做個包中方可。你也不必把嘴說俗了。」小儒笑道：「怪我怪我！大家作送楚卿的賀分，何如？」伯青接口道：「我出一千。」王蘭道：「我也出一千，還有一千子，竊與在田合出了罷！」各人議定，二郎起身道：「既承諸兄成全，又蒙解囊相助，小弟身受盛德，却如何報答？」王蘭道：「閒話少說，你早早預備新房，好接新人。」

及期備一席豐美酒肴，讓我等盡興一飲，就算你報答過了。」衆人齊稱使得。又坐了一會，各自散去。小儒回至舟中，各家的銀兩，陸續如數送到。小儒交與王喜道：「你明日把銀子交代穆氏，叫他約個日子，你仍要親自去接他；再另雇一隻船，將林姑娘抬到船上，遮掩耳目，然悄悄送到雲大人公館裏去。過了那一天，就不怕穆氏說話了。」王喜答應下來。到了次日下午，帶齊銀兩，來至林家，一一交代穆氏清楚。穆氏喜悅非常，叫人搬入裏面。又留王喜晚宴。席間王喜問擇定何日。穆氏道：「昨晚與小女言明，他說病雖好了，也要收拾收拾，大約五日後來接人罷。」王喜道：「那倒不用過急，即遲個十朝半月，也不妨，第一身體要緊，不可勞碌出別的事來。」又飲了一會，王喜起身道：「我不便進去看他，煩代問聲罷。」穆氏送出王喜，回至房內，將王喜的話，對小黛說明。究竟小黛是王氏所生，雖臭味不同，天性自在。明知這一去，不知何年月日，方可回來，再見他母親，不由一陣傷心，落下淚來。穆氏反安慰了幾句，服侍他睡下，纔出房來。看一回銀子，心中歡喜一回。從此可算得個小財主了。那邊王喜到了船中，回明小儒，即叫人知照二郎從龍，掃除出後進三間房屋，做了新房。二郎好生暢快，恨不得明日就交第五個日子，方好。這日已是喜期，從龍吩咐內外挂燈結綵，伯青等人，早早的過來料理一切，專守夜靜，新人進門。城外小儒打發王喜動了身，也坐轎向從龍公館裏來。今日王喜打扮得全身十分齊整，亦穿了冠帶吉服用，的二郎旗傘執事，一路鼓樂喧闐，到了林家門首，三聲大炮，彩轎擡進中堂。穆氏請王喜入內，四處也張挂燈綵，又請了兩個有意思的人來陪王喜。裏廂央著小鳳小憐過來代小黛梳妝插帶，吉時已到，廊下奏樂催妝。小鳳小憐扶了小黛，起床穿換冠帶。小鳳代聲說道：「恭喜賢妹，今日吉期，又幸出脫牢籠，得如心愿，從此夫婦齊眉，百年偕老，可羨可賀！」小憐道：「姐姐慢點說吉利話，我只怕那姓王的把翠姐姐擡了去，陡然昧却良心，不交代楚卿，開船他方遠走，那是個打不清的官司。」引得小黛忍不住，嗤的笑了一聲。小鳳笑道：「你偏生有這些尖刻的話，不怕翠妹妹惱你！」外面三次催妝，不能停待，穆氏也覺傷心道：「兒呀！爲娘生你十八年，辛苦一場，今日將你嫁去，雖然男大須婚，女長

當嫁，始終教爲娘的如何割捨？況且三五天後，就要起程進京，更不知何時再見我的親兒！母女抱頭大哭。小黛又囑咐他妹子五兒，要孝順母親，不可違拗。正哭得難捨難分，外廂的鼓樂愈奏愈緊。小鳳小憐勸住穆氏，叫玉梅同女婢等扶著小黛，坐入轎內。門外又三聲大炮，彩轎起身。王喜坐馬，跟著彩轎，到了河干。女婢攙扶進船。王喜也下了騎，重賞女婢等人，打發回城。時日已西沒，王喜叫人喚了一乘小轎，請小黛上岸，自己騎馬相隨，如飛的直向從龍公館裏來。到了門首，王喜先入內回明，將轎子擡進中堂。從龍早雇了兩名老年婆子，來迎請新人。小黛出轎，見小儒等人，均在堂前搶行一步，盈盈下拜道：「我林小黛蒙諸位老爺搭救，提出網羅，又得與楚卿匹配，皆諸位老爺鼎力拯救，何啻恩同再造，刻骨鏤心，至死不朽。」衆人忙一齊回禮道：「翠翠何出此言！使我等當受不起！我輩既與楚卿爲生死之交，楚卿之事，無異己事，何況翠翠已歸楚卿，今夕共成歡好，明日卽是我等之弟婦了。而且這般稱呼，更罪我等，從此乃一家人了，切勿如此謙虛。」二郎在旁，亦深爲感激。從龍命設了香案，叫老婆子扶著小黛與二郎交拜天地。然後扶入內室，外廂擺齊酒席，衆人入座暢飲，十分熱鬧。直飲至三鼓，衆人送二郎進房，又坐了半晌，方各回私第。二郎叫兩名老婆子退出，關好房門，走近小黛面前，深深一揖道：「我馮寶不才，累及賢卿受苦，竟能誓死靡他，令人欽佩。何幸得有此日，我與你真成再生夫婦了！」小黛道：「蒙君不以賤質相棄，感銘五中。既爲夫婦，彼此毋須套言。惟陳祝諸人大德，願君勿忘。從今當努力前程，時加勉惕，以報知己，卽妾之幸也。」二郎唯唯聽命，兩人寬去外衣，攜手入幃，舊雨重逢，倍添恩愛，說不盡百般海誓山盟，萬種假紅倚翠。次早，二郎又到各家謝親，無事，惟與小黛彈棋分韻，杜門不出，專待衆人一同進京供職。穆氏到了次日，叫人挑了兩担果盒，又著兩名女婢，至城外去看小黛。少頃，衆人回來，說昨夜船已開去了。遍問隣舟，多說連這號船與那姓王的，都不知道。穆氏深爲詫異，猜不透其中原故。若說他騙我女兒，銀子又如數交清，既不騙我女兒，何須連夜將船開去？好在我的銀子到手，我女兒本是賣與他的，隨他去了。大凡瞞人的事，日久必露。這一天，小儒拜客，走林家門首經過。王喜

騎馬相隨。林家的人仔細觀看，實在是那姓王的模樣。又聽得人呼他王二爺。事有湊巧，這日祝府老太太壽誕，二郎叫小黛往祝，又被林家的人碰見，緊緊跟隨在後。到了祝府，聞得人通報說馮太太過來了。林家的人回來，把先後情節說知穆氏。穆氏又細細打聽明白，如夢初醒，方曉得中了衆人划算，深自追恨。若再去尋馮姓說話，怕今番要討苦吃，氣悶了幾日。回想着銀子的情面，也只好罷了。女兒既嫁了人，南京亦無甚貪戀，辭了小鳳家房子，帶著次女五兒，回家去了。到了蘇州，置買了幾處市房田地，以爲養活。過了數年，代五兒揀個人家嫁出，只落了穆氏一人。喜的豐衣足食，自由自便。五兒又時常接穆氏過去走走，五兒是穆氏自幼買家來的，穆氏待他宛如己出，刻下嫁的丈夫，又與五兒甚爲伉儷。雖然是一對假女婿，倒還孝順。穆氏直待到二郎放了外任，那時小黛想念他母親，與二郎商議，將穆氏接至衙內養老送終。這是穆氏一生的結局。下文無有交代。單說這一日，是程制台的大壽，各屬官員多來慶祝。伯青等人也去拜壽。程公單留小儒飲酒。席間程公舉杯對小儒道：「貴縣所贈壽文，未免過於謬獎。但其文華實兼到，詞意敷暢，足可壓倒羣作。不知出自貴縣之手，抑係人代筆？」小儒欠身答道：「係卑職衙門幕友揚州府學生員甘又盤名誓者所作，是王者香庶常繕寫的。」程公點首道：「甘老先生當時名宿，我亦久慕其人。」又問小儒道：「有一位鴻臚寺姓雲的，現住在南京，不知貴縣可識此人否？」小儒道：「雲大人與卑職多年至好，日前一同出京的。」程公喜道：「這就好極了，我有一事，奉煩貴縣。前歲粵寇作亂，我與在田同在軍中。他的胆力學識，我素欽佩，他也很看得起我。後來凱旋入都，沿途起居皆在一處。自他留京內用，我蒞外任，方纔疎遠。聞得他至今尙未婚娶，意在煩貴縣代小女作伐，愿侍在田箕帚。他既與你至好，想斷不見鄙，未免我太僭稱了。煩貴縣說好聽些。」小儒道：「雲大人得蒙大人垂愛，許附門楣，大人尊兼齒德，何爲僭稱？雲大人諒無不允之理。明日卑職卽去說聲，再來稟命。」席終，天色尙早，小儒不回坐船，一逕來至雲府。適值伯青王蘭也在那邊。小儒將程制台要與從龍聯姻的話，說知衆人。從龍未及回答，伯青贊好道：「這門親事，倒極相當。程公爲人，本有才幹，

遙想他的女公子，德容是兼備的了。」從龍道：「他是個外任；樹節江南，又爲富庶之區，我不過一個窮京官，怕的門戶不齊。」王蘭搖頭道：「在田說的是甚麼話？我輩科第出身，外任多要由內官做起。我們不嫌他捐班就夠了，他還敢嫌我們窮京官？你又是個九卿班子，一年半年放出來，卽是藩臬，不見得不如他。難道做一輩子窮京官不成？小儒不要保他，我代他允了。況且在田年將三十，也該討房家小，纔是正理。」伯青笑道：「聯姻的事，都要本人答應，你代他允了，不好算數。」從龍道：「親事可允。但是一經下聘，就要娶的。我年終要入京供職。」小儒道：「這句話，毋須交代，他也知道的。」坐了一會，小儒辭別回船。來日去見程公覆命。程公聞從龍允了親，大爲歡喜。擇月初完姻。滿了月，好讓他攜眷進京。又留住小儒，待下過聘，再回揚州。祝江二府，亦擇定十月，兩家嫁娶。好在多是小儒媒人，小儒俟從龍處下了聘禮，收拾起程。又去見制軍稟辭。程公再三諄囑，及期仍煩貴縣來省一行。伯青等人，輪次代小儒餞行。整整鬧了數日，小儒作辭衆人，登舟揚帆。在路走了兩日，已抵揚州本署內，書役人等，排齊頭銜執事，出城迎接。將至衙門，突然道旁跑出一中年婦人，跪在當街口，呼血海冤枉，要求青天太爺昭雪。隸役人等，同聲吆喝，來打這婦人。小儒急忙止住，喚近婦人，取過他狀詞，從頭細看，不由得毛髮直豎，連稱「可惡」。收了他狀詞，叫左右帶了婦人，回到衙內，仔細審問。不知小儒看了狀詞，因何怒惱起來？這婦人姓甚名誰？所控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見彼美陡起不良心 借世交巧作進身計

話說祝道生自在南京鬧出事來，連他丈人尤鼎的功名，一齊革去，悶懨懨跟著尤鼎回轉蘇州。他又回嘉興去了一遭，出來仍住在丈人家內。那尤鼎因無子姪，只得這個女婿，雖然爲他所累，到底日後還要靠他半子收成，一句也不埋怨。又恐他慚愧，做了白衣了，用了幾千銀子，遣人至都中，代祝道生更名自新，報捐司馬之職。祝自新見

自己得了五品前程，又誇耀起來，初時對人尙覺腼腆，久則故態復萌，仍然無所不爲，終日眠花宿柳，凌善欺良，合城的人，因他丈人究竟是個致仕縉紳，不敢得罪他，受了他的害，只好敢怒而不敢言。尤爺在任所時，有幾宗私存的銀兩，當日匆匆回家，未及討取。今日打發他女婿去討，祝自新辭別尤爺，帶了三四名跟隨，又帶了一個心腹家人王德，一路向南京而來。到了南京，租了房屋住下。不數日，先討了一半，尙有幾宗未清，俟討齊了，方能回去。他手內有了錢，每日在秦淮河尋娼訪妓，任意作樂。偏偏又遇見劉蘊那冤家，自古君子與君子，臭味相同；小人與小人，亦復如是。見了面，三五句交談，即相契非常。彼此得了夥伴，更外高興。不是劉蘊今日邀祝自新游湖，即是祝自新明日請劉蘊吃酒。兩個人又結了盟好，倍加親密。何以劉蘊能出來亂鬧？因他妻子曹氏已故，劉先達又足疾大發，寸步不能行走。劉蘊所以益無忌憚，只要瞞著劉先達就是了。又把曹氏攆去的愛妾，重復尋回府內，稍有姿色的婦婢，他皆要勾搭上手。外間又得了祝自新這一個朋友，加倍鬧的不成話說。一連鬧了一個月有餘，城內城外無處不到。劉蘊道：「祝賢弟！我們在南京也逛煩了，何妨到揚州逛逛去？而且揚州風景，不減金陵，大可新開些眼界。」祝自新拍手稱妙，劉蘊對他老子說，要到揚州訪友。劉先達只當他是真的，自然依允。次日，即雇了船起身，在路上走了兩日，已至揚州，就在鈔關門內，尋了一家寬大客寓住下。終日在那些行戶人家走動。這一日，合當有事，劉蘊清早起來，吃過點心，因祝自新昨晚酒吃多了，尙未睡醒。劉蘊又不好一人出去，獨自無聊，背著手，站在門前閒望。見行人來來往往，甚爲擁擠。忽聽得對面呀的一聲，有個女子，開門出來潑水。劉蘊見那女子，年紀只得十七八歲，雲髻蓬鬆，尙未梳洗；上身穿件官綠緊身小襖，下穿條玄色布裙，高高繫著，露出一對紅菱，又尖又瘦，只好二寸有零。生得面如含露，嬌花腰似臨風弱柳，嫵娜風流，天然俊俏。把劉蘊都看癡了。那女子潑過水，抬起頭來，見對過有人望他，臉一紅，回身撲通把門關了。那劉蘊的魂靈，直跟了女子進去，一時收不轉來，癡呆呆望著那關的門內，連眼珠兒動都不動。好半會，覺得背後有人在肩頭拍了一下，道：「仁香兄！看甚麼東西，多看出神了！」劉蘊回頭，見

是祝自新道：「適纔天上有位神仙經過，故而愚兄在此恭敬以待。」祝自新笑道：「你說的甚麼瘋話？教我不懂！」劉蘊同祝自新到了自己房內，把遇見對門女子如何美貌，細說一番。「若能與他說句話兒，就即時死了，也算值得。」直說得天花亂墜，蓋世所稀。把個祝自新亦聽得十分高興，手舞足蹈道：「這也不難。我看對過人家，不是個高門大戶，訪清了做甚麼勾當，多多把銀錢去打動他，不愁不遂我們心愿。倘若執意不行，我們即以勢力壓他，還怕他飛上天去？」劉蘊點頭，連連稱善。喚過一名家丁，分付去探訪對門信息。少頃，家丁進來說：「對門住的個姓沈的，亦是書香人家，因這沈若愚讀書未成，習了布行生業。妻子伍氏，只生一女，乳名蘭姑，今年十七歲，尙未配人。那沈若愚前月到江南販布去了，家中只有母女兩人。伍氏居家省儉，連僕婢多不用。」劉蘊皺眉道：「偏生是個書香人家，斷不肯做非禮之事。這一場乾相思，是害定了。」祝自新道：「不妨不妨，管他書香不書香？俗說：只要工夫深，鐵杵磨成針。難得他老子不在家，我有個計策在此，不怕他魚兒不上我的鉤。你不要性急，倘若得了手，你却不可占我，我要得個頭籌的。」劉蘊道：「無庸交代，我情甘奉讓。我只想與他說句知心話兒，就算了，斷不敢有占。只要你辦得到手。」祝自新附著劉蘊耳朵，悄悄的說了數語。劉蘊喜的贊好不絕。兩人又到街市上，閒逛了半日，至晚始回。一宵無話。來日大早，祝自新叫進王德，又封了五十兩銀子，交與王德，到沈家如此說項，包他受之不疑。王德退出來，至沈家叩門。裏面蘭姑答應，開了門，見是個生人，忙退了進去。伍氏出來問道：「你是那裏來的？」王德滿面堆笑道：「你老人家，可是沈奶奶麼？你家沈老爺有家信在此，我特地送來的。」伍氏聞得是丈夫託他寄家信的，又見來人衣裳楚楚，像個大家執事的模樣，連忙將王德請入內堂坐下，茶罷，伍氏道：「我家老爺在何處認識尊駕？奉託帶的是甚麼信？」王德道：「信是我主人帶來，叫我送過來的，我主人姓祝，是上一科的副貢生，前任江南鹽法道尤大人的姑爺。因在蘇州茶坊內遇見你家老爺，偶爾談及上代，却有世交。又見你老爺爲人誠篤，彼此甚爲契合。我主人要到揚州來訪友，你老爺託帶了封銀信回來，說匆匆不及寫信。現在布價騰貴，不

能採買，暫時尙未能回家。囑付你們放心。却好我主人，就住在對門客寓內，所以今早打發我送來。我主人說，尊府沒有男子在家，不便拜謁，差我致意你老人家。」說著，將五十兩銀子遞過，請伍氏檢點。伍氏雖未接著丈夫家信，見了許多銀子，又聽來人說他家主人是個縉紳子弟，如何不相信，歡天喜地，捧了銀子進去，交與蘭姑收好。又封了幾錢銀子出來，向王德道：「蒙你家老爺遠路攜帶，不安之至。又勞你管家的步，今有點菲敬，請你管家買雙鞋子穿罷。你家老爺前，并煩代我請安道謝。」王德道：「你老人家太多禮了！三五步路，還要脚步錢麼？我主人知道是不依的！」伍氏道：「這是我的意思，你家老爺知道，却也不妨。管家嫌少，就不要收。」王德推辭數次，方肯收下。起身道謝，作別回寓，見祝自新銷了差。說伍氏果然相信，把銀子收下去了。祝自新大喜，對劉蘊道：「收了我的銀子，有兩分苗頭了。」劉蘊亦甚爲喜歡。伍氏送出王德，回身入內，對蘭姑道：「你父親因爲暫時不回，怕家中乏用，帶了一封銀子回來，想必那姓祝的是個正經人，所以不寫信，交與他託寄銀兩，是無礙的。跟他的人說上代還與我家有世交呢。」蘭姑聽了，口雖不言，心內著實疑惑。暗忖道：「父親去未多時，據云布價騰貴，又未能採買。這宗銀子，是那裏來的？若說父親挪用東家的本錢，我父親向來爲人分文不苟，卽應得的俸金，都要取之有道，況且又沒有親筆信回來，只憑那祝姓家丁口內之詞，其中定有原故。」不說蘭姑獨自疑慮，又過了幾日，劉蘊催著祝自新道：「前日已送掉了五十兩銀子，一點實效還沒有。若白用了，纔叫不值得！」祝自新笑道：「我說過你不用性急，只要他收了我銀子，已有二分工程。包管他不上我這條路，定上這那條路。不過那條路，費些周折。」回身至房內，開箱取出幾件定織上等衣料，又叫王德到街市上配了幾色水禮，送到沈家去，須如此如此說法。王德拿了禮物，來至沈家。適值伍氏正在堂前，王德上前請了安道：「我主人日前在蘇州很叨擾了你家老爺幾次，我主人本意待沈老爺動身，備幾樣禮送他。不料我主人又先來揚州，故而打發我送上菲禮數色，務望你老人家笑納。」說著，卽將各件全數攤擺桌上。伍氏忙止住道：「這是那裏說起？蒙你家老爺帶信回來，我尙未道謝，怎麼反送起我

家禮來？斷斷不敢領受。煩你管家帶了回去，爲我致意問安，恕我家無男子，不親去叩辭了。」王德道：「臨來時，我主人再三囑付，說他家不收禮物，你就不用來見我。況且各物多買定的，難以退回。我主人又無用處，你老人家可憐我回去要受氣，賞收了罷！」說罷，回身即行。伍氏一把拉住道：「你管家且坐坐，容再商量。」暗想道：「那姓祝的是一團美意，若執意不收，豈不代丈夫惱了朋友？」又見各物皆係上等物件，婦人家多半好貪便宜，遂改口道：「既承你家老爺賞賜，若一定推辭，就要說我家不中抬舉了。却又收之不當，容改日再補報罷。」王德道：「好呀！你老人家肯收了，也免得我往返。」幫著伍氏將各件搬入裏面。伍氏重重開發力錢。王德回寓，說沈家禮多收去了。祝自新喜道：「有了四分成局了！」向劉蘊道：「何如！不怕他十二分聰明，都要著這道兒。」劉蘊亦深爲佩服。由此安心適意，專盼佳音。對門伍氏收過禮物，與蘭姑說道：「姓祝的如此多情，我何能白白的收他許多禮物？你父親又不在家，不知道那一日方可回來。倘若祝老爺回了蘇州，豈非缺典？我意在備席酒請他洗塵。我已四十外的人，雖是女流，見他也無關礙。」蘭姑道：「請是要請他的，却不好請他家來。我聞得這祝家是個少年人，到底父親不在家，起居不便。莫如送至他寓所，彼此皆可適意。」伍氏點頭稱是。即央隣舍買了一席豐盛酒肴，又央他家的用人，送到對門。祝自新並不推却，收下酒席，加倍開發來人，向劉蘊拍手道：「而今成局算有六分了。你且將這席酒當太平宴吃，不日即可大功告成。」兩人歡悅非常，吃得爛醉始已。次日清晨，祝自新換了一身簇新衣履，叫王德持了名帖，到沈家去說：「我親自過來謝酒。」王德一逕來至沈家叩門。伍氏開門。王德道：「我主人昨日多擾，今早特來親謝。」伍氏未及回答，祝自新早迎上來，深深一揖道：「昨承大嫂賜食，愧領之至。」伍氏見尊客站在門外行禮，何能不說聲：「請進來坐坐？」祝自新如得了聖旨相似，大踏步走入門內。到了堂前，復又作揖。伍氏忙回禮，請祝自新上坐，自己捧了兩盞茶，送與祝家主僕，方纔入座。祝自新欠身說道：「日前在蘇州，得晤若愚兄，談及先代，本有世交，常通慶弔。後因先祖挈眷赴任，南北阻隔，纔疎失了。敝起來，多是通家舊好兄弟。若愚兄爲人，

本來謙虛已極，我未曾盡地主道理；若愚兄竟反賓為主，很請了我幾次。本意備點土儀送他，我又因事先來揚州，故而打發小价，送至尊府，得蒙大嫂賞收，已承格外體貼。大嫂何乃多情，又賜酒食，說著又深深一揖稱謝。伍氏見祝自新人物清秀，衣服華麗，似個大家子弟模樣，又見他溫恭有禮，出言婉而多風，心內贊賞不已。忖道：「我丈夫得此朋友，不愁沒有靠背。」遂滿面堆歡道：「舍下家寒，無甚孝敬，又疊承厚賜，我不過備了幾色聊堪適口的粗肴，又蒙齒及，真正要羞愧煞了！拙夫既與尊府通家世好，就算一家人了，以後請勿如此客套。」祝自新連稱遵命。又問東問西的說了一回閒話，方起身作辭。伍氏直送至門外，進來對蘭姑道：「這祝少爺果然好人，如此身分，並不矜張，真稱難得，怪不得你父親與他相契。」蘭姑聽說，淡笑了聲道：「姓祝的坐在堂前，女兒在後門偷看了一眼，母親切勿將他當個好人。他臉上明明一團邪氣，外面假裝著文雅的樣子，他可欺別人，却難欺你的女兒。母親如不相信，只看他兩隻邪眼，口裏說著話，眼角在四下裏觀望。其人雙眸如此，可知其胸中不正。父親爲人，雖然忠厚，却是個老成練達的人，縱然與他世交，也不肯與他往來親密。母親不可信他一面之詞，要留神爲是。」伍氏聽了，大爲不然。又不忍搶白他女兒，惟有付之一笑道：「你也忒多心了！難道他還想騙我家麼？」不說伍氏母女閑論，那祝自新回到寓中，一面除換衣冠，向著劉蘊叫恭喜道：「你大事有了九分工程，不久即可從心遂欲。」卽將他見著伍氏如何說項，看伍氏的光景，很爲相信。只要再被我騙進了他家門，那就十拿九穩。卽不然，一翻轉來，他也跳不出我的圈套。」劉蘊鼓掌稱妙。由此祝自新又借著別的事，到沈家去了兩次。多多少少，送了伍氏若干物件，皆是婦人家需用之物，伍氏大爲喜悅。只有蘭姑心內著急非常，越看祝姓越不是個正經人物，又勸他母親不醒，一心惟望他父親早早回來，分出真假，好斷絕了祝姓來往。這一日，伍氏正站在門外，祝自新又走了過來。伍氏邀請入內，祝自新道：「尊府屋宇寬大，又極幽靜，若較之我們所住的寓所，嘈嘈雜雜，真有天壤之別。前日我還與店主人啣氣，不知日間住下一起甚麼人，多是北路口音，與我住房一板之隔，飲食多是生葱生蒜，滿口咬嚼，那

一股穢惡之味，令人觸鼻欲嘔。到了晚間，每人吃醉了酒，高聲大氣的，要唱半夜。睡下又呼吼如雷。連日被他們鬧得眼皮兒都沒有合著。在大嫂看，可惡不可惡？我只道他們過路的客，好歹受他一半日的氣。那料他們住的日子久呢！據說有一起同伴在後，到齊了，方能起程。昨日我看了幾處客寓，皆不合式。若是若愚兄能於日內回來，我也好奉借尊府，暫住幾天，亦不致受客寓裏的嘔氣。無如尊府雖然閒屋甚多，若愚兄不在家內，我又未便啓齒。伍氏聽了，暗自沉吟道：「聽他的口氣，分明要暫借居住。因我丈夫不在家，不便過來。想他既與丈夫至好，在家必定借與他住的。我雖是個女流，比他大了一倍年紀，況且我女常在房內，又有前後之分，就是丈夫回來，也不能埋怨我。我替他結交朋友，落得做個人情，也不枉他時常送東西與我。」想定主見，開口道：「既然尊寓嘈雜，不能安住，若不嫌寒舍蝸廬，何妨請過來暫住？待我家老爺回來，亦可朝夕盤桓。」祝自新見伍氏一口應允，好不歡喜，忙起身作揖道：「雖承大嫂盛意，恐若愚兄回來不悅，還是待若愚兄返揚，再作商量。」伍氏道：「不妨，拙夫的性格，我素來深悉，是極愛友道的。而且通家世好，斷無話說。」祝自新謝了，又謝道：「既如此說法，我今日即搬了過來，免得受他們吵鬧，容再酬打擾尊府罷。」轉身喚王德道：「你回寓搬取我行李等物過來，把房租與店東算清結了，不要拖欠。」王德答應出外。蘭姑在後門，聽得母親借屋與祝姓居住，不禁跌足叫苦道：「我母親何至胡塗若此！也不想到他是個少年男子，我家只有母女二人，將個陌路生人，住進門內，不怕旁人議論麼？況且這個人引進了門，只怕不日即要有是非。」忍耐不住，輕輕的嗽了一聲，送個暗號與伍氏說話。伍氏明知蘭姑在門後招呼他，又是阻攔我，不要借屋與祝姓住。我已經允出，他又是丈夫至好，諒也無妨。這孩子太覺囉嗦！仗著他有點小聰明，他父親平日最信他的話，難道我借大年紀，不如他的見識麼？且不要保他，免得耳畔聒絮。伍氏只當不知，仍與祝自新談說，把個蘭姑急得五內如焚。見王德已押著行李進門，一件一件的，搬至對過三間客屋裏鋪設。曉得這樁事，阻攔不下，急得頓了兩腳，回房去了。前面祝自新見各物安排停頓，起身到房內，取出幾大包銀子，交與伍氏道：「這

裏一千兩銀子，請大嫂代爲收好，雖說尊翁並無閒人，我主僕時常要出去的，怕有舛錯，不如請大嫂收好，到底有個交代。如尊府有缺乏之處，但用無妨。」伍氏接過，收入裏面，見蘭姑坐在房內納悶。伍氏道：「你纔招呼我有甚麼話？」蘭姑道：「我勸母親不要與姓祝往來，你不信罷了，今日反將他住進門來，家內又無男子，豈不是笑話？我看他如此行爲，斷然不懷好意的。母親！你不要後悔不及，將來累了父親。」伍氏聽了，又氣又笑道：「你這孩子，多分是瘋子！何以就呆了你老子？我真真不解！你說他不懷好意，他想騙我甚麼？你老子不日即可回來，他又住在我家內，會了面，就分真僞。除非他是個癡子，纔肯給苦自己喫呢！又把一千兩銀子交與我收著，如果不是你父親至好，他也不放心。你的心未免太細了！想到沒得的所在去了。」蘭姑聞得祝姓又存下一千兩銀子，加倍著急，暗暗叫苦道：「其中定有蹊蹺，顯而易見。無奈母親執迷不悟，只看了一面，如何是好？惟愿父親日內回來，雲雨一天，暫時消散，我仍爲一樁心思，却不便對母親講，單怕那個畜生算計在我身上，十分我就有九分疑慮及此。蘭姑愈想愈害怕起來。他母女彼此各存意見，話不投機。伍氏忿忿的回房去了。次日祝自新纔起身盥洗，見王德忽忽走進道：「甘泉縣換了胡太爺，少爺也該去拜會他。」原來這胡甘泉名武彤，字禮圖，湖南辰州府人，亦是一榜出身，是尤翁最得意的門生。因前科會試不第，赴部大挑，得了這個缺。其人貪婪不仁，又沒見識，人送他個綽號叫做胡塗蟲，又叫胡利徒。今日乃胡武彤接印之期，王德得了信，來稟知他主了。祝自新即分付王德備轎，穿了五品公服，前去拜會。胡武彤留他吃上頓，敘敘多年闊別，至暮始回。明日，胡武彤擺齊執事，來答拜謝步。左右鄰舍，多知道沈家住下個貴客，又聞得與沈老豪是世交至好，無人不誇獎贊歎。伍氏分外得意。隔了一日，劉蘊又過訪祝自新聞話。王德對伍氏道：「這姓劉的是當朝首相的公子，堂堂監察御史。因劉老大人告老回來，他亦告終養在家侍奉。南京要推他第一家豪富，頭等的鄉紳，與我家主人，是盟過的兄弟。」說得伍氏從此加倍欽敬他主僕，不枉留他住這一場，也在里黨中爭個光耀，足見沈家還有這一個朋友。若信了我那古怪女兒的話，豈非好機會當面錯過了？」

只有蘭姑憂慮異常，盼穿兩眼，不見他父親回來。急得心如焚灼，終日在房作些針黹，連房內多不開。有時伍氏不耐煩起來，不送飯他吃。蘭姑情願忍餓一餐，足跡不出。這日，合當有事，蘭姑吃了晚飯，做了一會針黹，伍氏早睡去了。時已二鼓內外，燈火皆息，一庭皓月，明如白晝。蘭姑忽然想起日間洗浣了件衣服，晒在廚房院落內，忘却收了。恐夜裏露水浸濕，明日不好穿換。此時外邊的人，想多睡熟，不妨前去收取。起身開了耳門，向廚房裏來。他家廚房雖通外邊，却有個耳門相通內室。恐前進有生客在堂，女眷不便行走，即由耳門裏出入。蘭姑纔走出耳門，恰恰祝自新在前進玩月未睡。因日間劉蘊來催他道：「你住了好幾天了，還沒有一毫動靜，莫不是要住在他家一世麼？」我深愁沈老頭兒回來，你的謊就脫節了！你究竟是何成見，不妨請教一二。」祝自新道：「我打聽得他家女兒，尙未適人，不如加意賣盡溫柔，教他敬服了我，然後央人說合，哄他娶家去，做正室妻子。人到了我家，就隨我作正作副，將他作個侍妾，在你我兩家輪流一月，豈不皆遂了心願？即不然，仍用那一著毒手，遲早都脫不出我的手內。」坐了半晌，劉蘊去了，祝自新口內雖如此說，心內亦頗著急。細想劉蘊的話，未爲無理，如沈若愚朝暮回家，我以前用的機關，皆付流水。而且彼此觀面，甚難爲情。雖說有着退步在此，總以不露痕跡，彌縫到手上爲策。思來想去，不能就枕。起身吹熄了燈火，走到院落中，踱來踱去的賞玩月色，躊躇着日間的事。忽聞裏面門響，又聽得細瑣蓮步聲音，急掉頭看時，見冉冉一個美女，走入廚房。祝自新在暗處望明處，分外明白。又係月下觀佳人，更加一籌。知道他家並無外人，只有母女兩個，必定是蘭姑那丫頭，怪不得劉蘊見過一次，如著了魔相似，果然言不謬贊。我祝某見過多少絕色，即如我妻子尤氏，也算一個尤物。若比較起來，連這丫頭的後塵，都巴結不上。越看越美，越看越愛。從來色胆如天，不禁一步一步，走了過來。至蘭姑身畔立定，將欲開言，那蘭姑取了衣服，正待進去，聽得後面足步之聲，吃了一驚。回過頭來，見祝自新站在面前，嚇得魂飛魄散，低頭就跑。祝自新見他要走，想道：「難得遇見他，再將他放走，豈不白失此機會？」近前一步，雙手把耳門擋住，笑容可掬道：「姑娘！如此夜深，一人出外，不是有意小

生即是良緣天就。」蘭姑聽他口內咬文一派遊戲的言詞，又見他擋住去路，急得心頭鹿撞，遍身發抖，顫巍巍道：「你你這大胆的狂徒，敢於深更半夜調戲我姑娘，好好讓開便罷，若再胡說，叫醒我母親，看你臉面何在？」祝自新笑道：「姑娘罵我是愛我，就是打我幾下，我也情願。若說我調戲你姑娘，我未曾到你上房，你自家走了出來，相巧碰見了我，定非偶然。非是我誇張大口，如我這樣人，匹配姑娘，也不辱沒。」說著，伸開兩手，意將摟抱。蘭姑急的恨不得一頭鑽入地縫裏去，退了兩步，高聲大喊道：「母親快來！」祝自新聽他喊叫，怕驚動伍氏，忙走近一步，左手抱住蘭姑，右手按住他的嘴，使他出聲不得。笑吟吟道：「我的乖乖，不要使性子，到口的美食，還教我吃不成麼？」輕輕一擒，把蘭姑抱起，即向自己房內行走。可憐蘭姑不能喊叫，又不能著力，上身被他緊緊摟在懷內，動掉不得。惟有兩隻小脚，亂蹬亂踢。湊巧一脚踢在祝自新檔內，疼痛非常，不禁失聲：「哎唷！」左手一鬆，蘭姑趁勢使勁的一仰，兩個人人都跌了地，旁邊一堆盆桶打倒，四處亂滾，驚天動地的響起來。恰好伍氏一覺睡醒，下床小解，耳畔隱約聽得有人喊叫一聲，似女兒的口氣，又像遠遠在外面相似，大為詫異。即喚道：「蘭姑！蘭姑！」喚了幾聲，不聞答應。忙開了房門，見女兒房門大開，燈尙未滅。走過來，房內靜悄悄的，不見女兒蹤跡。伍氏不由心內突突的亂跳。正在沒了主見，忽聞外廂乒乒乓乓的響，知道出了事件。急點了手燈，大著胆走出一面走，一面喚道：「蘭姑！你在那裏，弄的甚麼東西響？」祝自新跌在地下，半晌纔算檔內不痛。見蘭姑呆呆的跌在對面，翻眼，意欲起身。重複用武，聽得伍氏一路招呼出來，很吃了一驚，一骨碌爬起，飛奔回房去了。伍氏到了廚房，舉起手燈，見蘭姑躺在地，下張著嘴喘氣，盆桶傢伙滾散一地，未知何故。問道：「你半夜深更，作甚麼怪？」蘭姑見伍氏出來，祝自新已去，纔放下了心。從地下爬起，拉了伍氏的手，望後就走。伍氏更不明白，又見蘭姑倉皇失措的情形，到了房內。伍氏道：「你到底怎樣？」蘭姑喘定了氣，哎呀一聲，未曾開口，先撲簌簌流下淚來。望著伍氏頓足道：「母親！你不信我的話，可知你女兒受辱，怎生見人？」說著，嚎啕痛哭，鬧得伍氏摸頭摸尾不著道：「你敢是染了魔了？因何說起瘋話來？」

一蘭姑一面哭著，一面訴說適纔祝自新如何欺侮了他。伍氏聽罷，氣得足軟手顫，攤在椅上，心內又氣又愧；氣的是女兒受了祝姓羞辱，愧的是有眼不能識人，把這個畜生，誤住了家來，果不出女兒所料。指著外面高聲百般穢罵。祝自新在房內，句句聽得明白，不由氣恨交加。此時王德也醒了道：「沈奶奶與誰鬥口？半夜裏還罵人！」又聽了半刻道：「咦！好似句句罵的你老人家呢。」祝自新喝道：「少要多話。」將適纔的事細說一番。王德道：「却怪你老人家做得太孟浪了！可惜把多日用過的工夫，一齊抹掉了！」祝自新道：「事已如此，懊悔也無用。你快些起來，收拾明早好走。此處斷難居住。我們只有用那一著棋了。」王德穿齊衣服，把要緊行李衣囊收拾了一擔。其餘的東西，盡行丟下。俟天色微明，主僕兩人悄悄的回至客寓，敲開了門進去。倒把劉蘊嚇了一跳。細問情由，笑道：「說我溫柔做法，怕的不行；還是這一步做手好，不過喪點良心，却也顧不得許多。我只可惜你那一千銀子，用到白處去了。」祝自新道：「我的銀子，何嘗白用？還許在這一千銀子上，生支節呢。到了那個地步，你自然清楚。」兩人談談說說，重又睡下。伍氏到了天明，出外見祝家主僕已去，留下許多物件，笑道：「我料你也沒有那副厚臉見人，竟自溜去這些物件，落得擾你。連那存下的一千銀子，想你也無顏來取。」回頭向蘭姑道：「我的兒，不用氣惱，好在沒有被他輕薄了去。明日把他這一千銀子，多打點首飾，與你遮羞罷。多的留與你父親，做個本錢，也落得受用那畜生的。」蘭姑聽了，鼻內哼了聲，也不言語，心內想道：「我母親何故仍是這般胡塗？祝姓白白丟却若干銀子，焉肯甘心？恐咫尺風波，即要發作。若依我當日不留他來家，方算一點事沒得呢。」祝自新睡到日午起身，分付王德備轎，向縣裏來。胡武彤將他接入內堂，略敘寒暄。祝自新欠身道：「小弟昨日受了人欺侮，萬難爲情。今特來奉求仁兄作主，代小弟出這口惡氣。」說著，在袖內取出五百兩一張銀券，雙手遞過道：「些須菲敬，祈仁兄哂納。」胡武彤接過看了看，眯嘻著雙眼道：「誰人大胆，敢欺賢弟？都交在愚兄身上究辦！你我既係自家人，何用如此客套？若一定推却，反說我見外了，請道其原由。」祝自新將坐位挪近一步，附著胡武彤耳畔，把在沈家的細情，一一說

明，又立起，打了一躬道：「總怪小弟自取愆尤，奈因落在其中，騎虎難下。望老仁兄推家岳情面，包容一切。」胡武彤還了禮，捋鬚大笑道：「自古少年心性，多半如斯。這也難怪賢弟。想沈家不過一介細民，也做不出怎樣的手段。又喜江都陳君上省去了，此事愚兄却可問得。明日你遣僕具個稟，呈進來，要說沈若愚在蘇州當面將女兒賣與你爲妾，講定一千五百兩身價，當時收了五百，其餘允你到了揚州，看過他女兒，再兌。那一千人銀兩交還，要說他因事羈絆，不能回來。有信寄交他妻子，伍氏亦可做主。不意伍氏收了，你銀子，陡生不良念頭，圖賴此事。反率領多人，打至你寓所，說你誣良作賤，逼買妾媵等詞。你還要做張假身紙，粘在稟後。我見了公件，即可一面提伍氏與蘭姑到案，再去關提沈若愚，臨訊之時，用些恐嚇開導的話，不怕他不雙手將女兒送與你作妾。但是人過了門，你要大大酬謝我媒人，一宗纔是。」說畢，哈哈大笑道：「在賢弟看，此計如何呢？」祝自新聽了，歡喜異常，連連稱謝說：「仁兄真有神鬼不測手段，敢不拜服！倘事有成，小弟怎好忘却大德。理宜重報，決不食言。」忙辭別胡武彤回寓，與劉蘊細酌了一紙稟詞，叫王德做了抱屬，投進衙內。胡武彤隨時批發出來，立即喚進兩名精細差役，張政王洪，給付硃簽，又面囑到沈家小心爲是。事成之後，祝少爺說從優賞賜你們。二差退出，帶了兩名夥計，如飛向沈家來。未知到了沈家如何處置，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胡塗蟲受賊枉斷

陳鐵面執法雪冤

却說沈伍氏罵走了祝自新，又得了一千兩銀子，與多少東西，好不暢快。惟有蘭姑心內大爲不懌，專望他父親回來。恰好這日沈若愚已抵揚州，將布疋交代店中，回家一行。伍氏母女迎接入內，蘭姑白水與父親洗臉，又送上茶來。若愚問及家中近况，蘭姑未待伍氏開口，卽問道：「嘉興有個姓祝的，住在蘇州，與我家上代通家世好。前日在蘇州會過幾次，父親曾託他帶了一封銀子來家，可有此事？」沈若愚笑道：「你們的話，我一句不解。我在那裏

會過姓祝的？又何嘗託他寄帶銀信，我每月辛俸若干，你們是曉得的，何能成封的向家裏寄？我又不曾做強盜打搶去，你們不是活見鬼麼？」伍氏聽了，今日方明白過來，遂將祝自新如何假冒世交，如何借住，如何被他罵走的話，細說一遍。沈若愚怒道：「豈有此理！你不曉得是個女流，家中又有年輕的女兒，亂把陌生人留住來家，只憑他滿口虛詞，你即信以爲實，而今受了他糟蹋，以致蘭姑吃了虧苦，只怕將來你這個人還要被人騙去！」說得伍氏惱羞成怒道：「他說與我家世交，又有銀兩寄回，他說得千真萬確，我纔相信的。如今人已被我罵走，你寶貝女兒油皮都未擦去一塊，還落了許多銀子下來，算起來，多是我的造化。若單靠你終年巴巴結結，不知累到臨死，可有這宗成千的銀錢？你不感激我，反囉哩囉囉的埋怨人，不是老霉了麼？」蘭姑見父母門口，又聽母親的話，說得不堪入耳，怕鄰舍聞知，傳爲笑柄，忙上前勸諫。伍氏忿忿的回後去了，不理他丈夫。沈若愚氣得浩嘆道：「你母親若大年紀，作事全沒道理，真是個無見識，貪小利的婦人！以致累我兒受辱，日後我再遠出，如何能放心呢？我也愁那姓祝的平白丟下許多銀物，未必善肯干休，明日待我訪問他，可仍住在對門，將銀兩物件全數退還了他，當面教訓他一場，以免後患。況且這宗不義不明之財，我也不屑要的。只怕你母親恃蠻不把銀物交出，又要嗚氣。」蘭姑道：「父親！此舉甚善。少停待女兒婉言相勸母親，再開陳利害，想母親息了氣，都可應允。」父女正在堂前議論，忽聽打門甚急。蘭姑恐有客至，走了進去。沈若愚出來開門，見是幾個公人裝束，忙止住道：「諸位何來？尋誰說話的？」張政道：「你家可姓沈？你可是沈若愚老爺麼？」若愚道：「不錯。」王洪道：「我等特來奉拜的。」若愚關了門，邀著衆差入內坐下，問道：「諸位是那座衙門裏來？尋我有何見諭？」王洪道：「小衙門是甘泉縣，因敝上胡太爺有件公事在此，請老爺過目。」說著，在身邊取出硃簽，遞過若愚。接過看畢，大怒道：「這纔真真是平地起風波，無影無形的，含血噴人！不瞞諸位說，銀子有一千兩在此，是他無中生有，騙信了內子，留他住在舍下。後來因他幹出沒廉恥的事，無顏對人，又怕我回來見了面，更下不去，他即連夜遁走，丟下這宗銀子，未及取去。我適纔正打算退

還他，不料他先捏詞告我。若說我當面把女兒賣與他作妾，更是笑話，我連認都不識認他。不勞諸位費心，既然我今日回來，無用內子與小女到案，我去當堂與祝自新質個明白，孰是孰非，請諸位少坐，容我進去說知內子等人，即隨諸位同行。」張政道：「你老爺做事真稱爽快，請到後面分付一聲，我等在此拱候。」若愚起身入內，對伍氏說：「祝自新如何說告了他，你們不要害怕，我隨差人去審官司，看那小畜生如何說法。真是真，假是假，自有公論。快把那一千兩銀子取出來，我要帶了去。」伍氏聞說，很吃了一驚道：「這是那裏說起也，虧他忍心撒這樣大誑。」蘭姑含淚道：「我說姓祝的必要播動是非，報覆前怨，果不出我所料。只愁他官官相護，父親須要見機而作爲是。」若愚道：「你又多慮了！我本是清白人家，怎能賣起女兒來？難道憑他一面之詞，縣官即信爲實事麼？試問我女兒賣與他爲妾，有何見證？有何憑據？」蘭姑道：「他既飾詞誑告，必有一二處使官府相信，纔可准的狀詞。父親不可可防。」若愚點頭道：「我都知道。臨時自有處置。」伍氏已將銀子搬出。若愚取了方布裹好，提在手內，出來同著衆差去了。伍氏關好門戶，愈想愈氣，頓足大罵道：「祝自新，我把你這天誅地滅，千剮萬剝的小畜類，你調戲了人家女兒，反告人昧你銀子，不賣女兒與你，只恐你家老婆，日後也要賣與人做小的！」蘭姑坐在一旁，不發一言，心如刀割。細想這件事情，怕的父親要吃虧苦。一則父親爲人憨直，平空冤枉了他，恐出口即挺撞了縣官；二則祝姓既思發手告人，必然安排停當，甚至連身紙等據，都可僞造。况他又是一個縉紳子弟，難免與縣官有舊，若再通了賄賂，分外可慮。惟有默禱神明，保佑他父親平安無事回來。又與伍氏商議，央了鄰人，至縣前聽言。不說母女在家愁悶，單說沈若愚到了衙門，張政將他押入班房，派王洪同夥計看管。自己到宅門上來回說：「被告若愚今日回家，伍氏母女可不赴案，已將沈若愚帶到，請太爺升堂。」宅門進去回明了，少頃傳訖二堂伺候。胡武彤入了公座，先喚祝紳家屬王德，問了一遍，分付跪在一旁。方喚沈若愚上來道：「沈若愚，你既將女兒賣與祝鄉官爲妾，收過他五百兩銀子，又立了賣身文約，怎樣你妻子伍氏把祝紳的一千銀子，騙到了手，陡起圖賴的心腸，你想祝家白

白丟了一千五百兩銀子，算是受了你夫妻的騙了，他怎肯干休？如今告到本縣衙門，本當辦你個通同抵賴。姑念你遠在蘇州，是你妻子昧良，與你無涉。你好好把女兒送到祝紳家，祝家有了你女兒進門，他斷然不記前恨，定要照顧你。你是要明白呀！沈若愚聽罷，叩首道：「真真祝自新冤枉煞小人了！莫說小人家係世代書香，縱然餓死，也不肯賣女。就連這祝姓，小人都不識認。總怪小人妻子一時糊塗，聽信他巧語花言，當成真實。他又百般央求，要借住在小人家內，因他夤夜調戲了小人的女兒，被小人妻子怒罵一頓，他無顏，連夜走了。若說那一千銀子，是他住在小人家內，他說外面不便收存，交代小人妻子，與他收好。後來遁去，未及攜帶，並非甚麼身價，他是借此生端。的小人已將銀兩帶來呈堂，請太爺飭祝家收領。至於他所告之詞，盡是一派胡言，無半字實情，要求青天太爺做主。先問他個誣栽良民的罪纔是。」胡武彤哈哈大笑道：「沈若愚！本縣看你人倒老實，像個忠厚模樣，不知道你還講幾句巧話兒，搪塞本縣，真是人不可貌相！你既說有這一千兩銀子，在你家內，足見祝紳不是冤栽你了！你收過人家銀子，又立了文約，想不把女兒交代人家，於理上就說不去！即如將銀子退與祝紳，你家妻子，無故圖賴人銀兩，又無故的辱罵人，這時候退銀子，祝紳多不願意。你何妨當初不收他銀子？如今悔了約，祝紳也無可如何，只怪你做錯了！本縣是格外加恩，不究前情，你不要自己糊塗，自討沒趣。」沈若愚聽胡武彤句句皆袒護著祝姓，不禁心內火發，那裏按耐得住？大聲道：「太爺分付的話，教小人死不瞑目！那祝自新有意借端栽害小人，誣良作賤，顯而易見。即作他代交小人家銀子一千兩是有的，小人妻子不合收他銀兩，不把女兒交出，何以他在蘇州只會見小人，又沒有見過我女兒，何等樣人，單憑小人要賣女兒的話，他即兌付五百銀子，天下那有這等癡子？再者他的五百錢子，是由何人交代小人的？不能一千多銀子的大事，可以對面講說的麼？就是媒婆，也該要有一名，難不成小人曉得他要買妾，親自上門去打合他的？況這一張身紙，又不是小人筆跡，他既可以誣告，即可假立憑約，此數事彰明較著，要求太爺詳察。」一番話，把胡武彤搶白得瞪眼無辭，羞變為怒，將驚堂一拍道：「好大胆忘八蛋！你

串同你妻子，圖賴祝紳銀兩，昧不交人。本縣好意開豁你，只叫你交出女兒，不來辦你。還敢強詞奪理，挺撞本縣！先打你個犯上不敬的二十個嘴巴子，再究你昧銀匿女的罪！」兩旁隸役齊聲喝叱，走過三四名粗漢，不由分說，把沈若愚拖了下來，如鷹抓燕雀一般，一五一十的，掌了二十個嘴巴，打得兩腮紅腫，口角涔涔流血。沈若愚也不要性命，碰頭頓腳的，叫起極天冤屈來。胡武彤連拍案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你們看這東西，可惡不可惡！竟敢在本縣堂前，肆行無忌，把他押下去，限他三日內交人。這一千銀子，暫行寄庫，俟他交人後，仍飭他領了去。」說畢，即起身退堂。原差帶了沈若愚下來，交外班房管押。那聽信的鄰人，如飛回來，對伍氏母女，細說堂上如何審問，把伍氏嚇得痛哭不已。道：「這是那裏來的晦氣！撞着這瘟官，也不問個真偽情由，一味的聽信姓祝的話，反打起我家老爺來！我要這條命何用？不如到縣前擊鼓喊冤，與這瘟官拚了罷。不然，我也對不住我家老爺禍是因我而起的。」蘭姑淚紛紛的道：「母親！你要到縣前喊冤，你即喊死了，他也不理。莫若到府裏告他一狀，告他個問官不明，看他怎樣擔當得起？」伍氏道：「用得用得！」忙去央人寫了狀詞，遞進府內。又親到班房裏，囑付若愚勿用著急，且候府裏批示如何。不想府裏也像這瘟官胡塗蟲。過了一日，府裏掛出批來，仍飭甘泉縣明白覆訊。誰知這府官姓毛，即是前任上元縣升任到此，劉蘊訪得伍氏告了府狀，他本與毛知府有交，前次在南京曾託他辦過聶家姊妹的。劉蘊與祝自新商議，又備了若干黃白貨物，劉蘊親去拜會，通了賄賂。這毛知府亦是個愛財的人，答應了。劉蘊落得做個好人，仍飭甘泉縣覆訊，是只受其利，不計其害。胡武彤奉了府文，好不得意，又提沈若愚到堂責打，再限三日交人，若仍倔強，定然重究。伍氏母女得了信，如掉入冷水裏相似。實指望府裏代他昭雪此案，不料仍發在這瘟官手內，反累了若愚受責。伍氏又要去拚命，蘭姑道：「母親！此不是拚命的事，都要設法救出父親纔是。既然府裏不問，難道除了他，就沒有別的衙門去告狀麼？我們這地方，本係江都縣管轄，聞得江都縣陳太爺，是個清正之官，到任以來，很幹了幾樁爲民除害興利的事，因他上省去了，纔撞在那瘟官手內，過數日，他都要回來的。母親再去

告他一狀，若仍是不問，着拚性命去控上狀，不怕性祝的有通天手段，都要拖倒了他！」伍氏稱善，只得等江都縣回來告狀。又愁三日限滿，丈夫仍要受責。恰恰纔到兩日，打聽江都縣今日回衙。伍氏猶如半天得月，忙取了一方烏帕紮在頭上，把狀詞揣在懷內，前去攔輿喊稟。較之投文候批，快得多呢。陳小儒轎子將要進衙，伍氏突出叫冤。小儒收了狀詞，細看情由，不由怒從心起道：「胡禮圖太胡鬧了！怎樣只憑原告一面之詞，硬派沈家女兒是賣與他的，也不問個是非曲直，可笑連毛公都糊塗起來！我怕其中定有關節。况這沈家本是我該管地方，理宜歸我衙門審問。」一面將伍氏暫交官媒看管，一面入衙備了移文，至甘泉縣提取原被告人證，及吊核原卷。胡武彤接着江都移文，大大吃了一驚，知道小儒是個鐵面無私的人，非府尊可比，可以顛預了事。他既回來，被告又在他衙門告發，又是他的汛地，何能不歸他承審。倘一經問出祝姓誣告，豈非連我都有處分？左思右維，毫無主見。只得把人證原卷，先交待了江都來差，自己忙坐轎去會祝自新，叫他趕緊設法料理。不然彼此多有未便。祝自新前在南京，亦深知小儒利害，急得抓耳撓腮，連呼不妙。劉蘊道：「陳小儒人却古怪，幸喜我與他同年，平日又有一面之交，不若待我去撞個木鐘，懇他的情分。但是此人只可以情縛他，却不可以利惑他。一來他是個有家，二來他又是個臨財不苟的人，拚我屈了身分去求他，料想他亦不好十分推却。」祝自新聽了，連連作揖道：「我真正忘却你與陳公是同年了！即請你去走遭，不可遲緩。雖說是小弟惹下來的禍，也是你仁兄引起頭的。」胡武彤聞劉蘊去見小儒，亦大為歡喜，從旁慫恿道：「難得劉太史與陳公有年誼，只要說得入殼，他縱然開豁了沈若愚，都不致認真追究到祝賢弟身上來。劉太史既與賢弟盟好，斷不可坐視不聞。古云唇亡則齒寒，如說平了此事，連小弟多感激不盡。」你一言，我一語，逼得劉蘊不容不去，道：「我去是定去！至於行不行，我却拿不穩。若是別人不用我去，也可成功。」回頭叫家丁預備轎子，到縣裏去拜會。胡武彤又說事宜從速，怕的人證到了他衙門，隨時即要審問，仍再三諄囑了劉蘊幾次，方纔回衙。還心內懸懸的，候劉蘊回來消息。少頃，轎子已到，劉蘊穿換公服，帶了兩名跟隨，向江

都縣來到了縣前，先投了帖進去。小儒正坐在上房，與方夫人閒話，說到沈家一案，其中定有情弊。好在俟人證提到，一訊即知底細。見雙福上來，回見南京劉太史要而會，有要話相商。小儒看了帖道：「這個寶貝，又到揚州來何幹？我也無閒會他，你說我沿途受風，不能見客，改日過去謝步，有話再議。」雙禮去了，少停又上來道：「家人去回覆他，他立意要見，硬下了轎，坐在花廳上。」小儒無奈，只得出來。劉蘊見面，即搶步上前，深深一躬道：「治生甫至揚州，即聞口碑載道，士庶同稱，足見父台恩澤周施。今日聞得騶從已回，特肅誠晉謁聆教，豈意拒絕太甚，不容一見。想治生多有得罪之處，深爲惶恐！」小儒笑道：「仁香兄太謙了！我輩通家年好，言不至此。小弟實因沿途染受些江風，懶於酬對，尙希原諒。容改日登階謝答。」劉蘊連稱不敢。小儒問道：「年伯老大人足疾可全愈否？」劉蘊欠身答道：「家君足患，近日尤甚，醫家說是壯年在邊省染了山瘴癘氣，刻下精力就衰，不能制伏，是以發作起來。縱能調治，都難免偏枯之患。家君仍想醫治如恆，進京供職，以殘喘報答聖恩。不料心強足違，深以爲憾。」又問了問小儒任內的蹊徑，遂道：「治生有一事奉乞，都望老父台作成。」即將祝自新告沈家的話，巧言粉飾，說了一遍。又道：「敝友祝某，非一定要與沈家爲難，皆因此事太難爲情。他不交出女兒，也還罷了；怎樣反誣控祝某？况祝某亦係前科副車，是個名教中人，安肯作此違法之事？沈家既不願女兒與人作妾，祝某亦不能強逼其賣，但要把那以良作賤的事辯明。如沈家認了誣，再將一千五百銀子身價退出，祝某即可罷訟。因他是個在案人證，不便干謁，特央治生過來奉求老父台推情。想老父台洞見萬里，定不以治生爲飾詞入告了。」小儒聽劉蘊一派巧言，明知虛浮，果然祝某性情真理直，又何用託你來致意？即至聽到說祝某係前科副車，忽然觸起機來，道：「令友祝某，莫非即是祝道生麼？」劉蘊正說得娓娓入聽，不防備小儒問這一句，一時轉不過口來，含糊應道：「未知是與不是，治生只知他名自新。」那臉上不禁現出忸怩色來。小儒頓時明白，也無須追問，冷笑道：「祝道生，我久聞其名，久仰其人，不用仁香兄細囑，小弟自會關切他，定不負尊託便了。」說畢，舉茶讓客，不耐煩與劉蘊多談，催他起身。劉蘊見

話不投機，也難久坐，卽作辭出來，回至寓內。祝自新接着，卽問道：「其事若何？胡君那邊已打發兩三起人來問信。」劉蘊因在祝胡二人面前，誇口小儒與他同年至好，一說必從。此時如說出真話來，怕他們要取笑他，只好隨口答道：「陳公已應允了，非獨重究沈家誣告，還要把他女兒判斷與你作妾，叫你不要忘却了他的情分。」祝自新聽了，喜得拍手頓足道：「只要他要我爲情就好說了。我願加倍餽送，但求於事有濟。」卽將劉蘊的話對胡武彤家人說明：「請你家太爺但放寬心。陳公處劉太史已說通了。」來人去了，祝自新又囑付王德：「明日赴審，心須仍照前番說法，不可改變。你但聽陳公口內所問，依着他的口風回就是了。」歡歡喜喜的，叫人買了多少酒肴，與劉蘊對飲，專候明日小儒判斷。單說小儒送出劉蘊，回至書房內，暗暗作惱道：「祝道生那畜生，前次在南京與阮秀等作對，把伯青功名都拖累去了。而今他更名，又重新捐納前程，該應天網恢恢，又至揚州與沈姓爭訟，顯見他倚勢凌壓沈家，逼他女兒爲妾，不知怎樣做成圈套，將一千多銀子，硬栽在沈家。難得犯在我手內，若審實了他，是誣控，必當從重究辦，也替伯青報復那一口悶氣。」又把原卷取過，細加詳閱，心內早有八分了。到了次日黎明，升坐大堂，先將原告沈伍氏喚上，問了一遍，分付退下。又將沈若愚喚過，細問情由。若愚叩首道：「青天太爺！小人雖習布業，祖父多是學校中人，因小人不肖，未能讀書上進，克紹箕裘，纔改做了買賣。雖然，亦是安分清白人家，縱一貧如洗，也不忍把女兒賣人作妾，玷辱家聲。何況這祝姓小人，與他向無半面，焉能遠在蘇州，卽將女兒出賣？又何以知道他要買妾？他亦安能只憑小人口內之言，既先兌五百兩銀子，倘若小人沒有這個女兒，託言哄騙，他也相信麼？再者小人既想賴他銀兩，何必前日當堂呈繳那一千銀子？不如抵賴得毫厘全無，豈不乾淨？這皆係小人實情，求青天太爺詳察！」說畢，連連叩首。小儒亦分付他跪在一旁。喚上王德道：「你家主控告沈姓吞銀昧女一案，你家主怎樣認得沈姓？沈若愚又怎樣卽將女兒出賣？你須從實細講，不許半字撒謊。」王德道：「小的家老主人與沈姓本有交情，并常通往來。後因老主人遠出作官，纔算隔絕。日前沈若愚至蘇州販布，在茶坊內偶與家

主，同桌談及上代交誼，甚爲相契。家主說因無子，要到揚州買妾。問沈若愚久在揚州，可知有甚麼出色的女子。晚間，沈若愚卽來尋找小的，說聞得你主人買妾，預備多少身價？小的說：只要人品好，得主人合式，一千八百多，不吝惜。沈若愚說：我親生有個女兒，名叫蘭姑，今年十七歲，頭臉脚手，各式皆好。你主人如能出一千五百銀子身價，我卽定賣與他。但是我與他世交，不好出口，煩你善言，爲我說成，當重重酬謝。并允定小的事成之日，送小的五十兩銀子。小的說：你沈老爺的令媛，自然是不得批評的。只恐我主人礙於世交，不敢要你令媛作妾。沈若愚又再三囑託了小的數遍，小的卽將此言稟知家主。家主始而不行，說我與沈家世交兄弟，何能買他的女兒？要被他萬人唾罵呢！後來家主被小的勸解說：我看沈老爺目下光景甚窘，亦是出於不得已，纔肯賣自己女兒。也因我家能出若干銀子，又知道馭下寬厚，他女兒可得其所。家主聽了小的話，方肯允行。隨後沈若愚又親與家主商量，他東家的本錢，被他空用了若干，可能先兌些身價，與他彌縫虧空。若恐無憑，我先將賣身紙寫送過來，那其餘銀兩，待我女兒過門，再行兌付。家主見他說得懇切，又念他是個老實人，故而推誠腹心，先兌了五百銀子。沈若愚寫下一紙賣女兒文契。家主因要先赴揚州，囑沈若愚寫了家信，好至揚州接他女兒，免得日後往返。到了沈家，伍氏看了信，亦無異言。當對家主說：你是我家主婿了，何必住在外面，不如搬至我家來住，也省些客寓用度。二來你卽可招贅我家，因我女兒自幼鍾愛，我捨不得他遠行。今日賣他，也是出於無奈。你入贅個十朝半月，讓我看看，也可放心。家主聽他說得有理，卽移居他家，擇定五日後招親。次日，就將一千兩銀子，兌交清楚。不料伍氏陡起不良，得了銀子，翻轉面皮，說家主以良作賤，逼他女兒爲妾。伍氏不肯交出女兒，要想悔親，也還罷了。因家主本不愿要他女兒，是受沈若愚蠱惑而成。却不能白白丟了一千多銀兩，又担個逼良的聲名。恰恰沈若愚由蘇州回來，家主與他理論，他和伍氏一樣的話，足見是預先串合的。家主氣極，纔在縣裏遞稟。沐胡太爺恩斷，看破他夫婦伎倆，限三日內交人。伍氏又謊捏情詞，在府裏與太爺衙門控告。小的所說，句句是實。不敢半字增減，請太爺追究沈若愚或交原銀，或

交他女兒，總要有個著落。」小儒點首微笑道：「據你所云，這沈若愚實屬可惡！却是個千刁萬惡的人，卽活活打死，也不足以蔽其辜！但是他寫賣身紙的時候，你可親眼見著沒有？」王德道：「沈若愚寫契，是當著家主與小的面前親筆寫的，怎麼小的沒有看見！」小儒道：「既然當著你主僕寫的，是他親筆無疑了！然而本縣其中有一處未解，倒要問你。沈若愚兌付五百銀子，却寫了一千五百銀子的契，那一千銀子，據你說待他女兒過門方兌。難道沈若愚不怕你主人存了歹念，賴他都付過了？」沈若愚應該在契上批註明白，先兌了五百，這是天下人之恆情。他亦五十多歲的人，就該知道這情節，爲何他胡裏胡塗，就攏統寫了？在本縣看沈若愚名雖若愚，恐愚不至此。我疑惑這張契，並非是他親筆所寫，乃旁人代他寫的。他反受了人家愚弄了！」王德正信口撒謊，講得活靈活現，不隄防小儒在夾縫裏問這一句，一時轉不過機來，回答不出，急得滿臉紫漲，不由口內支吾。好半晌，方勉強道：「沈若愚亦因家主是個正經人，不須防備，所以纔如此寫的。好在家主未曾騙他，是他騙家主的。」小儒見王德形色倉惶，心內分外了然，哈哈大笑道：「好個正經人，不須防備，你可知沈若愚就吃的這個苦！」頓時反過臉來，把驚堂一拍道：「好大胆奴才，你敢在本縣堂前，造言生事，幫著你主人害人？你不是助桀爲虐麼？那沈若愚與你主人，就是至親骨肉，既然寫到筆據，斷無收五百銀子，肯寫一千五百兩的文契，天下沒有這樣的癡子！你這該死的奴才，你主僕把沈若愚當做癡子，還來把本縣當癡子看待麼？與我拖下去結實打！」兩邊隸役一聲吆喝，走過三四個人，把王德揪下。王德大喊道：「太爺不要打錯了人！沒有見過不打騙人的人，反打受騙的人！真正冤枉不淺！」小儒冷笑說：「本縣今日偏要錯打了你！冤枉了你！拚著你主人去告上狀。你須知本縣這裏非胡太爺堂上可比！容你胡言亂語，栽害平民！胡太爺是看你的主人情面，本縣是玉潔冰清，一塵不染，怎容你這種樣子！」說罷，又連聲喝打隸役等，早將王德拖翻在地，褪下底衣，兩個人接住他頭脚，一個人舉起竹板，用力的朝下打。纔打了五板，早已皮開肉綻，鮮血直流。因王德自幼跟隨尤鼎在任，雖非姣生慣養，亦是享受不盡的人。後來尤鼎卸事，分派伺候

他女婿祝自新又倚爲心腹，除專辦外差，平時還有兩名三兒服侍他，如何受得起縣堂上的刑法，似殺豬一般喊道：「青天大爺！青天菩薩！小的情愿招認了！」小儒止住隸役，放了王德起身，穿好褲子，遂將祝自新與劉蘊如何想謀沈家女兒作妾的話，一一承認。小儒命招房錄了他口供道：「你主僕做得好圈套，平白地陷害良民，該當何罪？」叫原差帶他下去，喚過沈若愚。伍氏道：「你的冤枉，本縣已代你問清了，與你夫婦毫無干涉。但是你妻子伍氏，年已半百的人，怎樣一點見識沒有，皆因婦人家好貪小利，以致丈夫受累。若非本縣細心詳察，你夫婦真要屈死以後處世，須要仔細！」沈若愚伍氏朝上連連磕頭，如搗蒜相似，齊道：「小人夫婦，蒙太爺高厚之恩，雪明冤屈，惟愿太爺高陞極品，萬代朱衣。」小儒卽當堂銷案釋放，沈家夫婦，又叩了幾個頭，欣然回家去了。到了家中，蘭姑見父母雙雙皆回，急問情由。伍氏將前後的事細說，父女三人甚爲感激，當立了長生祿位，朝夕焚香，惟祝恩官早早飛降。小儒在堂上又點了兩名差役，給了堂簽，分付他到祝自新寓內，提取本人赴案，須要小心。兩名差役退下，卽向祝自新寓內來。祝自新因王德去候審，心內懸懸，坐在寓中待信。劉蘊知中有變故，瞞著祝自新悄悄上街去了。兩名差役，見了祝自新，將堂簽收過，假說本縣太爺現在已審確沈家味女吞銀是實，他女兒已提到了堂，請你去具給領人。祝自新聽了，喜出望外。劉蘊又不在家，也無人計議，而且昨日說通關節，諒必此事真實不虛，忙換了衣冠，坐轎來至縣衙頭門外下轎。兩名差役，領著他上了大堂。祝自新抬頭見小儒坐的是大堂，沈家人影都沒有得半個，又見王德愁眉苦臉的跪在階下，明知有了變故。又聽兩名差役喚道：「祝自新帶到當面！」祝自新更外著忙，不由心內一陣亂跳，又不能退回，硬著頭皮上了堂階，跪下道：「職員祝自新見父台請安！」小儒冷笑道：「祝道生！你何時更名自新報捐的？」祝自新聽得問他的前事，又直呼他的原名道生，早經神不守舍，面上失色，道：「職員是祝自新，不是甚麼祝道生，敢是父台認錯了！」小儒道：「本縣前住南京，卽聞你的大名，如轟雷灌耳，豈有認錯之理？本縣此時，也不及問你更名不更名，朦捐不朦捐，你所控沈家一案，你抱屬家丁王德有一紙口供在此，

你且看來。」說著，把王德的供單擲在祝自新面前。祝自新拾起看畢，早嚇得魂飛雲外，魄散風前，暗自恨道：「多怪我用錯了王德這奴才，怎麼就招認了！豈非要坑殺我！」再偷覷小儒，見他端坐堂上，鐵錚錚面目，令人害怕。欲待辯白幾句，王德已招承了，辯也無益。徒然自取羞辱，只得俯伏在地道：「職員一時胡塗該死，職員知罪了！尙求老父台格外施恩，筆下超生，職員愿甘責罰！」小儒道：「你也知道自己罪名，你還知道你好朋友劉仁香靠不住，他也配向本縣討情麼？而且本縣兩袖清風，既不受人賄囑，你只好自怨將冰山當做泰山了！你候著詳辦就是了！」即分付兩名原差，將祝自新領下，交官寓看管。王德發外班房監押，均候本縣通詳究辦。小儒起身退堂，原差帶了祝自新主僕下來。自新望著王德頓脚道：「你怎麼害了失心瘋，把真情多招認了？現在怎麼得了？」王德道：「還說了不了，都上了劉蘊那豔養的當！他又未曾說通，我白白地挨了五板，更冤柱呢！我們多不要怨人，只好怨命！該應碰見倒灶鬼。我細想都不派死罪，不過枷打，等我出來了，拚著把劉蘊斫死了，抵他的命。」祝自新亦深為懊悔，痛罵劉蘊。這劉蘊至晚始回寓內，打聽得祝家主僕多押起來了，又恐累到自家身上，連夜溜走，也不敢回南京，至別處躲避去了。胡武彤早得了信，急得雙脚一陣亂跳道：「完了！完了！我這甘泉縣被他們拖掉了！偏偏在收漕的時候，這不是劫數嗎？」趕忙坐轎上府，面見毛公，叩求設法。毛公道：「老兄！這件事，你也怪不到我。沈伍氏來喊府狀，我仍發你衙門審問，你既知道他有胆量告府狀，就不怕他去控訴該管的江都縣麼？即不然，去告了上狀，也是累贅！老兄！你太任意了！若江都詳了上來，我也無力迴護。倘或在別人手內，還有通融。陳小儒我與他世交至好，他的古怪脾氣，我已盡知，他是個反面無情的人。何況目下憲眷甚隆，又保了卓異上去，老兄！你不要連我這知府帶掉了罷！」胡武彤見毛公多畏懼小儒剛正，格外著急，曉得求他也沒用，起身作辭回來，坐在衙門愁悶。小儒退了堂，也不回上房，即下了簽押房，連夜敘了通詳文書，申詳各處。却未提及劉蘊，到底還念同年分上。而且此次他實係因人成事，可以原諒。沈家訴詞，亦未波及到他身上，便宜了他罷。到了次日，一面詳稟各上司衙門，將祝自新

更名朦捐列入首款，使他罪無可追。又親自坐轎，上府來見毛公，且探一探毛公虛實。遙想此案他既與劉蘊有舊，劉蘊竟敢來說我入彀，豈有不往說毛公之理？他多該納賄知情，旁敲側擊他幾句，教他也存個害怕的念頭，可以警戒下次。一路上想定主見，已及府衙，投入手版。未知毛公見與不見，見時有何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沐皇恩雙開孔雀屏 聯夜讌小試鴛鴦令

却說陳小儒審明祝自新案件，誣栽沈家是實，因案情重大，即申詳到上憲衙門。當時坐轎來見知府毛公，到了官廳，投進手版。少停，傳話出來，花廳請見小儒入內，見毛公，請了安歸座。毛公道：「適接老兄公件，知將祝自新一案訊明，我想胡禮圖豈有此理，怎樣執定自己偏見，硬斷沈家女兒是賣與祝姓的，未免太胡塗了！老兄今番詳辦祝自新是應得之咎，無如胡禮圖的處分，是難免了。」小儒欠身道：「大老爺明見，非卑職不念同寅分上，任情詳辦。爭奈誣告事小，朦捐事大。祝自新實係日前奉過上諭已革副貢生之祝道生，何得更名捐納，朦蔽朝廷？况皇家名器，豈容若輩玩視？卑職若不詳辦，即有承審不清之處分，所以不能顧及胡禮圖了！况且卑職昨日晚堂，又將祝自新提入內堂，細加鞫問，他供稱胡禮圖曾受他的賄賂若干，並供得其賄者不止一人。到了那個時候，我也只得直供，不能我一人受罪，他們反安穩坐享卑職恐他牽涉多人，姑未深追，既有此一節，更不得不詳請究辦。卑職若將就了事，雖非受賤，却有以私廢公，扶同作弊的罪名。卑職官卑秩末，擔當不起。」一席話，正中毛公的痛處，登時滿面慚懼。又見小儒說得截釘削鐵，一毫不肯折屈，惟有強作歡容，贊道：「老兄辦事，思慮周到，又復正直不阿，只知有公，不知有私，不愧各上憲交推保荐，果乃名實相符。即如日前程制台壽誕，我在省中，聞程公盛稱老兄明幹，各屬卓異，以老兄首列第一。計算年底部文可至，將來老兄擢洊特殊，不可思議。」小儒謙遜道：「此皆大老爺栽培，卑職何敢存此奢念？大凡做官，只要上不負朝廷寄託之恩，下體恤黎庶痛癢之苦，無愧我心就是了。雖蒙程

大人讚賞，卑職每多自愧。」毛公又很很褒獎了幾句，要圖小儒個歡喜。皆因受祝自新的私賄，一塊毛病，落在他手內。小儒起身告退回衙，即寫了一封密信，打發雙福親往南京報知伯青，又說明祝江兩府吉期，以及程公嫁女各事。實因衙門公務冗雜，又有祝沈一案，詳了出去，要候回文發落，只好臨時一二日前來省，所有各事，均請者香兄代勞。程公處亦有稟啓，稟明原故。毛公因小儒說祝自新要供出受賄的衆人，心內甚爲著急，請了胡武彤來商議。只得多備銀兩，到各上司衙門使用，求免處分。兩個人除祝自新所送之銀，另外整整用去了十倍有零，尙心內怏怏，不知怎樣結局。一日，制台回文已至，云事關重大，非可擬斷，當候歸奏案發落。甘泉縣令胡武彤先行撤任，聽候質審。該缺仰陳令暫行兼理，容另遴員委署。毛公奉到來文，知這件事鬧開來了，更加恐懼。眼前雖然自己干係，怕祝自新他日真供出來，又備了幾萬銀子，差心腹家丁到省中彌縫。所有在揚州府任上貪婪的贓資，一齊罄盡，連老本都帶累用去若干。心中又懼又恨，懼的是自己前程恐不能保，恨的是小儒太爲古板，多年世交，又係同僚，他一點交情不顧，只顧他的清正官聲，不顧我們身家考程。又隔了一日，制台又行下文來，於某日奉到上諭，已革副貢生祝道生，胆敢更名自新，捐納同知，係實有意朦混，復又倚勢壓良，逼沈女作妾，法無可追。姑念前曾身列士林，恩免加刑，著將祝自新同知革去，發交原籍地方官嚴加看管。家丁王德幫同爲虐，念其奉主命使遣，不得由己，著枷號三個月，示衆。甘泉縣令胡武彤枉法受賄，任情偏聽，著即革職，永不敘用。并將該令所得贓銀，追出儲庫，以備公用。又據祝自新供稱，受賄多人，著該督將一千人證，提省細加鞫訊，明晰奏辦，毋得徇庇。江都縣令陳眉壽辦事認真，不阿所私，前據督撫等曾經推荐，合省吏治第一。陳眉壽著以知府在任補用，先換頂戴。該督飭令該屬藩司，查有何項缺出，即行具奏調補等因。欽此。小儒奉到來文，即將祝自新王德當堂發落起解。又因各家喜期在即，是自己的媒人，不如親解赴省，一舉兩便。又去稟見毛公，說知赴省原由。毛公大爲惶恐，只得重託小儒在制台前乞恩。怕祝自新胡供妄扳多人受賄，小儒回衙，封了兩號坐船，一爲自己坐船，一是祝自新主僕，與原差等人走了。

兩日，早抵南京。先將祝自新王德，交上元縣收管。隨即去見制台。今日換了四品服式，到了轅門下轎，上了官廳家丁投進手版。少頃，二堂傳見。小儒見程公請安謝荐入座。程公痛贊道：「貴縣承審祝沈一案，具見才識過人，不愧我與撫台交荐一番。」小儒欠身道：「卑職沐大人栽培，感銘肺腑，刻將祝自新與其家丁王德親解來轅，聽候質審。已先交上元縣收管。所有沈若愚夫婦卑職因其無辜受累，當日訊清，即擅行釋放。想此次質訊，係專闕受賄一節，與沈祝交訟無干。沈若愚故未牽涉來省。要求大人矜察。」程公點首道：「貴縣所論極是。沈若愚一介細民，况又爲祝姓誣栽，已屬無辜，可不赴案備訊。」又道：「前煩貴縣爲小女作伐，現擇年庚在卽，可至在田處說明，彼此無庸太奢，總以合禮爲是。」小儒答應告退出來。先至從龍處，言及程公所囑。從龍亦甚以爲是，道：「我正欲待小儒兄來省，請將此意稟明程公，孰知程公先行料及，真乃知音。所見大略相同。弟處皆一一遵命。」小儒又到祝江兩府拜會。伯青稱謝前日書中之言。小儒笑道：「也是祝自新時運衰蹇，偏生鬧出這件事來，又碰在愚兄手內。雖說爲老弟報復前仇，然而伊亦應得其罪。我卽按律科行，未爲過苛。倒是便宜劉蘊那畜生了！我因年誼，不好十分追究他。此番亦係因人成事，所以放鬆他了。」坐談了一會，小儒告辭，又往王蘭處去了一遭，仍回船中。次日，程公委江寧府提齊人證切訊，祝自新痛恨劉蘊，掣他的肘，一口咬定他同謀，倒未曾說出毛公受贓一件。這也是毛公的運氣。江寧府稟覆了制台，程公因原詳文書沒有劉蘊的話，又因他老子劉先達的交情，卽將祝自新覆訊口供刪去了劉蘊同謀一節，又行具奏，請旨定奪。又值現任江寧府任滿，援例推陞，可否江寧知府缺出，卽著江都縣知縣陳眉壽補授。如蒙俞允，再行送部引見等情。單說雲從龍請梅仙與二郎幫同他收拾新房一切，以及內外表糊窗牖，張挂燈綵。江祝兩府都撥了十數名家丁，過來伺候執事。又請了林小黛與上元縣的太太攬親。前兩日，程公先將粧奩送了過來，備極華麗，約有數萬餘金。梅仙與二郎支派家丁，四處鋪設停當。到了喜期這日，合城文武縉紳，皆來道喜。小儒一清早，卽來領轎，一路排開執事，細吹細奏，有數百名行人，甚爲熱鬧。到了制台衙門，三聲大炮，

請進彩轎。程公邀了上江兩縣來倍大賓。待至吉時，三次催粧已過，新人上了轎，又添的程公全付執事，與送嫁的男婦人等。頭起已至雲府，後面的人纔離出衙門。街坊上若男若女，擁擠不開，無不嘖嘖稱羨。男的贊歎雲從龍，女的誇獎程小姐。新人彩轎到門，亦是三聲大炮，抬入中堂。兩位攬親太太，扶進新人，合盃交拜。及應行的禮節，皆畢。內外大開筵宴，款待衆客。前廳是二郎與梅仙作陪。從龍數日前已爲梅仙報捐了六品職銜，梅仙感激不盡。今日新換了六品服式，甚爲得意。上下張羅，無不周至。二郎落得偷懶，只隨他指點而已。後堂林小黛坐了主席。直至三更以後，男女衆賓陸續方散。伯青王蘭等人，將從龍送入洞房，又坐了半晌，起辭各回私第。從龍在燭光之下，見程小姐生得端莊秀麗，雅靜貞嫻，喜愛非常。原來程公只生了一位小姐，小字婉容，自幼程公愛如掌上明珠，如兒子般看待。也請了名師，教他讀書習禮。這婉容小姐，賦性敏慧，博通經史，精工各藝，而且德容言工，四字兼備。從龍撞去了伺候羣婢，攜手入幃，同諧永好。次日黎明，夫婦起身。婉容小姐偷看從龍一表不凡，舉止溫雅，又常聞他父親說此人文武全才，將來定然出人頭地。是以男愛女慕，兩情愈合。到了三朝，程公派四名旗牌，以及衙中婢婦來請從龍與女兒回門。程公與夫人見一對少年夫妻，兩無高下，十分喜悅。隔了一天，從龍謝媒謝親，諸事已畢。又到江祝兩府嫁娶的吉期，擇定先一日，江府迎娶瓊珍小姐。次日，祝府迎娶素馨小姐。兩邊府中繁文，毋須再贅。漢槎與瓊珍小姐，亦是郎才女貌，敬愛異常。伯青與素馨小姐，自幼常在一處的，中表兄妹，彼此皆仰慕已久。更外歡好。祝公夫婦見一雙佳兒佳媳，歡喜已極。三朝備帖，請各親友晚宴。又叫了一起名班，演扮燈戲。早間，伯青夫妻來至江府回門。事有湊巧，恰好這一日，程公所奏批摺已回，云據該督奏稱，祝自新所供受賄多人，並無其事，乞切恩免。追恐開釁，著如所請，即將祝自新王德按罪施行，毋許延緩。江寧知府既已出缺，可即著陳壽眉補授，并著毋庸來京引見，速赴該任，以重民責。再據大學士江丙謙奏稱，祝自新即已革副貢生祝道生，前與已革編修祝登雲爭訟，致令該編修毆打總督旗牌官，奪取令箭一案，業經按律究革。伏思祝自新既爭訟於前，復壓良於後，足見橫行無

忌，惡難枚舉。祝登雲未嘗非伊激成事端，致傷兩敗。可否請旨著兩江督臣細究前案，孰曲孰直，庶免有向隅之嘆等因。然該編修雖經斥革，揆度其情，實因祝自新所激，顯而易見。茲於某月某日，恭逢皇太后千秋壽誕，內外臣工例加覃恩一級。該編修著加恩毋庸交兩江總督查訊前案，許開復編修原職，來京朝考，欽此。程公奉到廷寄，即親自坐轎，至祝府送信道賀。祝公聞得兒子開復原官，喜上加喜。衆賓客又重新道喜，上下人等，個個歡躍。午後，伯青夫妻回來，祝公命先設香案，使伯青望闕謝恩，又教訓兒子，從此尤當竭忱報効朝廷，以副聖恩優渥。并宜各事深自屈抑，毋蹈前愆。伯青唯唯聽命。然後衆賓客與伯青作賀，家丁等一起一起的上來叩頭。祝公皆有重賞。不移時，內外酒席擺齊，開鑼演戲。唱的是滿床笏，卸甲封王，諸吉利戲目。賓主盡開懷暢飲，至夜半始散。來日，小儒去見程公稟辭。程公已派員至江甘兩縣接手，叫小儒趕緊回任交代倉庫各務，好赴江寧府任。小儒又到各家辭行，方開船回揚。伯青寫了一封信，託小儒交與慧珠姊妹，說他已開復了原官，又報了前怨，叫他們到南京來盤桓幾日。大約出月中旬，即要結伴入都。單說慧珠自此番病後，各事皆灰了心，倒反隨遇而安，少愁少悶。惟有放下，不伯青一椿未了的心愿。小儒回到揚州，即差雙福送信與聶家知道。慧珠得了信，即合掌當空，道：「謝天謝地，我的心愿已了。由此我即死也瞑目。」忙與母親妹子商議道：「伯青既然寫信來接，他又開復了功名，我們不容不去。」二娘接口道：「是去的好。況且陳老爺又升任南京，我們在此，沒有依靠，怕的又受人欺負。不如到南京，同蔣姑娘趙姑娘住在一處，也不寂寞。難得劉蘊那對頭，勢又敗了。何況此去，又在陳老爺的管下，更可無慮。」大衆計議已定，雇了一隻船，向南京而來。且說陳小儒回了衙門，與甘誓說明，仍要請他到江寧府任上去。甘誓却不過小儒諄諄的勸駕，賓主平日又極契合，只得應允同行。隔了一日，委署的兩縣已至，擇吉接篆。小儒本來是個清官，倉庫絲毫不空。本年錢漕，又徵收清楚。小儒雖與正款之外，毫無苛求，而分內所應得的，歷年官囊，却也充裕。交印後，封了三四號坐船，攜眷往省。動身之日，合城百姓，香花燈燭，齊來叩送。小儒皆用好言安慰，叫他們息訟安分，自然官差無擾。

沈若愚夫婦，直送到馬頭，猶是不肯回去。小儒再三止住，洒淚而回。小儒在路走了兩日，已抵南京。早有江寧府屬各縣，以及書役人等，出城迎接。在衙門附近，早封了公館。小儒先去見了程公與藩司，稟報到任日期，及期接了印，與交代等件。前任官是單身赴任的，交了印，自己即備公館。當日小儒就接了方夫人入署。次日稟見各上憲，與合城鄉官，及行香放告各事。伯青等人皆來道喜。小儒問及聶家姊妹，伯青道：「他們已到了數日，仍與小鳳等同住。我們昨日還在他家的。此時晚秀倒胖了好些，不似從前那樣多愁多病的形相。」小儒笑道：「他聞你開復了原職，又到南京，朝夕相聚，他還有甚麼愁煩心廣體胖，此言不謬。想我自從做了官，各事多要循規蹈矩，看著你們終日作樂，羨慕之至。我真被一官所繫，你們日後放了外任，纔曉得其中滋味，不好領受。每聞人誇說爲官的好處，我說不如耕讀自娛，那方是神仙境界。」王蘭道：「我如放外任，我却要隨隨便便，不受拘束。難道還有人管我麼？」從龍道：「者香說的話，真是一相情愿。你到了那個地步，不怕你不受拘束。雖然沒人管束，一則放蕩有損自己官聲，二則上司聞知，說你蕩檢踰閑，即行參奏。你即做了督撫，既怕言官糾劾，又怕失了大員體統，爲僚屬所譏。此刻落得你隨意亂說，臨到你頭上，纔曉得呢。」王蘭大笑道：「如上司參奏了我，正好回家耕田讀書，倒上我的划算了。」伯青道：「你們不用同者香班駁，好在他此時也沒有放外任，待到那個時候，若他斤斤自守，貪戀一官，我們再笑他未晚。」說得衆人撫掌大笑。坐了一會，各自起辭回去。此時正是冬月初旬，早梅大放，從龍住的宅子，內有三四十株梅花，開得高高底底，如滾雪一般。從龍備帖，請衆人賞梅。又請了慧珠等同來。衆人陸續皆至。從龍是日在梅亭上，擺了兩席，中間用一道湘簾作隔。雖說是兩邊分開，可以彼此看得見，又能說話。東邊是伯青王蘭漢槎二郎從龍梅仙等八人；西邊是慧珠洛珠小鳳小憐小黛等五人。因有小黛在座，如今歸了二郎，不便同席。如分了內外，反沒興趣。又係通家世好，可無猜嫌，是以用湘簾隔開，不過遮掩耳目而已。大衆挨次入席，男席是伯青首座，梅仙主位；女席是慧珠首座，小黛主席。僕婦們斟了酒，衆人舉杯讓飲。見亭外梅花，果然開得爛漫，只覺風動香浮，

透鼻清爽酒至半酣梅仙道：「我昨日看紅樓夢至金鴛鴦三宣牙牌令一段，用牙牌行令，又文雅，又新鮮，我想不如用三付牙牌，或用一色三張，或用雜色，排成一付點面，說四書一句，西廂一句，古詩一句，都要切貼點子，仿他的令而行，倒還見點心思。說錯了，與說不出的，以及所說與牙牌點色乖謬，均罰酒三杯。你們看可好不好？」王蘭道：「小癩想的很好，諒必你如今西廂古詩是熟讀的了，不若你做個令官，從你行起。」梅仙笑嘻嘻道：「我說錯了，也要受罰！你們却不可笑我。」叫人取過三付牙牌，攤在桌上，自己滿斟了令官杯，一飲而盡道：「可以無分次序，誰有了誰說。我們行個夾雜令何如？」說著，揀了三張，擺在一處。衆人看是三張天牌，見梅仙低頭想了半會道：

四書問有餘曰無矣。西廂碧悠悠青天來闊。古詩三十六宮都是春。

說畢，對衆人道：「可用得用不得？」伯青叫好道：「真真貼切不浮，却虧你想得到！」衆人亦同聲稱贊。王蘭伸手亦取了三張，是一色地牌，想了想道：

其爲物不貳。線脫珍珠。六宮粉黛無顏色。

衆人聽了，擊桌痛贊。右邊西席上，也擺了三付牙牌，小憐取了一張人牌，一張黑十，一張天牌，是個馬軍的點色，遂說道：

冠者五六人。隔花人遠天涯近。綠楊紅杏間疎梅。

慧珠等同聲贊好。隔席王蘭拍桌道：「愛卿此令，一絲不濫，非獨切貼點面，連意思多遠出來了。大約再行，都不能過於此令。」從龍道：「愛卿真個聰明，每有所作，都另具心思，高人一著。」洛珠見王蘭與衆人誇獎小憐，心內不服起來，要行一條出色的令，好壓倒他。忙取了兩張人牌，一張和牌，成了個巧合四的點色。凝思了一會，笑吟吟的道：

人也合而言之。月明纔上柳梢頭，却早人約黃昏後。杜鵑枝上月三更。

兩席上一齊叫好不絕。伯青道：「此令既合點色，而又貫串一氣，綰合天然。我覺道柔雲此作，又勝於愛卿了。」衆人亦點首稱是。洛珠好生得意，自己滿飲了一杯。東席上伯青取過了三張長三，擺在面前，指著道：「三張牌向人說道：」

其身不正。是垂柳在晚風前。無數蜻蜓齊上下。

從龍道：「好個其身不正，酷肖其形。」漢槎坐在桌前，不言不語的，揣摩也成了一付點面。對衆人道：「我有一條，覺得不甚妥貼，說出來諸兄斟酌。」王蘭笑道：「子篤今番切不可再行出龜字令來。」引得衆人想起前事，多拍掌狂笑。漢槎臉一紅道：「偏是者香會刻薄人！」伸手取了一張地牌，一張長二，一張長三，是個順水魚的點色。說道：」

半塗而廢。這生後生。春色先歸十二樓。

衆人贊好。王蘭道：「到底點了主事，學問長進了，也不曉得是近日祝小姐的雅化。」大衆正在說笑，西席上慧珠取了三張四六，說道：」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人間天上。共歡天意歡人意。

小鳳贊道：「畹姐姐，這條令融貫得毫無斧鑿痕跡，我看此令，不難說出；所難在三句既要貼切點色，又要一氣呵成方妙。若雜湊起來，縱好也遜人一籌。」東席衆人齊齊稱是。又誇獎慧珠行的這條令，果然不謬。芳君的賞識。小鳳也取了兩張長三，一張么二過來，成了個巧合三的點色。說道：」

所就三，所去三。兩當一弄成合。雁行中斷惜離羣。

兩席皆稱贊不已。東席上梅仙又想就了一付，取過三張二五，說道：「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今日見梅開，忽經半載。六街燈火伴梅花。

衆人齊贊這條令刻劃盡善從龍笑道：「真正文法一變，又有截搭題的樣式來了！」自己也取過三張牙牌，是一色么六道。

天地位焉。何干天地無私。天長地闊嶺頭分。

伯青道：「么六恰好是半天半地，在田兄即用天地聯絡，真切貼之至。」西席上小黛見衆人多挨次說了，忙伸手取過二張梅花，一張二三，是個巧合五的點色。正待要說，只見玉梅笑嘻嘻走至桌前道：「我也胡亂想成了一付說出來求姑娘們指教，未知可用得？」隔席王蘭拍手道：「我倒忘却你了！平日見你偷著看書寫字，又有你家的姑娘講究，不愁不是個小方家，何妨說出來，大衆聽聽。」玉梅答應，伸手在桌上取了兩張地牌，一張和牌，是個紅五色點面道：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只將這筆尖兒，敢橫掃五千人。五更三點入鷓行。

東席上衆人齊聲贊好道：「有其主，必有其婢，好個橫掃五千人，真乃工於形肖，而且具見心性。你有此才華，還怕不掃倒若輩？由此騷壇之上，又添一小輩將了！」小鳳小憐也大爲贊賞得意。小黛等人莫不折服。最難他并不專心向學，不過偷閒剽竊，得一點半點，真要愧死那皓首窮經，一世無成之輩。洛珠對小黛道：「你只顧誇贊玉梅那丫頭，你還沒有繳令呢！難不成想吃罰酒麼？再者你的令，倘不及玉梅，那不是婢學夫人？夫人要學婢了！小黛笑了，指著先前一付巧合五道：

子男同一位，凡五等。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南枝纔放兩三花。

衆人贊妙不絕。洛珠道：「此令倒不弱於玉梅，但是楚卿要算從相思隊裏翻出來的，不用你再散相思了。」引得衆人大笑。小黛瞅了一眼道：「你這張尖刻嘴，我來搯破你的方洩我恨！」洛珠笑道：「罰我罰我！再罰我說一條令何如？」忙取過兩張長二，一張地牌，是個巧合二的點色，說道：

天天如也。撲刺刺把比目魚分破。日月雙懸照入林。

小鳳道：「這條令，可以蓋贖前愆。翠顰妹妹，恕了他罷。」洛珠道：「多謝你這好人！」東席上二郎也取了一付，是一張長二，一張長三，一張天牌，成了個二三靠的點面。說道：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是金鉤雙動，咕叮噹敲響簾櫳。雙雙紫燕逐珠簾。

王蘭一面隨著衆人稱贊，自己又取過了三張虎頭，擺在面前，說道：

其實皆什一也。天際秋雲捲。梅雪爭春未肯降。

西席慧珠又取了付黑五色點面，是兩張長二，一張么二，道：

二吾猶不足。遙望見十里長亭，損了玉肌。一點禪燈照十方。

從龍道：「好一句遙望見十里長亭，損了玉肌。又貼切，又風華。」衆人見天色不早，收了令，咐吩擺上飯來。吃畢，散坐閑話，或凭欄聚談，或獨立凝思，或在梅樹下石上談心。洛珠爬到假山石高處，折了一枝梅花，同王蘭把玩。伯青忽然對衆人笑道：「我倒忘却了一句笑話，要說給你們聽。」未知說出甚麼笑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看新娘衆公子解橐 憎禿婦兩親母爭鋒

話說雲從龍等人，吃過了酒，散坐閑話。忽聞伯青說有句笑話，忘却說了。衆人不知何事，齊來詢問。伯青道：「我家連兒，前日已娶了房家小。據他說，雖是鄉下人，倒很下得去。人又體面，又敦厚。明日三朝會親，要請我賞臉，到他家去看新娘。你們聽可是笑話？」王蘭道：「那也何妨。明日我們大家多去。既然他說人頗體面，倒要看看你家尊紀夫人，是個甚等人材。」衆人聽了高興，多愿同去。伯青道：「好在連兒家相隔舍下不遠，只要轉兩個彎，明早諸位在我處會齊，一同步行而去最妙。」衆人稱是。辭謝從龍，各回私第。女客等也各乘轎回去。伯青到了府內，喚進

連兒道：「你明日請我到你家去。適纔與諸位老爺言及，他們也要同去看新娘。你却不可花費太甚，只要一二樣適口酒肴就是了。」連兒聽得諸位老爺同去，好生歡喜，答應了聲退出，飛風跑到家中，對他娘道：「真真難得，明日不獨府裏少老爺來，連相好的一班老爺們，都要來呢。你今晚把內外打掃潔淨，我要去預備一席上等酒肴，明日好用。」說著，轉身出門去了。他娘聽得也十分歡喜，忙同著新媳婦，四處打掃。原來連兒姓賀，學名連陞，自幼服侍伯青讀書，改名連兒。伯青見他樸實，凡事另眼看待。連兒六歲上喪父，只有個老娘。幼年定了東鄉裏潘家的女兒。潘家也是個土戶，有幾畝田地。現在見女兒大了，又見連兒在祝府頗有出息，家內甚爲圓活，催著他家迎娶。連兒同他娘商議，在祝府旁邊尋了一所房子，六間四廂，外有一個起坐房。房屋雖然不多，倒還軒敞。連兒又當面求了伯青，告假娶親。伯青念他自幼侍候謹慎，賞了他一百銀子，做娶親費用。連兒很置備了些動用物件，擇了吉日，迎娶潘家女兒過來。潘家女兒，小名喚做壽姐，比連兒小一歲。雖然是雙大脚，皮色雪白，身材小巧，倒還看得過去。明日是三朝，潘家要來會親。連兒想誇躍親眷，所以請伯青來看新娘。伯青滿口應允，連王蘭等人，多要同來。真乃喜出望外。少頃，連兒回來，幫同他婆媳收拾，在起坐間設了幾座，挂了燈彩。又去央了幾個人來侍候茶酒。直忙到二更方各自安睡。壽姐回房，對連兒道：「明日府裏的老爺們來，我聞得他們這一班人，都是少年老爺，又是官紳人，據說個個生得似天仙一般。我想世上的人，不過多是這個樣子，難道他們多隻眼睛，多個鼻頭麼？我有些不相信。好在明日就看見了。」連兒搖頭嘖嘖的道：「真正你是個鄉下人，沒有開過眼界。這一班老爺，多是少年新貴，天子門生，個個是天上星宿臨凡，非同小可。你還認作他們是同那些平等人一樣麼？遲幾日，我再領你到府裏去見少奶奶，與嫁到江府的大小姐，你更要認做觀音出現呢！就是我區區自幼在府裏伺候，穿房入戶，除了老太爺，老太太，少老爺，少奶奶，一班家主，那內外幾十個人，誰能及得我連二爺？誰不趨奉我？即如老祝安，是三代家人，在府內要作得六分主，他還要另眼待我。就是我這個地步，也不容易。亦是前生修得有造化來的。我們早點睡罷，明日

要起早伺候他們來呢。」壽姐聽得高興，恨不能暫時隨着丈夫，到府裏去見識見識。一宵無話，次日黎明，連兒起身，囑付他娘同壽姐領着央來的一起人，再行四處打掃一番，我要迎接諸位老爺去。說着急急的去了。少刻，潘家鄉下的親眷，與潘老鬼夫婦兒媳，陸續俱至。連兒的娘，接入衆人，行過了禮。潘婆問及女婿，壽姐道：「今日府裏少老爺們要來呢，你女婿清早就迎接去了。」衆親眷聽了，又懼又喜。懼的是府裏人來，無處躲避，見了面，怎樣好喜的見見這班人，也長點見識。衆人不言語，心內都懷了個鬼胎。不多一會，只見連兒跑的滿頭大汗，進來對他娘道：「老爺們來了，快領着媳婦伺候迎接行禮。」衆親眷一嚇，多躲入房內去了。又亂擠亂推的，爭着在門縫裏朝外望。帶來的小孩子，又擠的哭了起來。衆人分外手脚忙亂，一面哄騙孩子們不哭，一面又要探頭探腦的張望。早見伯青等人，由外面搖搖擺擺的同走進來。今日各人皆是便服，脚下却穿着靴子，一個個貂冠狐裘，十分華麗。有的穿鵝黃袍子，絳色短褂；有穿緋青袍子，朝緞短褂；有穿淺藍袍子，薑黃短褂；盡是各樣顏色，配搭深淺不同，人材又俊美，衣服又鮮明，把衆親眷的眼睛多繞花了，癡呆呆的立定不動。內中有幾個老年的，口中低低念道：「阿彌陀佛！這纔是前世修來的，也不知敲破了成千累萬的木魚呢！」連兒斜着身子，迎請衆人，至客座內坐下。連兒的娘，忙上來請安道：「蒙諸位老爺賞臉降臨，真乃邀榮格外。」伯青笑道：「我們倒打擾你家了。」他娘連說：「不敢！」回身取了毡條鋪下，命壽姐叩頭。壽姐早在房內，打扮齊整出來，故意裝着斯文，慢慢的走上毡條，扭扭捏捏下拜。伯青等皆微微抬身，若作答禮。衆人看壽姐團團的臉，皮色倒還白皙，就是脂粉塗得多些。額上札着一條玄色嵌花綢帽，烏油油的一頭濃髮，鬢邊插了十數支五色絨花，上身穿件綠布羊皮襖子，加了件青布單褂，寬鑲大滾腰繫玄色布裙，迎面拖了條紅綠絲絛，脚下穿著藍布鞋子，綉的滿幫花，連那大紅曳靶上，都綉的花朵。雖然一雙大脚，倒生得圓俏。衆人暗道：「怪不得連兒誇贊他妻子好，鄉下人有這個樣子，也算出色的了。」伯青向衆人丟個眼色，在身畔取出兩錠銀子，約有二十多兩，用紅紙包裹，遞與連兒道：「多謝你妻子叩見我們，給他買花戴罷。」

「衆人也各賞給了若干，或十數兩，七八兩，不等。約共有百兩有餘。連兒忙叩頭謝賞，轉身交與壽姐，又叫壽姐也叩謝了，方退了進來。壽姐回至房內，把銀子攤擺在桌上，衆親眷齊圍攏來觀望。潘老兒夫婦笑的口都合不攏來，道：「真是一班大老官的出手，見面禮就賞了百十多銀子。」對壽姐道：「要算你的大造化！碰見諸位財星老爺了！」壽姐亦歡喜非常，取過一塊布，將大小銀包併在一處裏好，收入箱內，做私房了。外面連兒調開桌椅，擺齊酒席，請衆人入座。伯青因在他家人處，推從龍首座，王蘭漢槎對面二席，三席上橫頭梅仙，自己坐了主位。連兒又邀了各府家丁，至對進房內吃酒，合席斟了杯酒，復到上面來伺候。連兒的娘，領著壽姐，在廚房照料燙酒上菜。裏面衆親眷，多擁擠在窗櫺眼裏，偷睛評論。這一個人材好，那一個品貌好，甚至意見不合，爭論起來。壽姐忙了一會，回到裏面，輕輕扯他娘的衣袖道：「媽媽！你看臉向外坐的那個人姓金，你女婿說他本是個唱戲的小旦，府裏少老爺前年進京會試，聞得他是個好人家出身，替他贖了身，又帶他回來，終日並吃並坐；如今又代他捐納頂戴。這姓金的也算碰著好機會，說破了，留神看他，果然與衆位老爺們不同。笑起來，頭就有點扭；說話又多，把眼角去望人，真有三分女子家的形態。」衆親眷聽了，人人都去望著梅仙。又嫌那窗櫺眼裏看不明白，慢慢的擠了出來，多站在窗子口觀望。由梅仙頭上望到脚，又由脚底望到頭。望一會，又兩個三個，唧唧噥噥的，指手畫脚談論。梅仙初時並不介意，後來見他們多望出神了，又隱約聽得說甚麼戲子小旦，梅仙不由得滿臉緋紅，不好意思起來。借著看別處，轉過身子去了。王蘭一眼看見，早已明白，大笑道：「小癩！你不要做了衛玠，被人家看殺了！那時我們豈不少了一個知心朋友？」席上衆人聽說，一齊掉過臉來，哈哈大笑，把個梅仙分外笑得難過，坐又不是，立又不是，只得託言酒醉，催著衆人吃飯，好回去罷。又道：「我們不可久坐，他家親眷，還要坐席呢！」衆人齊聲稱是，都停盃喚飯。少頃席終，吃了一鍾茶，各起身回府。連兒的娘，同壽姐，值送至門外方回。對潘老兒夫婦道：「有累親家親母，及諸位新親，捱餓了！」忙收拾了客座內的殘席，重新擺上幾桌酒飯，請衆親眷入席。連兒送過伯青等人回府，也來家

了，叫他娘陪坐；自己脫去大衣，到廚房內與壽姐料理，讓央來的人，好去吃飯。大衆雄談豪飲，直吃到日色偏西方止。此時雖是十月底節令，正屆小陽春日，天氣甚煖。壽姐忙得渾身是汗，到房內將上蓋皮衣脫去，坐在小炕子上少歇。那額上汗，滾滾的下來。連兒忙了一日，身子亦乏，見外面各事清楚，也回到房內，躺在床上喘氣。見壽姐不住的用手巾拭汗，臉上的粉，早間又太搽多了，流得一條一條的粉痕，額角上又有許多黑漬。連兒只認做壽姐在廚房裏沾的灶灰，又可憐他今日勞碌很了，道：「這個人太古直！既如此熱法，何妨將包頭除去涼涼，難道自己丈夫面前，還拘禮麼？」起身道：「我代你把包頭除掉了罷，免得被汗弄污了，你頭上灶灰不少呢。除下來，也好用水洗臉去。」壽姐忙道：「我不能除包頭，自幼有個頭風病，受了風，登時即要發作。六月天，我還紮紗包頭過夏呢。」連兒只道他說謊，不由分說，走過來，將他包頭摘下。不料一頭的頭髮，多隨著包頭摘了下來。連兒這一嚇，非同小可。壽姐未曾防備，他來硬除包頭，搶奪不及，已被他摘了過去。急得雙腳亂跳，兩隻手遮遮頭皮，眼淚都急了下來道：「你坑死我了！誰與你這樣惡鬧？」連兒定神，把他頭上仔細一望，直氣得三尸出舍，七竅生烟，把包頭使勁的一攢，重新又躺到床上去，冷笑道：「我做夢呢！今日揀，明日揀，揀出個破傷風來了！天下禿子也多，沒有見過你連一根戾毛多沒得，真正禿成精了！笑話笑話！」原來壽姐自小害了一頭鬚瘡，害到十三歲纔好，頭皮都害老了，半根頭髮多長不出。一年四季，皆用假髮，紮在包頭上。到了冬令，是他極喜歡的時候，理應要紮包頭，沒人看得出來是鬚子。交了夏令，有人問他紮包頭的緣故，他即託言頭風。本來可以不嫁，無奈自小許了賀家，所以揀在冬季出嫁。過個三月五月，就是婆家識破了他是個禿子，木已成舟，也只好罷了。如託言頭風，一輩子瞞了過去更妙。不意纔到三朝，就被連兒識破。娘家親眷，又多在這裏，如何不急？兼之壽姐一生最惡人叫他禿子禿子，雖小孩子叫和尚禿頭，與人說蠟燭，他多要生氣。連他父母，都忌諱這個字。說酸酣苦辣的辣味，叫做狠味。以避這個辣字，與鬚字同音。今日無辜的被連兒禿長禿短，羞了一起，好似火上澆油，惱羞成怒，也顧不得是新媳婦了，一聲冷笑，氣生生的

道：「好笑我禿在我的頭上，於你何干？況且我自幼即禿了，也是天生成的。你若不喜禿子，好在我爹媽哥嫂，多在你家，把我休去了罷。好讓你娶個有頭髮的來家，稱心足意。」連兒正在好氣，又聽他說出不講理的話，氣上加氣，立起來把桌子一拍道：「放你娘的清秋屁！不曉得你媽當日怎樣生出你這個蠻禿子來，三朝的媳婦，開口就說休掉了！你若過了三年五載，你還要打婆攬丈夫呢！難道頭髮禿了，理也不講麼？」壽姐聽連兒破口罵他，索性胡鬧起來，也罵道：「你不曉得我媽養出我個禿子來，我也不曉得你媽怎樣養出你個有頭髮的來！你既開口罵我，人人皆是爹媽養的，那個從樹枝裏掉下來的？而且你的媽，現在坐在外面，我也會罵。你說我不講理，你罵人父母，倒講理？」連兒見他反唇相向，臉都氣青了，脫去上蓋長衣，要來打壽姐。壽姐也站起身來，要與連兒拚命。堂前連兒的娘，正陪者衆人閒談，忽聞房內兒媳高聲吵鬧，大爲詫異，忙跑進房來。潘家夫婦，與衆親眷，也跟了進來。連兒的娘，走入房內，見兒子與一個不像尼姑，又不像在家僧，不僧不俗的人，在那裏對跳對罵，很嚇了一跳。大凡禿子，十個卽有九個黃懨懨的頭皮，試想雪白的個臉，焦黃的個頭皮，一根頭髮全無，身上又穿著女衣裙，比怪物還難看一倍。他娘做夢也想不到是他的媳婦。仔細定睛望了一會，方纔認清楚了。急問連兒道：「你這殺頭的，多分是瘋了，娶個老婆來家，三天還沒有過完，就鬥起口來，被旁人聽得，要笑殺我家呢！究竟因爲何事，壽姐原何又變出這個形相來？」連兒望着他娘頓腳道：「真正我的親娘，他若不變出這個形相，也不致啣氣。」遂將始末根由，細說一遍。他娘聽罷，不由得心內抖抖的氣上來，冷笑了聲，發話道：「我當甚麼天大的事，兩口兒要拚命，原來爲的這件事，也是你命裏所招，該數娶個禿老婆，只好怨命罷了。就是啣了氣，他也不會長出頭髮來。但是壽姐兒，既然有這個短處，亦該讓丈夫一句，方是道理。天下做丈夫的，沒有個不歡喜討個縹緞老婆，難不成還歡喜禿子麼？怎樣開口卽說把我休掉了罷？也不像句說話。三朝媳婦，卽如此潑悍，若年深月久，還要做我家祖宗呢！那時連兒氣更不敢一呵口了！難得親家親母，小親家夫婦相巧在此，又有諸位賢親同來，倒要說個明白。不然還認做賀家。」

的兒子，坐家欺人，這不是笑話麼？」潘老兒夫婦，與衆親眷，在連兒的娘後，一脚進房。抬頭見壽姐光着禿頭，在那裏亂喊亂罵，暗恨道：「這個丫頭，真不是人！與丈夫陶氣，也不應把包頭除去了，現出本來的怪相！難道氣癡了，連生平最忌諱的事，都不顧了？」兩家的親眷，多看厭了。有的曉得壽姐是個禿子，暗地搖頭道：「壽姐兒來不得，與丈夫陶氣不妨，不該把自己暗病掀露出來，纔過門三天的媳婦，即將小名子說出，怪不得他丈夫生氣。此時又引出他婆的夾七夾八的話，看起來多是壽姐自取其辱。將來怎樣在賀家做人？」還有不曉得壽姐是個禿子，反嚇了一跳道：「我們看見他十七八年，却不知道他是個禿子。他要算會瞞藏的了！爲何到了婆家，纔三兩天，就現出本相來？難道嫁了人，就不怕醜了麼？」潘老兒夫婦，聽了連兒的話，方纔明白。又聽得他娘說些不生不熟的話，句句都怪他女兒不好。潘婆也多起心來，道：「親家母太太，你倒不要偏着腸子說話！雖然是你兒子命裏所招，可曉得我女兒也是天生這個破相，無可奈何。況且是自幼定的親，他小時原不禿的，就是個禿了，胡混你家，譬如一件壞東西，你既瞎眼收了下來，也只好自認晦氣。親家母，不是我說你，若大年紀，說出話來，多不公道。全庇護著你的兒子。人家女兒，不過少幾根頭髮，亦是十月懷胎，三年乳哺養成的。衆親眷皆在這裏，評一評誰是誰非。親家母，還說不欺人，分明欺足我潘家了！」連兒的娘，臉往下一沉，道：「親家母太太，你說我不公道，偏護兒子，我倒要請問你女兒，到人家做媳婦，一要孝敬公婆；二要順從丈夫；纔是正理。就是丈夫嫌他是禿子，說幾句，亦該逆來順受，怎麼開口即說休掉了我罷？被旁人聽得，也不雅相。不說我賀家不會教訓媳婦，只怕要說你潘家不能管教女兒呢！親家親母，與諸位賢親在此，不是我賀老媽說句放肆的話，你親家母，今日在這裏，懼你手段狠，嘴口利，護著你家姑娘，派我母子個不是。你只能在我家，一時半刻，不能在我家一年半載。俗說嫁出門的女，潑出門的水。在我賀家媳婦，即要遵賀家的規矩；若要與丈夫對吵對罵，我家幾代，不得這樣媳婦。而且婆管媳婦，家家有的。就是怨屈了他，告到官，也不派問婆的罪名。若是妻子想挾制丈夫，纔不能呢！」一番話，把個潘婆婆氣得話多說不出來，加以

家親眷，亦扳駁起來。賀家親眷，幫着賀家說娘家；潘家親眷，幫着潘家說婆家。潘老兒的兒媳，也護着妹子，與連兒母子爭論。各執一理，紛爭不已。內中有幾個老年親眷，上前止住衆人道：「你們真是笑話了！既然從中解勸，你們倒爭較起來。不是來熄火，反是添油了。俗云：割不斷的親，打不斷的鄰。你們生了氣也沒用。」先將連兒的娘勸出房去。又說連兒道：「你若省一句，也不致帶累兩個老人家陶氣。你出去走走罷，恐祝府裏有事要來尋你。」連兒穿了衣帽道：「我也沒得力氣，與這蠻婦講論。我是立定主見，不要他了。聽憑他潘家告我無故休妻去。」說着，忿忿的出門去了。潘婆聽了，氣上加氣，罵道：「連這小野種，多欺起我來了！你是我的女婿，算個半子；你若不添，我即打了你，也沒處叫屈。」連兒的娘，在堂前高聲道：「親母，你不要破口罵女婿，是野種！你女兒亦不是家種了！你也知道女婿是半子，可以打得；可知媳婦亦如個半女，若不循規矩，更可打得了。」幾個老年親眷，又極力勸住兩邊房內壽姐，一頭滾到潘婆懷內，哭着說着道：「媽媽，你可聽得他家的話，你就有十個女兒，嫁在這裏，要弄死九個呢！媽媽，我跟你回去罷，我情愿在家裏吃一碗剩茶剩飯，你媽媽只當女兒是個殘疾，嫁不出去，也要養老的。他賀家縱然是天宮月府，我也不希罕。」衆親眷忙上前扶過壽姐，替他紮好包頭，勸道：「姑娘，你又來鬧了！你媽媽纔息了氣，何苦又引他作嘔？姑娘，不是我們說，嫁到人家做媳婦，原是難的。那有在家做女兒受用？也只要凡事勤謹合理，公婆亦不能格外搜求。多年的好媳婦，比女兒還強呢。若說由得自己，要來即來，要去即去；人家嫁女兒，倒不致哭着送上轎了。嫁至婆家，好似另投一個胎呢。姑娘，我勸你各事耐煩些。賀老太太，也不是不講理的人，只要你做媳婦的不錯，他也無甚話說。即如今日這件事，說開來，就罷了。難道他家當真嫌你是禿子？既娶了來家，也好算歇。自家婆媳，還記恨麼？」又取水代壽姐淨面，勻粉點脂。衆親眷見兩家既鬥過了口，料想沒有晚飯款待，又見天色不早，來勸潘老兒夫婦同行，還要趕出城呢。衆人與連兒的娘作辭。他娘道：「今日倒簡慢了諸位賢親，想不到新親陶氣，真惹諸位笑話！又承情勸解，容改日登門再奉請謝罪罷。」潘婆也立起身來，對壽姐高聲說道：「

兒子，做媽媽的去了，只怪當日爹媽瞎眼，把你許了這不懂理的人家。你也只好怨命，凡事忍耐些；若真正不得過去，那時自有爹媽作主。我家好在是個活新鮮的女兒，交代賀家的，還怕他生吞了下去？」潘老兒道：「你又囉囉引氣，走了走罷！既然衆賢親說開，有理，改一天再敍。」衆親眷齊聲稱是。簇擁著潘婆出門去了。連兒的娘，正滿臉堆歡相送衆人，忽聽潘婆發作，他頓時變了臉，也高聲道：「不要活見鬼！這些大話來嚇誰呢！你家活新鮮女兒交代我，又怎樣？我既有本領，生吞了他下去，我賀家就不怕人。難道城裏的人，還被鄉下人欺了去？非是我誇口，大官大府，也比你見識得多。你不要錯認了定盤星。」壽姐見爹媽已去，坐在房內，聽得他婆發話，曉得得罪了婆，沒有好討。又想他纔說我媽媽，你不能終日跟著你女兒，這句話，真個不錯。縱然我受了委曲，媽媽來代我出氣，他又不能常跟著我。況且我家又住在鄉下，連送信的人，一時多找不出。現在丈夫又與我反目，他家通共三個人，我倒得罪了兩個，我是要在他家過一世日子的，想了想，只得揩乾了眼淚，忍著氣，裝成笑臉，取了盞茶，送到他婆面前道：「娘吃茶。」連兒的娘，只當沒有看見，也不保他。壽姐又裝了袋烟，點了火道：「娘吃烟！」連兒的娘，抬頭見他包頭包好了，不說破是個禿子，倒還有富厚之相。又見他低聲下氣，問茶問烟，想他已知我利害，從此可不敢再撒潑了。而且是自家的媳婦，要長久相處的，何能各存意見？用手按過烟袋，吸著了火道：「天已晚了，你可去預備夜飯吃罷。你忙了大半日，也該餓了。」壽姐見婆息了氣，和顏悅色的向他講話，忙答應了聲，取條圍裙，紮在腰內，到廚房先煮熟了飯，又把請客的剩菜煖了兩樣，盛了一碗飯，先送與婆吃。自己坐在對面，陪著吃畢，收過了碗筯，舀水與婆淨洗手腳。連兒的娘道：「你的丈夫，今晚多分在府裏歇了，你去關好門戶，我要睡了。整整忙了一天，腰骨多覺得疼痛，好上床躺躺去。你也去睡罷。」壽姐取了燈，照著婆進房，伏侍睡下。自己纔進房去。不說家內婆媳和好，單言伯青等人，在連兒家吃了酒，邀著衆人，到伯青書房內小坐閑談，無非說的是賀家鄉下親眷的話。王蘭笑道：「那些人偏生多望著小癩，是何緣故？難道鄉下人也曉得小癩縹緞？」梅仙道：「者香又說笑話了！我該應

面朝外坐，緊對著他們，倒是望得我實在難過。他們又唧唧噥噥的，不知說些甚麼。忽見祝安進來道：「回諸位少爺一句說話，少爺們在連兒家散後，他夫妻啣氣，兩親家母亦對面鬪口。說是因新媳婦是個禿子，禿的一根頭髮多沒得連兒的娘，護著兒子說媳婦。潘家護著女兒說女婿，所以兩親家母纔合起口來。連兒別氣，要到府裏來宿。說不把妻子休去，他一輩子都不回去。請少爺叫他上來，呵斥他幾句，押令他回去。」伯青笑道：「他家新媳婦，上好一頭的頭髮，怎說是個禿子？真真不相信。你將連兒叫進來，待我開導他，不能是個禿子，就不要了。」祝安答應下來。少頃，連兒上來，站在階前。衆人見他垂頭喪氣，臉上一紅一白的。伯青道：「聞祝安說你與妻子啣氣，因嫌他是個禿子，又引得你娘與你丈母鬪口，可是有的？」連兒道：「不瞞爺說，若是尋常禿子也罷了。他禿的頭髮一根多沒得，直頭是個尼姑子模樣。小的發恨不要他了，情願終身娶不成女人，都不懊悔。」伯青笑喝道：「胡說！自古娶妻在德不在色。只要他處家勤儉，孝順公婆丈夫，就是好媳婦了。即如娶個縹緲的，不是懶惰，即是不孝順公婆，不敬重丈夫，那時你却怎樣？況且小戶人家，妻子過美，亦非好事。俗語醜婦家中寶，我看你妻子人還敦厚老實，不過少幾根頭髮，遙想他頭上戴的是假髮包頭，不說破也還過得去。你現在別氣不回家去，可知你娘更外煩惱？倒不是媳婦忤逆婆，反是你忤逆你娘了！快些回去，安慰你娘，方是正理。」說得連兒無言可答，應了聲，退了下來。伯青又叫祝安送他家去。壽姐見丈夫回來，自然亦要柔聲怡色的安慰一番。連兒只得罷了。祝府裏衆人見連兒去了，說笑不止。王蘭道：「連兒被伯青說轉心腸回家，自必夫妻和好，這却是一段功德。那新媳婦，如知道是少爺勸轉他丈夫，不知怎生感激呢？多分明日定要踵門叩謝。」伯青笑道：「只怕他家要怨我們一班晦氣星，到他家走了一遭，引得他婆媳夫妻，兩親母鬪氣。下次若再有事，真正不敢驚動者。香還說要感激，只求勸轉連兒，從此相安，功過一抵，就萬幸了。今日這件事，倒引起我一樁心事來。我們在座諸人，親事皆娶過了門，託天徵倖，雖不十分美貌，却也不禿。惟有者香，尚在未定桃夭，只恐洪小姐是個禿子，同連家新媳婦一樣，豈不辜負我者香才貌雙全。」

了麼？」說得衆人狂笑不止。王蘭也笑道：「你真個多慮！我怕伯青夫人，明日得個蹊蹺病，單把頭髮落得一根沒有，我又代你愁了。」衆人正在說笑，見祝安送了封信道來道：「是王少爺那邊官家送過來的，說是京中洪大人的信，因來足稱係緊要的信，立等回話，恐少爺回府遲了耽擱他。」伯青拍手道：「纔說這話，洪府即有信至，我怕就是送洪小姐禿消息來的。」衆人又大笑起來。王蘭不理衆人，接過信來拆看，未知洪鼎材來信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衆家宴闊敘別離情 半山亭珍重拋悽淚

話說王蘭正與祝伯青等人說笑，見祝安送封信進來，說是京中他丈人洪鼎材處寄來緊要書信，來足立待回話，回京銷差。忙拆開細看，原來爲他女兒送嫁一事。因近屆隆冬，天氣日冷，他女兒受不起沿路風霜，又因王蘭明春要入都朝考，年內即要起程赴部掛號，豈非兩處往返？不如賢婿早日來京，招贅我處，即明春朝考之後，留京供職。賢婿家內無人，也要將家眷迎接入京的。所謂一舉兩便。王蘭看畢，笑了笑，道：「他家女兒，怕沿途受苦，難道我們是該受苦的？他就說要省這一宗送嫁費用也罷了，偏生又說出多少好話來，面子上好似都爲著我的。」又把來信遞與衆人同看。伯青道：「他的話，未謂無理。我們遲早歲底多要進京的，就早幾日起程，却也不妨。早路上帶家眷，實係難走者，香非比我們，有父母在堂，要留家侍奉，即如從龍楚卿，多要攜眷同行。沿路大不容易，你倒不如進京娶親，於你也甚爲合宜。」二郎道：「我們料理料理，可以出月半，先後起身。十二月初旬，即可抵京，好待者香入贅洪府。不然，到遲了，也忙不及。」衆人應允。從龍道：「我有句話，要與諸位相商。此次進京朝考，必然都要留京，至速亦須三五年方可望放外任，或告假回來。我是要帶家眷同行的，其餘只有翠嬰，隨著楚卿入都。再者小耀去亦無事，我看將他留在伯青府內，幫同祝安照應外務，這些事皆不難安置。我所慮者，晚秀等人，又要嗟傷遠別，雖

說我們進京，是正務，却顧不得他等許多。也不可不撫慰一番，使他們安心樂意，待我們他日回來，再圖聚首。否則，恐他姊妹們，愁損身體，反教我等放心不下。不若從明日起，我們輪流作東一日，隨後晚秀等亦每人作一日東道，可以牽延到出月動身之時，庶幾有此一番暢樂之後，即多待個三五年頭，也可彼此少慰離情。愚意如斯，未卜諸位之見若何？」二郎先拍手痛贊道：「在田所言，正合鄙意。明日即從我爲首，然後再次第挨作主人，還要議定。譬如明日我的東道，早間諸位即妥過來。這一日的供應，都是我備。須各盡其樂而後已。並非我輩荒淫無度，不如是，不足以償三五年之闊別。」衆人齊聲稱善。伯青道：「我們今晚即往晚秀家，知會一聲，明早方可齊集，不致先後參差。」催著家人們開了晚飯，吃畢，伯青命小廝們點了幾盞手燈，照著他們，到了聶家。慧珠洛珠迎接衆人入房坐定。小鳳小憐聞知，也至後進，彼此問了好。洛珠道：「你們今日有甚麼事高興，晚間尙出來走走？想又是在那裏宴會的不然，何能齊集至此！」梅仙道：「聶二姑娘，我們無事，也不能齊來尊府。你猜一猜我們的來意爲何？」洛珠道：「不過又是賞花玩了，來邀我們入會的。」二郎接口道：「柔雲也猜有幾分了，但是此會，非比尋常之會。」途將王蘭要進京，贅親，約我等早日登程。又將輪流作東道的話細說。慧珠聽了，頓時愁上心來，雙蛾頻蹙道：「古人云：人生百年，歡樂幾何？又云：會少離多。言真非謬。伯青功名失意，我恨不能暫時復得以慰我心。今日如了我的素願，他又不能不入京供職，翻恨又要別離。我這一條愁腸，進退爲難。除非斬斷情根，另開色面，方可屏絕此愁。」說著，那眼淚，又點點落下來。伯青亦悽然道：「晚秀切不可如此，反使我衷腸欲斷。好在我們同在天底下，都有見面之期，不過離合不定。我今番既然再沐聖恩，入都之行，義不容辭。况我父母已邁，無人侍奉，多則三五個年頭，我即呈請終養回家。那時可逐日聚在一處，你我後會的日子甚長，此不過目前暫時離別，你須保重自己身體。我在京中，纔可放心得下。衆人齊道：「伯青所言甚善。晚秀當體貼他的爲是。」慧珠忍淚點首道：「你們去罷，我也要睡了，明日好早在楚卿家會齊，再細談衷曲。」伯青亦不願多坐，道了聲：「珍重要緊。」起身邀衆人各回私第。

小鳳小憐，送出衆人回來，又勸了慧珠一番道：「他們約作輪流宴會，也無非是寬解離別的意思。你若悲悲切切，豈不倒惹起伯青的愁苦麼？你不聞伯青說，多至三五年，即要請假回來。既告終養，須待他父母百年以後，方能復職。那時聚的日子長著呢！」又說了一回閒話，各自回房安睡。一宵無話。次日早間，二郎將書房內外收拾，又備了一日的飲食。少刻，衆人先後皆至。茶罷，議定伯青同慧珠著棋，王蘭洛珠二郎梅仙四個人抹牌。由吾小鳳小憐從龍漢棧四個人，在對面梅亭上投壺角勝。慧珠行的是白子，伯青行的黑子。慧珠早將路路打通，其勢甚大。伯青黑子冲成幾塊，中間又有個雙結，若通了過來，黑子更輸得多了。伯青想要應他一著，無奈後了一步，必得在別處使他應一著，中間方可搶個先著。把一枚黑棋子，拈在手內，在桌上翻來拍去的細想，總尋不出一著先勢。慧珠見他沈吟，回頭叫小丫頭裝煙，與他吸，等他下這一著。恰好牌局上洛珠是歇家，走了過來觀陣，道：「哎喲！白棋的局勢甚大，黑棋要輸了！」伯青指著中間，向洛珠道：「此處走一著，先還不致過輸。無如後了一著，却有些棘手。」洛珠四圍一望，用指頭在盤上點撥了幾下道：「必得白子應黑子一著，黑子即可占先了。」伯青道：「我也是這麼想。苦於尋不出頭路來。」洛珠又凝神了半晌，笑指白子一角道：「哪！此處白棋，不是有個脫節在此？你在此地點他一著，白子定然來應；中間你即占先了。他若不應，黑子得了這一角地勢，即丟了中間，也不甚輸。」伯青被洛珠指醒，拍手道：「此著甚妙，佩服之至！」忙將黑子在白子處一點。慧珠不得不應，中間却被伯青占了一著先勢，完局計算，黑棋只輸四五著而已。慧珠笑道：「這多嘴的，實是可惡！若非指點他這一著，伯青真要輸得不成說話！」那邊桌上牌已看完。王蘭道：「看牌了！」喚了幾聲，洛珠只顧指點伯青下棋，却沒有聽得。王蘭走過來，把洛珠一拉道：「你還是下棋，還是看牌？若歡喜下棋，即叫伯青換你，好讓你姊妹大殺一場。你既本領這樣高妙，怎麼今日的牌，全是你輸？你教他贏了棋，却是白打你自家了輸錢，是真的。」洛珠笑了笑，歸了座位。此次却是王蘭頭家，梅仙做歇，全數起完。王蘭推下來不看，二郎是二家，也不看，推到洛珠三家面前道：「柔雲今日手局不佳，想亦不看和。」

了罷。」洛珠道：「且緩，你們也過於欺人。雖然我今日手局不好，我情願輸却，不能被你們奚落了去。我加一級看呢！」梅仙忙走過來，在洛珠背後細看。見洛珠手內是一付飄吾牌，起手却有四湖，無如生色太少。梅仙道：「你不要看，和了罷！今日你是個敗手，就是勝家，這付牌也不看。」王蘭道：「是的呢！多分面前一付籌碼，要全送了他方受用。」洛珠道：「你們不要管我，倒是輸去了，再給第二起本錢，還乾淨相！」說著，取過一張牙牌道：「我底家加一級看！」王蘭見他執意要看，只得發了牌，看了幾轉，偏偏盡是洛珠的牌，起手本有四湖，又添了四湖，手內還有一副二二八不全的幫子，只有一對二萬，一對二索，少張八餅，其餘皆是靠張，不能發的牌。梅仙點首道：「這一次被你倒看得上了心路，就是發牌太少，怕的擠去了。」正說著，二郎手內發張八餅下來。梅仙忙問道：「可有人對麼？」王蘭道：「我不對，底家受罷。配副幫子，好湊十成了。」洛珠不理他們，聲色不動，伸手即去拈牌，急得梅仙在洛珠背後摘衣袖，佯咳嗽，叫他吃一湖，隨便發張二，就可望成了。洛珠故作不知，拈了張閑牌拋去，又該王蘭拈牌，把個梅仙氣的走了開去。對伯青道：「聶二姑娘，今日真輸昏了！我看他定要代三家會賬呢！」慧珠道：「他向來囑強，各事多與人少異，不知這賭博一事，却囑強不得的。」單說王蘭拈的張牌是二郎家的對子，又該二郎發牌。二郎見洛珠不要八餅，想是沒有幫子，接手發了張二萬，料定底家不要。王蘭亦說二郎發得在理。誰知洛珠對了下來，發去一張二索。王蘭道：「噫！我知道了！他手內牌數太窄，要了八餅，雖成一湖，即沒有發張，現有二萬是逼看他對的，發去了二索，仍是個十不全的牌。」洛珠道：「不要你問，你拈牌罷！」王蘭拈了張八餅，拋去道：「你們多不要的！」二郎正欲拈牌，洛珠止住道：「我成了！」攤開細算，除將輸的取回，還勝了若干。洛珠對梅仙道：「我豈不知要八餅成就一湖如要了，即要在這兩對上發去一張，倘或發去這對，即來這對發去那對，即至那對，豈不嘔氣？而且他們知道我要了八餅，發去了一對，那一對便顯而易見，還想楚卿發張二萬與我對麼？不若不要，待爾對中來了一對，那一張八餅，怕不是穩的麼？此所謂使之不疑，明棄暗收之法。你何必在我後面著那無用的急？」

又現於聲色，險些被他們看透！這付好牌，坑在你手內！梅仙拍桌道：「我真拜服！你這一副牌，被你到骨縫裏去了；若在我手內，定然要這張八餅。回想要了八餅，非獨了無生色，又使對面的人盡知其細。經你這一揣摩，雖然是一付牌，即有使人不識不盡之手段。」王蘭二郎亦深相贊賞洛珠凡事用心之深。那邊梅亭上，衆人投壺，正投得熱鬧。小憐起首投了個蜘蛛穿花，是將一把短箭，抓在手中投去；其餘多落在壺外，單單中間一枝，插入壺內。那落下的，要落得四面均勻，如一枝花相似。漢槎接手投了個丹鳳朝陽，也是一把短箭投去，却要多插在壺內，當中一枝，高出少許，與小憐所投樣式大同小異。小鳳走過來，取了兩支箭在手，先發一枝投去，跟手又發一支，頭一支方投入壺中，第二支亦到。箭頭要插在頭一支箭桿尾上，將頭一支反從壺內帶出，齊齊落在壺外，名曰流星趕月，又名月落星隨。衆人同聲喝采。從龍見他們投過，也取了兩支箭在手，先發了一支，却是緩緩的發出，連忙一個轉身，第二支箭即在轉身時反手從背後發去，要第二支先投入壺，頭一支隨後也入壺內，名曰蘇秦背劍，又名捷足先登。小憐贊道：「在田投的樣式，當推第一次，則即數芳君姐姐。我與子騫落後了。」漢槎走過來，將地下的箭一齊拾起，往壺內一洒，弄得壺內壺外，多有了笑道：「我纔是第一呢！這名曰亂插花，又叫做小秦王亂點兵。」引得衆人拍手大笑。小鳳道：「雖然不成樣式，好個亂點，乃貼切不浮。」衆人又要重投，見二郎走了來道：「停刻再投罷，吃飯了。」衆人一同走出梅亭，到了書房內，見席已備齊，衆人挨次入座。飯罷，仍各自著棋抹牌投壺的作樂。牌局上，洛珠勝得多了，坐的不耐煩，叫小憐換了他，自己去投了一會壺，又與伯青下了盤棋。少頃，書房內，梅亭上，皆點起五色紗燈，擺上晚席。衆人猜枚行令，拇戰傳花，直鬧到三更以後方止。慧珠等四人，又至裏面與小黛閒談。小黛道：「你們今日樂呀！我可恨不得陪你們改日我單請你們四位，也盡興樂一日。我亦要隨楚卿進京，不知何時方可會面呢！」誰知觸動慧珠愁腸，眼眶一紅，幾乎落下淚來。小黛自知失言，忙用別的閒話，遮飾過去。慧珠聽得已交四鼓，與洛珠等作辭回家。外面伯青等人，早經散了。次日，輪到伯青做主人。衆人逐日皆輪流做去，均是大早聚

齊，四鼓方散。整整鬧了十數天。小黛又約了慧珠等四人，聚了一日。二郎見小黛約他們宴會，又高興起來，重做了個二次主人，仍照前次從龍請他們賞梅的故事。書房中間用簾子隔開，分作內外兩邊席上，可以彼此談心。飲至半酣，從龍道：「我們之樂，即以此會作止罷。大家也該收拾一二日，好預備起程。」衆人齊聲稱是。席散各自回家，來日各家料理行裝。惟有二郎分外煩忙，因多個小黛同行，既攜眷而往，雖一草一木是應用的，多要帶走。這日已是十一月十六日，衆人擇定十八日黃道吉日登程。各家府內，都有家宴，有父母的訓教兒子，入京供職，當上答君恩，下紓民力，方是正理。回至房內，各人妻子，又叮嚀沿途舟車保重，一到京中，即當寄信回來。各人亦囑付妻子，晨昏代勞，孝敬公姑。若一有了實缺，以及簡放外任，自當迎請父母，與你們或赴京中，或至任所，兼之各人又是新婚夫妻，更覺難分難捨。各家離別繁文，毋須交代。伯青又稟明祝公，將梅仙留在府中，幫同祝安照應外務。此人雖是優伶出身，倒是好人家後輩。況且兒子已救他出了羅網，還代他設個日後出頭之計，救人須宜救徹。祝公應許。當日即叫梅仙搬進府內，在外書房居住。慧珠、洛珠、小鳳、小憐等四人商議，來日清晨，在太平門外半山亭上，備了席酒，以作祖餞臨歧之意。取其彼處僻靜，遊人不到，可以暢論一番。好在他們多是牲口，船泊在水西門外，散了酒，加上一鞭，片刻即至。各府家丁，半在船中伺候。及期，慧珠等先坐轎到了半山亭，隨後伯青從龍、漢槎、王蘭、二郎等坐馬，小黛坐轎，一同齊至。有慧珠家的服役人等，排列坐茵，席地而坐。慧珠起身，與衆人把盞。洛珠、小鳳、小憐亦挨次斟了酒。慧珠舉杯讓衆人道：「愿諸君此番北上，功名得意，指日高陞。愚姊妹們專盼好音馳告。」伯青等亦舉杯道：「敬謝金言！」慧珠又斟了杯酒，送到伯青面前，放下道：「你將這杯酒吃了，我尚有一言奉告。」伯青立起，一吸而盡，坐下道：「晚秀有何分付，請教！」慧珠正欲開言，忍不住落下幾點淚來，忙用手帕拭了拭道：「你此次入都，第一要戒定心性，不可使氣，又不可存一不以功名爲念的心腸。須知與祝道生爲難的事，前車可鑒，非是我存俗見，只勸你保守功名。當知你父母在堂，尊夫人在室，皆眼巴巴望你飛黃騰達。你保守自己，正所謂安慰高堂。」

貼妻子；卽我在南京，也可稍慰寸衷。」伯青聽了，慨然道：「晚秀所言，不啻金石。我當謹銘肺腑，我也有一言相勸。我等此去，多則四五年，少則二三載，如不得外任，卽要告終養回來，就可相見的。你切不可見我等去後，花前月下，觸景傷情，凡事要寬一步想，卽沒有愁煩了。你在南京，安然無恙，我雖遠在京中，亦可放心得下。我遵你言，你依我囑，我們兩地體貼便了。」慧珠點首，含淚應答。衆人見他們如此情形，皆停杯不語，默坐慘然。各人有各人心事，一時不知從那裏說起。只有你我凝睇而已。慧珠停了片刻，又歎道：「伯青我自在揚州一病之後，萬念皆灰，却那爭先好勝的心腸，都拋撇入東洋大海去了。只有愁煩你的一條腸子，橫豎多在我心頭，須臾難釋。你而今功名順適，各事平喜，我卽死也無怨。其實，你自是你，我自是我。你我自見面以來，不過臭味相投，迄今仍是文字因緣，又無卑污苟且的事件。但是較之那耳鬢撕磨，尤高一地，不知你我前世今生，有點甚麼因果在內。」衆人聽了，皆爲嘆息。伯青長吁道：「晚秀柔雲芳君愛卿，你四位，多在其座。我有句極癡的話，要奉問你等。我在桃葉渡自見晚秀那一日，宛如平時最熟識的人一樣，又似在何處會見過的，卽或離了片刻，好似隔了幾年；又或我每有相忘的言語，觸犯了他，晚秀也原諒得過。他卽說出句不檢點的話來，我總覺能入耳，抑或說句極不緊要的話，我皆覺當於心，屢屢兩人心思，不謀而合，不約而同。適纔晚秀所云，前世今生，想有因果。這句話，細細味去，半絲不錯。想在座諸君，多有契合。未知人人皆同此心，亦未知我與晚秀獨有此心。普天之下，卽沒有第三人了！」王蘭道：「伯青之問，真是句癡語！你可知鍾於情者，大抵如斯。不過我輩之情，鍾於淡處；你與晚秀之情，獨鍾於濃。不怪你猜疑天下沒有第三個！你不見亙古多情，化石有人，灰心有人，均係確證明驗。卽如稗官野史，說部諸家，一言於才子佳人，情而生者，情而死者，比比皆然。牡丹亭魂歸月夜，死猶不忘；紅樓夢腸斷秋風，生偏多憾。若春蠶絲盡，蠟炬淚乾，此二句，可以爲鑑。又若湯臨川牡丹小序曰：理之所必無，情之所必有，此真善言情者也。伯青解此，可無惑矣！」衆人聽了，皆點頭不已道：「香解脫入情，真可釋天下人的癡腸。平日人稱香爲舌辯之士，果非謬許。」只見衆家丁趕來催

促道：「天色不早了，今日又是好順風，船戶來請過數次。」從龍起身道：「我們散罷，縱然敘說到明日此時，皆要別離的。」衆人亦皆起身。慧珠家的人過來收了盃筯，先自回去。伯青近前，握住慧珠的手道：「晚秀我去了，你凡事自己保重，不可忘了我囑託之言。」說著，紛紛淚下。慧珠亦哽咽了片刻道：「我在家中，無甚保重。你在客途，要加意謹慎纔是。」他兩人的眼淚，好似斷線珍珠，滾滾不止。慧珠在袖內取出一方手帕，先代伯青拭了淚痕，自己也將淚痕拭了，遞伯青手內。又在亭邊短柳上折下一枝嫩條，此時正交冬令，將盡，那柳條上已含新綠。慧珠灣腰插在亭前地上道：「此帕有你我淚痕在上，你帶於身畔，見帕猶如見我，又愿你不忘今日分別之情。這枝柳，取古人折柳送別之意，你四五年回來，此柳已成，又祝你如此柳，今年插了下去，來年葱蘢直上。」說畢，即口占一絕，低吟道：

珍重今番別淚零，悽然分袂半山亭，愿君情似亭邊柳，一度春回一應青。

吟罷，那眼淚猶多，幾乎哭出聲來。王蘭道：「匆遽之際，得此絕唱，晚秀真敏才也！」衆人亦同聲嘆賞。伯青在家丁身畔，取出筆硯，即將詩句寫在手帕上道：「晚秀，但請放心！我祝伯青斷不似那忘情薄倖的人，謹將尊作佩於身畔，如書紳自戒一般便了。」家丁等又上來催促，王蘭等人也與洛珠等叮囑了一番，各自狠狠心腸，說了個「去」字，跨上馬加鞭，如飛的去了。可憐把一班家丁們，跑得氣喘不止。伯青仍不住的回頭，朝半山亭上望。慧珠等人亦癡呆呆的望著他們，直至彼此多看不見了，方罷。慧珠姊妹與小鳳小憐，各坐轎進城。梅仙直送到船上，纔辭別回來。他倒安心住在祝府，幫同祝安，理料外事。梅仙人本聰明，又多見識，凡事辦得井井有條，毫不紊亂。祝公甚爲喜歡他。暇時即將梅仙喚入裏面談談，又見他語言伶俐，胸中明白，是以另眼看待。有心要提拔他。慧珠到了家中，倒在床上，放聲大哭。把王氏與二娘，嚇得再三慰寬。慧珠纔止住悲苦，終是悶悶不樂。連茶飯都減了好些。王氏頗爲愁煩，借東說西的來解勸他。又各處辦了些新奇食玩諸物，與他飲食賞鑒。慧珠却不過他母親的好意，又因

伯青去了好幾日，我即愁死，他也不能回來。况他此心，定幹他的正經；我平時還怕他留戀，催他早行；他又說四五年內，即告終養回家，聚的日子長久呢。我若愁出三長兩短，反教他不安。想到此處，方減去了一半愁腸。無事，惟與妹子小鳳等人，著棋分詠的消遣。單說伯青等衆人，到了船中，即時揚帆東下。伯青虧的同伴人多，講講說說，不容他癡想。這一日，已抵王營，雇了幾輛騾車，安頓家眷行裝，沿途攪趕，直奔京中。他們在路行走，非止一日，暫且不提。中還有一人，未曾交代他的下場。欲知交代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